

6-7-3/2

1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阿·符·叶菲莫夫是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研究美国史、欧洲各国近代史和地理发现史。他的第一本有关美国史的论著是1934年出版的专题论文集《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1955年出版的这本《美国史纲》是作者根据多年研究成果写成，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从美洲发现到内战结束和联邦重建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作者在《序言》中介绍了美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表明研究美国历史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作为指导。书中比较注意美国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情况，着重介绍了美国历史上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和内战，对工人运动，对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也有较多的论述，并提供了有关早期俄美关系和美国对外扩张的一些材料，对我

们了解美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以前三百多年的历史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中译本曾于 1957 年出版，是据 1955 年俄文第一版翻译的。这次改版重印时对译文作了个别修订。

目 录

序 言1—27

第一章 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29—147

美洲的发现(29) 十七至十八世纪俄罗斯人在太平洋北部的伟大地理发现(42) 美洲的最初居民(50) 欧洲列强争夺美洲斗争的开始(55) 英国的原始积累与北美的殖民(61) 英国在美洲的最早的殖民地(65) 美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75)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殖民地(79) 欧洲列强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斗争与印第安人之卷入斗争(88) 对印第安人的歼灭战(90) 英国殖民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96) 十八世纪英国殖民地的三种类型(100) 白奴(109) 黑奴制度(112) 奴隶的起义(115) 农民。殖民地的社会关系(120) 殖民地的管理和生活方式(130) 美利坚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过程(137)

第二章 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的

建立148—243

英国和殖民地间冲突的开始(1761—1764年)(148)
反对印花税法的斗争(1765—1766年)(154) 冲

突的进一步尖锐化(1767—1774年)(156) 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年)(165) 武装斗争的开始(167) 民军(172) 各殖民地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托利党人与辉格党人(174) 远征加拿大(177) 殖民地之脱离英国。独立宣言(1776年)(179) 各州宪法。美国第一部宪法:《美利坚合众国邦联条例》(1781年)(187) 全美军队的建立与1775至1777年的战事(190) 法国(1778年)、西班牙(1779年)、荷兰(1781年)的参战(202) “武装中立联盟”(1780年)(203) 战争的最后阶段,1781年康华利斯的投降(206) 美国人的外交策略与丹纳在彼得堡的使命(208) 俄国进步人士与美国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俄国与美洲的文化联系(210) 和约的签订(1782—1783年)(215) 谢斯起义(1786年)(218) 1787年的宪法(227) 独立战争的总结及其意义(233)

第三章 从独立战争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的美国……………244—418

西部移民与工业的发展。美国在经济方面是欧洲的殖民地(244) 美国殖民体系形成的两种趋向(248)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或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250) 资本主义之“向纵深”和“向广阔”的发展(254) 1787年宪法的批准(256) 《人权法案》(259) 按1787年宪法组成的美国政府活动的开始(263) 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265) 美法关系(267) 与英国的冲突。杰条约(1794年)(269) 西部的人民运动及其被镇压(270) 美国与十八世

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战事(273) 联邦党人反动的对内政策。共和党人和他们的斗争(274) 联邦党人的外交政策(278) 共和党人当政。杰斐逊的措施(280) 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美国扩张主义的崛起(284) 美国与英法的海上斗争(290) 与俄国外交关系的建立(291) 麦迪逊及其政治见解(292) 1812至1814年美国与英国的战争(293) 西部殖民的加强(298) 《密苏里妥协案》(305) 美国之侵占东佛罗里达(308) 门罗主义(310) 美国的产业革命。它的一般特征和特殊特征(323) 十九世纪初的工人状况与工人运动(337) 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体系(350) 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361) 土地关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364) 美国的种植场奴隶制度(367) 印第安人部落斗争的新特征(382) 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政党。美国的对内与对外政策(387) 杰克逊总统任内(389) 美国的辉格党(399) 废奴主义(402) 自由土壤党的出现(409) 美国生活的新面貌(411) 教会(415)

第四章 内战酝酿时期的美国……………419—481

四十年代的美国扩张(419) 俄国在美洲的属地(430)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434) 美国对中美洲和远东的扩张(435)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美国工业的发展(442) 工人运动的活跃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传播的开始(445) 奴隶主的挑衅性立法(461)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堪萨斯内战(464) 约翰·布朗起义(472) 旧政党的分

裂(477)

第五章 内战与联邦的重建482—580

南部诸州的反叛(482)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北美冲突的评价(488) 军事行动的开始(490) 1863年战局转变前的军事行动(497) 英国工人反对英国援助南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502) 战争进程与对内政策诸问题(505) 黑人之参加内战(518) 关于联邦重建途径问题的斗争(520) 军事进程中的转变(523) 美国内战与俄国(526) 林肯的再度当选(528) 工人与内战(531) 新战略计划与谢尔曼的“向海洋挺进”(535) 北部的胜利(535) 南部的土地问题。黑人争取土地和政治平等的斗争(539) 重建问题上的斗争(547) 激进派共和党人与重建(551) 重建的结束(560) 美国内战的意义(563) 内战与黑人状况(570) 内战后的工人运动(571) 内战后印第安人部落的命运(574) 内战及联邦重建期间美国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575)

附 录

- 一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581
- 二 地名及其他名词中外文对照表599

序 言

对于最广大的苏联读者界来说，熟悉美国的历史是很必要的。在我们今天，美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乃是头号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众所周知，“民主”一词，是指人民政权的意思。可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名词过去和现在都曾被用来表示各种迥不相同的社会国家结构。例如，古代奴隶制的民主，就绝不是真正意义下的民主即人民政权。在古代的民主中，政权实际上是被大奴隶主们所独占的。不仅是奴隶，而且还有广大的城乡自由民大众即平民和农民，实际上都并不享有政治权力。

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曾存在过资产阶级-奴隶主的民主。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奴隶主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全体居民之间的矛盾，跟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联结在一起。可是，正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对奴

隶主进行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要集团却终于走上跟奴隶主妥协的道路。直至内战开始以前，情形就是如此，而在内战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如此。在内战结束以及奴隶制为革命手段所废除之后，在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奴隶主的民主，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了。

真正的民主，实实在在的人民政权，现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存在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到过去的进步运动时曾经指出，前此所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与它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这个原理对于了解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民主时期的历史进步性，以及同时对于了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对那些存在着各个敌对阶级的社会的民主之无比优越性，都是很重要的。

关于美国资产阶级-奴隶主的民主，及其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性质问题，在资产阶级的书籍中并没有得到客观的阐明。至于对美国的阶级关系及其资本主义的特征方面，情形亦复相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时而宣称殖民地时期或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时而一方面承认阶级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否认各阶级间矛盾的对抗性质，描写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和谐”，并且不顾事实地抹煞美国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力图把美国资本主义的“例外的”性质这种观念灌输到读者的脑海中。

于此我们记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另一条原理，它把那贯穿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对阶级关系本质问题的歪曲从根推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指示我们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页。

这个原理亦有助于理解美国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说到美国的民主，在过去时期必须把它的进步性跟它的局限性区别开来，前者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它作为剥削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形式所固有的东西。

在资产阶级民主里面，存在着极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跟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则还有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发展、通过革命的方法、通过旧的死亡和新的胜利来解决的。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谈谈美国史学几个最主要的发展阶段。

在美国的史学中，过去和现在都进行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反动思想与进步思想的斗争，那些反映着和表现着各种不同的阶级趋向的各学派的斗争。

在所谓“早期学派”——其最著名的代表者是

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和约翰·劳托洛·莫特利，他们相信美国的命运是由“神意”所指使的，这是这个学派的特点。班克罗夫特曾把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加以理想化。对于他来说，奴隶制只不过是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光辉的面貌上的一点小小的黑“斑”而已。况且，他对这一点黑“斑”还是竭力想不加指出的。在出版物中不加批判地运用史料文献并任意处理其原文，如割弃文件中的一部分而未加声明，随意移动段落的次序，并且对文件任意作“更正”及补充——所有这些，在美国史学的“早期学派”古文献学中都是很突出的（雅列德·史柏克斯〔1789—1866〕所出版的十卷文件集，就因为上述的缘故以致一般地不能使用）。

当时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在历史书籍里面反映了出来。《波士顿负重者》杂志发行人理查·希尔德列特（1807—1865），便是最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历史学家。1837年时，由于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一事，希尔德列特在他的杂志上曾发表了许多反对奴隶制的论文。在文艺方面，希尔德列特也有所发表。他在1834年所出版的废奴论的中篇小

说《奴隶》，在美国和英国都曾被翻印^①。1840年，希尔德列特刊行了一本反奴隶制的论文集，书名是《美国的暴政》。1849年至1856年间，希尔德列特出版了一部《美国史》。这部著作所包括的时期，是从1492年至门罗第一任总统期满即1821年为止。在这部旨在反对奴隶制的著作中，同时却对若干联邦论者的活动家予以肯定的评价。

科学共产主义的兴起，在世界历史科学的历史中，尤其在美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随着科学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开始了美国史学发展的崭新阶段。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美国已经有了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并且，在美国那些拥护科学共产主义的分子与马克思及其欧洲的信徒之间，已开始了初步的联系。1848年革命后，好些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密切联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都移居到美国来：1850年，有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拓荒者约瑟夫·魏德迈耶；1852年，有弗列得立克·左尔格（1872年起第一国际的总书记）。魏

^① 希尔德列特：《白奴》，俄译本，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版。

德迈耶首次出版了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学说即历史唯物论所写的一本重要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魏德迈耶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文，在美国德籍工人所发行的《体育报》上发表了。毫无疑问，这篇论文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

五十年代时，在美国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南北内战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内战的阶级本质予以评述。他们的许多论文不但在欧洲刊载，并且也在美洲刊载。激进派共和党的活动家霍赖斯·格里利(1811—1872)曾把马克思的论文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可是，在1862年夏，正当美国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共和党对奴隶主及其在北部资产阶级中间的代理人那种妥协政策的时候，格里利就拒绝登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文了。

跟那些科学地揭露内战本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时，奴隶主的思想家和北部资产阶级代表各个集团的思想家们，在战争进程中也曾表述过对内战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从内战期间这种思想体系的斗争中，乃开始形成美国史学的各

种基本学派，而美国的史学，便是在这些学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内战的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开始于格里利、德莱柏等人的著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说法，不过带着那反映出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发展的新特征，来承认美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可是归根结蒂却对内战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

这些在内战后最初二十年执笔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内战的经济前提，并把它曲解为只不过是反对“道义上的坏事”即奴隶制的斗争，曲解为自由与奴隶制这两种思想的冲突。他们在谴责奴隶制度的时候，却唯心地力图指出内战的不可避免性，就正象自由思想战胜奴隶制思想的不可避免性一样。

那些出身于奴隶主中间的历史学家（杰·戴维斯、阿·斯蒂芬斯），则把内战曲解为两个国家的一场国际战争，而不是一种阶级斗争。他们视内战为一种宪法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共和党所领导的联邦政府想剥夺南部诸州为美国宪法所保障的退出联邦的权利而引起的。南方人的历

史学家极力为可耻的黑奴制度辩护，宣扬白种人与黑种人不平等的、凶残的种族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末，当前此的北部资产阶级与南部种植场主之间的矛盾已失去其原来的尖锐性，而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史学中北部与南部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及历史观点曾有所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由于南方人的历史学家放弃了最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恰恰相反，却是由于许多资产阶级阵营的历史学家如伯哲士、威尔逊等离开了内战的进步传统，并从南部奴隶主史学的武库中剽窃了不少的说法。

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次一重要阶段，是反动的地缘政治学派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成熟的时期，在美国标志着大批种族主义者历史学家的出现，他们的著作后来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来源之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费斯克、伯哲士、奥斯本、霍斯麦等曾把种族主义的概念予以发展。他们在政治上同一鼻孔出气的人是海军司令麦

汉，他曾试图把盎格罗-萨克逊种族主义的思想跟反科学的地理决定论的学说结合起来，并成为所谓“地缘政治学”的开山祖师之一。

地缘政治学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掠夺政策的“理论根据”之一。主张这种概念的人毫无科学性地硬说，政治是依国家的地理构造及其居民的“种族性格”为转移的。例如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一位美国首要的政治活动家曾经断言美国应该占领古巴，因为这个岛屿仿佛只不过是美国密西西比河冲刷出来的“沙子和石头”。

如果说，法西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宣传的主要题材之一，是宣布德意志“人种”为人中至上，而对所有其余各民族，法西斯的地缘政治学家已准备好让他们去担任“上帝的选民”的殖民地奴隶这个角色；那末，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地缘政治学家们则硬说盎格罗-萨克逊人是“优秀”人种，而一切其余民族都是“劣等”人种。

九十年代期间，当时美国在工业发展方面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展开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斗。1894年普尔曼市罢工时，全国性的职工会组织与企业主组织（全国范围内各资本主

义组合公司的联合)曾展开了斗争。二十世纪初,工人的阶级斗争加强了,并导致了1913年加罗拉多州内所发生的所谓“小型内战”。旨在反对垄断组织的农民运动也展开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曾卷入这次“反托拉斯斗争”之内。在这次斗争中,还有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首领们也“卷了进去”,其目的是在不让第三党、即一个将把那些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团结在它周围的独立政党出现。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蛊惑伎俩,也在资产阶级史学中反映出来。资产阶级史学是从科学共产主义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

第一个曾试图提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的美资产历史学家,是泰纳尔(1861—1932),他曾研究过西部移民对于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可是,泰纳尔却给予美国社会发展以歪曲的概念,并认定美国之向新的领土扩张是美国历史的实质而歌颂这种扩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所谓“经济学派”。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代表者是查理·奥斯汀·俾尔德(1874—1948)。这个学派的代表们搜

集了经济史方面的新材料，并且曾对某些局部问题作了科学的解释，但总的概念却是不正确的。这个学派好些代表们在走上了公开替帝国主义辩护的道路之后，力图用蛊惑社会的宣传手段来掩饰这种辩护。

这个学派存在的初年，它的个别代表者曾决意承认内战的革命性质，把内战视为美国第二次革命（俾尔德）。可是与此同时，俾尔德及“经济学派”的其他历史学家却抹煞了人民群众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在内战时期的作用。他们尤其歪曲地叙述工人阶级的历史和黑人的历史，不顾事实地否认黑人在内战及“重建”期间的巨大政治作用，歪曲黑人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经济学派”的历史学家和公然反动的历史学家一样，一贯地对美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进行斗争。“经济学派”成为跟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急先锋。

在鉴别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的各种派别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即“经济学派”的代表们如俾尔德、康满士或许莱星格等的立场，跟好战的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如菲力普斯、威尔逊的立场并无原则上的区别。这些历史学家之间的区

别,乃是一种“劳动分工”,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劳动分工”相类似。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力图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的发展。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对整个世界历史、尤其是对史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分界线。显然,还在十月革命后头几年间,俾尔德就开始制定了对美国历史行程的极端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总概念。

1925年,在那些为纪念独立战争而出版的著作中,美国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抛弃了“经济唯物主义”,转而把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解释为国家法方面的变动与冲突的结果。在同一时期内,还出现了伯克尔、罗宾逊等人公开的相对论者和信仰论者的著作。

在那以非常力量席卷美国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派”诸概念在史学中尚有若干流行,但却与认识历史行程本质的不可能性这种说教相结合在一起,用神秘的不可知论把它补充起来。

“经济学派”的历史学家拒绝把内战评价为革

命，并极端轻视和歪曲工人阶级在内战年份中的作用。

关于内战是不必要的、在历史上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说法，早于十九世纪下半期便在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出现，这时则越来越顽强地被鼓吹着。反动的历史学家力图证明，内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反正会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而无须经过流血和革命的改造，种植场奴隶制由于它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是会和平地逐步地“衰亡”的。如果说，先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还只是对于下述这件事表示惋惜，即美国历史未能沿着那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安全”的道路走去；那末，现在则径直宣布内战是最大的坏事，是历史上的不幸，是历史的错误，并且把这种想法作为美国历史一切概念的基础（克莱文、朗德尔等）。这些历史学家把内战的发生，认为是由于“包藏祸心的煽动者”即废奴派的活动的缘故。

反动的历史学家齐特伍德和奥斯利则把奴隶主史学和评论的说法推进一步，甚至连“内战”这个名词也加以摒弃不用。这些历史学家把它叫做“南部诸州争取独立的战争”。此外还出现了“大

企业”的历史学家的整个学派，如格拉斯、纳文斯等，他们颂扬摩根、洛克斐勒、福特的活动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垄断制度。

正当在生活中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美国的反动历史学家力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仿佛是越来越“缓和”的。

美国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是那早在奴隶主统治时期就已制定下来的种族主义。还在十九世纪中叶，有一份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南方文献公报》即已宣称，实行奴隶制度乃是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宿望，“他极力想使奴隶制在整个地球上流行，作为人类复兴的一种手段”。而在我们今天，美国还在出版着那些颂扬可耻的黑奴制度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加强美国国内对黑人的歧视。印第安人被宣布为劣等民族，国外移入美国的侨民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现在，美国垄断组织正力图使历史科学为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这不但在美国国内是如此，而在那些依赖于美国的国家内也是如此。

应该指出，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间，过去和

现在也都发生进步学派与反动学派间的斗争。无论在美国也好，抑或在那些依赖于美国的国家也好，垄断组织代理人的反动思想体系都遭到最强有力的回击。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在美国的发展来说，其突出之点是，一直到最近二十年以前，在美国还只出现过个别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左尔格、许鲁特尔等人的著作）。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下，以及由于美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美国（基本上是在最近二十年间）形成了，在历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已经出现，并出版了许多综合的和研究的著作，如福斯特、宾巴、爱伦、罗彻斯特、雷逊、方纳、阿普推克等人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美国的历史发展提出了具体而周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所写的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主要著作如《美洲政治史纲》（纽约 1950 年版，有俄译本）、《美国共产党史》（纽约 1952 年版）、《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纽约 1954 年版）等书，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若干例子来证明共产主义者历史

学家的著作对科学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例如，在资产阶级的史学中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工人运动是无足轻重的，并且带有密谋的性质。那些因罢工而迫害工人的美国法庭就是把这种运动说成“密谋”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极力降低工人运动的作用时，过去和现在都在赞扬杰克逊将军之担任总统，他在任内曾实行了各种民主的措施：如停闭合众国银行、禁止因债务坐牢、废除若干州内下院选举时的财产资格等等。

然而，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福斯特的著作中，却指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一百七十三次罢工的意义；其中有很多次都是具有巨大的规模的。这就使得能够作出下述的结论，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那些纵然有限的民主措施，其起因并非归功于杰克逊本人，而是由于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影响。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极力降低美国内战期间工人阶级的作用。可是，美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美国内战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动力曾经起过多么重大的作用，却给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福斯特、爱伦等人的著作所证明了。

美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代表们的著作，有时也有个别的缺点；但是，他们是远胜于美国旧时学院式的史学代表们的著作的。

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都曾探讨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提出了对美洲种植场奴隶制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诸特点之研究的观点。马克思论及美国内战的论文、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份中的通讯，都包含有对内战的原因、对各阶级实力的对比所作的深刻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与摇摆不定，指出了人民大众的真正作用。在恩格斯的论文及信件中，则探讨了内战后的美国工人运动诸问题，指出了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各种原因。恩格斯曾指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与机会主义派别的本质，并对他们进行了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科学地阐明美国的历史打下了基础，而这其后则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发展。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的著作，对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曾得出农业中

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这个概念，它阐明了美国经济发展及阶级斗争各种极复杂的问题。列宁在他有名的《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中，曾大力强调指出美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意义，这种革命传统是与独立战争和内战连结在一起的。

正当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极力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予以理想化，并对美国那些如威尔逊之流的政治活动家大加赞扬的时候，列宁乃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最彻底的、最不可调和的揭露者。

不久前首次公布的列宁的几篇论文，对研究美国历史具有重大的价值。这些论文是：《美国选举以后》、《盲目的热心》、《在美国》（参阅《共产党人》杂志，1954年第6号）。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曾论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诸特点，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及其来源和美国的工业化等问题。斯大林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去探讨民族及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时，曾指出了北美民族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是对于研究帝国主义，尤其是研究美国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贡献。

这些只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揭示的有关美国历史的若干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极其丰富的思想宝库，使我们能够对美国历史给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阐明。

现在我们来谈谈苏维埃历史学家关于美国的著作。

我们首先指出萨斯拉夫斯基的名著《十八至十九世纪美国史纲》(莫斯科1931年版)。然而，遗憾的是，这本史纲久未修订再版。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新公布的文件材料都没有反映到这部著作中去。还应该注意，这本书是在此一部门中的头一本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34年，曾出版了阿·符·叶菲莫夫的专著《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此书出版迄今已二十多年，可是我们还没有根据来摒弃此书的基本论点及基本原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它的毛病和缺点。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有系统的、按年代顺序叙述的美国史，而是解决若干个别问题的一些论文。这本书带有对美国历史诸问题作初步探讨的性质。再则，在论及史学那一章内，并未说到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是在最近二十年间才兴起并形成学派的。

对杰斐逊的评价，是属于独立战争后那个时期的事。在此一评价中，曾正确地解决了下述问题，即以杰斐逊为首的旧共和党人代表那发展着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与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相对立，后者是希望美国在经济方面继续停留在英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地位的。不过，我们所给予杰斐逊的评价乃是片面的，这表现在对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其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的阐述上。仅仅阐述他曾如何代表美国民主的进步方面，例如他曾坚持各项宪法保障、反对那力图把这些保障中若干项予以撤销的联邦党人，是不够的。

玛尔金的专著《俄罗斯与美国内战》（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年版）是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尽管它存在着若干缺点（例如，作者没有指出当时俄罗斯的革命和进步人士对内战的态度等等）。

还可以举出玛尔金、苏民和我们过去所写的一些供中等及高等学校之用的教材，以及散见于杂志上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往往难于利用。

对于美国历史作极端歪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有些是用俄文写成的。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移居到美国去,并曾主持国会图书馆斯拉夫人部二十年的俄籍侨民巴宾,就出版过一部两卷集的《北美合众国史》(1912年版),这本书曾对奴隶主大加赞扬。

还有那些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受立宪民主党影响的历史学家(米舒叶夫、阿芬那塞夫、福杜那托夫)所写的若干著作,这些著作是以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极端理想化的观点写成的。

目前对美国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尤其是对现代史部分的阐述,比较详细得多了。可是,对于美国历史异常重要的时期,即关于它的兴起,关于美国的两次革命、特别是关于两次革命之间这段时期(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却很少著作论及。

福斯特的著作《美洲政治史纲》(俄译本于1954年出版),包含有关于美国史方面的极端重要的材料,主要是美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所作的各种评价。

不过,这本书对于史实并未作有系统的叙述,

而是各个专题论纲的汇编；而且，由于这本书的体裁关系，其叙述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此外，对还有若干问题，这本书只是作泛泛的提示，并且是以初步的、讨论的方式提出的。

在俄文方面，也有一些关于美国史方面的书籍具有一定的价值。可是，这些书或是珍本，或是阐明若干局部问题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左尔格曾写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美国工人运动史》，该书系1907年彼得堡“世纪”出版社所出版。目前存有这本书者已很少，而该书内容亦已陈旧，主要是一些叙述性的材料。此外，这本书对于美国历史的若干根本问题，例如资产阶级民主问题，作了片面的说明，而没有对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作应有的揭示。

美国共产党员罗彻斯特所写的《1607年至1800年的美国资本主义》一书（莫斯科1950年版），包含有很有意义的材料。不过，第一，俄译本只译了这本书涉及美国早期历史的那部分；第二，这本书与其说是美国历史的系统叙述，不如说是一本论文汇编。宾巴在1930年所出版的《工人阶级史》一书的俄译本，包含有关于工人运动史方面的很

有价值的材料。不过，这本书是作者还处于靠拢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时写成的，因而有若干问题他解决得并不正确。例如，他把手工业者和奴隶也包括在美国工人阶级之内。

宾巴这本工人运动史纲要的第二版经大加增订，较为成熟得多。该书于1933年以英文出版，惟未翻译为俄文^①。

在工人运动方面，有一部书包含有对教师们很有用处的特出材料，这就是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莫斯科1949年版)^②。该书出版未久，读者可以得到。这本书最成功的部分，正是内战时期以前的美国工人运动史那部分。在属于稍后时期的各章中，则对于工人组织如共产党、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及其他问题等有不正确的估价。这本书还把若干资产阶级-奴隶主民主的活动家、尤其是杰

① 宾巴：《美国工人阶级史》，1933年版 (Bimba Antony,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933)。

② 接指 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该书共分两卷，第1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的成立；第2卷则包括从劳联成立至美国帝国主义的崛起这段时期。阿·符·叶菲莫夫在这里所指的是第1卷(有中译本)。——译者注

斐逊总统和杰克逊总统过于理想化。

读者们还可以接触到德国经济学家库钦斯基的著作《1789年至1947年美国劳动条件的历史》(莫斯科1948年版)。不过,作者所研究的各项问题,有许多是在教学上很少会用到的。

最后,还有两本福克奈^①和波加特^②所写的关于美国经济史方面的一般著作。他们两人都属于以俾尔德为首的“经济学派”,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予以一种颂扬美国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实际材料方面,这两本书,尤其是波加特那一本,都已经很陈旧了。

我们现在来指出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学家的若干著作。卡尔·奥博曼的《约瑟夫·魏德迈耶传》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该书于1947年在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③。奥博曼现在在德意志民主

① 福克奈:《北美合众国国民经济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按指H. U. Faulkner:《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一书。——译者注)。

② 波加特:《美国经济史》,莫斯科1927年版(按指E. L. Bogart:《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译者注)。

③ 按指Karl Obermann:《Joseph Weydemeyer》一书,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 Y., 1947.——译者注

共和国工作。

人民民主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各个阶段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正予以极大的注意。1953年底，中国历史学家黄绍湘曾出版了一本《美国简明史》，这本书被评价为对美国历史作马克思主义的阐明的初步尝试之一。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方法论以及他们对美国历史的极深刻的分析和评价的指导之下，运用在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出版的关于美国历史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们便可了解到美国历史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了解到美国历史在其全部时期内过去和现在都进行着人民大众与其压迫者之间的斗争，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

历史科学实质上是一门党性的科学。我们不能“善恶不分地”去研究美国的过去。对于苏维埃人们来说，没有什么进步的、革命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和现时的进步斗争，都抱有热烈的同情，我们非常尊重那些对反动和侵略进行斗争的美国人民的代表者。美国历史上那些反对人民大众、把国家推上反动道路的

活动家,引起我们应有的憎恨。

我们对一切民族的进步传统,都予以极高的评价,对于他们在文化和科学部门的各项成就,都很重视。苏维埃人民希望与一切人民在和平和友好中相处,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同时充满百折不挠的决心,来捍卫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免于任何侵犯,而不管这些侵犯行为来自那一方面。

苏联及美国在历史部门的科学著作,应该为这两个国家人民在文化上接近的事业服务,并且应该成为人类争取和平的崇高斗争的因素之一。



第一章

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

美洲的发现 美洲最初的居民——印第安人——大概是在二万五千年至一万年以前从亚洲东部去到那里的。当时这两个大陆间的联系，是通过白令海峡，也可能是通过阿留申群岛来维持的。

美洲的发现绝不是一次的行动。关于美洲的发现这一问题，应该作为从东西两方去发现它的问题来处理。在西伯利亚、北冰洋、太平洋、亚洲东北角、阿拉斯加等处的一些地理发现问题，与美洲发现的历史均有直接关系。上述这些发现首先是俄罗斯方面去完成的。

在最初发现美洲的人中“俄罗斯的哥伦布们”和他们的伙伴占有光荣的地位。

我们现在就美洲的发现问题更详细地来考察

一下。

远在哥伦布以前，就流传着关于航海到美洲的各种传说。据说，在公元五世纪时，中国航海者曾到过加利福尼亚；在六世纪和八世纪时，欧洲人曾从比利牛斯半岛到达美洲；在792年，爱尔兰人马尔生曾沿北美洲海岸航行。有一种推测说，阿拉伯人曾完成了几次到美洲的探险。

但是，可以认为是可靠的，只有诺曼人大约在公元一千年时到过美洲一事。在此以前，诺曼人已在格林兰西岸建立了移民区，并且为了寻找他们在当地所找不到的木材，作过几次向南的航行。约公元一千年时，列依夫曾从格林兰向南航行，看见过一个沿岸长满着野葡萄的地方。

据推测，这就是美洲的东北岸，可能是现在的加拿大新苏格兰省的一部分。在好几年间，诺曼人常从格林兰航行到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后来跟当地的土著发生了敌对的关系，只得停止前往。冰岛的古史中和十一至十二世纪的一些历史记载中，都保存有诺曼人航行到美洲的各种传说。有关这些航行的各种报道，在诺曼人遗留在北美领土上的北欧古文石刻中得到了证实。

毛利人^①学者德·朗吉希洛亚提出过一种说法,说在七世纪末,玻里内西亚人曾乘坐着装有平衡杆的小船到达南美洲秘鲁一带。许多资料,其中之一是甘薯作物(甜马铃薯)之从秘鲁移植到玻里内西亚一事,证实了这种说法。

但是,所有这些航行,即令确有其事,也不能算作美洲发现的开端。它们并没有导致美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间建立起经常的联系,也没有形成新的地理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中世纪的地图上,格林兰是被当作欧洲的一部分的。只有哥伦布的航行,才可以算作从欧洲方面发现美洲的开端,是世界历史的契机之一。它导致欧美两洲人民间联系的建立,予美洲历史以新的方向,并在欧、亚、非三洲的历史上打下了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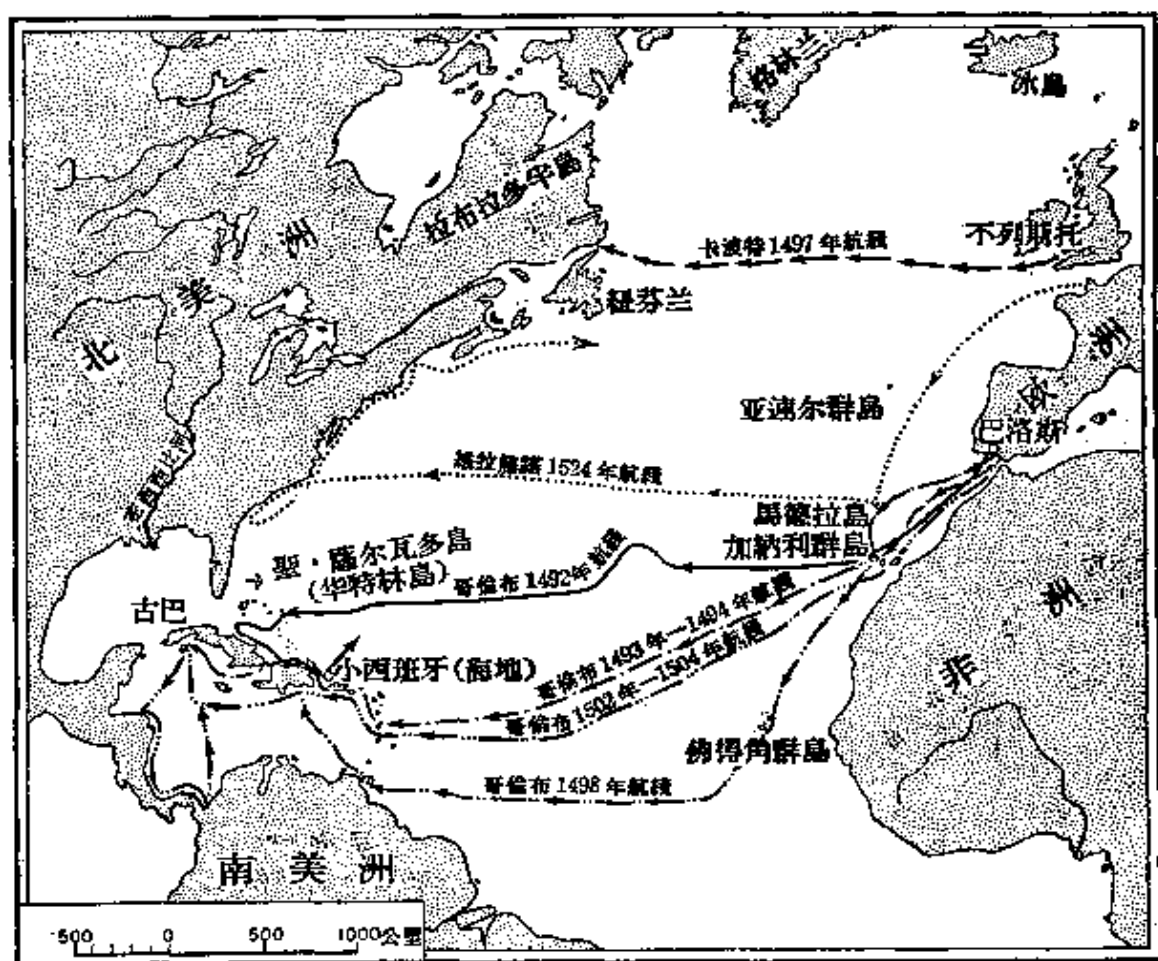
地理大发现是由下面这些人民来完成的,即他们那里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把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提到日程上来了。

手工业的发展,手工工场的零星出现,商品农业和贸易的增长,航行技术的改进和航海的成功,

① 毛利人(Maoris),新西兰的一个种族。——译者注

最后，印刷机之类的惊人的文化联系工具的发明，以及军事技术方面的革新如枪炮的出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决条件；而地理大发现又转过来对生产力、商业、殖民制度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推动。

由于对东方的贸易的活跃、陆路远程转运商品的艰难、君士坦丁堡和近东各国之被土耳其所占领，于是开始了加紧寻找通印度和中国海路的



1. 从西欧方面去发现美洲所经路线图(按原图译制)

工作。

哥伦布的航行，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在此以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地理知识。十四世纪中叶，欧洲人在尽力攫取富庶的殖民地（他们指望在那里



哥伦布像

可以获得大量的金子和奴隶)时，不仅发现了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等群岛，而且到达了非洲西岸上的波扎多尔角。1484年时，葡萄牙人曾越过赤道。

1488年，以巴尔托龙·迪亚士为首的探险队，绕过非洲南端而进入了印度洋。迪亚士的船员中，有一个是哥伦布的弟弟，名叫巴索洛谟。

关于哥伦布在航行到美洲以前的生活，世人知道的很少。比较可靠的是，他于1451年生于热那亚，是一个织工的儿子。有一个时候，他曾在里斯本和马德拉岛上经商。在这些地方，他曾亲眼见过、也完全可能参加过到几内亚沿岸的航行。

哥伦布之航行和发现的念头，是从大地是球状这一观念产生出来的。这个观念古代科学家早就提出过，但在中世纪时，已几乎被忘掉了。迄十五世纪，它又重新流行于西欧。到这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引起了种种企图，想向西方航行，经过无人知道的海洋而达到富庶的亚洲国家——印度、中国和日本。

哥伦布很可能是因为直接或间接读到佛罗伦斯学者托斯堪纳里写给葡萄牙国王一个亲信的书信，受其影响，因而起了从海道西向去到印度的念头。托斯堪纳里在信中提出了这种想法，即以一条前往印度和中国的更为短捷的西行路径，以代替绕道非洲的东行路径。这位佛罗伦斯的地理学者估计地球比它实际上远来得小，把中国和日本的位置放在距里斯本约一千公里之处。他肯定地说，向西航行比利用东方路径可以更快地到达印度。

哥伦布把他关于发现从西方到印度的海道这一建议游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约翰二世拒绝了这个计划。1484年，哥伦布离开葡萄牙前往西班牙。他又曾把他的计划呈献给英法宫廷，但也

没有得到赞助。

哥伦布在经过八年的、而且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尝试之后，才得以完成他的初步事业，即以西班牙王室和商人公司的资金组织探险队，从西班牙的巴洛斯港口出发。哥伦布预先被任命为他将来所发现的海岛和国家的统治者。他被授予海军大将和新国家副王的世袭称号。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船员九十人乘下述三只单甲板船从巴洛斯启航：“圣玛丽亚号”、“宾它号”和“尼雅号”。这些船中最大的是“圣玛丽亚号”，具有共约一百二十吨的排水量。照哥伦布本人的话说，这是只“不好的船，不适于作发现之用”。其他两只船的体积还要小些。但是，小巧的船只“尼雅号”却具有良好的航行性能。哥伦布曾三次乘坐该船完成到美洲的航行。

由于修理“宾它号”，在加纳利群岛停泊了若干日后，哥伦布的船队向西航行了三十三天，都没有遇见陆地。水手中间早已发出了叫嚣，要把哥伦布投到海里去，返航回国。忽然间，在大海中看到了水生浮藻，出现了飞禽。

10月12日，炮声报道陆地出现了。这是巴哈

马群岛的一个岛，土名叫做关纳汗尼亚（大概是现在的华特林岛）。哥伦布本人称该岛为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以为他到了印度。因此，后来当哥伦布的错误被发现时，便弄出了两个印度，即东印度和西印度。

哥伦布以西班牙副王的地位把他所发现的岛屿予以占领。

他从印第安人获悉，南方有个国家，盛产黄金。10月，哥伦布到达古巴；12月，到达小西班牙（海地）。他留下三十九名志愿兵来防守这里的木头堡垒。1493年1月16日，哥伦布向归途启程。

是年3月，哥伦布在钟声、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在巴洛斯登岸，随即率领凯旋队伍，前往觐见国王，队伍中押解有被掳为奴隶的“印度人”。哥伦布被赐坐在和御座并列的椅子上，向国王和皇后报告他的发现经过。

此后，哥伦布还到过美洲三次，但直至他死之日，他还不知道他所发现的不是印度，而是“新世界”。

哥伦布在被毁谤而失宠中度其末日。他在1506年死于贫困之中。

在哥伦布发现到美洲的航路后不久，葡萄牙人瓦士哥·达·伽马于1498年发现绕道非洲到印度的航路。

在十年的期间内完成了两桩最重要的地理发现，这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些发现是由社会的经济要求所引起的，而其后果之一，便是殖民制度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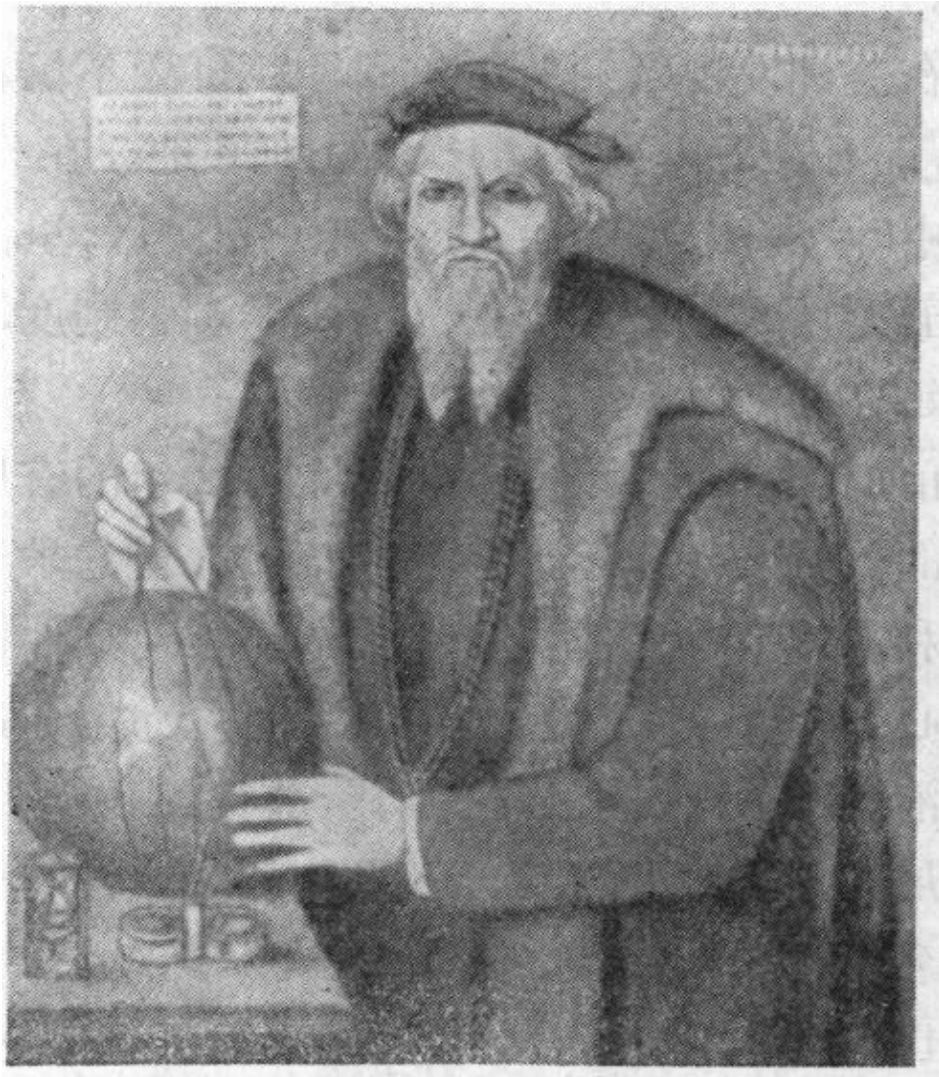
在美洲发现后的几十年间，西班牙不仅在中南美，而且在北美建立了广大的殖民地。在十六世纪中叶，美洲已有二百处西班牙移民区，里面住有十五万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制度，在美洲建立起来了。

前面提到过，哥伦布在他的1492年的有历史意义的航行开始以前，为了争取赞助，曾乞求于英王亨利七世。亨利并没有给他钱，但对这件事却很关心。1496年，当英王得到了哥伦布第一次的发现消息时，即决定派遣探险队前往，由威尼斯人约凡尼·卡波托率领。此人以约翰·卡波特一名更知名于世。

1497年，卡波特从不列斯托乘一只小船出发，船员总共十八人。他航行了一个半月，经常保持

在北纬 50 度以北,终于到达了大概是拉布拉多海岸,也可能是纽芬兰。他没有泊岸便转回英国。卡波特毫不怀疑,以为他已发现了“大汉的土地”,即中国。

次年,即 1498 年,由卡波特和他的儿子塞巴斯生所率领的第二次探险队从不列斯托出发。卡



塞巴斯生·卡波特像

波特大概在这第二次探险时或之后不久死去。这个探险队又到达了北美大陆，但在哪一地区，却不知道。北美的发现，便是这样开始的。

亚美利加洲这个名称，是根据佛罗伦斯人亚美利哥·维斯普齐的名字而得来的。此人约于1500年左右参加过几次到美洲的航行。他初在西班牙政府，后在葡萄牙政府中服务。

1504年，维斯普齐用当时学术界的语言即拉丁语报道他到新世界的航行，把他自己的发现提到首要地位。因此，洛林^①的地理学者马丁·瓦德西穆勒在他的《宇宙学概论》一书中，曾把维斯普齐所记述的现在的巴西地区命名为“亚美利哥国”。

在1541年出版的麦卡托所编的地图上，“亚美利加”一名称兼用于南北美。自该图出版后，新世界便被称为亚美利加洲。

在现代人所共知的世界六大洲中，古代只知有三个，即欧洲、里比亚^②或非洲和亚洲。美洲和澳洲，是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才为世人所知道

① 法国地名。——译者注

② 古代希腊人称非洲为里比亚。——译者注



亚美利哥·维斯普齐像

的。就此意义而言，美洲乃被当作新发现的世界的一部分。

以哥伦布开端的发现，为几十个其他哥伦布及其千百同路人所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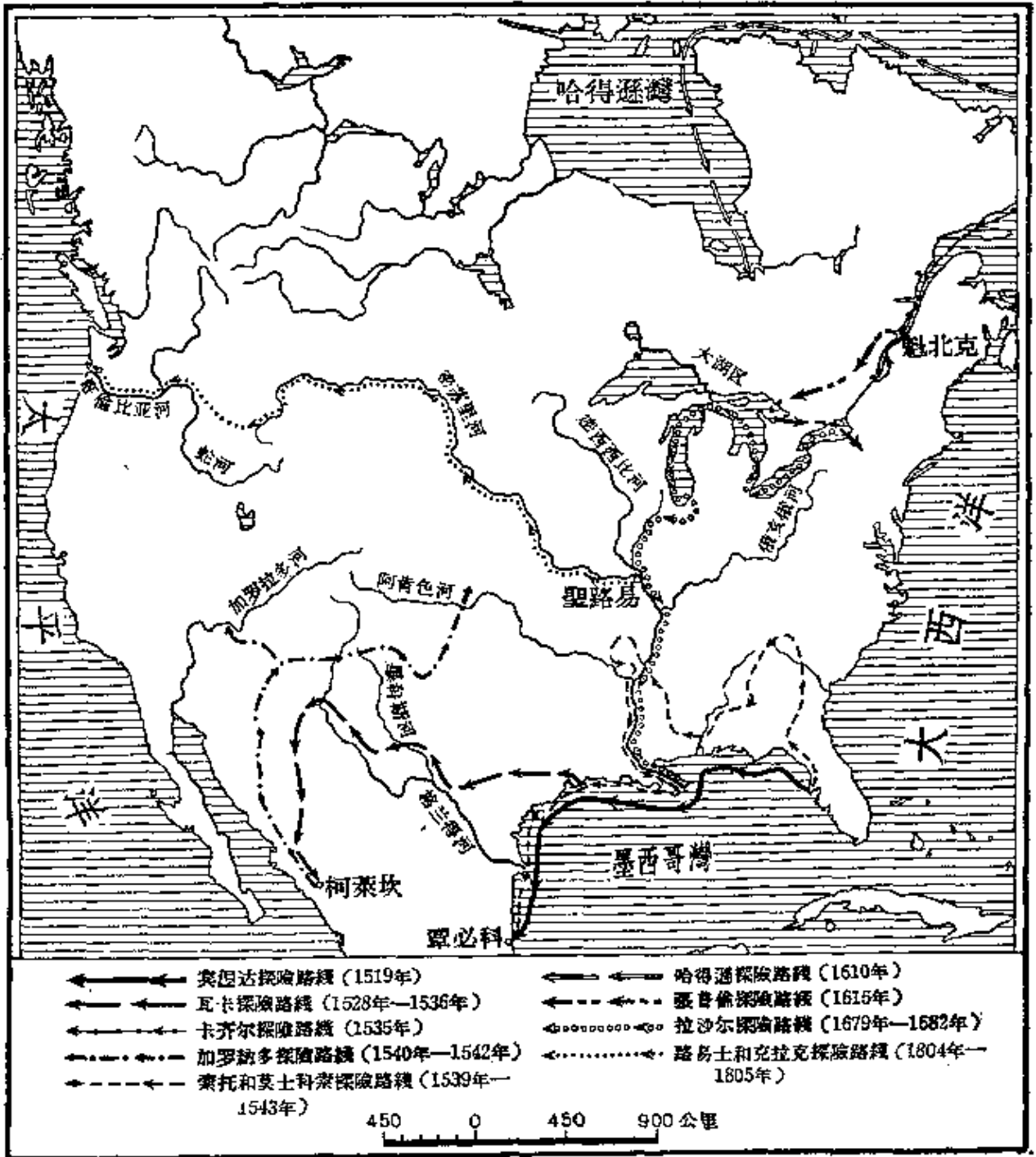
西班牙企业家瓦士哥·纽尼斯·巴尔波亚因寻觅金矿而通过巴拿马地峡，于

1513 年发现了太平洋。

1519年，葡萄牙人斐南多·麦哲伦率领一队探险队航行，破题儿第一次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后来又绕行世界。麦哲伦本人在这次探险中死去，但他的伙伴却于 1522 年完成了环绕世界的航行。

西班牙把中美以及几乎全部南美通通予以占领。葡萄牙则占领了巴西。

殖民地的产生，就这样奠下了基础；对这些殖民地所实行的掠夺，提供了巨大的财富。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涌入本国的金子及其他贵重物



2. 北美内地开拓图(按原图译制)

品的洪流，最初曾帮助这些国家的君主和上层贵族巩固其地位，甚至使他们得以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资产阶级。

新土地以及前所未知的海上空间的发现，乃是许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例如，1610年，英人哈得逊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湾。1524年，在法国服务的意大利人维拉詹诺曾完成从马德拉群岛到北美的航行，并由海道行经北美东岸的一部分，直至北纬50度。为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所俘虏的西班牙人卡贝沙·德·瓦卡，由一个部落转移到另一部落，而最后抵达了加利福尼亚（1528—1536）。加罗纳多探险队于1540至1542年间发现了加罗拉多高原。十六世纪前半期，西班牙人曾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沿河直达阿肯色河口。1540年，西班牙人索托发现了阿巴拉齐南部，而英人和法人则于十七世纪初发现了中部及北部。卡齐尔于十六世纪、而法国旅行家布鲁列和张普伦则于十七世纪初，开始发现加拿大。俄罗斯人曾发现并研究阿拉斯加，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十七至十八世纪俄罗斯人在太平洋北部的伟大地理发现 俄罗斯人在东方的伟大地理发现，

继续了西欧航海家所开端的工作。

环绕亚洲东北角的海道发现，是俄罗斯科学所引为自豪的。这个伟大的发现，是由德茨涅夫和他的同伴于1648年完成的。在这次探险期间，德茨涅夫的同伴曾到达堪察加。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古代世界，或是中世纪，或是稍后当德茨涅夫开始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探险时，特别是在十七世纪中叶时，西欧方面对于亚洲几乎跟美洲相连的地方，都没有掌握可靠的知识。

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中，谁也没有到过楚科次克半岛和现在的白令海峡一带，谁也不知道那里的情形是怎样的。早前原有一种臆测，说世界上是有北冰洋和热海的，以为可以从海道由北冰洋走到热海，并以为因此必有一个类乎“北方大角”的地方。由此便产生了塔马洛斯或塔宾北角的观念。最初，在地图上这个角被位置于印度稍北的某地方。后来，随着地理知识扩大的程度，便以为它在叶尼塞河以北某处，其后又以为在勒拿河以北及在哥勒马河以北。结果是，大伍斯土格城的哥萨克人、俄罗斯的英勇航海家德茨涅夫最先到达该处。

德茨涅夫在北冰洋上沿亚洲大陆北岸航行时，发现了亚美两洲间的海峡和楚科次克半岛。德茨涅夫得知他所发现的半岛原是住着楚科次克人的。他曾留给我们以有关两个“齿”岛的报道；而所谓“齿”岛，即岛上居住有长着大“牙齿”的人之意。事实上，那“齿”并不是牙齿，而是用海象的骨所做成的装饰物。爱斯基摩人，尤其是约米德群岛（拉特曼诺夫岛和克鲁新舒台岛）的居民，常把这种饰物镶在口唇上。这些岛正当白令海峡中心，距亚洲及美洲海岸均为四十公里许，现在美苏两国国界即通过这里。

在最近，科学增添了新的、极其重要的知识。1937年，美国内务部的官员曾在阿拉斯加举行土地测量。阿拉斯加总督报道说，调查员和土地测量员无意中在坎奈半岛地区发现了旧时住民区的遗迹。有三十一间高约十五至二十二英尺保存完好的房屋遗址被发现了，其中一部分是发掘出来的。那些四英吋厚的墙壁，看来是用海中砾石、砖、原木和草皮做成的。

从住宅的大小看来，它们不可能是爱斯基摩人的；而从筑墙用的材料看来，也不可能推定那里

曾住过印第安人。只有某些欧洲人可能在那里住过。在欧洲人中，则只有俄罗斯人可能在那里住过，这一点美国的历史学家亦已无任何疑问。大多数的专家们，根据对墙壁和泥土复盖物状况的仔细研究，并经切削生长在该村落的树木，均断定该住民区建立于大约三百年前。

或许是德茨涅夫探险队的一部分，从太平洋方面发现了美洲北部，到达了阿拉斯加，以后又向南深入，到达坎奈湾沿岸卡西洛瓦河一带，建立下这个住民区；不过，此住民区也可能是另外某个俄罗斯企业家的探险队所建立下来的。

因此，阿拉斯加的俄罗斯住民区大约在三百年前建立一事，可认为已被证实了。这个业经考古学的材料所证明的事实，不容任何怀疑。

但是，直到现在，科学界还有一个臆测，以为俄罗斯商人谢里霍夫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最先定居于阿拉斯加。

十八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航海家和旅行家继续寻觅从亚洲东北角到美洲的路径。

1724年，当彼得大帝还在世时，曾任命一支探险队，由当时在俄罗斯服务的丹麦人海军准将舰

长维楚斯·白令和齐里科夫统率。

白令—齐里科夫探险队的目的，并不是要达到什么“大地”或“大岛”，而正是北美洲。

白令—齐里科夫所领导的第一次西伯利亚太平洋探险队，从1724年继续工作至1728年。该探险队从堪察加河口出发向北航行，航经隔离亚美两洲的海峡，但未到达北美大陆。

在白令—齐里科夫第一次西伯利亚太平洋探险时，编就了太平洋北部的地图。

在白令—齐里科夫的第一次至第二次探险期间，卓绝的俄罗斯航海家——副舵手伊凡·费多洛夫和测量学者米海伊尔·郭次捷夫于1732年到达了美洲岸边。

1724—1743年的白令和齐里科夫在西伯利亚太平洋的探险，不仅是一件巨大的科学事业，也是一件巨大的国家性和政治性的事业。这支探险队继续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从1730年继续至1743年的第二阶段的探险中，参加者有好几千人。

1733年，“为探察美洲”而装备起来的探险队，由维楚斯（或维恰齐亚，这是他在西伯利亚再受洗礼时取的名字）·白令和齐里科夫率领，后来发现

结了规模宏大的探险的科学成果；而在白令生时，他事实上是第二次探险的科学领导人，完全正确地解决了这次探险的科学任务。

1741年齐里科夫编制的航道探险图，是俄罗斯第一张根据具体材料而标示北美的地图。在图上，北美就是北美，并不是什么“大地”或“大岛”。

那份总结1746年以前所有俄罗斯探险队的重要收获的一览图，是根据海军部的命令来编制的。图中利用了费多洛夫、郭次捷夫、白令、齐里科夫和两位拉普切夫^①、鲁齐沙夫以及其他调查西伯利亚北岸的旅行家的资料。

德茨涅夫、白令、齐里科夫、费多洛夫以及郭次捷夫的探险，使亚洲和美洲两大陆的分界，以及前此欧洲人所未到过的美洲北太平洋沿岸一带的轮廓，得以确定下来。

哥伦布是从大西洋方面开始发现美洲的。俄罗斯航海家则从东方发现美洲，发现其西北岸，并继续对它作研究和说明，把那些前此未经任何人

^① 指底米特里·雅科佛列维奇·拉普切夫，和哈里顿·普罗科佛叶维奇·拉普切夫，两人均系十八世纪前半期俄罗斯著名探险家。拉普切夫海即以他们的姓氏命名。——译者注

考察过的辽阔的陆地和海洋画到地图上来。

在对北冰洋和北太平洋沿岸的研究上，俄罗斯的航海家和地图绘制家占有主要的地位。

如果说，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时，西方曾作出了伟大的地理发现；那末，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东方也作出了伟大的地理发现。在地理学领域中，这是新的发现，而从实质上来说，又是最伟大的发现。我们如果把这些发现从地理大发现这一概念中除去，便决不能对它们的实质得到科学的了解。

兹举马克思的一段话如下：“没有疑问……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地理发现一同发生并曾迅速促进商人资本发展的商业上的大革命，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中，曾经是一个主要的起推动作用的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争要支配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都对生产的封建束缚的破坏，起过巨大的作用。’^①

在亚洲的地理发现上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2—3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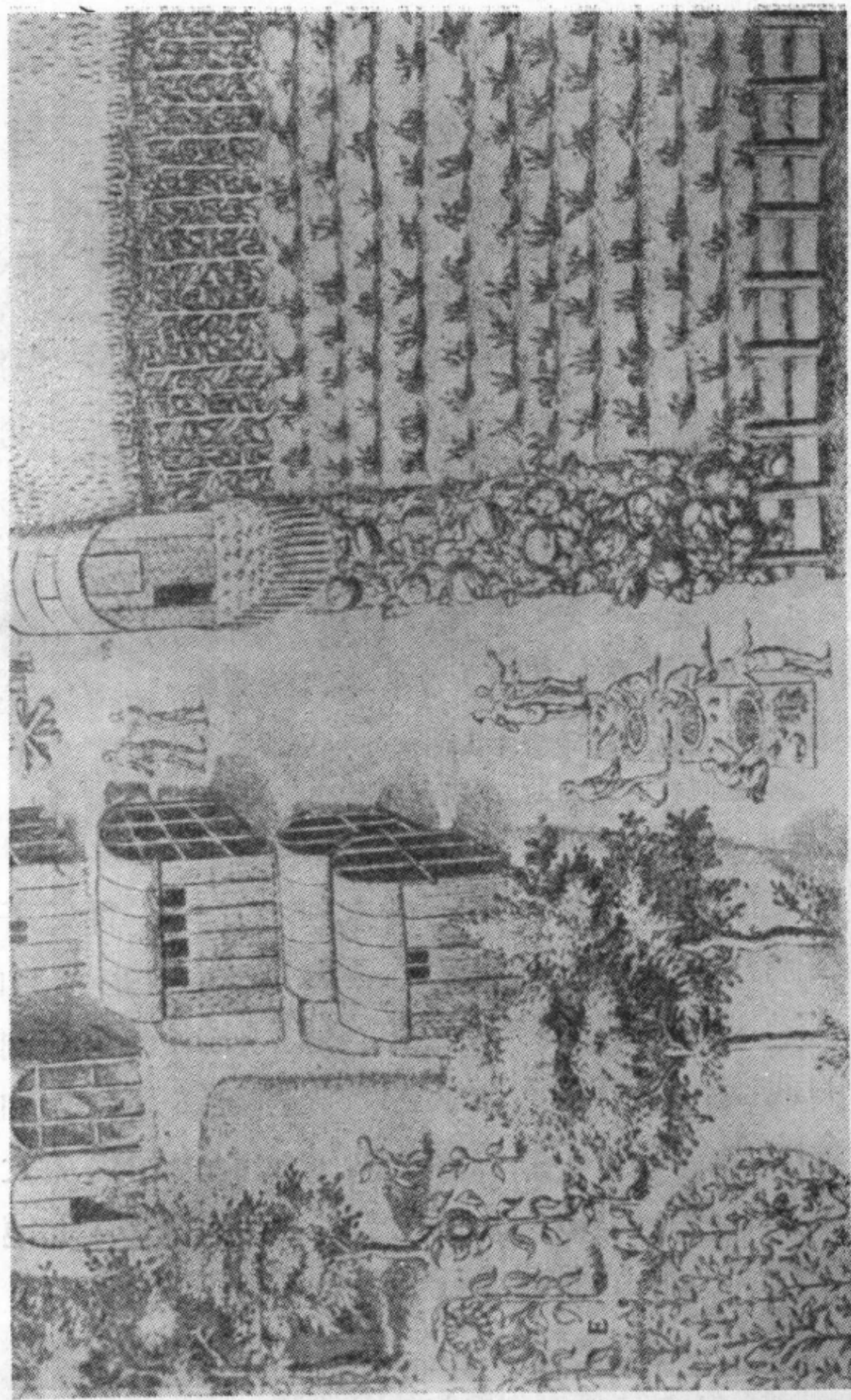
人，就整个地理大发现说来，也占有显著的地位。

美洲的最初居民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总是强调美洲史的“欧洲传统”。但是，现在的美洲居民，实兼有自己的即美洲的、以及欧洲的、亚洲的、和非洲的传统。美洲的历史，不仅和那些殖民于新大陆的欧洲人的历史相关联，而且和美洲的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的历史以及现代美洲黑人所源出的非洲黑人的历史，也是相关联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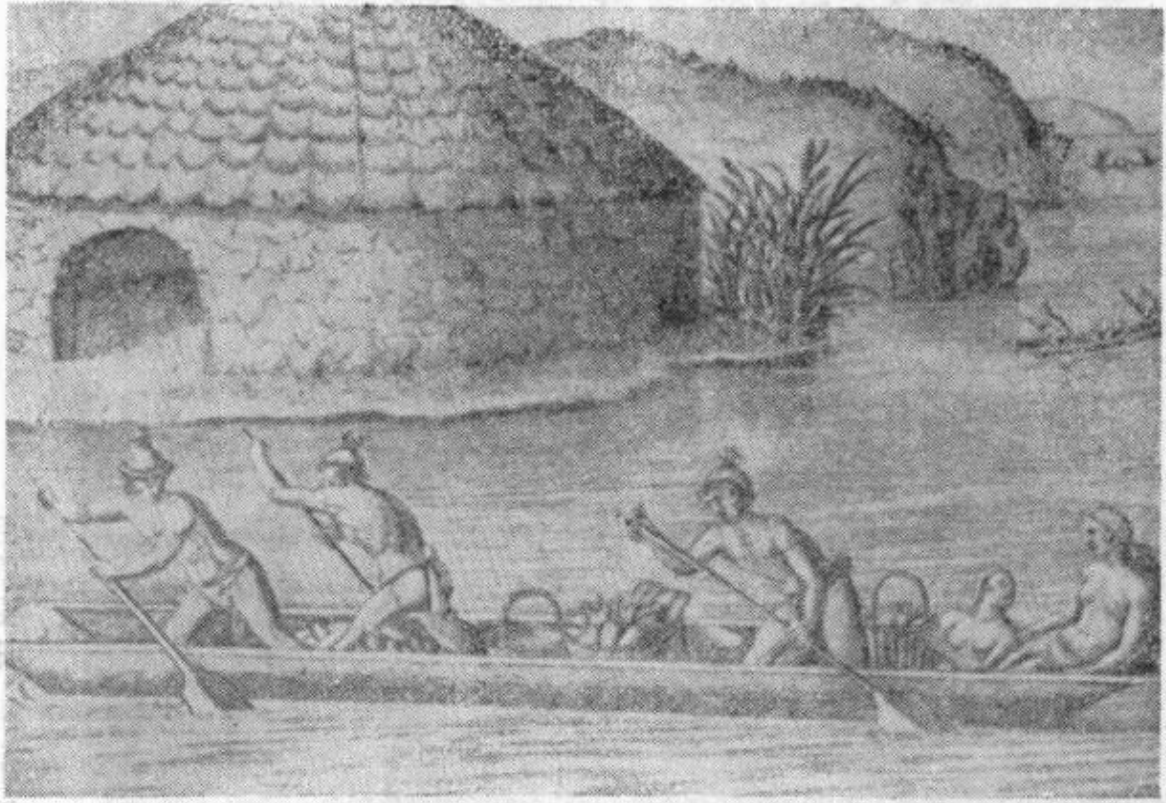
美洲迄今尚未发现有类人猿化石的遗迹。学者们由此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即美洲的最初的居民印第安人是从世界上的另一部分来到这个大陆的。许多资料指明，人类是从亚洲来到美洲的。

学者们认定，现在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大约在二万五千至一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也可能是经过阿留申群岛行列，而到达美洲的。

北美的印第安人种族，在欧洲人来到前，处在氏族部落制度的阶段。在整个旧大陆，虽然耕犁已被普遍使用，而在北美，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它。印第安人不知道轮和轴，因之，也不懂得车运。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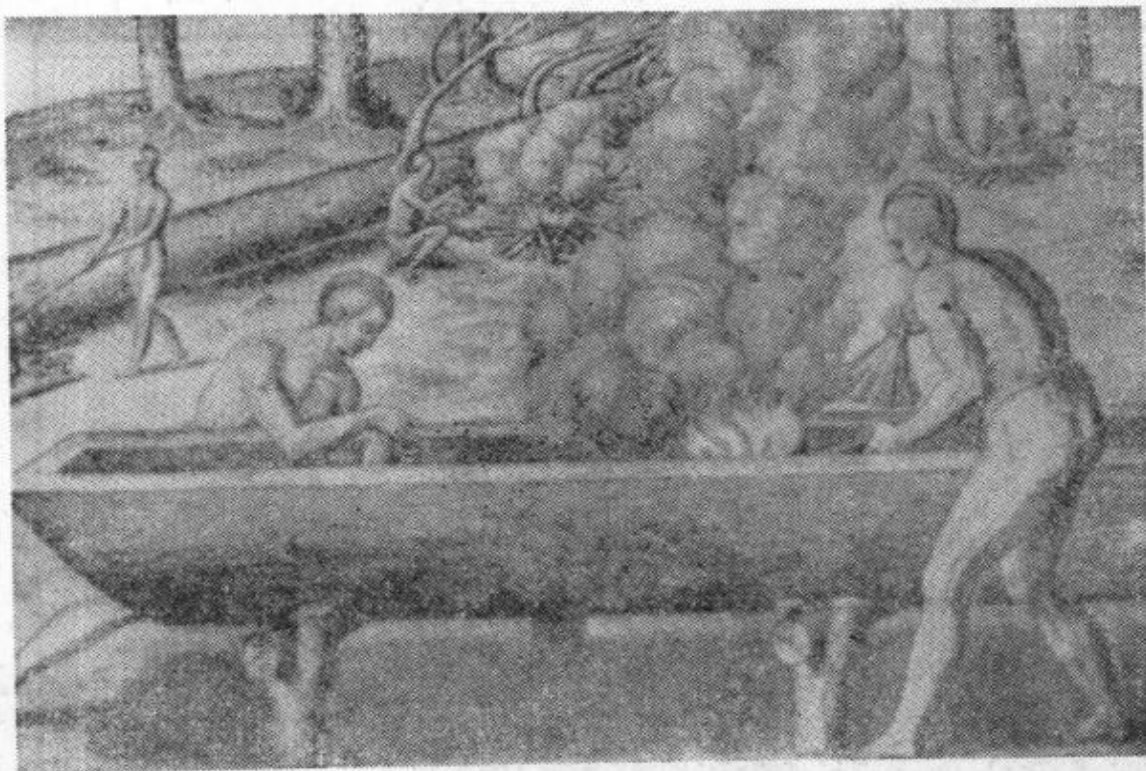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村落图；菜园、玉蜀黍地



佛罗里达东岸印第安人部落的公共谷仓。这些谷仓建筑在阴凉的地方，用石和泥筑成，上复以棕榈叶，里面贮存着本部落的收获物

了南美的骆马^①外，印第安人没有任何一种适于作运输用的牲畜。印第安人不知道火药，也不知用铁来制造武器和劳动工具。他们使用石和青铜制的武器。印第安人比欧洲人先懂得铸造白金和黄金的合金。除了墨西哥的阿兹忒克族和犹加敦的梅雅族外，印第安人没有文字。他们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是部落或氏族的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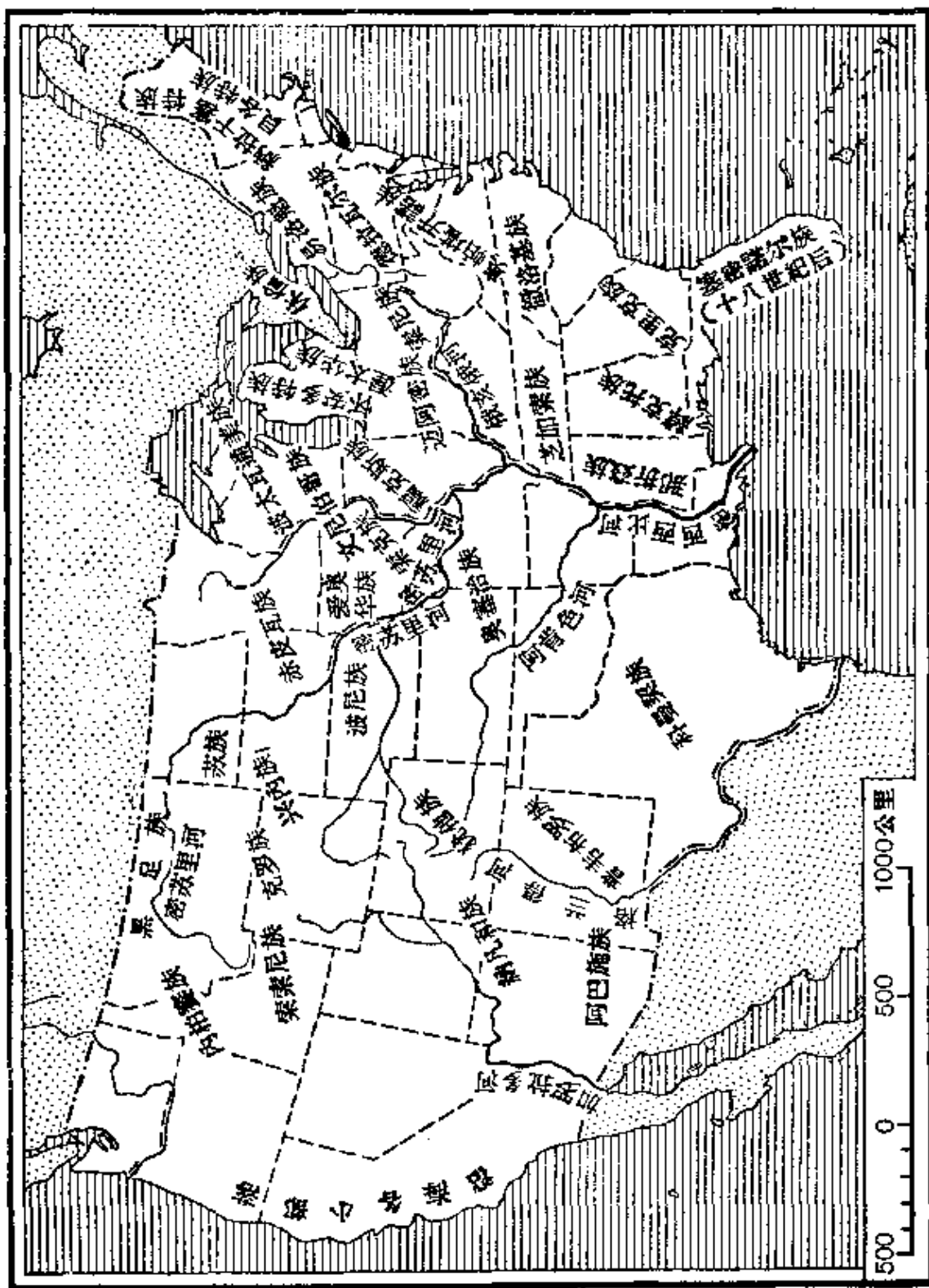
^① 骆马，又称美洲驼。——译者注



维吉尼亚的印第安人建造独木舟图。他们用树干做材料,先把内部烧焦,再用石器刮平

某些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历史学家,把事情描绘得似乎印第安人对发明、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发展都缺乏能力。历史的经验证明不然。人类的物质文化受惠于美洲印第安人之处甚多。欧洲人从他们学会栽种玉蜀黍、马铃薯(南美)、可可、烟草、蕃茄以及许多其他农作物,学会割取橡胶,并懂得许多药物的性能:这些药物印第安人久已利用。

传自印第安人的粮食作物,现占美国农产品50%以上。



4. 十七世纪初印第安部落分布图(按原图译制)

这样，印第安人不仅跟那些力图征服并消灭他们的欧洲殖民者进行了斗争，而且还在欧洲征服者的文化中，注入了若干新的特色。

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商人和殖民者的物质文化的发展，给了不少的帮助；而从他们所得到的报答是：酒精、疾病、无权以及肉体上的消灭。

印第安人分为许多部落，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几个部落联合成为联盟。在欧洲人来到北美大西洋沿岸前，阿尔冈琴族占有新苏格兰至北卡罗来纳附近沿岸一带。易洛魁族占据现今纽约州的中部。马斯可根族居住在现今的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佛罗里达一带。

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以采集树木果实、狩猎、畜牧、种植玉蜀黍补助作物为业。

欧洲列强争夺美洲斗争的开始 美洲从它被发现之时起，就成为那些力图攫取其富源的欧洲列强间激烈斗争的场所。

发现新大陆并首先殖民其地的西班牙，最先在美洲历史上留下血腥的痕迹。

1496年，西班牙人在海地建立了新大陆的第一个白人移民区，即圣多明各。随后，波多黎各、

古巴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其他岛屿，也住下了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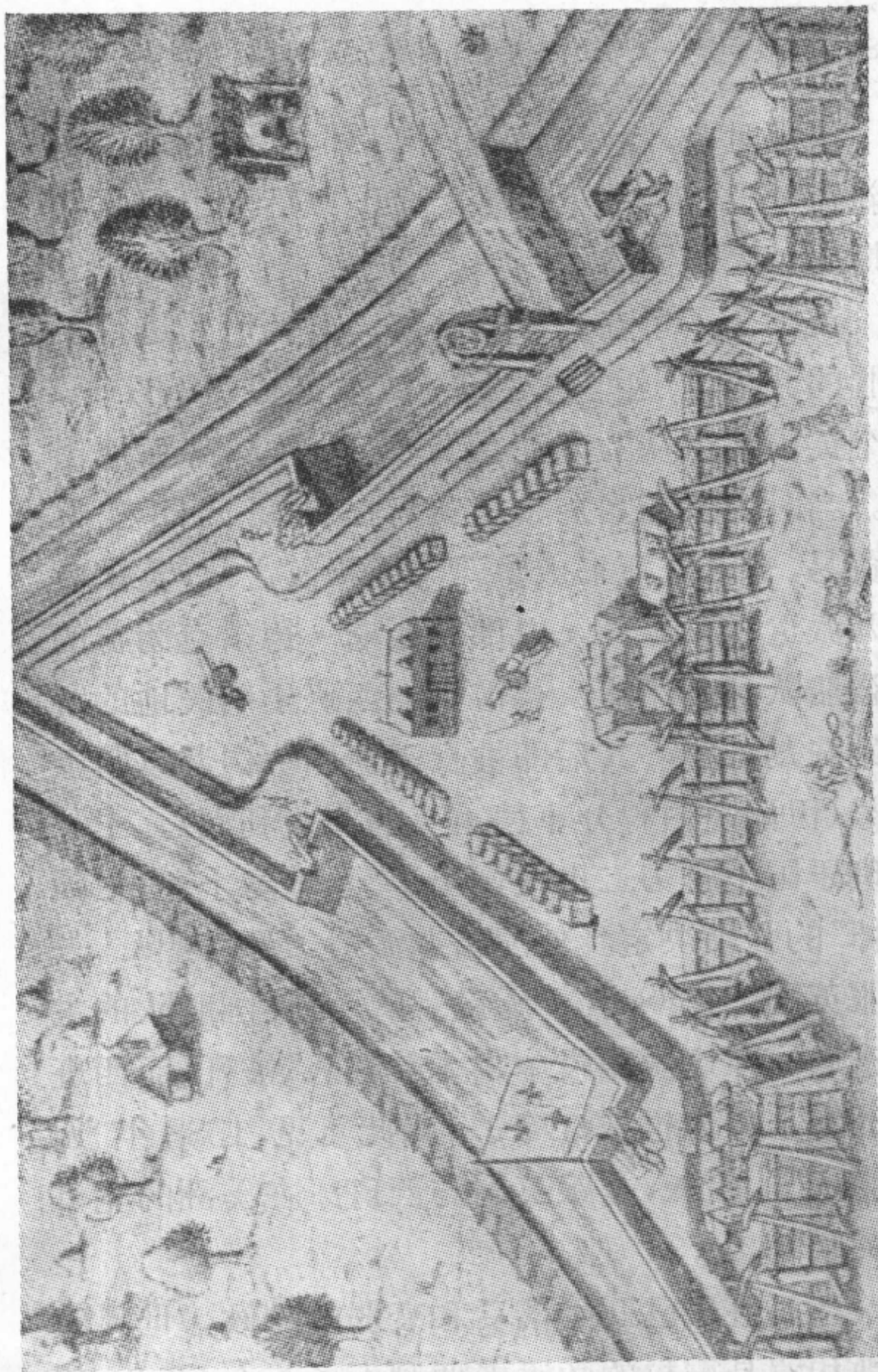
1518年至1521年间，科蒂斯占领并劫掠了盛产金子的墨西哥。西班牙人发现并劫掠了极为富庶的秘鲁，连坟墓都不放过。他们在佛罗里达没有找到金子，便顽强地向北前进，经过了四年之久，先于其他白人到达了“水之父”即密西西比河岸。巨大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国——新西班牙的基础，就这样奠定下来了。

迄十七世纪初，西班牙人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现在的佛罗里达、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等地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阿拉巴马地区一带建立了移民区。

在当时看来很巨大的、从美洲劫掠来的金子洪流，促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

当时第一个起而与西班牙竞争的是葡萄牙。1594年，西葡两国间瓜分了他们所发现的殖民地世界。葡萄牙在新大陆仅留巴西归自己所有，而放弃了对新大陆其他部分的要求，但宣布它对整个非洲和整个东方的“权利”。

其他列强，不承认西葡两国所作的世界瓜分，也起而争夺美洲，并开始殖民新大陆。



加洛林要塞图。该要塞系法国人于1554年在佛罗里达所筑；1565年为西班牙人所攻占，守军全部被残酷杀害

从那时起,除了新西班牙以外,在美洲还出现了新荷兰、新英格兰、新法兰西,以后又出现了俄罗斯的殖民范围。

英国为了争夺美洲的霸权,对西班牙进行了血腥的斗争。这些冲突起于奴隶贸易。1567年,一个英国海盗从几内亚海岸装运黑人到海地出卖。当时西班牙当局禁止英人在西属西印度群岛贸易,曾以处死来威胁。为了报复之故,英国政府乃派遣“海狗”——以佛兰西斯·德雷克为首的海盗船队到西印度。德雷克把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站洗劫一空,其后即被女王伊丽莎白奖以骑士爵号(伊丽莎白曾分享德雷克的商业利润)。于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便作出了“从地球上把英国抹掉”的强硬决定。他配备并派遣“无敌舰队”去征服英国。1588年,“无敌舰队”跟英国舰队的主力遭遇。在这次战役中,“无敌舰队”被歼,而西班牙的海上势力也被打垮了。由此可见,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是跟英国与西班牙在美洲的竞争相关联的。

当西班牙已开始落后和衰弱的时候,世界殖民地和贸易霸权的角逐者便剩下了三个:荷兰、英

国和法国。

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后，荷兰人在北美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1609年，他们在哈得逊河建立了一处殖民地，这条河是因纪念那位在荷兰服务的英国人亨利·哈得逊而得名的。1613年，他在曼哈顿小岛上筑起茅屋以贮藏毛皮，这便奠定了后来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从1674年起改名为纽约）的基础。

荷兰殖民地的“地主”蓄意阻止他们的农民去移民。他们对于贵重毛皮贸易有特别的利害关系，不愿农民移民因土地而跟印第安人引起冲突。在北美，封建关系的残余最大量地存在于荷兰各殖民地内。

在1664年时，所有荷兰各殖民地内共约有居民一万人，其中一半是英国人。荷兰的各殖民地楔入英国的移民地带。在这些殖民地的南北两面，约住有十五万英国人。

英国自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强大起来了。在激烈的经济斗争和历次战争中，它运用航海条例和外交力量，击溃了其重要竞争者之一的荷兰人在海上、贸易和殖民的势力，并夺取了北美



5. 十七世纪初美国领土上的未采伐的森林地带(按原图译制)

洲的荷兰各殖民地。

1664年,英国舰队开来征服新阿姆斯特丹,未遭到抵抗。这样,一枪不响,荷兰在新大陆的统治便垮台了。荷兰人诚然于1673年时曾作过夺回其殖民地的尝试,但他们并未能保持多久,而过了一个月,该殖民地又复归于英人。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法国与英荷两国同为攫取美洲的主要竞争者之一。

在1604年时,法国人先于英人建立了北美第一个永久的移民区罗雅尔港(在加拿大的新苏格



十七世纪时的新亚姆斯特丹

兰)。

1607年,法国人张普伦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把它作为扩大法国在北美势力的基地。

除了他们在欧洲的激烈竞争之外,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美洲的不断冲突和战争也开始了。

英国的原始积累与北美的殖民 马克思在他的不朽著作《资本论》中曾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指出资本如何产生剩余价值和因此而发生资本的增殖。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怎样产生的。

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及经济学者有一种非科

学的论调，好象是一小撮勤劳节俭的选民积累了财富，而所有其余的劳动者则由于自己的懒惰以致丧失了一切，变为穷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揭穿了这种谎言。

马克思以其天才分析的全部力量和政治战士的真正热情戳穿了那些资产阶级的撒谎者。个别工人的节俭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也并不使得他们成为资本家；而所谓原始积累，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

马克思写道：“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不外就是劳动者同他所有的劳动条件的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则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雇佣劳动者。所以，所谓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

马克思解释说，原始积累的历史，并不是由牧歌式的节约方法产生的，而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89页。

② 同上。

在英国，原始积累、强制地使生产者大众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是在“古典的”形态下发生的。

在英国，原始积累的过程，曾把土地和人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失掉土地的农民被宣布为游民，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城市工业的劳动力便这样产生了。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只是部分地吸收了农村地区的相对过剩人口。千千万万失掉土地的农民，由于难以置信的艰苦和贫困，常常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卖身为奴若干年，以便能够支付渡洋旅费，前往殖民地首先是到美洲去寻觅土地。

在十七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中，农业革命、农业之大规模转变为使用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在英国开始了。

在英国，除了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农民财产之被强制剥夺和大量生产资料之积累于资本家手中——外，那些与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有联带关系的下述原始积累诸因素，也以巨大的力量表现了出来，此即殖民制度、公债制度、赋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在十八世纪，这一切因素表现得特别强烈。

在其他欧洲各国,如西班牙、法国和尼德兰,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在某些其他形式下进行的,并未具有这样剧烈的性质;它是和那些附着在自己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的长期贫困化关联着的。无论是法国也好,或是西班牙也好,或是荷兰也好,都没有产生那些需要迁移到殖民地去的大量农民移民。

从这些国家前往殖民地的,是商人、富有的资本家和贵族企业家。他们领得国王的特许状后,并不以农民移住殖民地,反之,却尽力禁止大量农民去开拓他们的美洲领地。前面曾说过,在法国和荷兰的各殖民地内,资本家和企业家们建立了许多通常设有堡垒和卫戍部队的贸易站,而以一本万利的跟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为主要任务。

下述的原始积累诸因素,是和北美历史有直接联带关系的:对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的歼灭,对他们土地的掠夺,“非洲之被转变为猎捕黑人的场所”,英国国债之增长及其向美洲英属殖民地征税以减轻国债的企图,和后来欧洲列强之以全世界尤其是以北美为战场的“贸易战”等。

马克思写道:“殖民地为茁长中的手工制造业

保证了销路市场，并且保证了一个由市场独占而实行加强的积累。直接在欧洲以外各地用劫掠，奴役和谋财害命方法劫取到的财宝，源源流回母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①

根据 1713 年的乌特勒支和约，英国迫使西班牙赋予英国在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非洲黑人（每年四千八百人）的可耻的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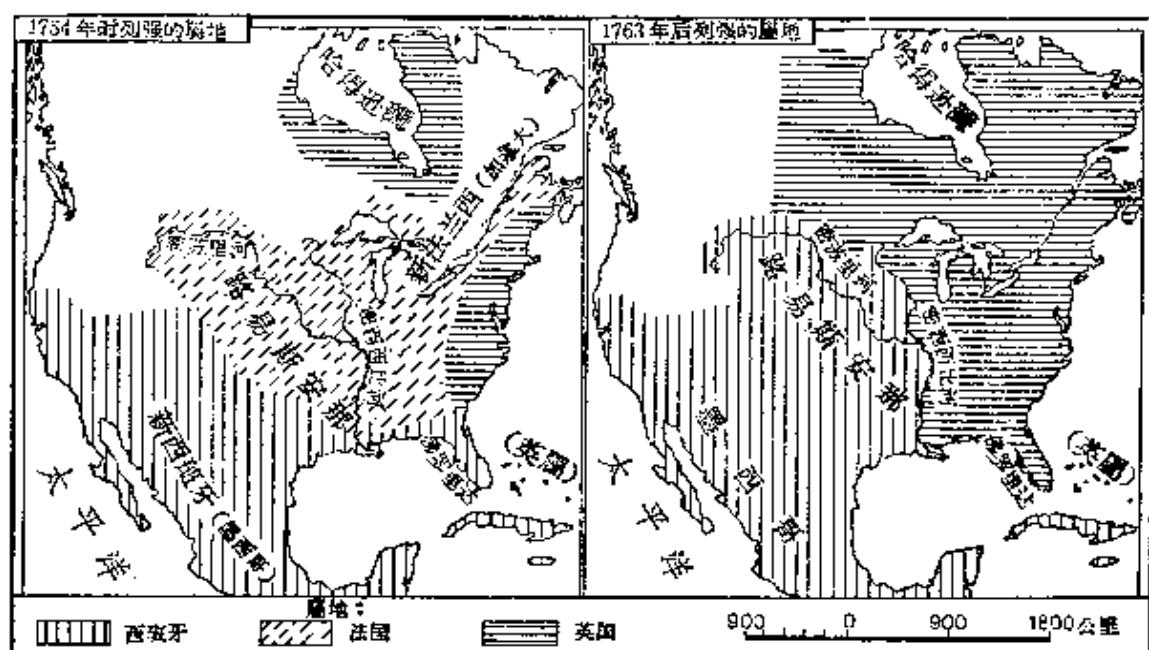
马克思强调说：“随同资本主义生产在手工制造业时期的向前发展，欧洲的舆论也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都恬不知耻地，把一切作为资本积累手段的无耻行为引为骄傲。”^②

英国在美洲的最早的殖民地 还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在北美就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但存在并不久。

移民们在北美并没有发现金子，而凭顽强坚韧的劳动来利用北美的真正资源，又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到 1607 年，英国人才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移民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31 页。

② 同上书，第 837 页。



6. 十八世纪西欧列强在北美属地分布图(按原图译制)

还在1606年间,英国设立了伦敦和普利茅斯两个公司。伦敦公司取得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北纬34度至41度间移民的权利,普利茅斯公司则取得北纬38度至45度间移民的权利;而该两公司均可在下述条件下于38度至41度间建立移民区,即它们的移民区相距不得少于一百英里。当时曾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管辖伦敦公司及普利茅斯公司的董事会。

根据设立该两公司的国王特许状,那片预定殖民的北美地区被命名为维吉尼亚,以纪念“处女

女王”伊丽萨白^①。后来只有北美大西洋岸的一个英国殖民地还保留着这个名称。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伦敦和普利茅斯公司追求的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是找寻经美洲大陆到中国 and 印度的路径。第二是发现美洲的金银。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点。政治上的理由，特别是对西班牙的斗争并把它这个殖民强国压倒的企图，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设立公司时，曾规定在维吉尼亚当地建立两个殖民地的委员会，赋予各该委员会得在不违反英国法律的前提下颁布法律的权限，并赋予在行政及司法方面的广泛权力。委员会由国王的代表组成。委员会颁布的法律，由英国的殖民地委员会或国王批准。

1607年，一百二十个殖民者(全部是男人)乘坐三只大船来到美洲，选定维吉尼亚的詹姆士河口上一个半岛作为移民区。这是个卑湿的地方，蚊子极多，但有一个便利的海湾，而且地形便于防备

^① 维吉尼亚为 Virginia 一字的音译，“Virgin”一字义为处女，伊丽萨白有“处女女王”(The Virgin Queen)之称，故云。——译者注

可能的袭击。该移民区取名为詹姆士城，以纪念国王詹姆士一世。

殖民地的居民，是由伦敦公司的“契约奴”组成的。他们是因贫困而卖身为奴七年至十年的贫民，或是流放到美洲的罪犯。契约奴——实际上是临时性的奴隶——在监工驱赶下成群整队地工作。殖民者没有工资，得到的是公司商店的实物供应。殖民者还服兵役，对印第安人作战。

维吉尼亚的法律规定了二十种处以死刑的罪行。次要的罪行如：星期六不上教堂、非议国王、工作懈怠，则处以笞刑。有一个殖民者，有阴谋反抗殖民地政权的嫌疑，被处以车裂之刑。另外一个犯法的人，被用锥子穿进舌头去，以后又被缚在树上，直到死去为止。

疾病以及跟印第安人的战争，使得殖民者的人口迅速减少。经过了两年，在一百二十人中，留下活着的总共只有三十八人。

公司又派船载了好几百移民前来，但殖民地的环境是这样艰苦，以致到了1610年底时，在七百个被派来的殖民者中，只有六十人还活着。瘟疫、天花、黄热、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及殖民者自

己内部的屠杀等等，导致了他们的毁灭。迄 1622 年，在殖民地及在赴殖民地途中死亡的约有四千一百人，留下活着的有九百人。

从 1611 年起，殖民者领得了个人的土地。栽种烟草并将它输往英国，即从这个时候开始。不久，有限制的自治机关^①在殖民地出现了。1619 年，各移民区均选举了代表到议会去。议会的决议，须经设在伦敦的公司批准。

从 1624 年起，维吉尼亚改为国王直辖省，其管理权由公司直接转移于国王，国王则委派殖民地的总督和总督下面的参事会。议会仍保存，但它的决议需经总督批准。

赐给普利茅斯公司的土地，大部分跟法国公司于 1603 年从法国国王取得的土地（北纬 40 度至 46 度之间）相同。最初，法国人曾排挤英国人，但在 1613—1614 年间，维吉尼亚的英国人毁灭了丰第湾旁的法国移民区罗雅尔港，烧毁了房屋，并立下了该地属英吉利王国领有的界标。

如果说，维吉尼亚的殖民地居民是由奴隶构

^① 指的是在代表选举上设有财产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的议会。——译者注

成的，那么，建立在北部、即在普利茅斯的另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则是由那些有人身自由的移民所组成的。

传统的见解认为，1620年在现在普利茅斯市（麻萨诸塞州）所在地建立移居区的“清教徒移民先辈”，开辟了英国对北美殖民的一个新阶段，这就是说，前此的殖民乃起于经济的原因，而现在则开始了因宗教的动机而移民北美的时代。当然，在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时，宗教的动机曾具有某些意义，但并不起决定的作用。殖民地的起源，是和反对英国国教的教派，即罗伯特·布朗的门徒决定迁出英国一事有关联的。在英国，布朗的拥护者被迫害，被监禁，有些则被处以绞刑。于是一批分离派教徒布朗主义者，乃从斯克鲁布（在诺丁汉郡）迁居到荷兰的莱登市，他们后来便被称为清教徒移民。这是1609年的事。他们在荷兰住了十二年，后又决定迁往美洲。

但是，莱登的布朗主义者所参加的事业，却具有典型的商业性质。由七十个伦敦商人所组成的一批人，集得资金七千镑，并从那已成立的伦敦公司取得在该公司的北美土地上建立单独的殖民地

的特许权。这一特许权状是在1619年6月9日取得的。1620年9月，“五月花号”船载运乘客一百零二人从普利茅斯启航，于10月到达可德角（在普罗温斯顿附近）。但应该指出，总共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是莱登组合教会（教会团体）的成员，而原来的斯克鲁布市分离派组合教会的成员，还不超过十二人^①。

1620年12月21日，清教徒移民建立了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在第一个冬天，就死去了四十四个殖民者，几达殖民者人口的半数。他们变成了饥饿和疾病的牺牲者。有些则被狼群撕食。妇女尤其忍受不了殖民地的生活条件。在最初的四个月内，十八个已婚妇女中，即死了十四个。

新普利茅斯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建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这一部分的各殖民地，取名为新英格兰。

还在1620年11月时，清教徒移民在可德角附近的“五月花”船上，曾签订一项组织“公民团

^① 莱登市的清教徒移民原来是从荷兰乘坐另一只船出发，到达英国南安普敦港时，才与“五月花号”船会合，共同赴美。在中途，荷兰船乘客把船丢弃，搬到“五月花号”上。——译者注

体”的有名公约。

在这公约上，清教徒移民写下，他们“相互庄严地在上帝和彼此的面前立约组织公民团体”。移民者决定，要“拟制并订定最合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共同福利的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及官职”，并承担“均应服从及信守上述各项”的义务。“五月花号”公约不仅涉及宗教事宜，还涉及殖民地的政治安排。“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在于，它里面包含有萌芽形式的人民主权的思想，即人民自己有权建立政权和国家管理机构的思想。这个公约是受了远在卢骚《民约论》出现以前的喀尔文派学说的影响而制定的，而它本身又可能予这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以影响。

但是，那些追求资本主义横财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人，远非承认真正的人民主权和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在新英格兰的各个清教徒殖民地内，不久就出现了契约奴隶，印第安人奴隶，后来又出现了黑奴。初期的移民，以道地的清教徒的吝啬和无情去剥削白色贫民和后至的移民，后者是没有利用公地的权利的。一小撮殖民地建

立人之独占公地利用权，后来成为新英格兰清教徒殖民地内的尖锐阶级斗争的原因之一。

在普利茅斯及其他清教徒殖民地中，笼罩着血腥好战的新教气氛。凡是不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的人们，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都没有发言权。

在促进殖民者移居美洲的诸原因中，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指出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的企图时，曾特别强调这一因素，为的是要把那仿佛是信仰自由的国土美洲，拿来跟存在着宗教迫害的欧洲对比。事实上，信仰自由在美洲并不存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或马里兰的天主教徒，都建立了神权统治，以极残酷的方式迫害不同信仰的人们。移居的人不得不又逃跑，例如从清教徒的麻萨诸塞逃去建立新殖民地罗得岛，或者从天主教徒的马里兰逃到维吉尼亚。

在十七世纪时，美洲举行了大规模的巫覡搜捕，组织了对他们的审判，之后，还把他们用和欧洲同样的仪式来烧死。

1698年时，在维吉尼亚，格莱丝·谢伍德和她的丈夫向法院申诉，控告他们的邻人犯有毁谤罪。邻人也控诉谢伍德夫妇，说谢伍德夫妇似乎“降

咒”到他们的猪和棉花上面。谢伍德夫妇要求名誉损害赔偿费一百镑。格莱丝·谢伍德本人还向她附近的邻居要求赔偿一百镑,说他们变成黑猫,经过大门的钥匙眼进到她屋里去。

当局决定检验格莱丝·谢伍德,看看是否她自己就是巫覡。那些由妇女组成的陪审员就谢伍德身上是否有巫覡的标记一问题研究了两次,便通知法庭说,她本人身上有两个这样的标志。随后乃决定试验她在水中是否下沉。结果发现她并不下沉。于是即刻把她从水中拖出,给她带上脚镣手铐,投入狱中。她仅在死前不久才获释放。

英国斯图亚特复辟时期内,审判巫覡的事,在美洲愈来愈厉害,还出版了《巫术及巫覡鉴别法》一书。在清教徒殖民地麻萨诸塞、波士顿、萨拉姆等地,反巫覡的斗争采取了更大的规模。波士顿新总督威廉·菲普斯任命了一个特别法庭,以受理反巫斗争事件。该法庭办案非常卖力,迄1692年9月时,被处绞刑者十九人,被处以“缓慢而痛苦的死刑”者一人,被认定为有罪、但被赦免者五十五人,被关在狱中听候审判他们的“巫案”者一百五十人。

美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亲热地接待最初的移民。万班诺亚格族的首领马沙索特曾教导清教徒移民种植玉蜀黍。当詹姆士城殖民地由于内部不睦,组织不善,以及许多殖民者(追求发横财的那些人)之不愿从事用双手耕种未开垦土地的艰苦劳动而濒于解体时,印第安人曾以粮食接济过这些移民者。诚如福斯特所说,没有印第安人的援助,普利茅斯和詹姆士城殖民地在其建立的初年就要崩溃了。

但是,殖民者的迅速滋长的侵略野心,印第安人之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使他们沦为奴隶的企图,劫掠以及迫害等等,把印第安人的眼睛擦亮了;他们开始对商人及殖民者进行斗争。对印第安人的歼灭战,几乎继续了三个世纪。

印第安人的武装抵抗在十九世纪末才被完全摧毁,他们的残余部分最后被赶到现在的各保留地内,这些保留地实际上不外是集中营^①。

印第安人无法阻挡欧洲人的道路。在长期战

① 保留地(Reservations)是美国政府为残余的印第安人所圈定的区域。这些保留地都是些荒瘠不毛,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译者注

争中，欧洲人殖民者所拥有的一切工具，如优越的武器、经济的优势、完善的组织、不讲信义的政策和外交等，都运用来对付印第安人。

在欧洲人到来以前，美洲印第安人并不知道酒精饮料。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不仅在印第安人的“异教徒”中宣传基督教，而且以更大的劲头在他们中间推销威士忌酒和糖酒^①。在荷兰西印度公司服务的英国人亨利·哈得逊于1609年在曼哈顿岛登岸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印第安人酋长们灌得烂醉如泥。

稍后一些，荷兰人用价值六十古尔敦（约二十四元）的一批刀子、串珠和玩具，向印第安人“购买”了曼哈顿岛，现在纽约市的中心部分就位在这个岛上。

但在多数情形下，为了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殖民者及殖民地当局甚至连一点小小的串珠和金属玩具费用也不情愿破费，他们干脆进攻印第安人的住区，把居民赶走。

前面已说过，英国和法国之殖民北美，是有相

① 一种用糖汁或甘蔗制成的酒，饮之易醉。——译者注

当的不同的。英国的殖民是大规模的，它是跟英国农民的破产和丧失土地的过程分不开的。英国自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得很迅速，破产的英国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了赴美移民中人数最多的阶层。

法国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时，还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农民为封建义务网所缠累，事实上被固定在土地上面。

法国殖民地的人口增加得很慢。仅在加拿大的几个地区，集中了相当大量的法国人口。在这些地区内，法国人摧残印第安人，其残酷不亚于英国人。他们从土地上“清除”印第安人，以便使该地作为农业殖民地之用。但是，在大部分属于法国的北美土地中，并没有农业殖民地。法国人在那里建立不大的移民区——贸易站。他们以不值分文的东西向印第安人购买毛皮，并因他们极醉心于一本万利的毛皮贸易，所以没有把印第安人从久居之地赶走。

英国殖民地的情形则迥然不同。英国人需要土地。英国商人也重视毛皮贸易，但此项利益居于次要地位——对殖民者大众来说，主要的事情

是占有土地。英国人夺去印第安人的土地时，奉送给他们以另一种“幸福”，就是皈依基督教。印第安人很快就认识到，皈依基督教并不使他们免于来自白人的劫掠和迫害。例如，沙斯魁汗族的残余部分皈依基督教后不久，一群殖民者匪徒就向这些自己的“同信仰者”进攻，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

印第安人割取白人的脑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不知为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却忘记提及下述两点，即白人也割取印第安人的脑盖，而且正是白人以割取脑盖为其特殊职业。

1641年，新荷兰殖民地总督首先定下对印第安人脑盖的赏格。

殖民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曾对此事进行大规模的活动，并配属严密的业务组织。

马克思写道：“1703年，布洛推斯坦教的正人君子们，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通过他们的立法会议，对每个印第安人的脑盖或每个被捕红人，悬四十镑的赏格。1720年，每个脑盖的赏格增加到一百镑。1744年，麻萨诸塞湾某部落被宣布为叛贼后，又宣布如下的赏格：十二岁以上男子的脑盖每个一百镑（新币），捕获一个男的赏一百零五镑，捕

获一个女的或捕获一个小孩赏五十五镑，女人或小孩的脑盖每个赏五十镑。”^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殖民地 在英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继之而来的反革命的若干年代中，美洲英国殖民地的阶级斗争也尖锐起来。在该年代内，一部分殖民地初步走向独立自主的联合。

到1643年时，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几乎和英国失掉了联系，因为英国于前此一年开始了内战。是年，未经英国国会的许可，康涅狄克、新海汾以及普利茅斯的全权代表跟麻萨诸塞的代表会晤，草拟联盟条例。全权代表们曾草拟了十一条款，这些条款应该作为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的宪法。

这个联盟名为“巩固而持久的攻守、协商及互助的友好联盟”。共同事务应由八个全权代表所组成的会议来决定，每个殖民地选出代表二人，任期一年。任何问题的决定，均需各全权代表的同意，这就是说，四个殖民地中之任何一个，对法律均有否决权。全权代表会议有权决定关于印第安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0—841页。

战争、媾和、联盟等问题，解决各殖民地间的争执，协助追捕逃亡的犯人和契约奴。殖民地的财政义务，应按十六至六十岁的男子人口数分担。

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加强之后，全权代表会议于 1684 年停止存在。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国会于 1650—1651 年间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外国人未经英国政府许可不得和英国各殖民地进行贸易；欧洲以外的国家的货物，须由英国船只载运，方许输入英国及其属地。

1660 年，国会对殖民地贸易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大量的商品嗣后只能输往英国。

兹举出十七世纪中叶和末叶时殖民地阶级斗争的若干例子。

1642 年英国内战开始时，维吉尼亚也发生了阶级力量的剧烈分化。大地主拥护国王，小农则站在国会方面。总督柏克莱拒绝承认共和国，但殖民地的居民于 1652 年 3 月强迫他接见国会的全权代表。那些来到维吉尼亚的国会代表们曾经承允，将来向殖民地课税时，须得其议会的同意。

议会推翻了柏克莱，并选出自己的总督。

1659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前夕，殖民地中取得了优势的贵族业主重选柏克莱为维吉尼亚的总督。他实施专制的统治，并因严格遵行航海条例而引起了非常的不满。这些条例是在1660年和1663年所宣布的，并补充了对殖民地工商业的新限制。对总督柏克莱的不满，由于下述原因而特别加强起来，这就是他在十四年中，未曾举行过立法议会的改选，该立法议会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不久后选出的，由极端的反动分子所组成。柏克莱在殖民地实施高额的限制选举的财产资格。总督所关心的是维护有利的对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他不仅拒绝派遣军队和民军去对印第安人作战，而且还禁止对印第安人的军事行动，因他不愿农民建立强有力的民兵。

1676年，各殖民地居民的不满转化为起义。领导起义的是纳坦尼尔·培根。他是名哲学家维鲁廉爵士培根^①的后代，是个法科学生。他于1673年到美洲，不久便做了维吉尼亚总督下面的参事

^① 即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译者注

会的委员。

培根领导的是西部的移民和维吉尼亚早期移民区的农民。

总督宣布培根为叛逆，征集骑兵队去逮捕他。培根对此的回答是，率领起义的农民回到维吉尼亚首府詹姆士城，解散那集议了十四年的“长期议会”，下令召集新议会。之后，培根又强迫总督任命他为派往跟印第安人作战的军队长官。就在 1676 年，培根患疟疾而死。

关于 1676 年培根在维吉尼亚起义的原因，皇家调查员报告说，这是由起义者的“贫困”状况所引起的。培根的部属曾谈到“瓜分富人的财产”。柏克莱征集了一千名民兵跟起义者斗争，答应把起义参加者的财产分给民兵。柏克莱把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将十四个起义的首领处以绞刑。许多起义者的财产被没收。

在英国的共和国和护国政府时期，航海条例在美洲未被遵守，殖民地贸易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由于在此时期各殖民地曾作了联合起来的企图，重掌政权的斯图亚特家族决定把各殖民地联合于英国政府的集中统治之下，以对抗独立的联

合。詹姆士二世于 1686 年任命爱蒙德·安德洛
斯为新英格兰总督，作为这个集权化的殖民地的
首长。



1676 年纳坦尼尔·培根起义图。
起义者正向总督柏克莱提出他们的要求

1686年12月，安德洛斯以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即麻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及罗得岛之一部)总督的资格到达波士顿。随后，新泽西也归安德洛斯管辖。

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忠仆安德洛斯实行独裁统治，目无居民。1689年4月4日，詹姆士二世被推倒的消息才传到波士顿。过了两星期，民兵举行起义。震耳欲聋的鼓声号召市民去参加市镇会议。会上决议要求安德洛斯离职。他被拘捕起来，临时政府乃告成立，并承认奥兰治·威廉为英国的新统治者。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中，纽约发生了以商人雅各·雷塞勒为首的起义(1689年)。

雷塞勒生于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1691年5月在纽约被处死刑。他原被派到美洲做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从事贸易；而从1683年起，他担任了海军部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职务，是审理有关走私贸易、战利品(载运黑人船只)的捕获以及其他争执的问题。

起义者占领了要塞，推翻了当地政权，组织了安全委员会。起义者宣布，他们是为“保卫新教”



移民区前头边界上的农民住宅图。1637 年时的新海汾

而斗争。但是,纯粹的政治口号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拥护英国平等派的口号,主张对一切男子——包括无产者在内的自由居民均赋予选举权。雷塞勒队伍中有城市手工业者及作坊工人。起义者保持政权迄于 1691 年,但后来英国政府的代表来到了纽约。雷塞勒被捕,被控以叛逆罪而处以绞刑。

起义的后果是,以后在纽约的殖民地立法议会中,其选民的百分比相对地高于其他各殖民地。

但就绝对数而言，这百分比仍不算高——总共只占殖民地人口总数的10%。

我们现在再举马里兰的事件，作为殖民地的尖锐阶级斗争的例子。这个殖民地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荷兰边界上的前哨而建立起来的。马里兰最初的移民区于1634年建立于波多马克河口，名为圣玛丽。

该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并不象维吉尼亚当初那样由流放的犯人和临时奴隶组成，而是由自由的农民所组成的。当英国内战开始时，他们起而反抗贵族——国王和天主教教会的拥护者。从维吉尼亚移居于马里兰的清教徒曾支持他们。结果，这个殖民地的业主^①巴的摩尔爵士被迫同意由总督承认新教。这样一来，在这作为天主教和

^① 按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当初建立时，除维吉尼亚及新英格兰外，余均为业主殖民地。所谓业主殖民地者，乃介于皇家直辖殖民地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一种殖民地统治形态，即国王固不直接处理该殖民地之事务，亦不以之付于殖民者之手，而由国王以特许状将某地赐给某业主，该地即由业主经国王同意后任命总督、参事会、设立法庭、向当地居民征收代役租等。此等业主多为国王宠臣之大贵族。参阅，G. S. Muzzey: 《A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5年版，第45页。——译者注

贵族政治的堡垒而建立起来的天主教殖民地上，便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分子的清教徒的统治。

1649年，马里兰颁布了宽容异教条例。依据该条例，移民可以不对殖民地业主宣誓效忠便占有土地。但巴的摩尔爵士的拥护者反对这个法律。1654年，克伦威尔的特使许可移民不经殖民地业主的同意而占有土地。业主和种植场主对此表示反对。1655年，殖民地爆发了教皇派（天主教的拥护者）——贵族与拥护克伦威尔的清教徒之间的内战。清教徒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业主的主要力量是佃农。清教徒战胜了。四个叛乱的领导人（殖民地业主的拥护者）被处死刑。

但是，巴的摩尔爵士于1657年通过和克伦威尔特使的谈判而恢复了他的统治。1689年，马里兰发生了新的政变。请愿书递送至英国，巴的摩尔爵士乃被剥去政治权利，所有应付给他的地租和应对他负担的义务均告取消。仅未经移住的土地留归他所有。

上述以企业家土地所有者为首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为一方，而以贵族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的两者间的尖锐阶级斗争的事例，在有些场合下是贵

族的政权被推翻了，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则贵族利用武装政变的手段而恢复了政权。所以，尽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断言在殖民地占统治地位的是“简单商品经济”和没有阶级的关系，那里实际发生了敌对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某些情形下，曾引起了地方性的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行动。

在十七世纪中叶，各殖民地与英国的联系比之它们相互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这表现在，这些殖民地内所发生的革命事件是互不相关的。

欧洲列强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斗争与印第安人之卷入斗争 七年战争(1756—1763)使美洲的政治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在美洲，这次战争开始于1754年，比欧洲早两年，它对欧洲事件的发展也起了影响作用。

冲突的起因是，英王以俄亥俄河沿岸的领地赐给某些维吉尼亚人。法国当局认为这是侵犯其领地，便从加拿大派出军队，企图把英国从俄亥俄河流域赶走，又在伊利湖沿岸和宾夕法尼亚筑起堡垒。这时，维吉尼亚总督罗柏特·丁维迪乃派遣民兵队长乔治·华盛顿去侦察法国人的企图。

华盛顿回来报告说，法国人在准备战争。不久，强大的兵团从英国和法国开来，开始了军事行动，双方互有胜负。到 1759 年，英国人占领了法国最重要的要塞魁北克。

根据 1763 年的巴黎和约，法国完全丧失了加拿大。英国除了从法国夺过来的加拿大以外，还从那站在法国方面对英作战的西班牙夺取了佛罗里达。

这时，法国政府为了补偿其盟国西班牙为英国所夺去的佛罗里达的损失，将路易斯安那让给西班牙。法国乃丧失了它在北美的重要而巨大的属地。仅西印度群岛仍归法国领有。根据 1783 年的凡尔赛和约，佛罗里达重归西班牙，以后，该地由西班牙统治了二十年。更后一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路易斯安那曾在一个短时期中又重归法国。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中，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均为美国所吞并。

印第安人曾卷入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的英法历次战争。

英国和法国为了削弱印第安人对他们侵略政策的抵抗，一贯地尽力破坏印第安人部落的联盟，

并颠覆各大部落的政权。欧洲人唆使各部落互相残杀。在英法战争中，强大好战的易洛魁各族联盟站在英国方面，而自始就受英国殖民地侵略政策祸害最深的阿尔冈琴族，则站在法国方面。

法国人唆使其同盟阿尔冈琴人去攻击英国人，以武器供给他们，并出重价购买英国人的脑盖和英国俘虏。在这方面，英国人也不落后于法国人。

参加英法战争，对印第安人产生了悲惨的后果。他们被唆使互相厮杀，在流血的互相残杀中，破坏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而不能对欧洲殖民者的侵略予以联合的反击。

对印第安人的歼灭战 “清教徒移民”的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于1637年。当贝各特部落企图对殖民者的劫掠政策予以限制时，普利茅斯殖民地当局征集了优势的兵力，突如其来地包围并烧毁该部族的防御巩固的住区。在殖民者所安排的这次战争中，有四百多印第安人——男、女、小孩被杀死烧死。清教徒移民把男俘卖到百慕大群岛做奴隶，把妇女自行互相分配之。

在1675年至1676年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这次战争叫做“腓力普王之战”。“腓力普王”是殖民者给万班诺亚格部落的一个酋长取的名字，他在历史上以此名见称。他曾做到暂时结束部落间的敌对，并建立广泛的部落联盟以抵抗殖民者。

新英格兰的九十个移民区中，有五十个受到攻击，十二个被完全毁灭。在各殖民地内，腓力普王的名字到处引起恐慌。但是，殖民地当局不久就做到了在印第安人阵营中制造纠纷。腓力普王为叛徒所出卖，被处死刑，他的头颅被放在竿子上示众。哥顿·马忒（普利茅斯殖民地的一个宗教领袖，严肃的清教徒）把“王”的颞骨拿来作纪念品。

新英格兰的多数部落，如贝各特、纳拉干塞特、万班诺亚格各部落，是最先跟欧洲来的人接触的，他们在当时曾殷勤地接待过清教徒移民，但到十七世纪末期，已基本上被消灭了，极少数的残余部分则逃往西部。

1754—1763年的英法战争，是东部和中西部印第安人被驱逐和消灭的重要阶段。那些被英国

人和法国人唆使互相残杀的印第安人各部落，参加了这次战争中的所有巨大的战斗。他们曾于1754年协助法国人彻底歼灭了英国布拉多克将军的部队（在索克莱的小说《维吉尼亚人》中，这次事件曾被以很大的艺术真实性描绘出来）。易洛魁部落联盟所给予英国人的援助，则还要来得多。

1763年巴黎和约缔结后，法国人退出美洲，抛弃了跟他们联盟的印第安人各部落，任由英国人屠杀。

俄亥俄河流域从北至东都被堡垒线所包围着，这些堡垒最初是法国人的，而1763年后，则转移到英国人手中。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这里集中了从东部退过来的以及原来居住在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几乎全属阿尔冈琴族。刚毅远见的渥太华部落酋长彭提阿克，鉴于日益增长的移民洪流不断地越过阿巴拉齐山前进并不惜利用任何手段以排挤和消灭印第安人，乃决定组织印第安人部落对殖民者进行联合攻击。在印第安人的整个历史上，彭提阿克所组织的印第安人部落联盟，是最广泛的和最强有力的。参加彭提阿克的起义的，有渥太华族、德拉瓦尔族、沃吉威族以及俄亥

俄河流域和大湖区的其他部落。彭提阿克提出了占领这片地区上的英国堡垒一任务。他善于利用印第安人在英法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在当时十二个堡垒中，有八个为印第安人所占领。匹兹堡和底特律也遭到围攻，但彭提阿克因缺乏大炮，未能把这些堡垒攻下。象以前一样，殖民地当局在印第安人各部落中又展开了他们的阴谋，如收买酋长等等。此后，英国正规军开到俄亥俄河流域，击败了彭提阿克。1765年8月，彭提阿克签订了和约。阿尔冈琴部落被驱散了。后来，一个为英国人所收买的印第安人叛徒杀死了彭提阿克。易洛魁族在英法战争中原已衰弱下来，而稍后一些，即在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军队曾猛攻他们，把这个东方最强大的印第安人部落联盟完全击溃。

南部各殖民地也发生了对印第安人的歼灭战。在这里，白色的“文明人”，其残酷无人道甚于“野蛮人”——印第安人。他们杀光老弱妇孺，拷打俘虏，将印第安人放在柴堆上焚烧，剥下死难者的头皮。

1763年时，英王敕令曾划定英国殖民地的西部边界，禁止殖民者向阿列干尼山^①以西迁移，当

时这条界线以东地区上的印第安人，基本上已被“肃清”。

留在该地区的小部落，则被禁锢于保留地内。

这便是美洲英国殖民地在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对印第安人的歼灭战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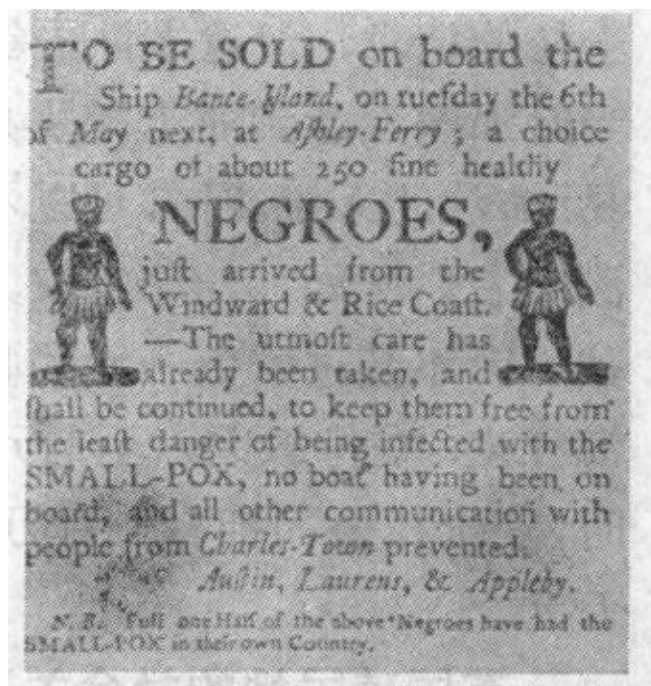
殖民者跟印第安人的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种贸易实际上是对印第安人的掠夺。他们把印第安人灌醉，然后以极贱的代价向他们换取珍贵的毛皮。用以换取毛皮的，是金属玩具、梳子、镜子、枪、刀、火药。

要研究殖民者所用来跟印第安人贸易的方法，可以了解一下约翰·雅各·亚士托发财的历史。虽然他之展开活动，是在独立战争以后，即在十九世纪初叶，但在他的活动中的许多细节，却同样是殖民地时期所特有的。

亚士托是十九世纪一个最大的财阀“王朝”的奠基人，于1786年开始和印第安人贸易。他在此

① 阿列干尼山 (Allegheny Mountains, Alleghenies)，有时用来泛指阿巴拉齐山 (Appalachian Mountains)，但严格说来，是指阿巴拉齐山脉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西部及维吉尼亚与西维吉尼亚交界处这一部分。——译者注

不久以前来自伦敦，袋子里只有五镑。因他不惜利用任何奸诈手段，不久便能积聚资金并大规模地从事其劫掠性的活动。他在密苏里河沿岸设有许多贸易站，每年把大量的威士忌酒和其他酒精饮料由新奥尔良经水路运到这里来。亚士托的经纪人配有武装，组织完善，一再利用武力和杀害的手段，把其他毛皮商从密苏里河上游赶走，完全垄断了对印第安人的贸易。他们对于那些抵抗亚士托公司的劫掠和压迫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实行武力迫害。政府一再应亚



查理斯顿市上的出售黑人广告

兹有一批刚从温德华海岸及大米海岸运到之上等壮健黑人约二百五十名，定于5月6日(星期二)在阿谢利渡口“班斯岛号”船上发售。

对该批黑人，业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各项必要措施使之绝不致受天花传染；不许小舟靠船，与查理斯顿居民之一切交通亦均禁止。

奥斯汀，劳伦斯及阿普立比启

注意：上述黑人中之半数在其本土已出过天花。

士托的请求，派遣军队去镇压印第安人的起义。当时那些注意到亚士托及其仆从们所采用的“贸易”方法的人说，时常可以看见通往贸易站的路上满布着烂醉如泥的印第安人——男人、妇女和小孩。以不超过价值一元的货物向印第安人换来的海狸皮，在伦敦以六至七元的价钱卖出。1831年时，亚士托公司拥有一百万元资本，每年获利五十万元。

英国殖民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 处在原始公社制度阶段的美洲土著居民，其历史发展路线，由于欧洲人的侵入而被切断了；在这些欧洲人中间，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发展起来。美洲社会关系发展的总的情况是，由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部落的原始公社制度，越过以封建制度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制度，而进入美洲殖民者的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在殖民地时期的北美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是在极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说，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以前，封建制度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那末，从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以后，它已开始了瓦解的过程，而继之以崩溃。

在十八世纪末叶，几乎在英国产业革命和美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同一时候，在法国，起义的人民群众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消灭了封建制度。此后，在几乎整整一百年间，欧洲大陆上发生了封建关系彻底崩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革命或通过改良（“自上而下的革命”）来实现的。

由此可见，北美殖民地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第一个独立国家即北美合众国出现以前），是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期内进行的。这时期的特点是，极度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

如前所述，北美殖民地一开始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詹姆士城殖民地（维吉尼亚），它产生在使用那些立约卖身为奴若干年的白奴劳动的基础上。另一种是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例如普利茅斯，主要是利用自由人和那些建立殖民地的公司小股东这两种人的劳动，虽然这里也有“契约奴”。

在维吉尼亚，白奴劳动的制度行之无利，不久，当局就把土地分给殖民者，以满足他们的私有要求。临时性的白人契约奴在北美并不成为劳动剥削的主要方式，但在独立战争以前，却颇大规模地存在着，而在战后，则根据法院的判决，仍然被

保存下来。

美洲殖民地除了白(临时性的)奴外,还出现了为种植场奴隶主所剥削的世代相传的黑奴。第一次的大批黑奴,于1619年运入美洲。

美洲的奴隶制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作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一时期的一种社会结构而存在的,但在十九世纪,即在1863—1865年以前,则以种植场奴隶制即“资本主义的赘瘤”的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达的机器阶段的一种结构而存在。

在北美殖民者中,封建关系是以封建残余的形式而存在的。这种封建残余,主要是在独立战争前由欧洲移植过来的。

在北美各殖民地内,尤其是在西部山岳地区的南北部,存在着家长制的、小农制的结构。而在这个当中,又于一定程度上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分化。我们知道,在封建农奴制的国家(如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普鲁士),或是在封建关系在农村居民中已不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如产业革命开始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都可以发生所谓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在手工业生产的广大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手工工场制造业。北美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其接近英国资本主义的同一阶段，甚于接近譬如普鲁士、俄罗斯、罗马尼亚或日本的资本主义的同一阶段。

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内，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增长、农业人口的资本主义分化，在大量的自由农民存在的条件下发生了。这些自由农民在有着定居的及流动的手工业者的情形下，间或从事于手工业，以为生活的补助来源。一部分白奴和农民涌向西部及印第安人土地的事情也发生了，这些农民是不满于他们因使用贵族的土地所必须负担的义务的。

虽然前往西部土地是一件并不轻易而且具有危险性的事情，但此等事却仍然发生。这是为什么在美洲英国殖民地内没有形成封建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美国，由于可供移居的土地很多，封建制度所特有的大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是通过占地行为即强行移居到印第安人或业主的土地上去的途径而解决的，而在某些殖民地内，早在十七世纪时，则是通过革命的途径即对业主斗争的途径而

解决的。

在北美，封建经济的主要成分——徭役和代役租——通常是分配于各种范畴的农民。几乎在所有各殖民地内，一开始就出现了契约奴和缴纳代役租的佃农。徭役，即奴役性的服役，一开始就具有白奴制度的性质，这种白奴制度经过相当时间后便发展成为使用黑奴劳动的种植场制度。当然，在这里重要的并不在乎皮肤的颜色，“黑的”和“白的”奴隶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前者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至于代役租，它很快地就从实物的形态转变为货币的形态，以后小私有制就由地租而发展出来（马克思曾强调说，地租是到私有制或雇佣劳动的阶石）。美洲的奴隶制是封建关系解体的一极，雇佣劳动是其另一极。美洲西部的农场主所有制，是到雇佣劳动路上的一个阶段。

十八世纪英国殖民地的三种类型 在北美英国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上，很早就已出现了重要的差别，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殖民地：北部殖民地即新英格兰（新罕布什尔、麻萨诸塞、康涅狄克、罗得岛），大西洋中部殖民地（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

西、德拉瓦尔)和南部殖民地(维吉尼亚、马里兰、南北卡罗来纳、乔治亚)。

在北部殖民地内,手工业、手工工场工业、航业和海外贸易,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

但是,即使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新英格兰,农业人口仍占全部殖民者的十分之九。而且从事工业活动的市民,大多数也拥有田地、菜园和牲口。在北部殖民地内,造船以及航海用具和木器的生产已经发展起来,并且还繁殖牲口出售。在新英格兰沿海地区,船只建造量很大。从事厚利的渔业的,达三万人之多。此外,有一千一百艘船和两万九千个水手,从事殖民地的对英贸易。

在十八世纪中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船只,有三分之一是在美洲殖民地建造的。北部殖民地的主要城市和商港是波士顿,有居民一万五千人。

英国曾禁止殖民地生产铁器,但该项禁令被公然违反。

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麻萨诸塞甚至规定过建立制铁厂的奖金,而且这是行之于1750年禁止开设制铁厂的法律颁布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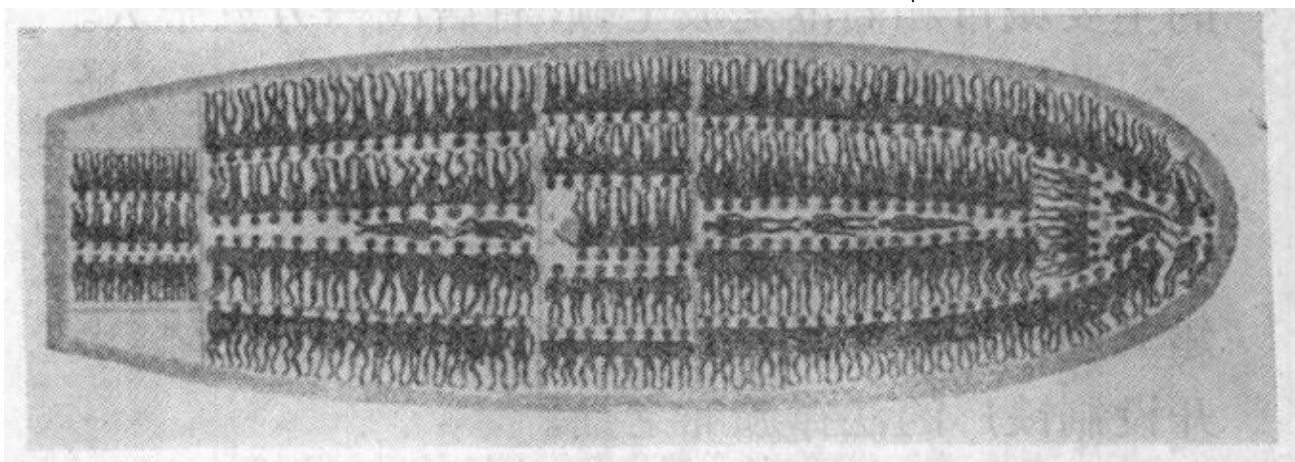
1775年时,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熔矿炉,多

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而美洲的平均年产量（每个熔矿炉产铁三百吨，每个铸铁炉产铁条一百五十吨）则和英格兰一样。从殖民地输入英国的铁，1750年为三千吨，1771年为七千五百二十吨。

就铁的生产言，美洲殖民地在十八世纪末叶时与英国和瑞典并驾齐驱，但远逊于俄国。

在各殖民地内，获得巨大发展的，不仅是冶金业，还有其他几种工业。十八世纪中叶时，那些大型的、主要是“分散的”手工工场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农民殖民者同时又是铁匠、制革匠、陶工、织工。无论什么地方，妇女都会纺纱。在各殖民地里，还有流动的手工业者。

大西洋中部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是小麦作物地区。在这里，和小农场



装运奴隶的船只(断面图)

并存的,还有贵族的大领地,这些大领地是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的。在这里还可以看见制铁工场和啤酒作坊。宾夕法尼亚的主要城市费城,是殖民地中最大的城市。在独立战争以前,它有居民二万三千人。纽约有一万五千多居民,略多于波士顿。沿海港口的城市如纽约、费城、波士顿,最先出现了大量的雇佣工人。

1685年,威廉·宾记述费城的情形时曾说,那里“住着许多有用的工匠”,如粗木匠、细木匠、制砖匠、泥水匠、家具制造匠、铁匠、玻璃制造匠、制革匠、裁缝、皮鞋匠、屠夫、面包匠、啤酒酿造工、手套制造工、皮货制造匠、纺织工匠等等。虽然这里所说的,多数大概是手工业者,而不是雇佣工人,但是,在某些行业如造船业,还在殖民地时期即已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则是毫无疑义的。如波士顿在1720年时已有了十四个造船厂,每年建造二百条船。

1713年时,仅新英格兰的两个港口即波士顿和萨拉姆,就有水手三千五百人。在独立战争以前,仅麻萨诸塞就有七十多间酿酒厂。铁匠、细木工、泥水匠以及其他工匠,通常是些流动的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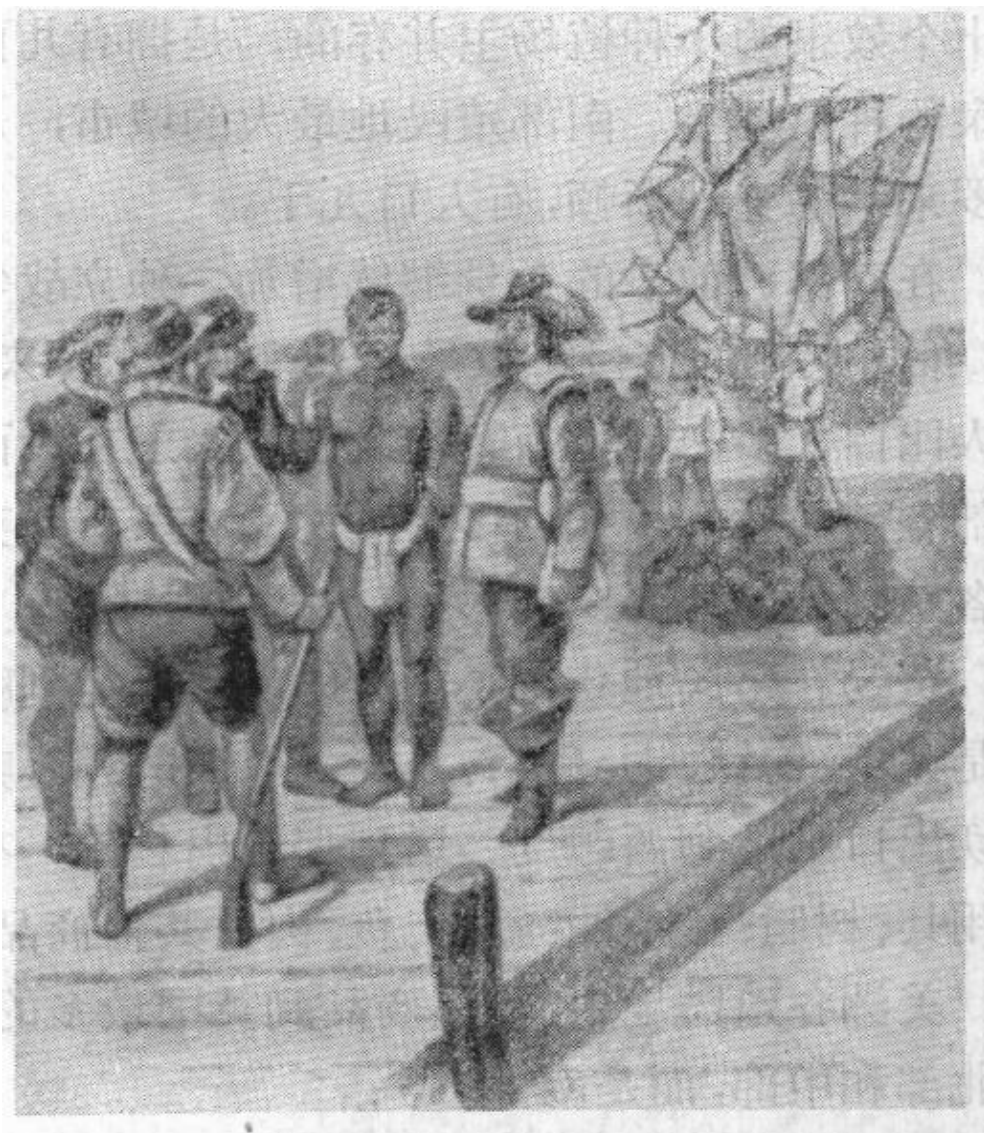
1770年，纽约开设了一间专门的零工雇佣所。

关于殖民地时期手工业者(工匠)和无产阶级前身阶级斗争的组织和方式，至今还有一些报道流传下来。根据雷塞勒在纽约、培根在维吉尼亚及其他地方起义时所提出的要求，可以推定，在殖民地时期手工业者曾积极地参加了阶级斗争。例如，曾有一些关于手工业者对贵族和商人斗争的片段报道，如1734年纽约市镇会议选举时的斗争便是。当时泥水匠、油漆匠、烤面包匠及其他手工业者，在下述的口号下于选举中曾取得了优势：“诚实的穷人好过富有的骗子”。

不过，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前身的巨大政治积极性，只是在殖民地为脱离英国而斗争的时期中才发挥出来。

南部殖民地多半是奴隶占有制的地区。1619年，一艘荷兰船把大批黑奴运到维吉尼亚。以后一批一批的由荷兰和英国船运来；到1638年，黑人首次被运到麻萨诸塞。

1683年时，维吉尼亚有三千黑奴和一万二千“契约奴”。在独立战争以前，奴隶多半是耕种烟草种植场。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棉花的生产几



运到美洲英国殖民地的首批黑奴

乎还未起什么作用。诚然，人们已经知道种棉花，但它多半被用来掺到纱中以织造粗糙的家制大麻和亚麻制品。

在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的沼泽地区，则种植水稻。在条件不适于种植场经营的山区，保存着独立的农民。那里生产小麦和蓝靛。和那些拥有

几十个奴隶的小种植场主并存的，是拥有几百个奴隶的种植场主。南部殖民地最大的城市，是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顿，有人口九千。

在南部，奴隶的数量继续增加。独立战争以前，维吉尼亚的人口半数是黑人；在南卡罗来纳，黑人比白人多一倍。1775年时，黑人之在大西洋中部各殖民地的，总共有六万人；而在所有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还要少些，只有一万六千人。

贸易在殖民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运到欧洲的是铁条、铸铁、铜、矿石、小麦、烟草和蓝靛，其余一切出口则运到西印度。运到那里出售的，有航海用具、树脂、松节油、谷物、鱼、肉及其他商品。

美洲各殖民地中，输出商品到英国最多的，不是北部和中部，而是南部。

例如，在1770年时，从新英格兰输出到大不列颠的商品价值是六十五万元；从纽约输出的是三十万元；从宾夕法尼亚输出的更少，只有十二万五千元；而从维吉尼亚和小小的殖民地马里兰输出到英国的，则一共有二百万元；卡罗来纳为一百二十五万元；最后，最年轻的殖民地，即1732年建立的乔治亚，为二十五万元。因之，输出到英国的，

主要是农产品，特别是烟草、大米、蓝靛和林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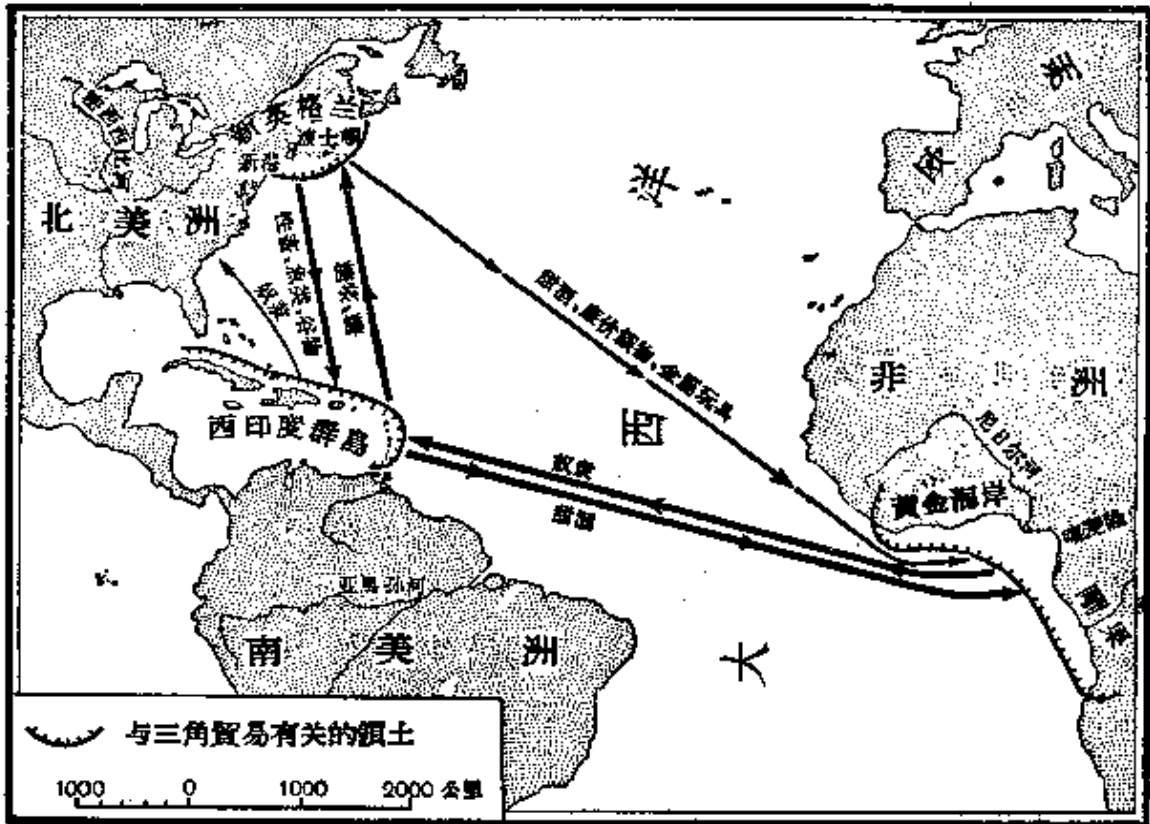
在奴隶贸易、对印第安人的贸易和土地投机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本。

那些经营渔业和林业的企业家，也发了大财。

英国殖民地在十七世纪时，已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拥有在当时说来是很巨大的资金。据估计，仅在麻萨诸塞一地，1680年时拥有资金自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商人，就不下三十人。波士顿的方涅尔，于1740年死时就遗下财产好几十万元。

贸易的一个重要部门是买卖活人：“契约奴”即白奴及黑奴即尼格罗人。美洲英国殖民地建立后不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就开始积极地参加奴隶贸易，跟荷兰及英国的奴隶商人竞争。从1664年起，波士顿商人开始从事前往非洲载运奴隶的航行。

十八世纪时，间接的奴隶贸易兴盛起来了。在新英格兰建造的船只，从该地载运大豆、豌豆、谷物、桶、木材、劣等的鱼、马、牛乳制品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到西印度。把这些物品在西印度殖民地换取糖酒后，便开往非洲。到非洲把糖酒换取奴隶，运到西印度。在西印度把奴隶出售或换取



7. “三方”或“三角”贸易图(按原图译制)

糖酒、糖、糖浆后，便运返新英格兰。在新英格兰，糖浆是用作制造酒精饮料的原料的。直至独立战争以前，这一行业在新英格兰的手工工场制造业中都居于主要地位。

奴隶主的船只把新英格兰、西印度和非洲这三个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因此，这种间接贸易取得了“三方的”或“三角的”贸易的名称。有时奴隶被直接运到北美大陆的南部殖民地，有时奴隶商的船只从新英格兰直开非洲，载运廉价的布匹和

金属玩具去换取奴隶。

新英格兰的商人常常把奴隶贸易、高利贷、土地投机三种经营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还同时开办手工工场。

白奴 美洲最初的奴隶是白奴，又称为契约奴 (indentured servants)。

如果有人想去美洲而无六至十镑的旅费，他就和老板签订两份契约，订明须以奴仆的身份为老板作工五年来抵偿渡洋费用。老板便把他运到美洲来拍卖。虽然经过五年的偿债劳动后，他可以取得自由，但这种人有时却先期逃走。在其他场合下，契约奴由于负了新的债务而继续作第二期或第三期的奴隶。那些被判了罪的犯人也常常从欧洲运来。他们也被卖掉。这一类奴仆通常须劳动七年而不是五年，过了这期限后才取得自由。

经常的契约奴贸易，流行于整个的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但在十八世纪时，由于黑奴制度的发达，它的重要性已逐渐开始下降。构成契约奴的基本阶层的人，是在英国圈地和产业革命过程中破产了和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英格兰及爱尔兰的贫农及手工业者。贫穷、饥饿、有时则是宗教的迫

害，把他们赶到海外遥远的国度去，至于那里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他们是不大想象得到的。

美洲地主和企业家的招募员，在欧洲到处用海外“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故事来寻找和引诱贫穷农民或失业者。拐骗人口的事大规模地发生。招募者所采用的方法，对成人是灌醉，对小孩是诱骗。以后便把这些穷人集中于英国各港口，用运牲口的方法运到美洲去。

船上很拥挤，食物不足而且常常是些腐烂的东西，移殖的人们在赴美的悠长旅途中陷于饥饿状态。有一个亲自经历过这种旅途之苦的人说：“在这些船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可怕：臭气、蒸气、呕吐、各个阶段的晕船病、寒热病、疟疾、痢疾、长期的热病、脓疮、坏血病，应有尽有。许多人死得很惨。”

在殖民地报纸上，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广告：“新从伦敦运到一批年富力强的工人，内有织工、细木工、鞋匠、铁匠、泥水匠、锯木工、裁缝、马车工匠、屠夫、家具匠以及其他工匠。廉价出售，用小麦、谷物、面粉交换亦可。”

有时奴隶商人和经纪人还同时兼营黑奴、印

第安人俘虏、以及运自欧洲的契约奴贸易，这种贸易很发达。

有一份波士顿的报纸于 1714 年报导说：富商塞姆尔·西瓦尔“发售爱尔兰女奴若干人，其中多数奴役期为五年；爱尔兰男奴一人——优良的理发匠；又四、五个秀丽的黑种男童”。

过了几天，该报上又刊载了一则广告：“发售印第安人男童一人，年约十六岁；黑人一人，年约二十岁；两人均能操流利英语，并适于任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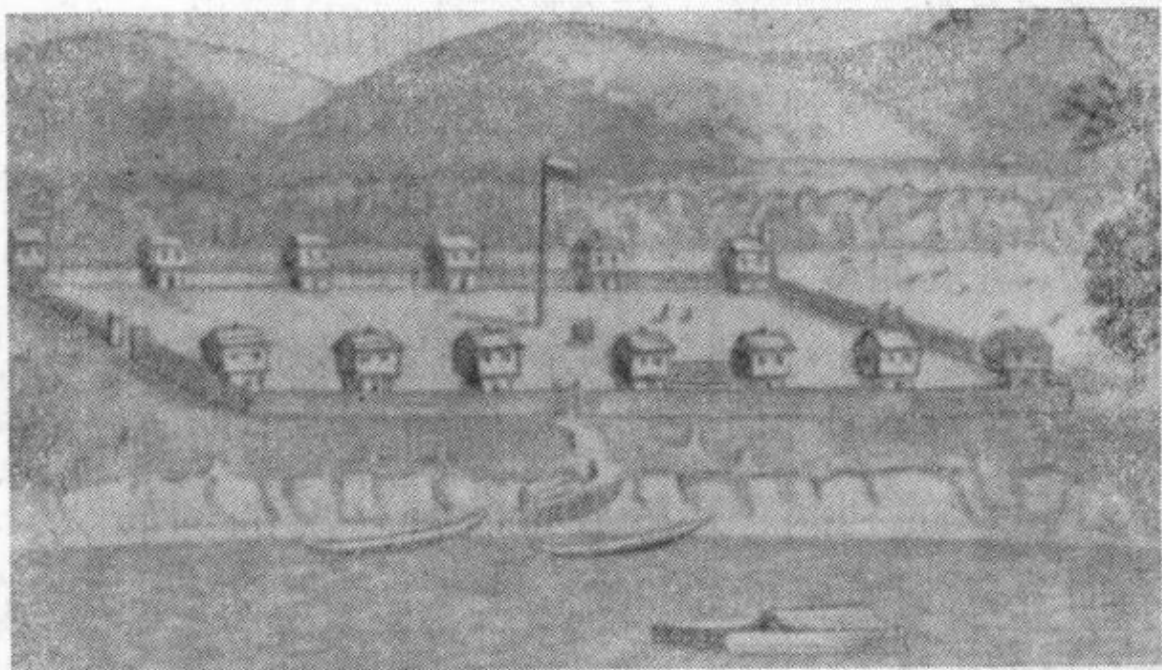
契约奴被打死的事件很不少。此时主人仅损失约定期间的奴隶劳动而已。殖民地的法律仅在个别的情形下曾规定，主人如毁伤奴仆的身体或损坏其形相，应释放之。

在各殖民地内，白奴逃亡乃是普遍的现象。逃亡而被捕获的契约奴被残酷地处罚，身上被打上烙印，延长其契约期限，有时还被处死刑。但是，也有个别的白奴逃到西部边界上的移民区。他们在这里补充到强占土地的穷人队伍中去。这些人擅自侵占大地主及土地投机者的土地。占地者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建筑小木屋，当殖民地当局企图把他们驱逐出所占用的土地时，他们常起

而武装抵抗。有时契约奴也举行起义。在个别情形下，白奴和黑奴密商共同起义反对他们的主人。

黑奴制度 黑奴制度逐渐地排挤契约奴劳动制度。使用黑奴更为有利。畜养奴隶，开支要便宜一半。奴隶主可以剥削奴隶的一生，而不仅是契约所规定的期限。奴隶的子女也是奴隶主的财产。殖民者又发觉利用黑人奴隶劳动远比把印第安人或白色穷人作奴隶来得有利。被沦为奴隶的印第安人，常常从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方面得到援助。把那些不知剥削和不习于强迫劳动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或把那些从奴隶制早已不复存在的欧洲运来的白色穷人作为奴隶，均远较利用自非洲运来的黑奴为困难。在非洲，农业在各个尼格罗部族中已甚流行，而社会关系的发展已引起了奴隶制度的出现。加之，黑人比印第安人较为强健而且耐劳。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对黑奴的剥削以及奴隶贸易，不仅在北美的经济生活上、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获得了日益重大的意义。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的，有几百艘船和好几千人。非洲西岸上，堡垒和采购站林立，里面驻有狩猎奴隶和看守在监



农民的“城寨”。移民区前头边界上的堡垒

禁中的奴隶的部队。在欧洲和美洲的奴隶贸易中心，有许多常驻的居间人、贸易经纪人、奴隶看守人，以及从事把奴隶远程运送到种植场的“奴隶驱赶人”。当时存在着发达的信用系统和公司系统，而且已有奴隶贸易股份公司。现代美国的反动历史学家在叙述到这种无耻的人口贸易的“优越”组织时，不由得赞叹他们先人的“经营”才干。

贪婪的奴隶商总想把自己的船只尽可能地多装运一些“活的货物”。奴隶运输的情形，真是骇人听闻。甲板间的距离，通常是三呎三吋（即一米略多一点）。奴隶被用鞭子赶到那里，而且被

强迫紧紧地一个靠一个睡下。他们就在这样情形下渡过从非洲到美洲的许多天的行程。在暴风雨时，舱口关闭，情形尤为可怕。他们因晕船、缺乏运动、瘟疫而受到的苦难，真不可想象。

奴隶运到美洲时，死亡率达到装运数的三分之一，有时竟达到半数。虽然如此，奴隶贸易仍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运输奴隶航行一次的纯收入，有时竟达到投资的1000%。

奴隶之运入，主要是供南部各州种植场之用。他们是被整批地赶去工作，在监工的皮鞭驱使下，每日工作达十八至十九小时。晚间则被关闭起来，有狗监视。据估计，种植场的黑奴的平均寿龄是十年，而在十九世纪时，甚至只有七年。

在法律上，奴隶不是人而是物，是属于奴隶主的活动财产。主人杀害黑奴，不算是犯罪。黑人终身为奴，女奴生育的孩子也是奴隶，即令他的父亲是自由黑人^①。

黑奴被灌输以基督教教条，被劝谕在这一世要忍受，以期在来世得到好处。

^① 自由黑人是自己赎身或被主人释放的黑奴。

奴隶不许学习写读；无白人跟随，不许七人以上成群走动。任何白人在种植场外遇到黑人，可以检查他的通行证，如果没有，可以抽他二十鞭。如黑人企图防卫或还击时，就要被处死。在维吉尼亚，黑人晚间9时后出外，要受四裂之刑。奴隶如企图逃跑，便要被斫去双手。奴隶还常被杀死、绞死、投入狱中。

奴隶主非常害怕奴隶起义，所以多数的殖民地都不许黑奴和自由黑人有任何来往。如果自由黑人的茅屋内发现有黑奴，他们双方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奴隶的起义 在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很少看到黑奴起义的记载。种族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如那位曾写过几部关于美国黑人史的著作的菲力普斯，费尽心机地来散布种种奇谈，说似乎黑人没有白人主人的“监护”便不能独立生存，黑人对白主人具有“天生的服从性”和“忠诚”等等。实际上，美国黑人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和权利而不断英勇斗争的历史。

这种斗争在非洲海岸和转往美洲的途中已经开始了，并且就在美洲种植场上还继续进行着。

在奴隶主的船上，尽管警戒森严，并有巧妙的恐吓办法，奴隶叛变的事仍时常爆发。仅在十八世纪期间，单是悬挂英国国旗的船上，见于当时文字记载的黑奴起义，就发生了十八次。如果研究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这一数目当大为增加，那是无疑的。

美洲黑人之起义，还在十六世纪时，在西班牙属的西印度殖民地就已开始了。随着黑奴制度之出现于北美英国殖民地，黑人在那里也开始了对奴役和骇人听闻的剥削作斗争。美国进步历史学家阿普推克曾统计过，从最初的英国殖民地出现于北美至 1863 年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为止，美国黑奴起义反抗他们的压迫者不下二百五十次。

美洲黑人在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中，出现了不少的英勇果敢、气魄宏伟和无限渴望自由的例子。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说得非常对，“黑人大可以自己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而骄傲”。

兹举几个黑奴起义的例子如下：

1712 年，纽约的黑奴因主人虐待而实行武装叛变。当局派了军队去镇压起义者。六个黑人于被虏时自杀，其余的被逮捕起来。纽约总督大恶

魔汉特叙及对黑人的屠杀时说：“他们有一部分被烧死，有几个被绞死，有一个被处车裂之刑，有一个被用链子活生生地吊在市中示众，这样，所施的各种处罚都想得很具有教训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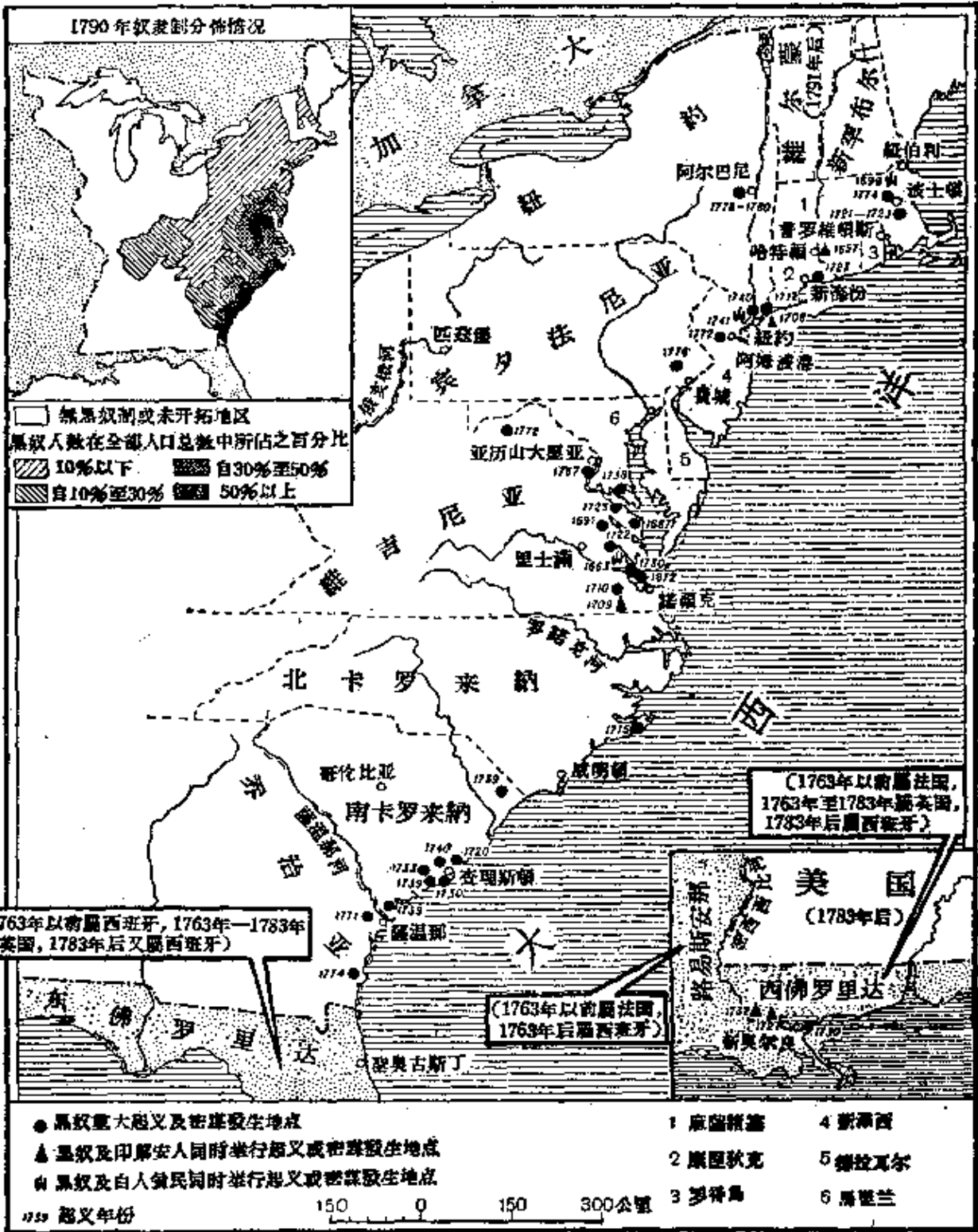
1739年，有两百个奴隶在查理斯顿附近的斯土种植场起义。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前，黑人曾破坏房屋，烧毁粮食，并杀死了几个种植场主。

在纽约市，1741年时，许多黑人因被控意图大规模起义和放火而被逮捕起来，其中三十多人被处以绞刑或处以刺刑^①，还有八十一个被当局发往其他殖民地发卖，而由纽约殖民地拨款把奴隶身价偿还给奴隶主。

把黑人、印第安人和白奴联合起来的任何企图，都引起了非常的恐慌。文献证明，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种企图曾一再发生。英国人和美国人对黑人的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对印第安人的残酷的屠杀，激发了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跟殖民者与奴隶主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感情。

在殖民地时期内，也有个别白色穷人企图领

① 一种以木桩竖地贯人于其上的刑罚。——译者注



8. 十七至十八世纪(1783年前)美国的奴隶起义(按原图译制)

导奴隶起义的事情。例如，1690年时，在一个叫依萨克·莫里尔的人被捕后，麻萨诸塞的纽伯利市人心惶惶。莫里尔鼓动黑人和印第安人举行起义，答应解放奴隶。他在法庭上承认意图夺取停泊在该市港口的一条船，与黑人及印第安人乘坐这条船到加拿大，以便由那里从法国领土对英国殖民地进行攻击。

黑人中也出现了领导起义和反抗的人物。在马里兰，1688年时，黑奴山姆以“一再企图鼓动该殖民地黑人叛变”而被处死刑。

黑人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以各种极不同的形式而出现。仅把黑人的武装行动视为这种斗争的表现，如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样，是不正确的。起义只是对奴隶制斗争的最积极最自觉的形式。实际上，黑人对迫害和暴力的反抗，随处都有发生。奴隶逃亡是这种反抗的形式之一。这是常有的事。在殖民地时期，奴隶的起义虽不能达到胜利，但却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它破坏了奴隶制。美国北部各州之所以在独立战争期间和战后废止了奴隶制度，恐惧奴隶起义乃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说，殖民地社会关系的发展的一条路线，

是由白奴制度走到黑奴制度的发展,那末,另一条社会发展的路线,便是由白奴制度和英国贵族之企图在美洲建立封建关系走到人身自由的、“家长制的”农民的发展,而在这些农民中,在很早的阶段,就已发生了财产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

农民。殖民地的社会关系 不仅荷兰人曾企图在哈得逊河流域形成封建大地主阶级,而英国的政策,也是意图在美洲殖民地内形成享有封建领主权利的大地主阶级。根据有关赏赐美洲土地的英王特许状,业主或公司可以任命公职人员,包括法官在内,可以对罪犯判处死刑或赦免,可以赏赐爵号,在个别情形,甚至可以宣战或媾和,并可铸造货币(哈得逊湾公司特许状)。

所谓“代役租”(quitrent)——不根据土地的市价而规定的“固定地租”,是封建关系的主要残余,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方式。

除新英格兰以外,在各殖民地,所有利用土地的人都要缴付代役租给地主。地主或业主的公司通常将土地租与那些能够出得起赴美旅费并答应每年缴付固定地租的人,租额多半是每一百英亩每年二先令。

但是，在地广人稀而且可以随意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情形下，任何垄断土地权的企图都必归于失败。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美洲农民大众都进行着反对代役租的坚决斗争。占地便是这种斗争的主要方式之一。

例如，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业主威廉·宾的管家詹姆士·罗根于1729至1749年间对他所作的报告，便证明了占地运动的规模。报告说：“许多贫穷但又刚愎自用的人，未得到任何许可便进入你的土地……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肆无忌惮地侵占康涅斯托加的庄园——郡内五万英亩最好的土地……而且他们(占地者)还武断地说，当许多基督教徒缺乏土地来干活和种庄稼时，却有许多土地留着不用，那是违反上帝和自然的法则的……那些后至的占地者获悉先来的同样是非法侵占土地，便各凭自己的或朋友的力量，挤到先来的移民者中间，在他们所喜欢的地方居住下来，因此而发生了很多的争执和混乱情况。”

当殖民地业主的郡长前往征收地租时，便遭到殴打，而且连他胸前的带子——表示官吏身分的徽章也被扯坏。

农民反抗土地方面的封建残余的斗争，一再地演变为公开的起义。例如，1765年时，纽约殖民地发生了以普伦德格斯特为首的小农起义，有武装农民约两千人集结起来。地主们依靠当局的协助，召集了自己的民军，击溃农民，俘虏了普伦德格斯特和其他起义领袖。

几乎在同一时候，在纽约其他数郡内，也发生了五千“自定约章者”^①即平等派分子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也是抗缴地租的小农。起义者曾企图建立两个起义基地间的联系，但是，“自定约章者”的起义也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了。

在殖民地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域中，每个区域里包括两个地带：殖民已久的沿岸地区（在南部，习惯上称之为潮水地带），和新近殖民的西部；后者是殖民者的前头移住地，即所谓“边疆”。边疆（Frontier）一字，同时兼有前线和边疆两层意思。边疆是殖民者先锋队移住地的边界，同时又是和邻人作战的前线。此字源出法文，有其历史根源，

^① 当时未设管理机构之僻远殖民地区，穷人们（小农或牧民）往往组织起来抗缴租税，拒绝奉行殖民地当局之命令，并自定约章，以维持当地秩序以及公共安宁，时称之为“自定约章者”（Regulators），南北卡罗来纳尤多。——译者注

读作“佛朗梯尔”。这个英语兼拉丁语的发音，反映了当时争夺西部土地的历史情况。

西部居民过着充满斗争、危险和贫困的生活。那里风俗淳朴。他们共同给新来的移民搭盖茅屋；一家嫁女，各家共同集资备办嫁妆；并且还共同攻击并消灭印第安人。

在西部地区，资本主义式农场经营和奴隶主的种植场互相交错着。但是，奴隶主尽力用各种方法来驱逐农民，这些农民大部分集中在山区。

在北美，由于存在着移居西部和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机会，存在着逃避封建压迫和束缚的机会，而殖民者的抵抗又如此强烈，因之封建制度便形成不起来。

恩格斯曾一再把美国描绘为一个“从不知有封建制度”的国家。

但是，如果说，封建制度即封建关系在美洲未形成起来，那里却有着封建制度的成分，如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他们在社会上及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对那些居住在贵族土地上的移民之征收“固定地租”，新英格兰许多殖民地中的神权制度（集政教权力于一身），中世纪普遍流行的现象、即长子

继承制等。

在纽约殖民地，柏克曼家和其他贵族即荷兰“地主”的后裔，都拥有广大的土地。仅温·凌赛来一家，就拥有七十万英亩土地，而这还不是殖民地中最大的私有地产。在维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家，据估计他们拥有土地六百万英亩。

欧洲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与美洲殖民地的向西移民和奴隶制的发展，两者间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巨大的殖民者洪流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涌向美洲。由于东部殖民地的一部分居民流向西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北美的企业家尽力利用更为便宜的奴隶劳动。

现在应该谈一谈在美国历史初期内为数甚多的小私有制的农民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当时的简单商品经济问题。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说，在西部移民中，当其经济具有商品性质（即全是简单的商品性质）以前，便已经发生了财产的分化。前往西部的移民，有的乘坐两头犍牛或马拉的大棚车，随身携带粮食、家具、武器、织机和手纺车，棚车后面跟随着牲口；有些则乘马前往，贫穷的人甚至步

行，牵着一头乳牛和几只母绵羊。

财产不均的情形造成了居民中的不平等现象，这不仅在东部如此，在西部也是如此。一部分移民或做佣工，或负了债务，或有其他事情等等。如众所周知，移民者在西部占得土地后，以后又往往把它卖给新来的人们，把卖得的钱以备前往更西的地方旅途上之用。最后，农民的拓荒先锋队跟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向他们购买毛皮，出卖武器、火药、铅、威士忌酒给他们。西部移民的经济开始具有商品性的特征。但是，由于西部移民区远离中心城市，道路又不佳，只能作原始时代的驮运，农场的生产品如谷物、畜牧及木材的产品，不可能拿到中心城市去出售。最初，农民只能在遥远的城市出售几种产品，就是原料的加工品如威士忌酒、熟皮等等。农业经济之转变为商品经济，是随着交通的发展而来的。由于东北部和西部城市中心之兴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建筑了广泛的运河系统；而从三十年代以后，又改善了道路。在这些转变为商品性的农业经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分化。大家都知道，小农经济是“每日、每时、并且大规模地”（列宁语）产生着资本主义的。

在美国,由于人口移往西部的结果,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分化此一过程被延迟了一些。穷人不愿做雇农,希望搬家到西部,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或向早已占有土地的移民购买土地,而成为独立的私有者。穷人一方面最迫切地需要到西部去,而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时,则是去更遥远的西部;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资金(而且,搬迁还具有很大的危险——这不仅是关乎穷人而已),他们又无法西去。当时有一位目击者的一篇记载说道,贫穷的移民一只手牵着乳牛,一只手拿着步枪走,他的妻子则推着一架载运家具的独轮车。因此,如果移居西部是件容易的、寻常的、人人可做得到的事,便不会有长工和作部分时间佣工的雇农和债务人了。在杰斐逊的乌托邦思想中,以为美国农村地区的农民中间随处都应该有简单商品经济(有些脑筋简单的历史学家竟以为实际真有)。事实上,移居西部的事虽然发生,而且移居到那里的,有许多是直接来自欧洲的移民,但移居一事是具有那么样的困难,所以美国农村人口的资本主义分化过程进行得有点缓慢,然而却是一直向前的。

在殖民地时期,移民通常分得够他耕种的土

地数量。此数量不仅决之于他家庭的大小，还决之于牲口的多少，农具的大小，以及经营上使用契约奴、黑奴或雇佣工人之可能性。按财产标志的分化虽不象后来那样剧烈，但究竟发生了。兹举1675—1687年间纽约和麻萨诸塞殖民地农民在财产标志上的分化的资料如下：

农场面积(牧场不计)

	长岛、荷兰人各“市镇” 1675年	长岛、英国人各“市镇” 1675年	波士顿、麦迪河 1675年	波士顿、隆内、齐 1687年	总计
农场数.....	146	259	30	33	468
各农场土地总英亩数.....	5 554.6	4 669.0	406.5	1 235.0	11 865.1
每农场平均英亩数.....	38.0	18.0	13.5	37.4	25.0
经调查之农场数.....					
1—20英亩者.....	102	183	26	18	329
21—40 " 	38	62	3	10	113
41—60 " 	4	8	1	—	13
61—80 " 	2	4	0	0	6
81—100 " 	0	1	0	1	2
100英亩以上者.....	0	1	0	4	5

从这表可以看出，各农场的土地面积是何等的悬殊，而最低的一组农场即一至二十英亩者在数量上是何等之多。

在埃塞克斯郡(康涅狄克),1635—1664年时,有四十二个农场拥有土地一至二百三十四英亩,其中二十一个农场即半数的土地在二十一英亩以下;有七十六个农场的土地在五十英亩以下。

在若干殖民地内,殖民者随财产的多寡而分得数量不同的土地。在吉尔福特(康涅狄克),殖民者被划分为四组。有财产价值五十镑的属于第一组,一百镑的属于第二组,二百五十镑的属于第三组;五百镑的属于第四组。对值每一百镑的财产分给五英亩的高地和六英亩的草地,对一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分给三英亩的干地和半英亩的草地。从这种分配可以看出,市镇公社在划分殖民者的时候,重视财产因素还甚于家庭情况。在新海汾,最初分配土地时,殖民者每有价值一百镑的财产者分得五英亩地,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分得二英亩半土地;在诺沁顿,每一百镑得二十英亩,每一个人得十五英亩。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在殖民地时期(即在美洲殖民地建立独立的北美合众国以前),北美已使用雇佣劳动。史料证实了这种推断。例如,1792年华盛顿在《论农事书》中曾写过,在农

业工人的雇佣上，不仅日工已十分普遍，而年工也是如此。他说：“在我们这里，那些被雇佣在农场作通常日工的人，他们的每日工资一般是冬季二先令，而在暑天的六个月内，则为二先令六便士。”

兹举新英格兰及大西洋中部各殖民地雇农的工资资料如下：

雇佣期限	新 英 格 兰	大西洋中部殖民地	
		纽 约	新 泽 西 和 宾 夕 法 尼 亚
月 工			
夏季每日…	2 先令	1 先令 5 便士	2 先令
冬季每日…	1 先令 3 便士	1 先令 1 便士	1 先令 9 $\frac{1}{2}$ 便士
日 工………	2 先令 7 便士	2 先令	2 先令 3 便士
工头每年……	18 镑 15 先令	14 镑	24 镑

据当时人的意见，这一工资额高于英国的工资额。例如，某一经济学家曾说，在英国一先令所能购买的劳动力，等于在美洲半个克郎^①所能购买的，即是说，美洲的劳动力要比英国贵一倍。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内，由于劳动力不足（这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五章中曾指出过），劳动

^① 克郎，即 Crown，指印有皇冠之英国币，一克郎值五先令。——译者注

力比在那些老工业国还要贵，这便促使欧洲的劳动力流入北美。

在美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向纵深”和“向广阔”的发展（这是跟西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相关联的）^①，而从未有过“简单商品经济的统治”，这就是说，从未存在过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即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不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简单商品经济，乃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而存在的。

在美国历史发展的初期，如仅就白人居民而言，应该指出小农经济在若干地区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支配和决定美洲殖民地和以后美国的社会发展的，是原始的和以后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是初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和以后在机器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殖民地的管理和生活方式 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已经把它们的政治和国家的独立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殖民地性的从属地位，已日益成为各殖民地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时，英国政府又

^① 就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言，相对的“过剩”人口之大批移入美洲，是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的一个要素。

尽力用各种方法去巩固和加强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赖性。

十八世纪时，英国政府把属于业主所有的殖民地数目减少，由英国政府当局直接管理。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想用这个办法使殖民地更为服从英国。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间，多数殖民地均已由英王政权直接统治。在这些所谓皇家直辖殖民地里，各地总督均由国王任命。康涅狄克和罗得岛两个殖民地，则自行选出总督，而经国王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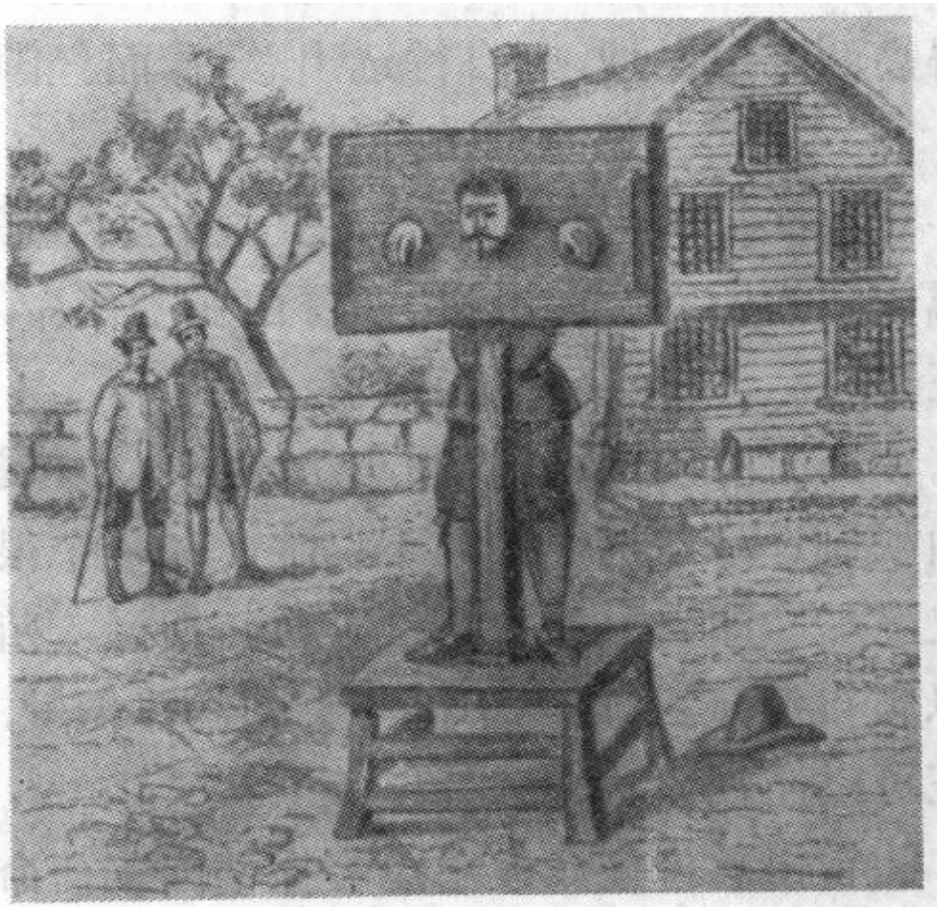
宾夕法尼亚、德拉瓦尔和马里兰三个殖民地，均属于私人所有。在这里，总督由业主任命，而经国王批准。

在所有各殖民地内，颁布法律的权力，属于一个由限制选举所选出来的下议院，和一个很小的上议院——即直属总督的参事会。据说，殖民地可以颁布任何法律，但不得与英国法律抵触，否则国王可以撤销之。

法官由总督任命或由总督提请国王任命。地方自治是依照英国方式组织。在南部殖民地内，地

方自治操在贵族地主手中。

由于所有殖民地内均设有限制选举的高额的财产资格,仅一小部分居民享有选举权:有些殖民地只有2%的居民享有选举权,另外一些殖民地则是8—10%。有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律师,他在叙及南卡罗来纳的议会(立法议会)时说:“我们的确有一个议会。但它代表什么人呢?代表工人、技工、手工业者、小农、佣工或富裕农民吗?不。它如果不



新英格兰的一种公开刑罚:把犯人枷在柱上示众

完全是，也主要是代表富有的种植场主”^①。

在大西洋中部及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内，与贵族地主一并参加管理的，还有商人、船主、手工工场主。

在各殖民地，耕田一般是用包上铁皮的木犁，用犍牛来拉。收割粮食通常是用镰刀。很少使用肥料。他们先砍下树木，把树枝烧去，但树桩不掘出，就在烧过的树桩之间播种。土地地力耗尽时，就移到新的地方去。农民通常耕作自己所有的土地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处女森林或休耕地。

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东部地区森林密布。移民者用原木搭盖小屋。房屋的取暖是“按黑人的方式”。小屋一般只有一个房间，但如果有几个，则冬季只有一个烧火取暖的。照明用的是松脂，光线黯淡。移民者和他的家人，穿的是土织麻布的内衣和衣服。

^① 参看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1949年莫斯科版，第40页。这话在别的方面也值得注意：它说到 Фермер, Землепашец 和 йомен。根据该书上下文，Землепашец 是指佣工，Фермер 是指小私有主或佃户，йомен 是指富裕农民。

在大城市如波士顿或费城，商人住的是两层或三层的砖屋，用的家具、马车和马，都是从英国订购的，穿的是进口的丝呢。

南方的富有的种植场主，在收割后便把种植场的产品运往英国。沿海地区的种植场主，在建造他们的庄园时，总要使那从英国来的船只可以沿河驶到尽可能靠近种植场房屋的地方。

宗教在各殖民地发生很大的作用。殖民地的法律，并无任何地方规定一个人必须加入某一教会，但是，事实上加入教会是强制的。

美洲有许多教派。可是，在北部及中部各殖民地，清教的独立支派占有统治地位。它的每个教会都自行选举主持人：即自己的长老（长老会由此得名）。这个教派——组合会（出自拉丁文 *Congregatio*——组合）十六世纪时起于英国，由移民者输入美洲。

组合会的拥护者认为，每个教会应自行决定自己的事情。最初组合会派教徒反对设立独立的牧师，但在十八世纪时，他们当中已有一些教会领袖分裂出来，这些人同时领导了教堂的组织。

罗得岛的情形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其他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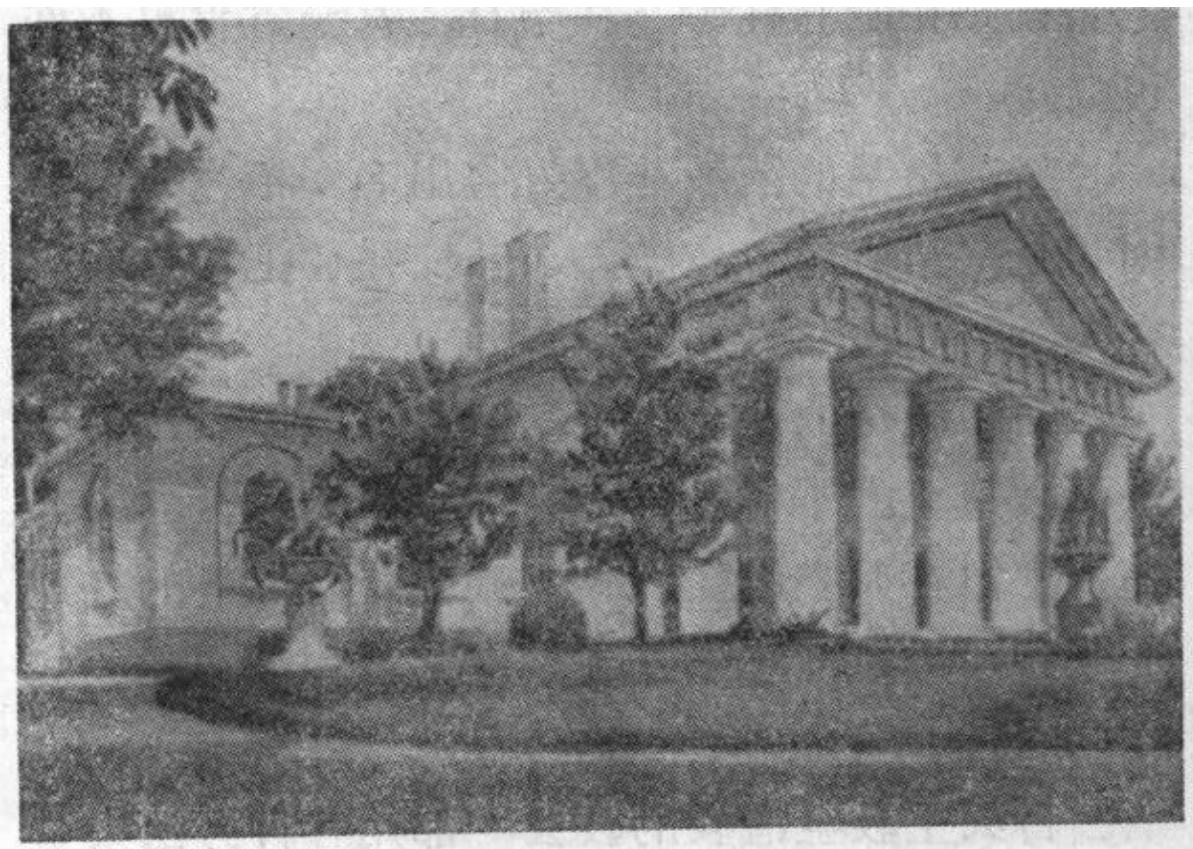
在罗得岛内，浸信会教徒居于优势。

在维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马里兰，英国的圣公会占有统治地位；但马里兰有许多天主教徒，维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则有教友派和浸信会。

在宾夕法尼亚、德拉瓦尔及新泽西，新教徒占多数，但那里也有浸信会教徒。

纽约的教会和教派非常复杂。那里有美洲的各种教派。

北部及中部殖民地居民的清教的思想体系，



维吉尼亚富有种植场主的住宅图

和在英国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是对立的。在南方的社会生活中，贵族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

革命前各殖民地有八个专门学校(高等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传教士和教会执事。

在各殖民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人人有上教堂的义务。礼拜节日(从星期六太阳落山后直至星期日晚)应用之于祈祷和宗教的默念。星期日在街上聚谈非宗教的事，则处刑甚至被枷示众，即被带上头枷站在耻辱柱旁。在节日，甚至煮食也不许可。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好客出名。不过，他们因为是很节俭的人，在客人走时，往往把账单交给客人，要他付账。

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演戏被当作罪过的娱乐而被禁止。不仅跳舞，就是玩球也被教会视为坏事。但在天主教徒和教友派教徒占优势的查尔斯顿和费城，却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和爱迪生的戏剧。

自天主教至清教的教会，都用各种方法来赞许、支持和鼓励去肃清印第安人和剥削黑奴。罗

马教皇内阁曾正式宣布印第安人不是人，因之，曾长期发生过一项争论，即是否可以允许印第安人参加圣餐。

北美殖民地的各个教会及教派的代表们都开导黑人说，他们应执行主人的一切要求，为主人工作，以取悦上帝；即令主人虐待他们，他们也要忍受，因为对于主人的一切罪过，上帝将会在来世处罚他们。如果黑人不好好地工作，将来要堕入地狱，在那里会受到可怕的永久的折磨。

美利坚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过程 在北美英国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不同民族成分的殖民者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北美民族。

北美东部殖民地（大西洋沿岸）的最初住民，主要是由英国人、荷兰人、瑞典人组成的。如果说，十七世纪时到殖民地去的主要是英国移民，那么，在十八世纪时，涌入北美的殖民者洪流，几乎都是来自西欧和中欧各国。

法国自 1685 年废除南特敕令后，有许多胡格诺教徒前往美洲，特别是去南卡罗来纳和纽约。

法国人主要居住在各荷兰殖民地和德拉瓦

尔,那里也有瑞典居民。十八世纪时,南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的德国居民增加得很迅速,而到宾夕法尼亚来的德国人尤多。1775年时,宾夕法尼亚约有十万德国人,约占该殖民地居民的三分之一。

来到宾夕法尼亚的,还有许多破产农民,即所谓爱尔兰的苏格兰人,这些是居住在北爱尔兰——奥斯特尔的苏格兰人。

在爱尔兰,因为经济衰落和经常的饥荒,促使爱尔兰人移往美洲。移居美洲的爱尔兰人有好几万人,而奥斯特尔的居民移居美洲者约居其半。来自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多数定居于自宾夕法尼亚至乔治亚各殖民地的西部偏远地区。

殖民地的英国居民大多数是契约奴。被强迫以及自愿移居美洲殖民地的囚犯和负债的贫民,有好几万人。但是,到十七世纪末叶,黑奴的数量已大大地超过了契约奴的人数。例如,在典型的蓄奴州南卡罗来纳,1708年时,有白奴一百二十人,黑奴四千人,和印第安人奴隶一千四百人。据估计,英国各殖民地的黑奴在1714年时为六万人,1760年时为三十一万人,1775年时约五十万人。

欧洲各国的移民,到独立战争之时,他们在美

利坚民族形成中所占的比较地位,可从 1790 年美国第一次人口调查资料的分析数字中得到一个概念。

1790 年时,除印第安人及黑人外,美国人口按民族成分来说,其分配约如下述: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占 67.5%,爱尔兰人占 9.4%,苏格兰人占 8%,德国人占 7.9%,丹麦人占 3.3%,法国人占 2.4%,其他占 1.5%。

我们说的是北美民族的形成,因为在独立战争以前,在不列颠帝国的疆界内,与英国资本主义并存的,一个新的美国资本主义也开始同时成熟;到后来,后者由于美国人民在资产阶级和部分种植场主的政治领导下的革命斗争,通过革命的途径而仿佛从英国资本主义“发芽生殖”出来。

如众所周知,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北美人彼此交往大部分操英语。英语是主要的、而且日益占优势的语言。1774 年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集会时,是用英语讨论的,会议的文件也是用英语写成并公布的。1776 年通过的独立宣言,也是用英语写的。

但是，尽管北美英国殖民地和英国本部的居民言语相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未组成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斯大林写道：“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上，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①

民族性格是每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某种特征，它不仅表现于民族的服式或该民族已形成的各种建筑住宅方式，而且表现于该民族在一定历史情况和精神文化下所产生的性格特征。

列宁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民族中有两个民族，因之，尽管具有为全民族所特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文化上仍有互相矛盾的特征。在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92—293页。

美利坚人的民族性格中，也可以看出互相矛盾的特征来。美国人民大众以刻苦耐劳、实事求是、精明干练和习尚朴素见称，而其统治阶级的主要特色，则为醉心利润。

北美英国殖民地到独立战争时，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语言已经形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之下，美利坚人自己的民族性格的特征也产生出来了。但应该注意的是，民族的发展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联带关系的。斯大林曾经指出：“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①

北美英国殖民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到了独立战争时，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各殖民地已必须挣脱对宗主国的殖民地依赖性的束缚，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到这时候，各殖民地间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已有一定的共同性。在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的行程中，一个独立的国家——合众国建立起来了，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共同性因而加强了。1774—1783年的美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00—301页。

国资产阶级革命，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迄独立战争时，美利坚民族文化已开始在各殖民地形成。此时，美洲殖民地产生了第一个杰出的美利坚学者，同时又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大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富兰克林是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在家庭中排行十五(家里共有十七个孩子)，经过严酷的生活锻炼。他曾一度在他哥哥开设的印刷所工作。在十八世纪时，“印刷工”既是排字工，又是印刷工，有时还同时是著者和编者。富兰克林由自学而获得丰富渊博的知识。

富兰克林于1728年在费城组织了“共读社”或“皮套子俱乐部”，这是一个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自学小组。后来的美国哲学会就是从“共读社”产生出来的。

富兰克林和罗蒙诺索夫一样，也作过电的试验。他还研究过造船的理论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见解，后来曾受到马克思的很高的评价。

富兰克林开办过印刷所，组织过美洲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医院、大学(高等学校)，并任董事会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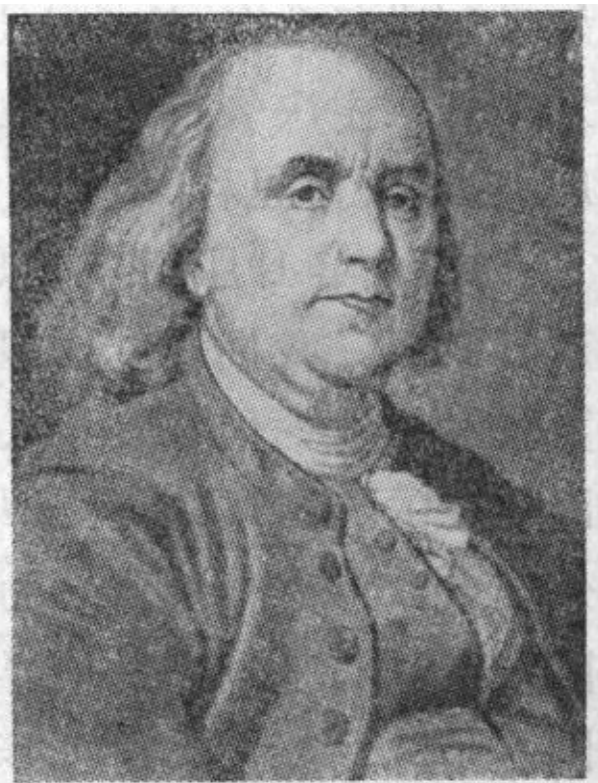
“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比金钱还宝贵，它是生活的内容”，富兰克林常常一再重复这句话。他特别强调说，“金钱可以产生子孙”，而金钱的“后代”能产生更多的子孙。

富兰克林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思想家，拥护有产者的统治。

富兰克林是那已形成的美利坚民族的自觉意识的一个表达者。

富兰克林反对英国国教和天主教。但他并不反对宗教。

富兰克林的政治见解的特点是，他一方面对



A cursive signature of Benjamin Franklin, written in black ink. The signature is highly stylized and elegant, with a large, decorative flourish at the end.

富兰克林像。下面是他的签名

奴隶制进行斗争,认为它是很危险的,一方面又认为和奴隶主决裂将更为危险。他对英国政府的态度,也以妥协见称。

1956年1月17日,是富兰克林的二百五十周年诞辰。我们不禁要想到这位杰出学者的进步主张和事业。他曾宣布人民和民族主权的原则,而现在的美国反动集团,却认为这原则是非美的。外交家富兰克林所依靠的是英法的进步的社会集团,在英国,是以查丹伯爵^①为首的自由党;在法国,是波马塞及其他进步的资产阶级代表。独立战争时,他在巴黎任大陆会议的外交代表,和拉法夷特取得联系,并赞成他赴美参加独立战争。

帝国主义者把富兰克林的科学应为人类服务的遗训置之脑后,竭力把科学广泛地利用于破坏和毁灭的目的。

1754年英法战争期间,在富兰克林参加下,北部及大西洋中部殖民地代表曾在阿尔巴尼(属纽约殖民地)集会,制定了一个各殖民地仅在形式

^① 查丹伯爵(Earl of Chatham),即老庇特(William Pitt)。
——译者注

上隶属英国下的同盟方案。

但这一方案为英国政府所反对，各殖民地遂仍隶属于英国。

维吉尼亚人杰斐逊也是美利坚民族自觉意识的表达者。杰斐逊曾提出废止奴隶制的要求，指摘英王及其美洲政权的专横。就其哲学见解而言，杰斐逊接近于感觉论派，即以感觉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这种学说的主张者；但他并非唯物论者，他承认上帝的存在。在独立战争以前，他主要是知名于其本乡维吉尼亚。

美洲除民族问题外，还存在着种族问题。和已形成的美利坚民族一并居住于美国领土上的，有印第安人和黑人，他们都处于被压迫和无权的地位。

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具有种族压迫的性质。对黑人的压迫，在当时也具有这同样的性质。

印第安人和黑人均有其种族特征。但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都未使他们形成一个特别的民族。和种族主义者的种种谎言相反，种族并无“优等”与“劣等”之分；属于各个种族——黑人、印第安人、白人及其他的各民族，其发展阶段仅决之于

其发展的历史条件。

美洲最早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处于原始公社制度的不同阶段——从游牧狩猎者的氏族制度至从事农业者所建立的部落联盟。

那些幸免于完全消灭而残留下来的部落，其后来的发展，是沿着形成单独的印第安人少数民族的路线进行的。

在美国建国时期，黑人也并未自成为一个民族。但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步产生了使黑人形成民族的条件。

在 1861—1865 年内战之后，在黑人从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之后，黑人大部分变成了工人、雇农、谷物分成制的佃农，而资产阶级也开始从黑人中间发展出来，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在这时候，亦即当黑人居民已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黑人问题乃变成了一个民族问题。但是，黑人转变为民族的先决条件，在奴隶制时期便已经形成了。种植场中的共同劳动使黑人互相接近：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即英语。

在种植场奴隶制条件下，黑人多数集中于南部各州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黑人地

带”^①。现在大部分的黑人还住在这些地区。

奴隶主的长期而史无前例的残酷压迫，经常引起黑人对奴隶制度的坚决斗争，这种斗争一再以大规模起义的形式表现出来。黑人由于这样的压迫，终于产生了民族性格的共同特征。

如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的美国，黑人民族之发展，是在无权和种族压迫的情形下进行的。

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斗争的种种事实，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事实表明了一点，即在北美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上，还在十八世纪时，已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向：一个是作为英国附庸的殖民地的发展趋向，一个是进一步形成自己本身的民族经济的趋向，即殖民地同时走向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

各殖民地尽管彼此情况不同，五光十色，甚至内部利益互相矛盾，但在阿尔巴尼代表会议若干年之后，它们便联合起来，并展开了共同的斗争，以期从英国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① 即 Black Belt，通常指南卡罗来纳、乔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一带。——译者注

第二章

北美独立战争和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

英国和殖民地间冲突的开始(1761—1764年)

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把独立战争描绘作好象是由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爱好自由所引起的斗争，而否认这个斗争的经济原因，把这个斗争的前提条件仅仅归结到美国人之希望取得各殖民地的共同宪法。这种见解，是把美国历史的实质归结到被视为与宪政实践无关的宪政制度史去。持此种见解的，十九世纪时有班克罗夫特、莫特利及其学派，二十世纪时，则有詹姆逊、安德鲁斯等等。

著名历史学家俾尔德、霍克特、老许莱星格及其他“经济学派”的拥护者，则对事件采取另一种解释：他们一方面承认北美英国殖民地与宗主国间所爆发的冲突有其经济基础，一方面又用种种

方法掩盖英美两阵营中其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抹杀十八世纪美国革命史的阶级面貌。例如，俾尔德就干脆地说，北美在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没有资产阶级。

根据事实去逐步探究独立战争的进程，以指出阶级矛盾不仅表现于北美的辉格党人对托利党人的斗争中，而且是这两个阵营所固有的东西，特别是揭露存在于已诞生的独立的美国资本主义内部那些不可调和的对抗矛盾底发展趋向，这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北美英国各殖民地之为脱离宗主国而斗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要求摆脱宗主国对殖民地工商业发展所加的种种限制。

1749年曾游历美洲的瑞典旅行家卡尔姆写道：“英国各殖民地的财富和人口事实上增加得那么快，它们不久即将和英国竞争。为了维护宗主国的贸易和富强，英国便禁止各殖民地开设那些会跟英国竞争的手工工场。除了少数规定的地方外，各殖民地不得在不列颠领土外贸易，外国人也不得和美洲各殖民地贸易。诸如此类的限制多得很。”

在十八世纪的文献中，特别是从1750年起，可以找到许多禁止在殖民地设立手工工场和制铁厂的法案。在殖民地范围内的贸易，也受到各式各样的束缚。不过，这些限制殖民地工商业活动自由的各种法律，在长时期内很少遵行或压根儿未被遵守。可是，迄七年战争结束后，随着英国本国内部反动的加强，对美洲各殖民地的压制也加强起来了。

1761年，英国政府责成美洲法院颁发所谓《协助令状》，其目的在对走私行为进行斗争。根据该项令状，在税吏为破获走私贸易而对任何堆栈、任何店铺、任何家宅进行搜查时，一切居民均应予以协助。然而，颇大部分的贸易仍以走私方法进行，避开英国政府所设定之限制。而在殖民地人民心目中，亦不以走私一事为耻。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签名于独立宣言者，即走私富商约翰·韩柯克。

当英国政府颁布了那责成居民协助缉查私货的法令时，萨拉姆及波士顿的商人们延请詹姆士·奥蒂斯为他们的辩护人，诉诸殖民地最高法院。奥蒂斯在法庭上宣称，英国国会所通过对各殖民地的课税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因为英国国会中

并没有殖民地人民自己的代表。

事实上当时还很少有人想到要脱离英国。然而，反对向殖民地人民征税，以及反对那些对殖民地发展工商业和自治所加的各种束缚和限制的斗争，却发展成为争取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争取各殖民地的国家独立的斗争。

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机器生产在英国国内出现并开始扩大。这大大加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野心，不但要为英国的商业，而且还要为英国的工业消除竞争的可能性。

此外，还加上了宗主国与各殖民地之间因财政问题所引起的各种摩擦。

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国债迄 1763 年时已从五万三千镑增至十四万镑^①。因此之故，便打主意向殖民地征税，以弥补那刚结束的长期战争的支出。

但是，如果把英国和它那以农业人口居多的美洲各殖民地间的一切冲突，均归之于工商业的竞争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土地问题也具有

^① 作者此处所引数字恐误，应为自七千万镑增至一亿四千万镑。——译者注

重大的作用。殖民地各界人民的利益，跟英王的殖民政策和土地政策已处于尖锐矛盾的地位。

1763年，英王下令禁止殖民地人民移居阿列干尼山以西的地区。英国政府颁布此项命令的目的，乃在于维护那些跟印第安人进行一本万利的毛皮贸易的英国商人，并阻止殖民地的自由佃户离开大地主的土地迁居到西部去，借以加强美洲的大地主的地位，使他们能永远征收“固定地租”。

乔治三世的诏令，激起了北部和中部大西洋岸各殖民地劳动人民的义愤，他们非常想移居到西部土地上去；同时又引起了土地投机者的不满，因为他们也很想去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

这个禁令还侵犯到南部种植场奴隶主们的利益。掠夺式的种植场经营很快就使地力耗竭。到十八世纪末，旧日的“烟草”地区——维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及若干其他邻近各地——的土地已经耗竭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种植场主在若干地方不得不把奴隶出售，停止种植场的经营。种植场经营遭到严重的、长期的危机。种植场主想占领新的肥沃土地的愿望愈强烈，他们对那阻挠西部殖民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愈加不满。

那些反对西部殖民禁令的各种抗议，可以在独立战争的各项主要文件中找到。毫无疑问，那与各旧殖民地的土地关系相关联的西部土地问题，曾对殖民地脱离英国这件事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在“美利坚协会”（1774年）的著名文件中，就抱怨魁北克省辖境之扩充，抱怨该地之设立由天主教会所操纵的专制政府，以及抱怨因此而发生的对不列颠臣民向该处广大领土移殖之各种障碍。毫无疑问，独立宣言中所谓“人人生而有生存、自由及获得与享有财产的天赋权利”，也兼指美洲殖民地人民对土地、尤其是对西部土地的“天赋权利”。

农民抗议向英国贵族地主缴纳“固定”地租一事，在美国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1766年，纽约曾发生佃农起义，他们拒绝交租。五百名参加起义的农民来到纽约城，跟起义的城市下层群众联合起来。

尤其剧烈的，是北卡罗来纳的安顺斯及奥兰治两郡英王直辖地的农民及佃户暴动。1768年，农民曾为着行动一致而组织起来，并自称为“平等

派分子”。他们把自己不满的理由归结为下述主要几点：“固定地租，土地法令弊漏百出，捐税不均，纸币不足，法庭败坏，宗教偏狭”。“平等派分子”打破监狱，把那些因负债而被拘禁的农民释放出来。1769年，有五千名起义者把官吏的住宅予以捣毁，这些官吏是负责征收那些农民认为非法的捐税的。

1771年5月，起义者与总督所动员的政府军队曾发生决定性的冲突。阿拉曼斯一役，农民及佃农被杀死者达三十人，而被掳去者达二百人。起义的首领们均被处死。1768—1771年的农民运动，被认为是美国革命首次的阶级大会战。

乔治三世的政府不顾殖民地方面的不满，仍继续采取压制它们的政策。

反对印花税法的斗争（1765—1766年） 1764年，英国国会禁止各殖民地发行纸币。这个法律特别损害到负债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利益，他们经常缺乏通货。翌年，即1765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印花税法。对每一份买卖单据，每一份凭证、合同，每一份报纸，每一份大学文凭、学校的毕业证书，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殖民地人民在其经济及文化

活动几乎每走一步，都要抽取几便士到几镑的印花税。

为答复印花税的施行，各殖民地发动了各种集会，在会上发表了许多反对英国专横的煽动性的演说。征收印花税的官吏们被涂上臭油，再粘上羽毛。成群的普通平民闯进他们的屋里，把税吏的家私什物和印花税票一起烧掉。有时则在税吏的住宅前，搭起一座绞刑架，把一个假人吊在上面，以为笑乐。诚然，这个被吊在绞刑架上的，并不是税吏本人，而是他的替身。

1765年，在纽约召开了各殖民地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只有经过殖民地人民的同意，或经过他们的代表们的同意，才能向他们征税。这样一来，征税问题便获得了政治的意义，即各殖民地的政权问题的意义。大会宣布抵制英货。于是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便穿起自制的粗布衣服，拿深红色的叶子泡茶饮。妇女们摒弃不用那些丝绸衣裳和丝带。

1765年的大会，即所谓“反印花税法大会”，乃是继1643年及1754年后在联合美洲各殖民地方面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与此同时，首先在纽约及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其后又在其他地方，开始出现

了一些激进的团体；这些团体是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之下、由手工业者和农民组成的。这种团体称为“自由之子社”。纽约和康涅狄克的“自由之子社”，则彼此联合起来。

麻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的这种类似组织，也准备加入在一块。

由于抵制英货，与伦敦间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伦敦的商人们于是向下议院提出请愿书，诉说因贸易减少而致大亏其本的苦处。商人们吁请废除印花税法，国会遂于1766年将该法废止。

1766年印花税法的废除，使到各殖民地内革命形势的形成为之延缓了一些时候，并使那早经着手的把各地“自由之子社”联合起来的问题，也为之而消散。

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1767—1774年） 不过，英国政府在废止印花税法的时候，却特别重申它有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权力。1767年6月，国会即已颁布一项条例，此条例因其起草人财政大臣唐森德而得名^①。根据该项条例，凡从英国输入

^① 即所谓唐森德条例(The Townshend Acts)。——译者注

北美殖民地之工业制品,如玻璃、纸张以及茶叶和其他物品等,均须征收间接税。唐森德条例立刻引起了新的愤慨和反对。如果说,1765年至1766年反对印花税法的运动,是殖民地拒不奉命的初次严重爆发,那末,从1767年起,就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几乎是毫不间断的零星起义,而最后则融合为殖民地的总起义。

富兰克林(他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大政治活动家之一)于印花税法废止前曾被邀列席英国下议院以备谘询,当时他对强迫殖民地人民纳税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作过如下的答复:“如果把军队派去,准备用武力强制执行法律的话,他们在那儿碰不到革命,也会成为革命的原因。”

可是,英国政府恰恰走上了富兰克林所危乎言之的那条道路。

1768年,英国对美洲各殖民地的税务工作进行了改组并予以加强。在1768年以前,每年税务方面的支出为九千镑,而关税的收入不过二千镑(即亏空七千镑);但经过改组之后,在1768年至1774年间,每年税务方面的支出自九千镑增至一万三千镑,而关税的收入同时却由二千镑增至三

万镑，亦即此时在关税方面每年已有一万七千镑的净收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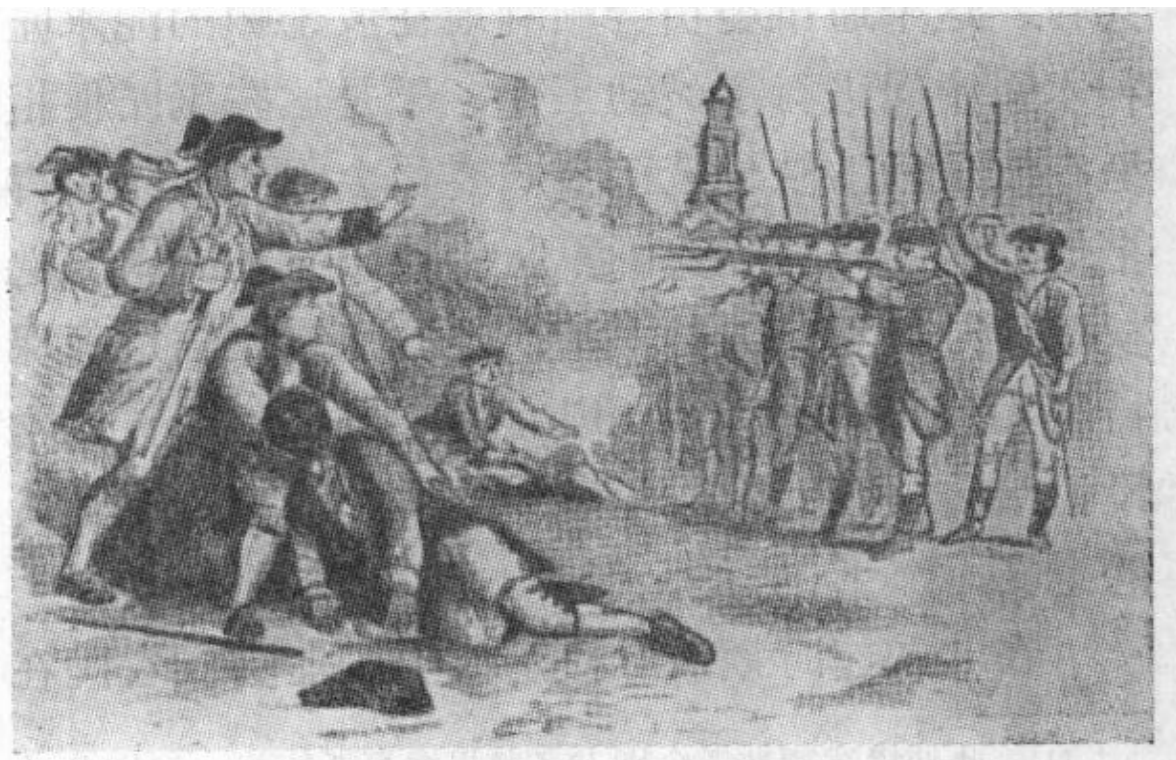
还在 1767 年间，英国政府为消除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及种植场主对英国行政当局施以压力的机会起见，曾向麻萨诸塞殖民地提出：不必由当地议会逐年批准总督的薪俸及英国行政人员的职级，而须为他们确定固定的工资。麻萨诸塞则于 1768 年初向各殖民地发出通告信 (The Circular Letter)，抗议英国的要求，以为答复。英国殖民地事务部长希尔斯波洛爵士乃向麻萨诸塞总督波那特提出，要他令殖民地代议机构——议会——把信收回来，如不遵办，则下令将该议会解散。波那特于是不得不将它宣布解散。但是，那“被解散了的议会”却仍然继续开会议事。

1768 年夏，希尔斯波洛爵士于接到州长波那特的紧急报告后，便派了两团军队前往波士顿。由于英军的到达而召开的全城大会，假称印第安人袭击，号召居民准备武器严阵以待。这样，与殖民地的英国行政当局同时存在的，还出现了一个以全城大会为代表的新的、自行建立的政权。

1769 年，在当地立法议会代表华盛顿、杰斐

逊、裴特列克·亨利的参加之下，维吉尼亚组织了一个抵制付税英货的协会。在其他各殖民地也出现了同样的团体。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之下，1770年3月便发生了所谓“波士顿惨案”。此事起于一些原在税关前玩耍着的儿童，他们转而把雪球向站岗的英兵掷去。于是有一大堆人集拢起来看热闹。英兵乃向他们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这次“波士顿惨案”的牺牲者是：克里斯普·阿塔克斯，一个曾从他主人那里逃跑出来的黑人水手；塞末尔·格莱，装卸



1770年波士顿英军扫射群众图

工人；科德威尔，见习水手；裴特列克·卡尔，手工工人；斯丹·马维列克，木工学徒^①。由全城群众大会所推举的代表团，要求总督把军队从殖民地撤退。总督被迫让步，把军队撤往城外，移驻到一个附近的岛屿上。

“波士顿惨案”以后，各殖民地建立政治组织的工作加紧进行。英国法律原禁止成立其活动范围扩及殖民地全部的政治团体，但新英格兰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却回避了该项法律：他们成立了波士顿通讯委员会（更确切地说，是“联络委员会”）。这个通讯委员会顺利地 在波士顿的泥水匠和木匠中间进行了鼓动工作，于是这些工匠便拒绝在波士顿地峡构筑工事。委员会强制商人不得把他们的船只载运英国军队。委员会还要求普选权（男子）。它与其他各殖民地首先是维吉尼亚保持联系。1773年3月，以亨利和杰斐逊为首的常设通讯委员会在维吉尼亚成立，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其初起时期，作坊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

^① 此处惨案牺牲者个别人名曾根据福斯特著《美国历史中的黑人》1954年英文版，第45—46页校正。——译者注



独立战争初起时新英格兰农民奋起抗英图

各通讯委员会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富商和种植场主很快就把他们推到末位。

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是各式各样的。有些主要干情报工作，是隶属于议会(各殖民地按选举资格选出的代表机构)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其他一些则很快就具有地方政权机关的性质。在若干殖民地中，如麻萨诸塞，于1774年就有了将近八十个的通讯委员会。及后各地的自治机关制度虽非完全一致，但大多数的委员会在后来都改组为“安全委员会”。

英国国会力图强迫殖民地人民交纳未经他们同意的课税，乃采取了一项狡猾的办法：凡输入美洲的茶叶，一律免付较高的进口税，只抽取小额的税项。国会以为，殖民地各界人民是经不起买到廉价茶叶的引诱的。可是，殖民地人民却干脆停止饮用进口的茶叶。

1773年12月，波士顿商人说动当地公民向茶船进行袭击，并把船上价值一万八千英镑的茶叶倾入海底。为答复这次所谓“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政府于1774年春宣布将港口封闭，停止贸易。

麻萨诸塞殖民地及其首邑波士顿被剥夺了设立民选机构的权利。此外，英王还下令禁止新英格兰居民在纽芬兰海滩一带捕鱼，此举使三万人陷于失业，使殖民地的居民没有鱼吃，并破坏了殖民地一项重要的经济部门即渔业、及西印度群岛的渔业市场。

同年，即1774年，英国政府还颁布了魁北克法案。根据该项法案，承认天主教为加拿大大部分居民的宗教，扩充魁北克的边界，把俄亥俄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划归魁北克。这样一来，便人为地扩大了那既无代议机构、又为天主教所统

治的殖民地的疆土。这一法案与维吉尼亚、麻萨诸塞和康涅狄克对西北部土地的欲望相抵触，并引起了新英格兰的长老会教徒极端不满。汤玛斯·盖治将军被任命为麻萨诸塞的军事民政总督兼殖民地皇军总司令，奉命执行该项法案。

封闭波士顿港口的法令，应自1774年6月1日起生效。维吉尼亚众议院宣布该日为哀悼、斋戒、祈祷的日子。总督便将它解散。为答复总督这一行动，一部分议员集合起来并草拟了一份宣言，建议召开大陆会议，即大陆上所有各英属殖民地的代表大会。当时他们还希望加拿大也加入到反对英国的起义殖民地这方面来（仅西印度群岛的英属殖民地未包括在内）。

所有各省除乔治亚外，均选出了参加大陆会议的自己代表。除两三处殖民地的代表系由当地议会选出者外，其余各殖民地的代表，都是由代表大会^①选出的。代表大会是一种新的代表机构，

^① 从前英国把国会的非常会议称为代表大会(Convent)，还在它正式成为建制前，即已采取了这个名称。会议(Congress)初时系指各个独立国家的使节集会而言。在各殖民地里，则于各殖民地争取自己独立的斗争开始前，都把各殖民地全权代表的集会称为会议(Congress)。

其成立并不严格遵照按选举资格选出代表的规程,并有前此未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们参加选举。不过,大陆会议的成员仍是富商、银行家、种植场主及大奴隶主,当中还有许多律师。

美洲那些富有的和显贵的、贵族的、保守的分子,极力想跟英国妥协。而殖民地各界居民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只有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取得独立。激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领导了殖民地的人民群众。

城外各地的民军(义勇队)到处开始受军事训练。各通讯委员会也着手储备武器和弹药。塞末尔·阿丹姆斯担任了麻萨诸塞各通讯委员会的领导角色,号召向英国斗争。他是当地众议院的议员,记者出身,跟有产阶级有密切联系。

到1774年时,革命的形势已经在英属美洲各殖民地内形成了。“下层”已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上层”已不能保持原来的地位。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农民、手工业者、手工工场和做零工的工人、水手以及革命的资产阶级,而后者则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

运动，同时又是摆脱英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压迫的解放运动。

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年） 1774年9月5日，大陆会议在费城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五十五人。在大陆会议的成员中，多数是主张采取“合法”行动的人们，和主张在对殖民地施行特殊的宪政体制的条件下与英国保持联系的人们。

维吉尼亚的裴顿·伦道尔夫当选为主席，他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场主，接近温和派。约瑟夫·贾洛威曾提出了一项调和的计划，即设立一个大陆国会，作为英国行政当局与各殖民地之间的中间环节。贾洛威的提议只差一票，没有被通过。贾洛威自己曾经这样说过，投票赞成他的计划的，是那些“在美洲拥有极大财产，立意效忠”的人们。反对他的计划的，是共和派分子、拥护组合教会或长老会的分子，以及欠有英国商人债务的人或他们自称为“破产者”的那班人。

乔治·华盛顿(1732—1799年)是从温和派分子中间崛起的人物。他是维吉尼亚一个富有的种植场奴隶主的儿子。在青年时代，他受过的教育



华盛顿(胡敦所作的半身像)

不多，但后来弥补了这个缺陷。从1748年起，他曾在维吉尼亚做过三年的政府土地测量员，并借土地投机发了财。华盛顿本人拥有很多奴隶。在1754年至1758年间，他参加过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军事行动。

战争结束后，华盛顿住在维吉尼亚维尔农山的自己庄园里。他是殖民地的大富翁之一。1774年，维吉尼亚选他为大陆会议的代表。当独立战争开始时，华盛顿统率了那些起来反对英国殖民地压迫的各殖民地的军队，这使他得跻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之列。他曾表现了很大的英勇气魄，并曾为胜利事业献出了全部力量。

华盛顿曾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和统帅。但华盛顿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特别表现在：他在政治方面极力主张一个保存着奴隶制度和限制选举

的共和国，并且他在后来把人民运动镇压了下去。

大陆会议的会期共七周，即从 1774 年 9 月 5 日至 10 月 26 日。会议的绝大多数都表示反对跟宗主国决裂。

大陆会议草拟了好几份致英王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以尊敬而坚定的口吻向英王请求，或者毋宁说是要求：在没有得到殖民地代表同意之前，不要向殖民地征税。会议向殖民地人民提出抵制英货，并为此而设立了“美洲英属殖民地联合会”。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于作出各项决议之后，即各自回家，决定在半年后应重新举行会议，盖此时英国的答复将可送达美洲各殖民地。

可是，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的冲突，却迅即转为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的开始 1775 年 4 月 19 日晚，英国的盖治将军从波士顿派出两个团队共一千七百人，前往附近的康克得，去夺取那里的大炮、辎重、火药、子弹和面粉——一言以蔽之，即通讯委员会所建立的秘密仓库里的一切东西。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兵，于暮色苍茫中以整齐的步伐向康克得推进。不难想象，有些人曾经把部队调动的消息报

知居民。警钟响起来了，枪声鸣起来了——这是警报的信号。通讯委员会的侦探长波尔·勒威尔（以首饰匠为业），把英军行动的情形通知了居民。在来克星顿镇附近的路上，英军队伍于短短战斗之后，即将当地民军——“突击队”驱散（突击队是通讯委员会所组成的地方民军，它的成员应于接到警报后在数分钟内做好准备）^①。看来英军仿佛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在来克星顿破坏了三尊大炮的枢轴，并毁坏了好些新式炮车。他们把四轮车的轮子烧掉，把火药和面粉抛入河里。

盖治早就奉到把塞末尔·阿丹姆斯和韩柯克两人——这个秘密仓库的组织者——逮捕起来，并把他们解送英国审讯的命令。可是，阿丹姆斯并没有被捉到，他事先曾接到通知，便逃跑了。韩柯克也未找到。

英军在归途中，殖民地人民的义勇队从丛林背后，从房子背后向他们扫射。于是英军便放火烧房子。

此时游击队加紧攻击，英军的撤退乃一变而

^① “突击队”这个名词是意译，其原文是“Minutemen”，直译是“一分钟人”或“一分钟队队员”，义如上。——译者注

为四散奔逃。他们共被击毙六十五人，被击伤一百八十人；而美军总共只损失了五十人，负伤的还要少。

美洲殖民地人民的首次成功，应归功于他们所运用的革命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的诸要素，是他们从印第安人和边疆前线移民那里摹仿过来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这种战术是散兵战斗的战术，是武装的人民斗争的战术，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和在法国革命战争中都曾广泛地应用过。

恩格斯写道：“起义者的队伍……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象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不象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以线式队形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见又不能接近的敌人所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份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83页。

在波士顿附近，殖民地人民组成了一个兵营，并名之为“自由营”。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从麻萨诸塞及其他各殖民地来加入这个兵营，于是波士顿不久即为两万美军所包围起来。

当纽约接到康克得和来克星顿事件的消息时，作坊工人、小店主、手工业者把市内的军火库予以占领，并且把六百支毛瑟枪分发给各人，组成了志愿兵团，任命了市政当局，还把税关和两艘载有供应物资的英国船夺取过来。

第二届大陆会议于原定日期、即1775年5月10日开幕，它象第一届大陆会议一样，是由有产阶级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会议的六十六名代表中，有七个商人，六个医生，五个富裕的农场主，二十五个律师。不过，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第二届大陆会议在主要政治问题上采取了较坚决的立场：在会议中有许多是主张跟英国决裂的分子。

杰斐逊曾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汤玛斯·杰斐逊(1743—1826年)生于维吉尼亚西部一个种植场奴隶主的家庭中，受过法学教育，干过若干时候的律师工作，并曾在蒙提些罗他自己的地产上经营过。

杰斐逊是一个主张信仰自由的人，是洛克的天赋人权说的拥护者。他曾在本州提出过废除奴隶制，虽然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还主张把西部土地无偿分配，并废除那为奴隶主和北部大地主所重视的长子继承制^①。杰斐逊认为，一个由小私有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组成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他曾长时期坚持反对在美洲建立大工业，并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一种“不幸”，必须予以“防止”。杰斐逊在极力主张小私有制时，没有看出从小私有制中是会不断成长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来的。农民之移居到西部去，只能稍为阻滞他们中间的资本主义分化，却绝不能消灭这种分化。

杰斐逊在客观上赞成美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赞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这些都是为农场主和资本家企业主所代表的，因此客观上他是一个拥护尽可能地更迅速而深刻地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人。

在解决基本问题即殖民地独立问题上，杰斐逊是以革命方法行动的。后来他成为资产阶级民

^① 长子继承制，即土地所有权必须转交给家庭内同辈中的年长者。此法源于封建时代，其目的在巩固大土地所有制。

主派的改良主义者，成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此时的美国资产阶级已进入与奴隶主结成长期的联盟，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

1775年6月15日，根据新英格兰代表的提议，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

1775年6月17日，还在华盛顿抵达军中之前，民军在波士顿附近的山岗上（般克山下）曾胜利地击退了波士顿守军的进攻。其他地区也开始了军事行动。在军事行动的进程中，美国人民把各个殖民地的民军建立为正规军队。

民军 在波士顿附近的殖民地军队，是由散漫的民军队伍组成的。华盛顿受任了指挥它们的职务。当时军营中呈现极为五光十色和毫无秩序的状态。那些长满胡子、晒得漆黑的新英格兰清教徒，跟那些从西部移民前来的义勇队和那些用羽毛装饰着的印第安人雇佣部队杂在一起，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从马枪、猎枪、到系在腰带上的剑和弯形的短刀，应有尽有。这些印第安人中的一部分曾信奉基督教，并曾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民军中服务过。连队和团队的指挥官，并不是依他们的军事知识来选拔的，而是按他们在教

区内所受的尊敬来选定的；教区在新英格兰内乃是社会和国家的基层组织。在若干城市中，其团队指挥官员的选拔，则经由全体居民所决定。每个团队包括三个至二十三个连队，而连队的人数亦参差甚大。

火药是按每份少许来分发的。当时火药很少。为着要取得铅来制造子弹，便把屋顶上的铅片和百叶窗下的铅锭拆下来锯开。每个士兵在领得一块铅片之后，便按着自己枪膛口径的大小来自行熔铸子弹。

士兵们马上就学会用纸做成一种象子弹壳般的纸筒，把火药倒进里面并放上弹丸，这就是他们的子弹。这样能使射击的速度加快。在缺乏铅的时候，就把钉子和碎铁射出去。

不久之后，华盛顿便收集得五十尊的铁炮和铜炮，其中一部分是从英军那里卤获过来的。他开始注意到那位勇敢的铁匠纳散那尔·格林，并引为亲信。当时格林在波士顿率领着罗得岛的民军。他后来成为副总司令。

即使在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之后，殖民地内还有很多人，尤其是有产阶层的代表们，依然希望跟

宗主国和解。美洲的农民认为，跟英国的冲突是由于英王的总督们和将军们的不正当行动所引起的。每天早晨，殖民地军队还是先在营盘里为英王祈祷，然后农民才去对英军作战。

各殖民地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托利党人与辉格党人 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同时也就是在殖民地内部反对英国贵族的阶级斗争。

在各殖民地本身，当地居民中间有许多托利党人，当时那儿是把亲英分子称为托利党人的。在个别时期内，美洲殖民地人民自身对起义者的打击，远较英军为甚。奸细、托利党人的颠覆活动以及殖民地人民队伍内部反英分子辉格党人的变节，增加了殖民地起义人民斗争的困难。例如，副总司令李将军就是暗藏的英国坐探，而这是过了八十年后偶然在档案里找出来的一封信中发现的。

请看 1779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对托利党人嘴脸的描写：

“谁挑拨起这次战争？——托利党人。谁叫英国恶霸使用那些在文明民族中间闻所未闻的方法来进行这次战争？——托利党人。谁鼓动那些荒

漠的野蛮人站到敌人的旗帜之下？——托利党人。谁拒绝使用这些货币，当它们跟硬币具有同等价值，而且上面还画有英王的圣像？——托利党人。谁跟敌人通讯背叛祖国？——托利党人。谁每天给敌人送情报？——托利党人。谁阻碍我们队伍的补充？——托利党人。谁劝阻人们去参军？——托利党人。谁劝诱参军的人们开小差？——托利党人。谁予逃兵以容身之所？——托利党人。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谁渴望我们失败，渴望我们成为奴隶，成为砍柴挑水的人？——托利党人。”

美国的托利和辉格都不是正式组成的政党。它们没有纲领、党章和党组织。通常把那些凡是站到这方面或那方面参加斗争的人，均称之为托利党人（“效忠派”）及辉格党人（“革命派”）。各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大陆会议和殖民地军队统帅部，是辉格党人的主要组织中心。

亲英分子即托利党人，是那些领有英王所颁的土地执照的贵族地主，或是那些向贵族买到了土地并经英王授予该地地权的那班人。此外，在托利党人的队伍里，还有特权商人、南部各殖民地一些富有的种植场主、主持英国圣公会教堂的僧

侣以及英王任命的法官和官吏。托利党人聚集在英军司令部和参谋部的周围，而他们的仆从则在殖民地人民的后方进行破坏活动。

在整个战争期间，有三万至五万的效忠派分子去帮英国人的忙。此外，站在效忠派方面作战的印第安人，要比站在辉格党方面的多得多。当战争结束时，迁居到加拿大和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效忠派分子，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共有十万人。

效忠派分子的主要根据地是纽约、新泽西和乔治亚。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也很有势力。

辉格党人所依据的地区，是麻萨诸塞和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马里兰、维吉尼亚、以及大部分的西部殖民地。在有些地方，商人们分成两个阵营，但在新英格兰，则他们一致向英国人进行斗争。

农民是辉格党的基本力量，他们要求土地，特别是要有自由到西部土地上去垦殖的权利。还有手工工场的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即那些受英国行政当局压迫痛苦最深的各阶层，都跟着辉格党人走。领导辉格党人的，是美洲

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走私富商韩柯克在辉格党中居于显要地位。银行家和商人摩里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

在辉格党人中,也有一部分南部的种植场主,这主要是来自维吉尼亚方面。该处由于地力耗竭的结果,奴隶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危机,因而该处的种植场主对英王禁止移民西部一举尤为不满。

在美洲各殖民地进行独立战争的年代中,内部的斗争异常尖锐。各地通讯委员会把那些跟殖民地人民作战或在后方从事破坏活动的托利党人的土地,予以没收。为托利党人的怠工行为和破坏活动所激怒的居民,冲入当地富人即亲英分子的住宅,跟他们算账。人民群众坚决地去制止托利党人的破坏活动。

欧洲许多先进人士都声援独立战争——拉法夷特侯爵,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伯爵,柯舒斯科等,都从欧洲来到美洲参加反英战争。

二十三岁的拉法夷特侯爵自己出资备了一条船,取名为“胜利号”,率同志愿人员不顾国王的禁令前往美洲。

远征加拿大 摆在起义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

之一，就是要把那广阔的和在战略上很重要的加拿大夺取过来。他们希望凭靠加拿大的法国人，来把英国人从加拿大赶走，并消除英国人威胁着殖民地的北方根据地。

1775年5月，厄丹·艾伦带领着由维尔蒙移民组成的农民队伍，即所谓“青山队”（法文 *vermont* 即青山之意），向加拿大进行袭击，并“奉耶和华上帝和大陆会议之命”把皇冠点和提康德罗加两个要塞攻下^①，此役还夺得了多门大炮，而这正是当时美军为着要把英军逐出波士顿所急需的东西。1775年11月，大陆会议所派遣由蒙哥马利率领的大批部队，攻占了蒙得利耳。可是，对美洲最坚强的堡垒魁北克的围攻，并未得手。1776年元旦夜间，雨雪交加，此时围攻部队中许多战士的

^① 按 1775年5月10日侵晨，艾伦(Ethan Allen)率青山队员(Green Mountain Boys)八十余人突袭提康德罗加要塞，守军仓皇不知所措，惊问“何来”？艾伦大喝：“奉耶和华上帝和大陆会议之命”！要塞司令官知无法抵抗，乃降。语本此。又皇冠点要塞(Crown Point)亦于同日为青山队另一首领华纳(Seth Warner)率队所攻占。参阅费斯克著《美国革命》(J. Fisk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91年版，第1卷，第131页。——译者注

服役期限即将届满,蒙哥马利阵亡,其部队亦旋告撤退。

虽然如此,此次攻势对美军来说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效果的,加拿大的居民诚然没有举行起义。他们一般地对那扩充魁北克省疆土的1774年魁北克法案表示满意;加之,魁北克的居民又恐怕美国人对宗教会采取偏狭态度。不过,对加拿大的远征,在表面上看来虽然是失败的,却是美国人在战略方面很大的成功。英国人唯恐失掉加拿大,在两年间把派赴美洲的军队的半数调往加拿大。

殖民地之脱离英国。独立宣言(1776年)

1776年,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许多殖民地各自宣布为“自由、独立和自主的国家”。在战争进程中,各州当局曾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康涅狄克,州政府曾于1776年规定产品的固定价格及固定工资。所有中部和北部各殖民地亦均采取同样的措施,并对产品的分配实行管制。大陆会议中的许多代表,均为那些主张跟英国完全决裂的新代表所替代。在1776年的大陆会议上,各殖民地都已以独立自主国家即州的资格出席。

1776年初,汤玛斯·裴因的小册子《常识》出

版了，这本书曾在短期内就销行了几十万册。裴因在书内写道：

“辩论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应该用武器——这最后的手段——来解决争议。”他表达了殖民地人民群众和军队士兵们的情绪，他们要求拒绝与英国政府妥协并跟它彻底决裂。

1776年6月7日，以杰斐逊为首的维吉尼亚州代表团提出了各殖民地脱离英国的决议案。

当时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脱离英国的宣言，即独立宣言。杰斐逊、阿丹姆斯、富兰克林、薛尔曼、李文士顿诸人，均参加该委员会。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

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消息传出之后，人民群众的热情更加高涨。人们在街道上、在广场上到处宣读宣言全文，通宵燃炬鸣炮敲钟，以示庆祝。

在杰斐逊所起草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共同宣言》中说：

“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予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有生存、自由及谋求幸福

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变更或废除政府,这是人民的权利。”^①

人民主权这种思想的正式宣布,具有重大的进步历史意义。在表述该项学说的措词中,固然包含有上帝创造人类和“天赋”人权这些不正确的原理。可是,人民本身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思想,即已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独立宣言的进步意义还在于,它宣布了对殖民地压迫者及封建关系残余进行斗争。不过,并不是宣言中的一切思想都曾见诸实行;其中好些思想,包括它的中心思想即人民政权的思想,只不过是形式上说说而已。要知道,具有意义的,不仅是一项学说的内容,而且还有它的实际解释及其应用。关于人民本身应该是政权的泉源这种思想,早在中世纪时即曾屡次宣布过——在英国封建国会中的喀尔文派分子曾宣布过,跟专制君主斗争的法国封建主也曾

^① 这里的引文最后两句是节略。原文是:“……谋求幸福的权利。为着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在人们中间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候成为这些目的的破坏物时,人民的权利便是变更它或废除它,并成立一个……的新政府……”。——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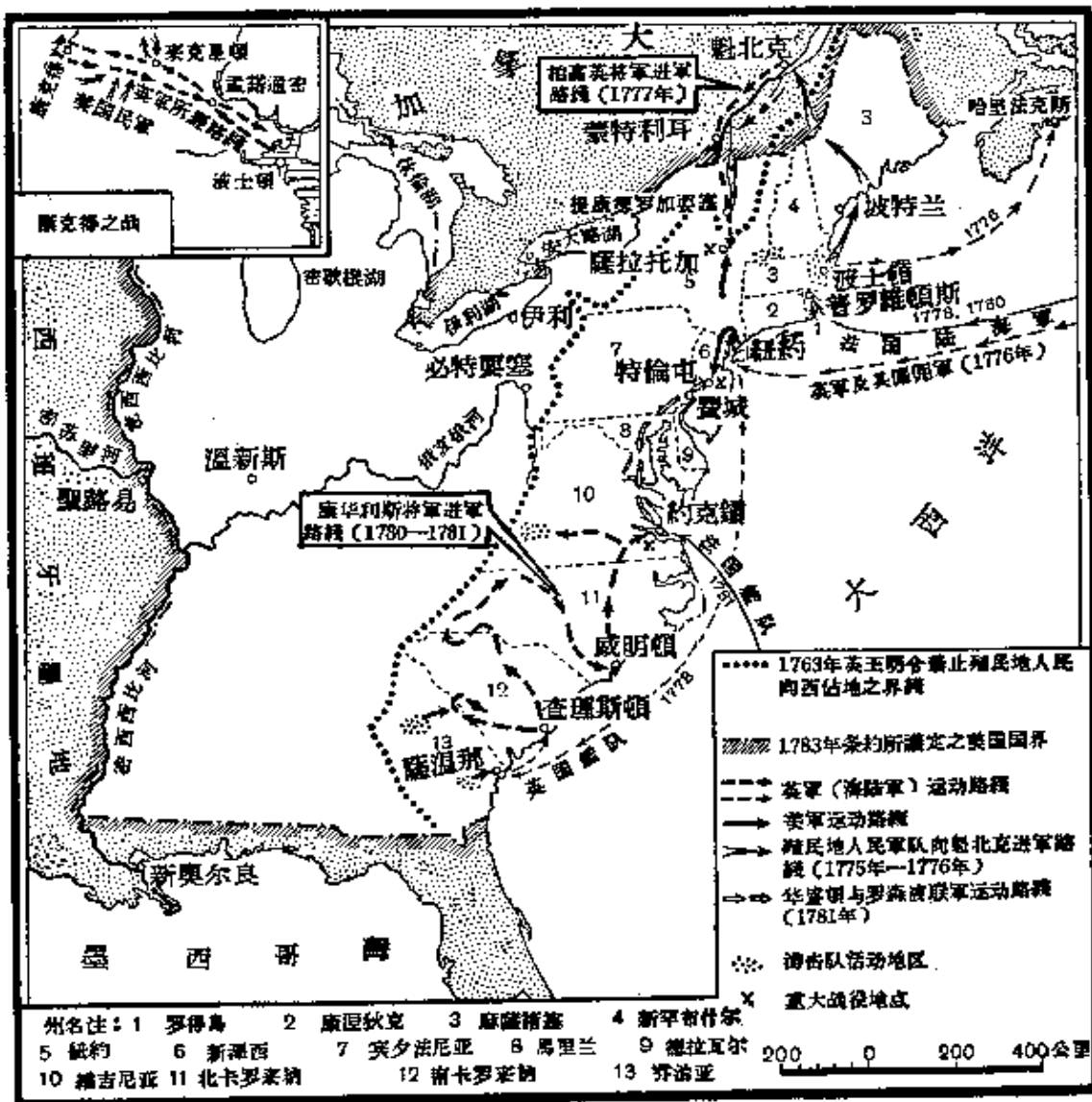
宣布过。人民主权的思想原是人民运动的产物，不过在中世纪时，这种思想通常为市民阶级的代表者、更多的是为封建贵族所宣布，他们说：“人民就是我们。”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那些要求普选权（虽然只是男子的普选权，且把雇佣劳动者不算在选民之列）的平等派也曾提出过这种学说。稍后，洛克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均曾提出过人民主权的思想。可是，不管在英国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提出这种思想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人民政权（即使是诚心诚意地这样说），其所指的是，人民就是我们，即资产阶级。

独立宣言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这是历史上头一次把人民政权的原则在全国性的正式文件中表述出来，虽说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之下。

在独立宣言中，宣布了每一个人均有“生存、自由与谋求幸福”的权利。在较早的维吉尼亚宣言内，“自由与谋求幸福”等词中间曾有“财产”一词。虽然该词在全美宣言中曾被删掉，但毫无疑问，私有财产权之被保存下来，则是不言而喻的。如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哲学家关于“天赋”人权的学说，

事实上是宣布资产阶级统治的永恒权利。

这样一来,人民主权的进步学说,即人民为政权的泉源及其所有者这一进步学说,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中,便被用来确立和支持资产阶级的独裁。



9. 独立战争形势图(1775—1783年)(按原图译制)

凡是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一小撮私有主垄断生产资料的地方，那儿的人民群众便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那儿便没有真正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绝不是人民的政权。当工厂、制造厂和土地的所有权均属于资产阶级的时候，那么，国家事务的支配权力也就落在他们的手中。在资本主义之下，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

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头一个理论，即所谓人民主权(事实上乃是资产阶级主权)说，是在人民群众的巨大积极性的环境之中，而在资产阶级与种植场奴隶主的政治领导之下出现的。在杰斐逊起草的宣言初稿内，原有谴责奴隶制的条文。但奴隶制南部的代表们声称：如保留该项条文，则南部诸州将停止对英作战。于是关于奴隶制这一项就被删掉了。虽然宣言中也说到，一切人们生来就是平等的，但共和国存在的最初一百年间，仍然保留着最野蛮、最残暴可耻的奴隶制度。

人民主权说是在美国正式宣布了；但在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页。

中，这种主张对黑奴、印第安人、妇女及无产大众事实上却未兑现。后来美国的奴隶主一再利用人民主权说来为自己谋利益，他们极力设法使得1781年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把奴隶制保存了下来。此后，奴隶主便硬说，美国之存在奴隶制度，仿佛是根据民意的。

1850年，在“移居者”的人民“主权”这种借口下，那些占地者、奴隶主曾要求在新的“地区”上和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所组成的各个新州内允许奴隶制存在。1860年，奴隶主在发动叛乱并以残酷的恐怖手段实行退出联邦时，曾求助于人民主权说，而以“州权说”出之，他们当时还引证过杰斐逊的说法。这样一来，在美国资产阶级奴隶主的民主的条件之下，人民主权说曾被人民群众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同时也曾被资产阶级所利用，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不但借直接暴力的方法、而且还借对人民群众予以思想意识上的影响的方法来维持其阶级政权。不过，人民主权的口号，尽管曾被资产阶级生意佬和奴隶主利用来欺骗人民群众，但它却具有进步的内容——它不仅历史上曾作为对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进

行斗争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武器，而且在新的条件之下，即在目前，也还具有进步的内容。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由于这个制度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人民主权作为一种人民有权决定其自己命运的思想来说，它是进步的。人民主权的思想所以是进步的，还在于它否认资产阶级有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

目前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人民主权的思想即使在事实上作极有限的采用，也还是对美国垄断资本家不利的。我们都亲眼看见，人民主权的思想——这个美国民族历史上的进步传统，斐因、杰斐逊、富兰克林、约翰·阿丹姆斯以及十八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其他活动家所表述出来的这种人民思想——是怎样为美国反动的政治家们宣布为“非美的”东西。

在独立宣言通过后至 1860 年以前这几十年间，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与奴隶主的斗争中曾得到发展；可是，此一时期内在人民群众——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压力下所进行的这种斗争，通常是以资产阶级跟奴隶主的某种妥协来解决的。

各州宪法。美国第一部宪法：《美利坚合众国邦联条例》(1781年) 在1775至1778年间，所有各州均制定有自己的宪法。在大多数的州内，这些宪法都是由立法议会所制订和批准的。麻萨诸塞州的宪法，则是由特别召集的代表大会所制订，而由人民投票所批准的。

所有各州宪法均冠以独立宣言或权利宣言。

虽然所有各州宪法均承认政权来自人民，但所有各州都实行选举上的财产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富兰克林也认为，只有对那些有产者，才能赋予选举的权利。

宾夕法尼亚的财产资格是最低的，该州的选民必须是纳税人。不过，这部宾夕法尼亚宪法还规定，享有被选举权者，须是那些“以英明和良善著称”的人。这种含含糊糊的定义，便为选举时撤销不惬意人选大开方便之门。

维吉尼亚宪法所分配给州内各部居民的代表名额，至不平衡。1790年时，有五个郡各有白人居民一万二千人，内以农民为主；另有五个沿海的郡平均各有一千四百个居民；但它们派赴州立法议会的代表数目，却完全一样——即每郡两人。这

是由于奴隶主的最大种植场均分布在沿海各郡的缘故。

在维吉尼亚,杰斐逊、麦迪逊和麦逊曾领导反对代役租和长子继承权、反对禁止均分遗产的斗争,并达到了通过各项有关法律的目的。此外,在维吉尼亚,还实行了政教分离,和禁止输入奴隶。

根据南卡罗来纳的宪法,拥有财产二千镑的人,才能当选为参议员;而州长则须拥有一万镑的财产。

1777年,大陆会议制订了合众国的第一部宪法,名为《邦联条例》,于1781年为各州所批准。

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之下,1777年的资产阶级宪法规定了一院制。根据该宪法,美国不设总统,虽说当时的军队总司令拥有很大的权力。

但该宪法保存了各州的财产资格和奴隶制,而对于印第安人所受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对于雇佣劳动所受的残酷剥削,则置之不理。

1779年时,费城曾发生海员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当时这次罢工为武力所镇压下去,而参加罢工者则被关进监狱。

在《邦联条例》施行期间,1785年4月14日的

《纽约协报》曾发表一项宣言，宣言内说：“咬文嚼字的律师们，有钱的商人们和高贵的地主们，他们在议院内经常拥有自己的辩护人。”有一篇短评的作者曾质问：为什么“最可敬的作坊工人和车夫”的利益，不能由他们本阶级的人来代表，即由那些将会坚持工人要求的人来代表呢？其次还说到，“有钱有势的人们不断团结自己的力量，来欺负那些贫弱无告的人们”。

根据宪法，各州有权规定入口税及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包括战舰在内。邦联议会无权签订对外贸易条约及规定关税税率。为解决重大的共同问题如宪法、财政、战争、媾和及其他问题等起见，须经十三州中九个州的同意。总的国库是由各州自认的纳款所构成，而各州则有权自行发行纸币。各州经邦联议会许可甚至有权宣战。此项权利实际上为各州向西部及印第安人的土地进行武力扩张大开方便之门。邦联议会的主席只能通过各州当局来行使行政权力。

对各个州来说，邦联议会只是一个谘询机构。它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仅在下述两种场合之下，邦联议会才能发布带有强制性的命令：第一种是

为军队缝制衣服,第二种是关于次要的财政问题。

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中央权力之如何不集中,及其威信之如何低微,可以从下述的事实看出来:当时需要举借外债,大陆会议曾向法国政府申借,法国政府同意付款,但不交给大陆会议,而径交总司令华盛顿。

《邦联条例》通过之后,美利坚合众国便成为一个中央权力甚为微弱、由保持相当高度独立的各州所组成的国家。

全美军队的建立与 1775 至 1777 年的战事
各州的民军毫无纪律,他们只是准备来保卫自己的本土,而且征召服役的期限又很短。仅仅凭靠这些军队,是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因此之故,建立一支常备的、正规的全美军队,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1776年1月1日,大陆会议决定实行第一次募集兵员。会议是按自愿的原则和用摊派的方法把军队编组起来的。按照摊派的方法,各州的民军应达到规定的人数。对应募者曾一度以货币支给薪饷。后来则服役人员均领得货币及实物给养,惟因货币不足,官兵曾多年不支薪。在奴隶制的

维吉尼亚州，则答应于战争结束时，每个士兵发给一个十岁至三十岁的壮健黑奴，否则发给六十镑的金币或银币以代替黑奴。

正如美国的全部居民一样，军队按其民族成分来说至为五光十色，它是由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犹太人等等所组成的。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即那一部分成年男子的居民曾被吸收到军队中来。

大陆会议作战委员会的主持人约翰·阿丹姆斯曾经断言，战争期间在殖民地的每三个居民当中，有一个是拥护独立的，第二个是反对独立的，第三个则是采取中立态度的。我们曾说过，战前美洲殖民地共有二百五十万人口，其中有五十万是黑人。可是，华盛顿的军队，除掉游击队不算外，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超过二万二千人的；而冬季期间，尤其是战争的最后几年内，他的军队消散了，其战斗人员的数目曾降至四、五千人。

若干印第安人部落曾站在殖民地人民方面作战。在美军队伍中（各地民军不算）参加战斗的黑人有好几千。华盛顿初时曾禁止征召黑人入伍，但在1776至1777年间几次惨败之后，不得不同

意那在罗得岛所组成的黑人团队，当时对参加团队的奴隶曾许以自由。1780年，康涅狄克和纽约均成立黑人团队，并对凡服役满三年的黑奴许以自由。在其他若干州内，亦均成立有该项团队。

有若干经华盛顿签署的文件，可以证实黑人所表现的忠勇气概。

一个麻萨诸塞的黑人兵士萨林谟·蒲耳，在般克山战役中“表明了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军官和一个头等的兵士”。这是在十四个军官写给大陆会议的报告中所提到的^①。

麻萨诸塞的黑人妇女第波拉·甘涅特曾改化男装，在麻萨诸塞第四团作战达十七个月之久。

1781年，在纽约州迎击英军进攻的一个黑人部队，曾作战阵亡至最后一人。黑人显出了他们是忘我的爱国志士。当时黑人认为，他们是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为资产阶

^① 按十四个军官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黑人英雄萨林谟·蒲耳(Salem Poore)，系于萨温那及查理斯顿两役建有殊勋，而般克山一役之黑人英雄则为另一人，名彼得·萨林谟(Peter Salem)，此处作者误作一人。可参看福斯特著：《美国历史中的黑人》，英文本，纽约1954年版，第47页(W. Z. Foster: «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

——译者注

级温和派的活动家和种植场主所领导的大陆会议，便把允许黑人入伍一举视为万不得已的战时措施，并极力设法限制军队中的黑人数目，因为他们害怕把武器交给奴隶。

独立战争期间，黑人从自己的主人那里逃跑出来的情形更加盛行。在密迩战场的地区，逃跑事件带有大规模的性质，于是奴隶主便力图把黑人移至内地。

逃跑出来的黑人曾组成好些队伍，去袭击种植场主。1779年，有一支由五十个黑人组成的队伍在新泽西州活动，参加该队伍者还有几个白人贫民。诸如此类的事情层出不穷。1781年，在波士顿曾发现一次分布甚广的黑人密谋，内有一个白人参加，他是一个爱尔兰人。最大规模的黑人密谋之一，是1775年在北卡罗来纳所发生的那一次。此次密谋活动曾波及三郡之广。好几百白人立刻武装起来，把黑人捉住，他们一部分被处死，其他则被关进牢里并用鞭子来拷打。不过，黑人的起义都是没有组织的，并带有偶然突发的性质。

1775年3月，殖民地人民取得了第一次的重大军事胜利——把英军逐出波士顿。

1776年夏，英军的实力加强了。英国政府把一支雇佣军队派往加拿大，这支雇佣军队是英政府从德意志各公国，主要是从黑森雇佣来的。根据英政府与黑森-卡塞尔的伯爵所签订的合同，曾有一万二千名兵士受雇。每名兵士支饷三十克郎，一个军团的经费为四十五万克郎。不过大部分的英军并非在前线作战，而是在加拿大，在各驻防地点担负边防警戒任务。

在历时八年的战争中，派往美洲的英军共九万人，其中有三万是德国人。此外，还有三万至五万的当地效忠派分子，以及个别的印第安人部落，特别是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印第安人部落，来支持他们。

迄英军退出波士顿时，局势有如下述：华盛顿估计到纽约方面效忠派分子的力量，并洞悉英军主力可能向该地推进，于是他便把颇大部分的军队亦调往该处。华盛顿认为必须特别加强纽约的防御，这并且是从政治方面来着眼的，因为他知道该州有许多亲英分子。英军统帅部打算不但凭靠纽约方面那些以跟英国有一大宗贸易的纽约商人为首的亲英分子的支持，并且还打算凭靠北卡罗来

纳方面“效忠派分子”的支持，后者业于距威明顿不远处建立了武装力量。不过，这支效忠派分子的队伍却被当地民军击溃了。

对北卡罗来纳效忠派分子所施的严重打击，迫使开抵该处的英军放弃登陆的企图。威明顿港口原甚便于登陆行动，英军既然不得逞，乃不得不另选地点在南部登陆，此即南卡罗来纳的首邑查理斯顿，该处港口则极不便于登陆行动。而且，还在华盛顿的正规军队抵达之前，当地居民即已在查理斯顿港湾入口地峡处筑就莫尔特利要塞，架起大炮。

当英军远征队船舰企图开入港口时，要塞立予开炮迎击，英军遂未能在南卡罗来纳实行登陆。

英军总司令辉格党人盖治将军（据说他暗中同情起义的殖民地人民）乃决定，不必急于前往南部平定各殖民地，而转趋北部，在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一地停留了四个月，说是等待英国调来的援军。此举诚对美军有利。这样一来，盖治的延宕不进，遂使美军得以准备对付中部各殖民地的敌人，该处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准备防御工作上表现了极大的毅力及顽强性，并对暗藏的和公开的

亲英分子展开了斗争。当英军握有制海权时，他们曾在若干场合下得以占领预定的沿海据点，但未能深入内地。华盛顿的正规军队阻断了英军的通路，而民军的部队及游击队则予英军以强有力的打击。

可是，形势已经表明，尽管经种种准备，华盛顿还未拥有足以在任何殖民地内进行军事行动的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当英军进抵纽约时，华盛顿的军队几乎未加抵抗即狼狈后撤。纽约于1776年9月为英军所占领，直至战争结束前仍为英军在美洲的主要基地。华盛顿极力设法想根除其士兵的无纪律性，而同时又担心他们的革命创造性会高涨起来，于是他试图在美军中采用普鲁士式的线形战术和棍棒纪律，并为此而起用了七年战争的参加者普鲁士将军施图本男爵。然而，华盛顿此举只是阻碍了美国人民在新的革命战术的基础上建立军队这一事业的创造性，华盛顿的阶级局限性于此表现出来了。

在纽约，尽管当地有许多跟英国保持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商人，效忠派声势浩大，但英军进攻该州腹地的企图，均于农民民军参加的情况下为殖

民地人民所顺利击退。

在毗邻的新泽西州，效忠派分子在居民中间亦拥有势力。房子上钉着一块块的红布，这是同情英国人的记号（英国人穿红礼服）。不管在纽约也好，在新泽西也好，华盛顿都不能进行招募入伍的工作。他决定走去邻近的宾夕法尼亚招募军队。1776年腊月雪夜，华盛顿攻占英军及德籍雇佣军所防守的特伦屯城，此次胜利对他在宾夕法尼亚进行招募工作大有帮助。

在反英战争进程中，美国的海军舰队亦已开始建立。独立战争时突出的一点是，美国人曾广泛地应用武装商船。那些由商人企业主们所装备的所谓私掠船，既是一种武装力量，同时又是从事贸易的工具。

私掠船（“the privateers”）^①是殖民地起义人民的海军舰队的基本力量，这是一种半海盗式的船只。那些原属私人所有的商船，由业主把它们武装起来，加入美国舰队，因而取得掠夺敌方即英国人的商船的权利。这种私掠船的数目，在整个

① 英文 private 即私有之意。

战争期间曾达到二千艘之多，它们按照做生意的原则来进行活动，向老板们提供巨额的利润。

美国的正规舰队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整个战争期间依然是配备不全的，因为军官们和水手们都宁愿受雇于私掠船，他们在那里可以分享那些由于掠夺敌方船只而得来的利润。

美国海军舰队的出现，是在1775年殖民地人民对英军所占据的波士顿实施封锁的时候。当时为了封锁波士顿，曾把若干艘小渔船装备起来。有一艘以大陆会议一位议员“李”的名字命名的小划子，成功地劫夺了一艘英国的两桅帆船“南赛号”，船内装满着价值甚大的军事供应品和武器——两千支枪、三十一吨的步枪子弹、火药桶等等，当时殖民地的起义军队正是非常缺乏武器的时候。

几乎与此同时，大陆会议在与英属加拿大交界的张普伦湖内修造战舰。

起义殖民地的正式舰队，是于1775年10月13日由大陆会议的决议所设置的。

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海军指挥官当中，船长保尔·琼斯最负盛名。

约翰·保尔(1747—1792年)出生于苏格兰,在独立战争前不久化名为琼斯来到美国。他早前是在一艘做奴隶买卖的船上航海的。

保尔·琼斯被编为大陆会议的海军军官,并在好几次跟英国人的冲突中,主要是在劫夺“捕获品”即悬挂敌旗的商船这件事中卓著劳绩。

琼斯于被派往法国后,在该处借富兰克林之介得受命统率巡洋舰“朗杰尔号”,并驾该舰从事远征英国内海。

圣玛利岛是萧基尔克爵士的财产,琼斯知道这位爵士,因为琼斯的叔父曾经做过他的园丁。当驶近该岛的时候,琼斯和他的手下对爵士的未设防的别墅进行袭击,指望把他俘获。

据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因为萧基尔克不在堡内,所以琼斯的手下捉不到他,便把他所收藏的贵重的家用银器餐具通通搬走。

后来琼斯有好几次跟个别的英国战舰交战,也取得了胜利。

陆军的行动在独立战争中是决定性的。独立战争中很重要的一次战役,同时又是美军的首次大捷,发生于1777年。当时柏高英将军率领英军

七千人由加拿大向纽约推进。英军这一计划是殖民地事务部部长杰尔曼爵士想出来的。他决定把华盛顿的军队跟新英格兰切断，而在纽约或新泽西把华盛顿击溃，该两地效忠派分子均甚有势力。根据杰尔曼爵士的计划，郝将军原应自纽约出击，以接应由北部向南推进的柏高英将军。可是，杰尔曼当时急于在星期六那一天离开伦敦前往他的近郊别墅，却忘掉用快信把命令下达给郝将军。

不过，主要的是，杰尔曼和柏高英都没有估计到作战的政治方面因素。沿着新英格兰边界缓缓推进的柏高英兵团（当时柏高英还派了部队到那里去“恫吓”当地居民），激发了新英格兰各州的民军立即动员起来。民军总数达二万人，从新英格兰来协助华盛顿所派出由南向北迎击柏高英的军队。柏高英乃被优势的美军所包围，而于1777年10月17日率军五千余人在萨拉托加投降。

但是，美军的处境依然还是很艰苦的。仅在萨拉托加一役几天之前，英军占领了当时合众国的首都费城。华盛顿乃布营于距费城三十公里靠近宾夕法尼亚的佛即谷冶铁场的地方。衣衫褴褛、饥饿困乏的军队，不得不忍受着严冬的灾难。光

着脚的兵士，在雪地上留下血的足迹。纪律废弛了。当时华盛顿写道：“投机分子和各式各样的受贿分子、交易场经纪等毁灭着我们的事业。”

1778年12月23日，他又写道：“我完全相信，如果不改进军粮处的工作，军队就必然陷于这样的情况：弟兄们或饿死，或将被消灭，或四散逃命。”

华盛顿还透露，在前天他就不能派出自己饥饿疲惫的士兵去迎击进攻的敌人，而他只是经过很大的困难后，才把那危险的哗变镇压下来。华盛顿有二千八百名的战士，亦即超过他的军队半数，由于缺乏鞋子和衣服而离开了队伍。

这是战争的紧急关头。大陆会议内华盛顿的反对派加强了活动。那些不满于华盛顿保守态度的新英格兰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那些如康威将军之类的冒险分子，彼此联合起来反对华盛顿。康威不久后即被清洗出军队。

欧洲方面则焦急地等待着英军巨大攻势结局的消息。

英国驻巴黎大使斯托蒙爵士不待柏高英的攻势结果有确息，即行遍访驻巴黎的各国使节，并拜

会法国的外交部长，以便先期散布英军大获全胜的消息。可是，那位经常坚决地驳斥斯托蒙的宣传的富兰克林，一接获美军胜利的急讯，立即把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通知法国政府及外交使团，其中包括俄国大使巴拉钦斯基侯爵。

英国的远征兵团在萨拉托加吃了败仗之后，英政府首相诺尔士爵士匆忙向国会提出废除在殖民地征收茶叶税及其他间接税的法案，开放波士顿港口通商的法案，恢复麻萨诸塞原日特许状的法案，以及赦免起义参加者的法案。乔治三世派出的特命全权代表团来到美洲，到费城以图进行谈判。可是，和解谈判的时机早已过去了。大陆会议坚决地拒绝跟英王的使节发生关系。

法国(1778年)、西班牙(1779年)、荷兰(1781年)的参战 英军在萨拉托加的败绩，是对那已经成熟的国际局势的转变所给予的最后一次推动。英国的主要竞争者法国力图利用英国的困难局面，并报复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于1778年跟美国签订了同盟及贸易条约，并且力图削弱自己的宿敌英国，乃对英国宣战。

西班牙的殖民地经常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

亦于翌年跟法国联合起来。战争从美洲扩及西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及欧洲。西班牙人把英国在地中海的关键阵地直布罗陀包围起来。法国人则着手大规模作战，以期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第一流的法国舰队及相当大量的军队被派往西印度群岛，来帮助美洲各殖民地。

西班牙人在美洲对英军发动了顺利的进攻。在法西联合舰队面前显得孤立的英国，丧失了它的海上优势；而美洲方面战争的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转移。

“武装中立联盟”(1780年) 从北美独立战争头一年开始，在外交界方面便已产生了关于俄国对美洲新政府的关系问题。英王乔治三世曾向俄国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请求派出两万俄国士兵，来镇压北美方面英王臣民的起义。乔治三世曾在德意志诸国招募了好几万德意志人，预计也可得到俄国士兵来干这件事。英王为此给俄国女皇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然而，叶卡德林娜二世却很少有可能去帮助这位尊贵的来信人，即使她愿意这样做。

叶卡德林娜以断然拒绝来答复（同样是用极

恳切而客气的措辞)。在她给自己一位女友的私人信件中，叶卡德林娜在措辞上就不感到拘束了。她对英王这位人物的评价充满了嘲讽的语句，而对于独立战争的态度方面，她说俄国很了解美洲事件的情况，俄国对于英国殖民地管理的性质，并未产生过任何幻想。

叶卡德林娜二世写道：“英王是一位最优秀的公民，一位善良的丈夫、父亲、兄弟。这样的人，对于姐妹的死，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她是一文不值；而且，我准备打个赌，失掉一个姐妹，比起他的军队在美洲的战败来，前者所给他的悲痛会更为大些。你知道，甚至连他的可爱的臣民，也常常因他而受累的。”其次，叶卡德林娜表达了这个信念，即美洲将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便会脱离欧洲。在此次拒绝的各种动机之中，叶卡德林娜二世还提及当时俄国内部的局势。这是此次拒绝的基本原因之一。我们记得，当1775年时，俄国刚结束了以布加乔夫为首的强大的人民运动，这是十八世纪末一系列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头一次。

俄罗斯人民丝毫没有这种意图，即在遥远的美洲为恢复一小撮的英国贵族和垄断商人在该处

的殖民地统治而流血。

这样一来，俄国政府对美洲起义的首次重大行动，是于美国人有利的。俄国之宣布“武装中立”，与俄国政府所倡议的“中立联盟”之同时于1780年成立，具有不是较小的、而也许是更大的意义。俄国所宣布的保障中立国跟交战国通商机会(武器及军事储备除外)的原则，乃是极有利于美国的。在此之前不久，美国曾从加入反英战争的法国和西班牙方面得到支援。武装中立的宣布，便在外交上彻底地把英国孤立起来，并击破了它在海上的威力。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俄国曾予美国以支持。美国方面也了解到这一点。美国大陆会议当时还未与俄国建有外交关系，即已通过法国驻彼得堡代办维拉克侯爵向俄国政府致送了一份咨文。美国宣称它将参加武装中立，虽然美利坚共和国并不是一个中立国，而是一个交战国。大陆会议主席塞末尔·汉亭顿在1780年10月致彼得堡的咨文内知会说，大陆会议已命令按照武装中立宣言的各项原则着手起草一项训令，以指示美国舰队各指挥人员；而对美国各驻外使节，亦经提示须按该项原则行事。汉亭顿于结尾处写道：

“大陆会议希望，附件内所述及的以及有关此一重大事件的种种见解和措施，将尽可能迅速地通知我们伟大而高贵的盟友。”咨文内附有大陆会议记录的摘要，该摘要中曾谈到那与武装中立宣言有关的致海军司令部委员会和美国驻外使节的训令。毫无疑问，大陆会议这份咨文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俄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因为俄国所予美利坚共和国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战争的最后阶段，1781年康华利斯的投降
1778年夏，法国舰队及法军开抵美洲。在波士顿投降之后，英军早已失去了新英格兰。柏高英在萨拉托加的失败，意味着中部各殖民地也丢掉了。当时英军决定把军事行动转移到南部，希望凭靠那些跟英国人有极大商务联系的南部商人和部分种植场主的支持。在1779年至1781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康华利斯将军曾向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及维吉尼亚迭次进军，企图在这些州的腹地内立定脚跟，但均未得手。南部殖民地的民军部队，在山区和沼泽地区建立了巩固的阵地。在南部作战的农民，既没有大炮，也没有辎重队。他

们在袭击之后，就散伏在家里。他们进行着游击战，从悬崖峭壁和树林背后，袭击那些带着炮队和笨重的辎重大车前进的英军。1781年，格林将军把正规军队和游击队的行动有效地配合起来，在维吉尼亚建立了殊勋。

康华利斯于约克镇附近遭遇到华盛顿和罗森波所统率的美法联军，当时拉法夷特是罗森波的参谋长。两支强大的法国舰队，把康华利斯将军跟英国舰队切断，并击溃了英国舰队的一部分。

当时拉法夷特只有二十三岁。年迈的英国将军康华利斯，面对着这次决定性的会战非常紧张不安。他诚恐这位“小孩子”、“乳臭小儿”拉法夷特会极力设法避免会战。然而，他的耽心实在是毫无根据的。

1781年，华盛顿、罗森波、拉法夷特和圣西门等巧妙地运用战术，把康华利斯孤立起来，迫使他率军七千人投降。惊惶的英国士兵没精打彩地哼着“天翻地覆”这支小调前去缴械，而老迈的康华利斯则坐下来草拟关于他投降原委的不愉快的声明。

美洲的战事事实上已经结束。不过，迎合英

国贵族即托利党人的乔治三世，却坚主继续作战。然而，国王遭到了坚决的反对。辉格党人在国会里获得了多数议席，并宣布一切主张继续作战的人为人民公敌。

乔治三世原已写好逊位诏书，但后来他又改变主意，把罗金汉爵士请来，任命他组织内阁并缔结和约。罗金汉爵士是美国人之友，为乔治三世所不喜，曾于1766年实行废除印花税法。

美国人的外交策略与丹纳在彼得堡的使命
独立战争期间，在军事方面曾经运用过非正规活动的新战略和新式作战队形的美国人，同时还决定转取“非正规”的外交。他们不但没有事先征得法国政府对于代表人选的同意，并且甚至也没有事前建立外交关系，就把代表们派到巴黎去。

当时法国正在酝酿革命，美国大使富兰克林在法国可以凭靠那些有势力的资产阶级集团，而这个策略果然奏效。美国人不待别人认可，便把自己的代表们派往柏林、维也纳、海牙、马德里和彼得堡等地去。这些代表们之中，只有在海牙的约翰·阿丹姆斯一人，由于尼德兰对英宣战之故曾被承认，但还不是立刻就被承认的。

西班牙虽然也对英宣战，但在这个落后的国家中，跟法国和荷兰不同，美国的代表却不能得到资产阶级集团的支持。加之，西班牙政府又担心起义会从北美蔓延到大西洋彼岸的西班牙殖民地去。

美国在艰苦困难期间，即在独立战争年份里所得到俄国对它的多次友好行动，遂令大陆会议中主持对外政策的人们产生这种想法，即希望跟俄国建立外交关系^①。大陆会议于执行“非正规的外交”政策时，乃任命弗兰西斯·丹纳为驻俄大使，当时此举不但未经俄国政府同意，甚且连外交关系亦尚未建立。

1783年2月24日，丹纳^②致函副首相奥斯特

① 俄国与美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系于1808至1809年间才建立起来。

② 弗兰西斯·丹纳 (Francis Dana) 于1743年生于麻萨诸塞的查理斯顿。17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自1767年起在法院任职。1775年，大陆会议派他前往巴黎跟富兰克林联系。1777年后，他是曾制订邦联宪法的大陆会议的议员；而从1781年起，则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来他曾担任麻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而于1811年，即他去世那年，曾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副领事。

曼伯爵，知会他说，美利坚合众国经在邦联议会上决议任命驻俄国女皇宫廷的大使，而他丹纳本人则携备有关的国书。信内提到，邦联会议考虑到俄国女皇的严守中立以及其他因素，乃委托他丹纳本人于副首相认为最方便的时候呈递国书。丹纳请求晤见副首相，以便呈递国书的副本。奥斯特曼与丹纳之间的谈判，曾于1783年4月12日和6月3日进行过两次，但并没有获得丹纳所期待的结果。6月3日，副首相奥斯特曼口头通知丹纳说，俄国政府须在美国跟英国订立了不是初步的、而是最终的和确定的和约之后，才能承认他。

1783年7月29日，丹纳通知奥斯特曼说，他已启程回美。

俄国进步人士与美国人争取独立的斗争。 俄国与美洲的文化联系 美洲独立战争的事件，曾在俄国的定期报刊上详细地登载出来，尤其是在官方的“公报”内，它主要是以报道的方式刊载。

如果说，叶卡德林娜二世曾经拒绝承认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而俄国只是到1809年才跟它建立外交关系；那末，俄国的先进人士如拉迪舍夫、诺维科夫、卡尔沙文等，则欢迎美国人民争取自己

独立的斗争。

拉迪舍夫曾在短诗《自由》中歌颂过美国革命。

拉迪舍夫初时对于美洲的事件只有最一般的、不完整的概念，并且曾把那儿所发生的斗争予以理想化。

拉迪舍夫不久就对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感到失望了。下面就是他在自己所著的《从彼得堡至莫斯科途中》（1790年出版）一书内关于此事所写的一段话：“欧洲人蹂躏了美洲，他们以美洲土著居民的鲜血灌溉美洲的田地，而他们之停止屠杀，是由于有新的暴利可图……狠毒的欧洲人，这些替上帝宣扬爱好和平的传道者，善良而仁爱的导师，他们在印第安人的血迹未干的时候，又把对那些买来的奴隶施以杀人不见血的奴役行为，予以养成征服者的残杀成性。那些来自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炎热的海岸底不幸牺牲者，被迫离乡别井，来到他们闻所未闻的国度，在沉重的棍棒下，去耕种那为他们的劳动所憎厌的美洲田地。我们是否因为美洲的田野上不长满荆棘，而盛产五谷，就称这个荒凉的国度为乐土呢？一个国家内有着成百妄

自尊大的老爷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成千上万的人既无果腹的食物，亦无避暑御寒的房舍，我们能把它称为一个幸福的国家吗？”^①

底米特里·拉狄金在1783年所发表的《美洲英国人村落见闻录》内，曾公开宣布他对美国人独立斗争的同情，诺维科夫亦然。

俄国政论家费多尔·华西列维奇·卡尔沙文，也在独立战争期间到过美洲。卡尔沙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1795年，圣彼得堡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乍看起来似与政治无关。这本令人迷惑的书名叫做：《解闷消闲录》^②。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的一部分是取材于卡尔沙文1785年在维吉尼亚所写的一本书的；而且还可看出，在此之前卡尔沙文居留在古巴的哈瓦那两年间，曾经利用了哈瓦那报纸上的材料。很明显，卡尔沙文并不是同情所有的美国人，而只是同情他们之中的某些部分。例如，在

① 拉狄舍夫：《从彼得堡至莫斯科途中》，列宁格勒1938年版，第209—210页。

② 这本书的书名直译是：《烦闷时的无害消遣：供那无意干些较好事情的人之用》。——译者注

一篇标题非常天真的文章——《糖贵，拿什么来代替呢？》——内，卡尔沙文写道：“整个非洲和美洲的海岸，都因糖厂主人对待黑人的惨无人道而发出呻吟。”其次还说到那些做生意的人贪得无厌的情形，由于他们的缘故，货物要卖到“三倍价钱”。

整个地说，关于美洲事情的问题，在卡尔沙文书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多。这本书的缘起，首先而且主要是跟作者对俄国农奴制的斗争有关的。

独立战争期间，1779年曾有某些外国船舰在楚科次克半岛附近出现。当时俄国外交界人士揣测这些船舰是属于美国的。叶卡德林娜二世曾训示驻巴黎大使巴拉钦斯基，叫他与美国大使富兰克林取得接触。

“请向大使查明，这批船是否确是美国的并来自何处，如他确实知悉是来自美洲，则他可否送给你一份该批船的航行纪录和地图，以便从它们的意见中可以了解到：经由简捷的途径以建立此间与美洲本部之间的直接航行，此事是否方便或可能。”^①

^① 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法关系总汇》，1779年第345日，第91—92页。

此一建议可能导致重要的政治后果。俄国方面所提出的关于跟美国发生直接联系的建议，自必设想为俄国随后即将在外交上承认美国，而这正是美国所极为关切的。况且，所有这一切，又是跟俄国之组织“中立联盟”，跟彼得堡内阁之采取准备步骤以宣布武装中立一举，同在一个时候内发生的。

档案文献允许我们对在这个问题上后来所进行的谈判经过一节加以探究。当时巴拉丁斯基曾立即将此事通知“富兰克林博士”。

那位潘宁^①曾称之为“美洲村落的代办”富兰克林答复道，虽然旧时曾经有过一则消息说，“似乎有过一批船只，从名叫哈得逊的港湾（此港湾位于加拿大拉布拉多地方以北）开出并到达日本，但据他推测，这条路径即令发现了，将是一条很艰难的路，如果不说它是不可能的话”。

关于所指楚科次克半岛附近的船只，富兰克林以为，这或是属于日本的，或则是那位“三年前

^① 潘宁(Н. И. Панин, 1718—1783), 十八世纪俄国一位著名外交家。——译者注

从英国启程环游地球”的英人柯克^①的船只。事实上，这条船也真的是柯克探险队的。巴拉钦斯基曾打听富兰克林是否有些从堪察加到美国的航线图，得悉他并没有。

我们还可引证一些俄国与美洲建立文化联系的其他事实。例如，美国邦联议会第一任外交部长罗伯特·李文士顿，曾于1871年^②要求从俄国寄给他一部语法和字典，特别是罗蒙诺索夫所著的语法。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叶·达齐科娃曾与富兰克林通信，后者且曾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还有一些材料说明在美利坚合众国产生的时期内，便已对俄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1791年，即独立战争后不久，著名的美国革命诗人菲力普·佛伦诺，曾写及未来的俄国革命。他相信，世界终将遵循着“自由的意向”，而“行仁布义之火，将延及俄罗斯冰冻的广阔原野”。

和约的签订(1782—1783年) 英国国内托利党内阁的垮台，促成了和约的签订。美国方面的

① 柯克(James Cook, 1728—1779)，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探险家，这里所指的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探险航行。——译者注

② 原著此处所引年代恐系误植，应为1781年。——译者注

和约谈判代表是富兰克林、约翰·杰和约翰·阿丹姆斯。

按照邦联议会所给予的训令，美国全权代表应将谈判一切经过通知法国。可是，约翰·杰却获悉法国已准备与英国媾和，而不顾及美方的利益。

于是他便与阿丹姆斯共同开始行动，而将邦联议会的训令置诸脑后，一方面背着法国外交部长维尔仁，同时又不常理会富兰克林，后者曾被他责难为过于轻信法国的外交人员。结果于1782年在巴黎拟定了初步的和约，这个和约是根据交战双方平等的原则拟定的。次年，即1783年，和约遂以最后形式签订。

这样一来，列宁称之为“革命战争”者乃以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而结束，这个新国家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由于1782—1783年和约的签订^①，美国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

还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工厂主、土地投机者、种植场主和大农场主，即已要求尽可能大大扩充美国的领土。

^① 即所谓《巴黎和约》(The Treaty of Paris)。——译者注

美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巴斯纳尔·哈特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独立战争期间的小册子和政治言论内，便已表现出“这种观念，即美国人不但能以武力占夺领土，并且还能把这些领土作为殖民地而据为己有”。

在独立战争的年份里，尽管跟英国人的紧张斗争需要动员全部的力量，但美国人仍对印第安人进行过旨在取得西部土地的征伐，从而削弱了自己跟英国殖民者的革命斗争。

1778年及其后若干年间，维吉尼亚民军中校乔治·柯拉克曾率队向阿列干尼山以西进行远征。这次远征并没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因为他们与其说是对付英军，毋宁说是对付印第安人的；而且此次远征，乃是由于下述的想法所引起的：即先行将阿列干尼山与密西西比河之间这片尚未为美国移民所拓殖的地区据为己有，以便日后要求将该地区归并于美国。

在跟英国进行和平谈判期间，美国代表富兰克林曾一再坚持将英属加拿大并归美国，作为第十四州。如众所周知，美国人并未取得加拿大。

美国于独立战争结束后，曾屡次宣称美国人

现已成为上帝的选民，正如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1785年，杰斐逊曾建议在美国国徽上绘上以色列诸子的像，他们是跟着太阳光走的。1805年，杰斐逊又在总统致词中声称：“上帝指引我们的先人，正如指引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而早在1787年，约翰·阿丹姆斯便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新成立的共和国是“预先注定”了要扩充到整个大陆北部的。

稍后，美国辉格党人参议员宾顿曾写过，美国人之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是完全跟“创世主”的意图符合的，因为印第安人乃是“劣等种族”。虽然杰斐逊在1786年曾宣布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未经印第安人的同意而占夺他们一寸的土地，可是，即在杰斐逊任职总统期间，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仍然继续着。

因此，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扩张野心，是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出世同时出现的。不过，在十八世纪末叶，要进一步扩张1783年的疆界，当时还未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罢了。

谢斯起义(1786年) 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个社会的本身是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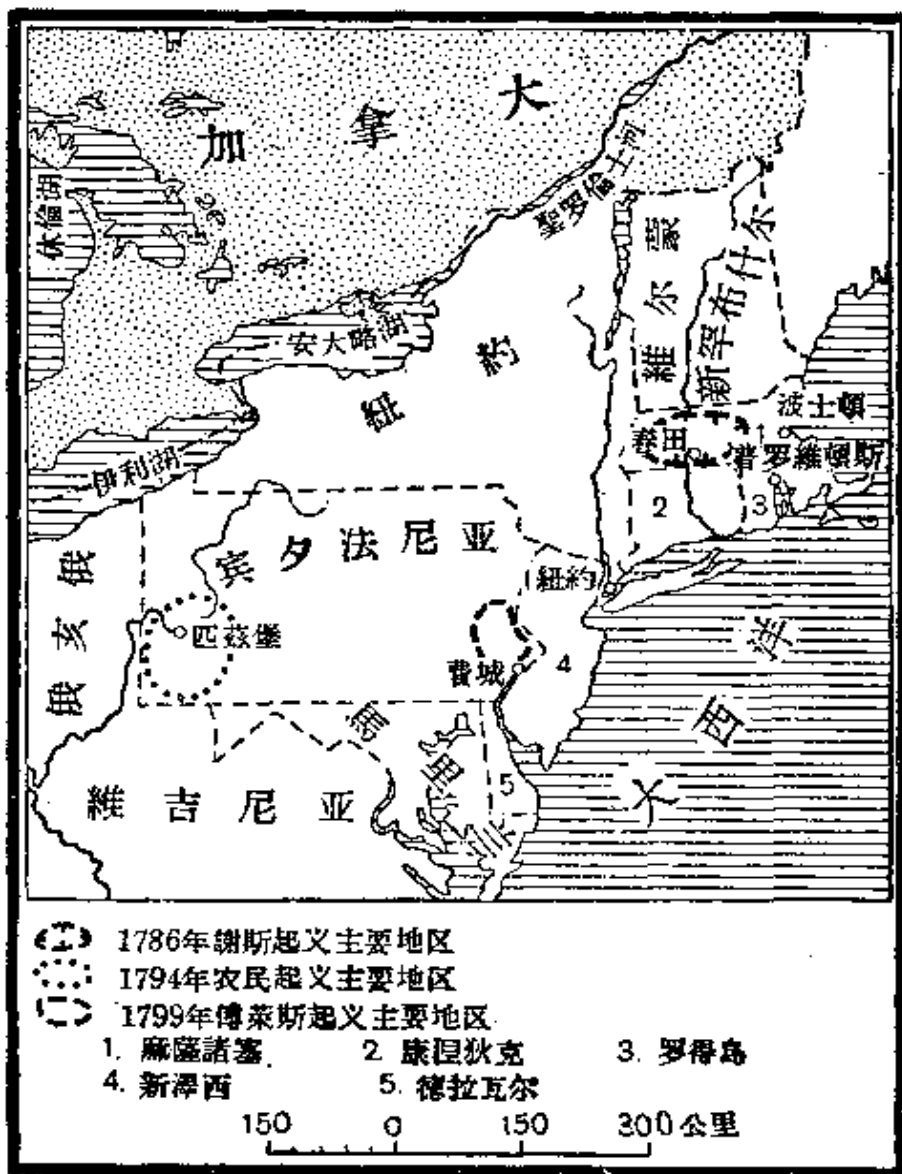
不可调和的诸矛盾的。

在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实际平等这种要求在群众内部、在贫民中间是如何的成熟。例如，1776年4月30日的《宾夕法尼亚晚邮报》报道说，有人决心在美洲内肃清任何“外来的或当地的寡头”，并建立这样的—个社会：其中每个公民都将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取得其“公平的一份财富”。

在革命和战争的条件下，美国的人民群众曾于个别场合要求实施粮食的最高限价，要求没收反革命分子即托利党人的财产；而南部的士兵们，则曾因南部诸州的官兵薪饷过于悬殊而表示过愤慨。不过，这些要求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曾直接地促使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在于它们乃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在于它们促成了封建关系及其残余的消灭，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确立和巩固。

在美国革命中，各穷苦阶级之要求实际上平等的呼声，远较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为微弱，甚且弱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这是由于美国的基本居民大众是农民私有者，

即列宁所说的“宗法制的农民”的缘故。农业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还没有象英国国内所走得那么远，英国曾猛烈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曾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曾发生过庄园的“开拓”；也没有象法国国内所走得那么远，法国农民中间的阶级分化



10. 独立战争后农民起义图(按原图译制)

要比美国厉害得多。

然而,当独立战争结束之后,阶级成份复杂的胜利者阵营中、即美国辉格党内部的斗争尖锐起来了。

劳动群众曾经忍受战争的一切重担,而资产阶级则力图把战争的后果这份负担也转嫁到他们的肩上,这首先是实行十足偿付国债。起义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认为:他们不但为自己从英国铁蹄下求得解放而战,并且还为了土地、为改善劳动条件、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必须注意到,在和约签订之后,英国货又重新涌入美国商场,成为手工业制品的严重竞争者。

由于货币流通之遭受破坏,人民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

币值的低落,在独立战争期间即已开始。1777年9月间,大陆会议所发行的纸币是十足使用的;但同年12月间,一百元纸币已仅值七十四元硬币;至次年底值十四元;迄1780年底,则只值两元。而1781年6月间,通货膨胀已具有这样的规模,以致居民一概拒绝收受纸币,而宁愿收受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货币。

1781年，有一列游行队伍沿着费城的街道行进，游行队伍的参加者在帽子上钉上一钱不值的纸币，后面则拖着一条身上涂满臭油和贴满纸币的牡狗。游行示威的人们要求恢复纸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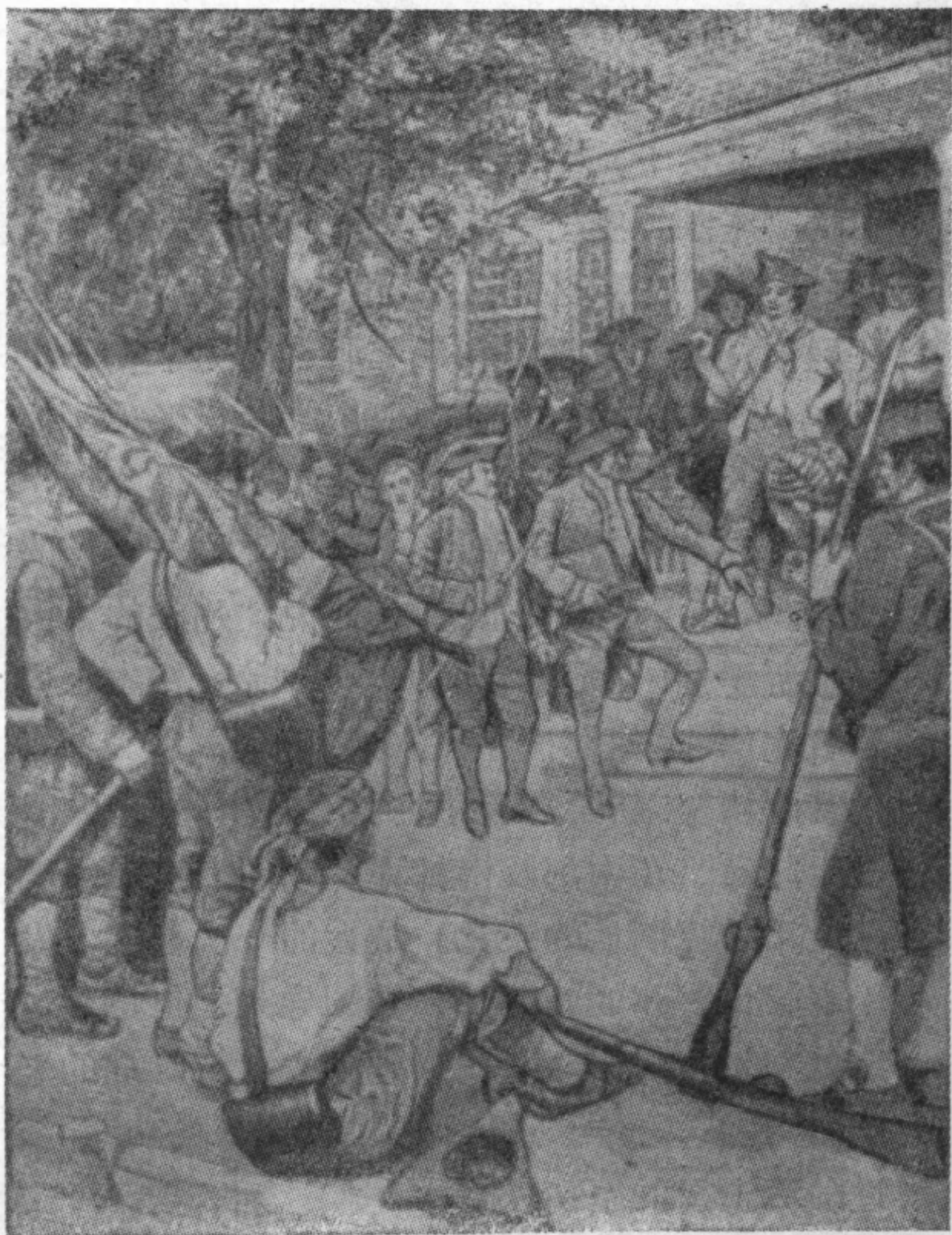
麻萨诸塞州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1786年写给当地立法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宣称：“倘若在最短期间内，民众的处境不加改善，那末据我们看来，这里居民的半数就要破产。如果律师们和法官们每天都按三分之一的价值来夺去我们的土地，按半价拿走我们的牲口，那就除了破产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监狱里挤满了负债的人们，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

1786年，北部若干州内曾发生破产农民和工人的起义。起义者冲进法庭，打断了法庭的审讯，毁灭了关于罚鍰及拍卖土地抵债的案卷。民军往往参加到起义者方面去。

在新英格兰的一些城市里，群众冲进监狱，把因债务而被扣的人们释放出来。富人的房子被搜查，他们本人则被赶走。

在罗得岛州的若干郡内，起义者曾经夺得过



谢斯起义图。此为起义者夺占法院建筑物时之情景。
谢斯立于门阶上首，以手叉腰，不让官吏进入院内

政权。

1786年8月，在罗得岛州罕布什尔郡五十个村镇代表大会上，对于苛捐杂税，对于货币缺乏，对于法律压制等发出一片怨声。为易于清偿债务起见，大会曾提议设立银行，由该银行发行货币，以便利信贷活动。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力争宣布土地为公有财产，并以土地为保证来发行纸币。他们指望用这些纸币去还债。

起义的参加者之一威廉·彭诚，称波士顿的富商为“本州真正的吸血鬼”。他说：“州长的太太和小姐游手好闲，不象普通人一样干活；钱本来应该分给大伙的，却都积存在波士顿。”

麻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维尔蒙、罗得岛诸州，均发生起义。在中部及南部许多州内，出现了要求以纸币结算旧债的政党。最大的一次起义，发生于麻萨诸塞州的西北部，其领导人是但尼尔·谢斯(1747—1825年)。谢斯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战士，曾在波士顿附近几次战斗中卓著战功，并获得过陆军上尉的军衔。

1786年底，谢斯率领着五、六百农民和手工业者，冲散了州最高法院的会议，以阻止他们作出关

于没收财产以抵偿未付债务的判决；而于同年 11 月间，又曾使华塞斯特法庭的审讯为之停顿。原麻萨诸塞州州长银行家韩柯克怵于已开始的骚动，早于 1785 年时即已卸去州长职务。继任州长富商波多恩宣布起义的首要分子为非法，并悬赏征购他们的脑袋。他下令起义的人们，要他们散去。州长波多恩动员了民军四千四百人，以三十天为期，来跟谢斯所率领的起义队伍进行斗争。在起义高潮时，仅麻萨诸塞一州，参加起义的农民就超过五千人。

1786 年 12 月底，谢斯率起义军一千一百人，企图攻占春田市的军火库，该处有守军一千二百人防卫着。此次企图攻占春田市联邦军火库的目的，在于取得武器以包围波士顿，象 1775 年时那样。向军火库的攻击，为一排排扫射过来的枪弹所击退。谢斯的队伍乃分为小股。1787 年 2 月，林坎将军俘获起义军一百五十人。自此之后，起义军以小股进行活动的方式仍支持了好几个月。该州东部的富商用他们所募集的经费把民军武装起来，并由大学生（主要是神学院的学生）组成骑兵团队，以威吓居民。谢斯起义大有自麻萨诸塞

州延至其他各州之虞。华盛顿在 1786 年写道：“每州都有引火的材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786年，以草拟新关税税则及税率为名，在安那波里斯召开了各统治阶级的代表会议。实际上这个会议是商量如何动员力量，来跟那力图把革命深入一步的人民群众作斗争。商人、银行家、种植场主和工厂主募集款项，以供应那些反对麻萨诸塞州起义人民的军队。这些集合起来的力量，是由军政部长诺克斯将军所统率的。起义者被击溃了，谢斯于 1787 年初被俘。他和其他十三个起义的领导分子被判处死刑。不过，资产阶级非常害怕新的起义，以致政府不敢把谢斯及其同志们杀掉，而最后终于把他们赦免了。

美国雇佣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恰于 1786 年在费城发生，这并不是偶然的。印刷工人的帮工们要求，他们每周的工资不能少于六元，并答应支援那些因工资较低拒绝工作而被老板赶走的工人。这次罢工的结果是胜利了。

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北部的资产阶级和南部的种植场奴隶主团结得更为紧密。他们决定修改 1781 年所通过的宪法（即《邦联条例》），以加强中

央政府的权力。因为按照 1781 年的宪法,每州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1787年的宪法 在镇压了谢斯起义后的反动情势下,由华盛顿担任主席的“制宪会议”在费城开幕了。会议的工作(1787年5月至9月)是极秘密地进行的。这个并无合法的制完全权的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此一宪法连同其若干修正案一直正式沿用到今天。虽然宪法的全文修改不大,可是,当谈到宪法的时候,就必须注意到美国历史上这段时间内阶级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在草拟宪法时,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有关国家政权的集中程度问题,而主要是这种集中的阶级性质问题。纽约州代表汉密尔顿及许多其他代表并不掩饰他们有恢复君主制的意图。

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约翰·杰曾说,普通平民过于愚昧无知,不能享有政治特权;作坊师傅和工人的位置,就是在车床旁边,而农民的位置,就是在犁耙后面;还说国家的事务应该由“有钱的和高尚的人们”来管理。

汉密尔顿和那些跟他同一想法的代表算是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不采用君主制,但只同意一个

设有用选举方法产生的终身职总统的共和国，而这个总统又须赋有巨大的权力。维吉尼亚的代表麦迪逊则认为，总统应定期选举，但要求参议院应由终身职的参议员所组成。新泽西的代表始终主张保持政权地方分权化的状态。

结果，麦迪逊所提出的方案略经修改后便被通过了。

有一位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各种利益——商业、航海、种植场、土地和证券投机以及国家和私人的债权人——的广泛联合，这就是宪法产生的泉源”。

根据新宪法，即 1787 年的宪法，建立了联邦来代替邦联。新宪法使中央的权力大为加强。不过，在地方问题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

总统是行政部门的首长，每四年选举一次。总统指挥海陆军，经征询参议院意见及同意后任命官吏并缔结国际条约，但条约的批准，须经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同意。

总统乃是内阁的首脑。

美国的内阁与英国的内阁不同：第一，总统本

人就是内阁总理（他的内阁副总理是美国国务卿^①，即外交部长）；第二，内阁并不对国会负责，而对总统负责。国会所提出的不信任案，并不构成有关部长卸职或内阁全体辞职的理由。不过，总统经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可将任何一个部长免职^②。

《邦联条例》所规定之原则，即邦联议会的主席只能通过各州当局施政，现在则不同了，现在的美国总统已有权直接发号施令，而毋需通过任何州的当局。

按照 1787 年的宪法，国会分为两院：即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代表系按照各州人口数比例选出。上议院即参议院则不论该州居民人数如何，每州有权选派代表两人。杰斐逊有一次跟华盛顿

① 按美制，国务卿仅为首席部长，其职权及地位与内阁中其他部长大体上仍处于平等地位，国务卿固无权指挥其他部长，而总统及副总统于任内均告出缺时，原由国务卿继任总统之规定亦于 1947 年总统继承法（The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 of 1947）改由众议院议长继任，故国务卿与内阁副总理之地位实不尽相同。——译者注

② 按美国宪法并无总统撤免部长时须经参议院同意之规定，详见第 5 章译者附注。——译者注

一道进餐的时候，他说他很怀疑是否有设参议院的必要，华盛顿就问他因何把咖啡倒在碟子里。杰斐逊答道：“大家都知道，这为的是要使滚热的咖啡凉得快些。”华盛顿便答道：“正是这个道理，所以制定法律的时候，也需要第二院。”

当然，第二院、即上议院之设立，是具有阶级性质的，是旨在反对人民群众的。

斯大林指出，欧美各国的国会制度史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两院制”只是产生了许多坏处，第二院照例都变为反动势力的中心，变为阻碍进步的障碍物^①。

按照 1787 年的宪法，关于地方及中央机关（美国称之为联邦机关）的选举条件（如规定选举资格等）及选举程序之立法权，仍为各州所保有。

几乎所有各州均规定，必须拥有财产——土地或资本，才能享有选举权。妇女没有选举权。仅有一州，即新泽西州曾赋予妇女以政治权利，但后来又将其撤销。选民须在选区内居住达一定期限（居住条件），此则剥夺了许多外地迁来的居民的

^① 参阅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623 页。

选举权，尤其是那些被迫在全国漂泊以寻找工作的贫民。

1787年所制定的宪法原文，并未把独立宣言包括在内。关于最起码的资产阶级“自由”，即言论、出版、信仰及其他公民自由，1787年的宪法内只字未提，虽然农民及手工业者曾要求把这些自由包括在宪法里面。民主的群众，尤其是麻萨诸塞、维吉尼亚及纽约各州的民主群众，曾坚持要将那通称为《人权法案》的有关修正案载入宪法，可是，直至1789年9月25日，在法国已开始革命的影响之下，这十条进步的修正案才为国会所通过。1791年12月，九个州批准了这些修正案（宪法修正案之通过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同意），而从此时起，这些对宪法的重要补充才发生效力。

最高法院拥有很大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法官系终身职，不能撤换。最高法院可以（现在也还可以）宣布美国任何法律为与宪法相抵触而将它废止。最高法院常常为美国资本家所利用以镇压罢工，宣布罢工为“非法”。

按照1787年的资产阶级宪法，黑人仍为奴隶。此外，宪法还给南方各蓄奴州以补充票数，即

在计算代表名额时，在自由居民的人数上再加上各该州奴隶人数的五分之三。当然，奴隶并没有投票权。而南部诸州票数的增加，实质上即意味着种植场奴隶主对国事影响的加强。奴隶主还争得把下述的一项可耻条款载入宪法，即在二十年内保有输入奴隶的权利。

印第安人亦未取得美国的公民权。甚至对他们原来的土地所有权，也不予承认。他们有的被无情地消灭了，有的则被迫迁往硠瘠干旱的山区，在那里也是注定要死亡净尽的。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这一百年间，美国印第安人的人口减至二十四万人。

菲力普·佛伦诺于 1793 年写道：

千百万人一无所有，
在绝望中流泪，
寄生虫吮吸着他们的膏血，
我们怎能称它是公正的政府……

至于说到那些战时老兵（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下的贫民）的命运的时候，佛伦诺在一首题为《美国兵》的诗中，曾描写过一位满身瘢痕，装上假脚，忧愁地思索着自己遭遇的战士。“他太穷了，以致

不能向法院呼吁；同时他也太自傲了，以致不肯去讨饭。”美利坚共和国给士兵留下来的东西，只是“荣誉和饥饿”。

美国宪法把那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固定了下来。它固定了那对人民群众也很重要的重要的共和国制度，但同时却加强了那属于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中央政权，并促进了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加强了对奴隶劳动的剥削。与此同时，宪法还承认了普选权的原则，这种原则必然地导向高度进步的人民主权的思想。

宪法内的各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所产生的。

独立战争的总结及其意义 独立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它消灭了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对英国的殖民地依赖，并保证了它们的国家独立。一个新的国家由过去属于英国的十三州殖民地建立起来了。北美殖民地脱离不列颠王国后，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过去那些束缚工商业发展的英国国会和英王政府的各项禁令，通通被取消了。英王不能再把美洲的土地分赐贵族，并从那里收取“固定地租”了。各殖民地里土地贵族的政

权被推翻了。在战时和战后，约有十万名托利党人——贵族地主及其党羽被逐出国外，他们的土地则被没收并予以出卖。

大陆会议为要镇压效忠派分子的反抗，并且又需要钱，早于1777年11月间即曾提出要没收效忠派分子的地产（这个主意是裴因在他的小册子《常识》中所提供的）。

既然这个问题只涉及那些反对大陆会议的分
子，或是那些被发觉积极帮助英国人的分子，因此裴因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1779年，大陆会议再度建议各州没收一切效忠派分子的地产。最大规模的没收工作是在纽约州进行的，该处的效忠派分子——即亲英分子特别众多。战争结束时，有五千人向英政府请求补偿他们因此项没收而受到的损失，估计达八百万镑，而且他们真的得到了补偿金，只不过数目较少，共三百万镑而已。

可是，这些没收结果并未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南部大部分的种植场主仍保有他们的种植场，而原属于效忠派分子种植场主的土地，则大部分只是转换了主人，后来又重新落到大奴隶主的手里。

各州之出卖没收得来的地产，各有各的原则；

但大部分地产都落到土地投机者的手中，他们则把这些地产分成小块出售。

独立战争之后，西部土地被宣布为美国国有财产，即公有土地。

这里应该指出，当独立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即在国有土地储备建立之前，大陆会议便已着手分配国有土地。会议最初是拿这些土地作为对英国逃亡士兵的一种奖励的。当时答应给每个逃兵以五十英亩的自由土地，完全归他所有，而且他想在任何一州得到这块土地都可以。1776年9月，大陆会议从原来鼓励英国雇佣兵的逃亡，转而对自身军队的逃亡现象作斗争时，也是拿这些“未开拓的土地”来做该项用途的。大陆会议通过了下述一项规定，即对服役至战事结束的官兵以及战时阵亡人员的家属，均给以土地津贴——上校五百英亩，中校四百五十英亩，少校四百英亩，上尉三百英亩，中尉二百英亩，海军少尉一百五十英亩，副官、下士及士兵各一百英亩。至所需土地部分，则应由各州依它们在总开支数目内所占的份额比例负担。

原有十三州的领土，不在公有土地之列。因

为在这些州内，几乎所有土地都已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西部各区的私有土地，仍归他们所有。

这并不是走向下述意义上的国有化，即为国家的利益而剥夺私有者的地权。只有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则被剥夺了。联邦公有土地之成为国有财产，只不过是一时的，以便后来仍变为私人的财产而已。

按照 1787 年大陆会议所颁布的法令，规定西北各区的人口在达到六万人时，它们即可以州的资格加入联郡，其权利与原日十三州完全平等^①。在广大的西北新区内，奴隶制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它在那里是被禁止的。

西部的“自由”土地后来被只分成大块出卖，每块为六百四十英亩或更多一些（每英亩合零点三九公顷），每英亩的价钱是美金二元。这完全符合种植场主和土地投机商的利益。那些普通农民自然没有这么大笔的资金，而只有以高价从土地投机商那里转买一些小块的土地。

^① 后来在接纳西部各“地区”加入联邦的时候，并未遵照六万人这个限额。

贵族地主在美国的统治被消灭以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残余，也随着殖民地的依赖性而同被肃清了。贵族的称号和头衔，遗产必须传给长子的规定（长子继承制），以及禁止零星出售其土地的法令，通通取消了。在若干州内，拥有土地不复是参加地方立法议会选举的必要条件。

因负债而卖身充当白奴的制度，也被废除了；它只作为对某些犯罪行为的处罚而被保存下来。最后，在北部若干州内，黑奴制度原不甚流行，此时亦被肃清。

麻萨诸塞于 1774 年废除了奴隶制，康涅狄克及罗得岛则于 1784 年。在其他有些州内，输入奴隶或遭完全禁止，或借重税加以限制。但在南部，则仍到处保存着奴隶制。

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加强起来了。1783 年，即独立战争结束那一年，美国军队在柯拉克将军指挥下，开始对易洛魁族部落作有系统的消灭。对易洛魁人的征伐，延续了好几年，而结果印第安人被从他们在俄亥俄州东北地区的本土上赶走。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十八世纪末美国革命

性质的结论。

此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问题，即独立问题，是靠人民群众的忘我斗争才得以解决的，不过，它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人民群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就整个殖民地来说，大资产阶级和奴隶主掌握着争取独立斗争的领导权。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并未建立。实际上政权主要集中在总司令华盛顿一人身上，他是主张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上层分子的统治的。

1786年时，群众曾独自起来行动，力图越出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范围向前走得远些，但他们是失败了。谢斯的人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在美国，并没有达到象后来在法国那样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样，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战争，乃是在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并在资产阶级和种植场奴隶主的政治领导下所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运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前半期，那在战争后所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共和国，是与奴隶主分享政权的资产阶级统治。

如果说，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在某种程度上

具有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那末，这种趋势在美国主要是表现在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和维吉尼亚西部，该处的地方义勇队（民军）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通讯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曾起过重大的作用。可是，这种趋势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得到发展。当人民群众要求限制财产、要求对生产品实施固定价格、要求没收效忠派分子的土地的时候，当在谢斯起义期间甚至发生了必须平均财产的呼声的时候，资产阶级则与人民群众相对立，去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保存奴隶制度，对土地问题作有利于种植场主及土地投机者的解决，力图在军队中实施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以便把它变为自己可能转而用来对付人民群众的工具。因此，十八世纪的革命，乃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1787年的美国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①。

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中，1787年宪法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宪法曾宣布人民主权的思想，并于1791年把那对人民群众如此重要的人权法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0页。

也包括在宪法之内。它是当时所施行的宪法中最先进的宪法，它比英国不成文宪法下的国会君主制要先进些。同时，1787年的宪法却不如1781年宪法的民主，前者是在镇压了以谢斯为首的人民起义的时期内所制定的，而后者则是在独立战争的年份里，在人民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的环境下产生的。美国政权的中央集权化，促进了那具有不可调和矛盾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中央集权化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在那些有着剥削制度的社会中的进步，是通过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来进行的。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中，巩固了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为种植场奴隶制的发展和推广之进入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由于独立战争的结果，在美洲成立了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新的国家，这个新国家当然受到其他列强的重视。英国的资本家在丧失了美国之后，就转而特别注意于印度及整个东方的事务上面。

北美的革命战争，促进了那处在西班牙和葡

萄牙压迫下的中南美各殖民地以及法国殖民地海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790至1803年,海地岛上发生了一次革命,福斯特称之为“十八世纪美洲所发生的唯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80年,秘鲁发生了以印第安人康多堪基为首的大规模起义,当时他取名为杜伯克·阿玛鲁。1781年,新格兰那大也发生了以土生子^①为首的印第安人及黑奴的起义。这两次起义都被西班牙政府镇压下去了。

如果说,在十八世纪末以前,拉丁美洲在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是超过北美的,那末,在独立战争之后,经济及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就已转移到美国去了。

独立战争对欧洲的社会运动也有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为欧洲中等阶级鸣起了警钟……”^②。

十八世纪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列宁称这次战争是“……美国人民

① 指出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代。——译者注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Ⅺ页。

反对当时压迫美国、使美国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的英国强盗们……”^① 的战争。同时，独立战争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后来越次阶级会战的种子。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43 页。

第三章

从独立战争到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的美国

西部移民与工业的发展。美国在经济方面是欧洲的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至 1861—1865 年内战前，在这差不多一百年间，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沿着两个基本方向进行的：第一，在工业中采用机器，在北部诸州以及其后又在西部诸州的工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继续发展；第二，在南部诸州的奴隶制巩固了并且扩大了。北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南部的奴隶制这种同时发展，导致了后来南北双方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剧烈冲突。

北部工业、西部资本主义农业与南部奴隶制的发展，是在西部区域移民剧增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西部，其北方部分发展着小私有制的、往往还未

使用雇佣劳动的农业经营,而在其南方部分,则发展着种植场的奴隶制度。

在美国,新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而美利坚民族亦继续发展起来。

年轻的美国在摆脱了对英国的政治附属之后,便开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美国的殖民体系。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原则上的区别也表现在:资产阶级国家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斗争并达到目的之后,即暴露出压迫其他民族并使自己成为新的殖民体系的中心的意图,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对外政策则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人民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内部保存着奴隶制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国后来成为一个除拥有殖民地外,并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南美各国内(在欧亚诸国内亦然)发生影响的强国。要了解美国的历史发展,必须在追溯它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不要忽略它发展的这一方面,即在几十年之间,美国从原来的英国殖民地诸州,而随后又从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年轻独立国家,变成为美国自己的殖民体系的中心。

同时,在成立独立国家后几乎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在经济方面依然是欧洲的殖民地。

马克思写道:“合众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在它现在(1866年)的形式上,它必须看作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①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四版所加的附注中指出:“此后,合众国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二个工业国家了,但是它的殖民地性质仍然没有完全除掉。”^②

马克思在论及十九世纪那些当地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或被驱逐的各殖民地时,曾写过下面这一段话:“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是因自由移民而被殖民的处女地。在经济意义上,合众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③

那些丧失了土地或工作的农民和工人,从欧洲迁移到美国来。美国从欧洲输入工业品销售,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5页,注234。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843页,注253。

美国则输出棉花、粮食、木材至欧洲。

在美国南部，在那些赶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农民已定居的山地除外)，兴起了奴隶主的大种植场，场内主要生产棉花。工业在南部很少发展。那里生产的棉花供应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也供应美国自己之用。

南部是资本主义工业的经济作物原料的供应者。马克思在《资本论》内曾写及这种类型的殖民地：“大工业国家工人的不断‘过剩’，又助长了人为的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使那些地方变为宗主国的原料种植地。……一种新的、适应于机器经营主要中心的国际分工，于是发生了。它使地球一部分变为主要是进行农业的生产区域，以便把别一部分变为主要是进行工业的生产区域。”^①当时在美国西部所出现的，主要是一些宗法制的小农土地所有制，这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形成的一个阶段。同时，在邻近的西部地方，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城市也纷纷兴起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5页。

西北部的拓殖，归根结蒂使美国资本主义的范围扩大起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新的土地上去，但西部在初期主要仍保持着农业性质。在政治方面，西部地区在初期与原来各州并非平等，有其特殊的管理机构。不过，西部移民地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乃是暂时的。当国会到了认为需要的时候，它们就以平等的州的资格加入联邦了。

美国的西部移民运动不仅是它的内部事件，它同时还伴随着领土的大大扩张，而美国的主权也推广到这些领土上面去。

在1774年的时候，英国殖民地所占有的是沿北美大陆东岸的狭小地带；而到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已向西部推进，并到达了太平洋沿岸。殖民较少的，是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以及广阔的、但不易通行的洛矶山区域，那里住着印第安人的部落。

美国殖民体系形成的两种趋向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美国，明显地表现出具有阶级性质的两条经济发展路线的斗争。

其中一条路线，是跟资产阶级希图迅速把美国变成工业国并同时向外扩张的愿望相符合的。

北部及中部诸州的工业集团和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主代表着这种趋向。

南部的种植场主们，特别是与英国工商界有直接联系的那部分，却抱定另一种任务。他们同样贪婪地力图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侵占得克萨斯。后者是由于美国所煽动并支持的暴动的结果，而于 1836 年从墨西哥分离出来的。他们也提出了要大大扩张美国的口号。但是，这些集团却主张把奴隶制保留下来。从而他们就根本粉碎了使美国变成一个强国的可能性。而且，南部种植场主的首脑们如约翰·卡尔洪之流，与英国的棉花市场息息相关，他们是主张美国应对英国工业保持最大限度的经济依赖性的。

当时，这些首脑们于拒绝北部诸州干涉奴隶制南部的内务之际，认为合众国乃是拥有主权的各州的联盟，每州均有权判断联邦政府之任何法令是否合乎宪法，如认定它的某项行动是违宪的（即与奴隶主的利益冲突），得召唤州民否认之，亦即宣告联邦政府该项法令为无效并退出联邦。

工业的北部与奴隶制的南部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南部诸州屡图与整个联邦分庭抗礼。这种矛

盾有时也表现为，北部或西北部诸州曾屡图执行与整个联邦不同的特殊政治路线。

北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也曾走上这条以脱离联邦相威胁的道路，他们在1803年和1814年时曾企图退出联邦。在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在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的时候，和在1846—1848年美国侵占墨西哥大量领土的时候，他们都曾对奴隶主的优势和侵占南部土地的行为表示过抗议。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或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 在不同的国家里，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通常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得到了革命的解决而发生的。在另一种场合，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照“普鲁士式的”道路：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反革命胜利，和土地关系与农业的改造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的结果。

这样看来，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或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不仅是在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在政治的发展上的一种特定的典型。它

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或失败相关联着的。

当然，在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国家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进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不过，这一因素并不包括某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因素。

其次，应该注意到，我们使用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这一词句，在美国式的这个字上加上一个括号，所以我们之用这个字，是取其意义，而不单是指美国而言的。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道路或趋向来说，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历史中遇到，例如俄国和法国即是^①。

^① 列宁曾指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比“普鲁士式的”道路较为优越。不过，在应用到俄国方面，列宁从其最早期的著作开始，即已估计到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作用，并且提出了从这种阶级对比关系中的必然出路，认为问题不是在俄国沿着“美国式的”道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去消灭资本主义。

最后，应该注意到，直至 1861—1865 年的内战之前，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在美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只是在占地运动盛行的西北部各州，由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早就具备了沿着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去发展资本主义的轮廓。

1861—1865 年内战的结果，使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获得了胜利，并且使它在全国范围内也取得了胜利。

在叙述到土地关系上从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各种形式时，列宁写道：“……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经济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也可能是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机体上的‘赘瘤’，然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发展道

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的经济,同时分化出少数‘大农’,使农民在几十年内受着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①但是,在殖民地化了的边疆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工厂主),出外到新土地去的可能(对于农民),就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了它的发展。“不用说,资本主义增长的这种延缓,无非是准备它在最近的将来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②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9页。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5页附注。

资本主义之“向纵深”和“向广阔”的发展^①

大家知道，在美国，资本主义之“向纵深”的发展，这就是说，它的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之“向广阔”的发展、即资本主义之扩充到新的领土上去同时发生的，并且是受其阻滞迟缓的。当时曾产生暂时回复到小私有经济和原始手工技术的现象（如手纺车，手工织布机）。在美国，东部工农业的最先进形式与西部最落后的“宗法制”的形式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特别剧烈的。由于美国内存在着“自由土地”，那往往具有很尖锐性质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并未演变为强固的、完善的、有组织的形式。在有着大量“自由土地”的情况之下，要建立一个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纲领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便受到阻滞和妨碍了。

同时，“自由土地”的存在，也促成了奴隶制作

^① 列宁说：“……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即现有的、一定的与闭关自守的领土内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内”。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45 页。——译者注

为大机器工业的补充物而存在下来。

如果说,在北部方面,“自由土地”的存在和居民之移住西部土地,产生了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的趋向;那末因同样关系(甚至早在殖民地时代),在南部方面却表现着相反的趋向,这就是以更廉价的和更驯服的奴隶劳动来代替雇佣工人的劳动。因而,“自由土地”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美国的资产阶级与奴隶制同时并存。

这样一来,美国资本主义之向广阔的发展,即通过掠夺新的领土并将之殖民地化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扩充到这些新领土上面去,在若干时间内阻碍了资本主义之向纵深的发展,即它的不可调和的敌对矛盾的发展,这些矛盾是在危机中和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并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

同时,并非任何的殖民地化,都是资本主义“向广阔”的发展的。美国在向那马克思称之为美国的殖民地的西部区域移民时,印第安人被赶跑了,或在肉体上被消灭掉,而在那些从前居住着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产生了“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南部,种植场经济也发展起来

了，而在后来拓殖的过程中（例如在太平洋方面），美国人之培植资本主义，尚不如巩固前资本主义关系之为甚。同时，对殖民地居民的掠夺，又促进了宗主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资本主义之向纵深和向广阔上的发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起着欧洲殖民地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赘瘤”（种植场奴隶制），并把它扩充到新的领土上面去。这就是了解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美国全部经济政治历史的关键。

估计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可更深刻地认识北部和南部的工农业发展、阶级关系、政治斗争和政党制度的发展，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时期内美国“民主”的本质，乃是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反人民的妥协，同时又是人民群众反对统治阶级首先是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不过，我们还必须研究美国工人阶级长期分裂的历史，研究美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的斗争，研究在美国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道路上所遭到的困难。

1787年宪法的批准 1787年制定的新宪法，

被送交各州批准。这个宪法不是由各州的立法议会来批准，而是须由各州特为审查宪法而重新选出的代表大会来批准的。可是，宪法之为各州所批准，却进行得很慢。

正如独立战争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亨利所指出的，农民到处反对宪法，他们构成北部各州和南部山区居民的绝大多数。但是，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政治活动家们展开了有力的活动，以图使宪法得到批准，把美国人赶进“新屋顶”下面（当时称新宪法为“新屋顶”）。

在新罕布什尔州，特为批准宪法而召集的代表大会，大多数在起初是反对宪法的。

在麻萨诸塞州，在根据财产资格选举的代表大会上，有一百八十七票赞成批准宪法，一百六十八票反对批准。

罗得岛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否决了宪法。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代表大会的选举表明，选民是反对批准宪法的。

在纽约州的代表大会上，拥护宪法的分子威胁说，如果不通过宪法，纽约市就要退出纽约州。只是在施行这些恫吓之后，他们才凑得三票的多

数^①。

毗邻谢斯起义根据地的罗得岛州，拒绝进入“新屋顶”较其他各州为久。只是在1790年国会方面大施压力，以宣布罗得岛为异国来威胁之后，这个蕞尔小州才被迫承认宪法。

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借着各式各样的诡计和压力，达到了批准宪法的目的。到1788年7月，有十个州把宪法批准了。

所有主张批准宪法的人，总共不超过美国成年男子的六分之一。

而且，宪法的批准，在国会本身也并不是进行得很顺利的。在国会议员中，投票赞成把那已被十个州所批准的宪法付诸实施者有三十人，但反对者却有二十七人。

美国“民主”的局限性，在十九世纪初就已被我国同胞所揭露了。

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对美国式民主的批评：“对于这个新民族及其法典的敬意，对于这个最新的智慧成果的敬意，已经大大地动摇了。人们非

^① 纽约最后以三十票赞成二十七票反对将宪法予以批准。

——译者注

常惊异地看到，民主是处在令人作呕的无耻之中，是处在残酷的偏见之中，是处在令人难以容忍的暴政之中。所有一切高尚的、无私的东西，所有一切足以激发人类心灵的东西，通通给冷酷的利己主义和对享乐的追求所压倒。……在开明和自由中间，有着黑奴制度……那些残存下来的美洲古代居民，很快就会被摧毁净尽了；那广阔无垠的原野和一望无际的河流，原是他们渔猎谋生之所，现在则已成为布满村落的耕地和轮船云集、飘扬着美国国旗的港口了。”^①

众议院、参议院和总统，都按照新宪法选举出来了。1789年4月30日，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职。而五天之后，在遥远的法兰西，三级会议在民情激愤下召开了^②。

《人权法案》 那些把美国式的民主加以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将关于《人权法案》的问题，作为1787年宪法问题的一部分来说明，并称该

① 普希金：《约翰·泰纳》，全集第7卷，194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449—450页。

② 指法国路易十六于1789年5月5日召开三级会议。
——译者注

法案为“宪法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但这是歪曲事实。如果说，宪法内关于公民权利和宪法保障那十条条文的草案，确是与宪法同时拟制的；那末，在通过宪法的时候，这些条文同样确未被包括在宪法之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这一事实避而不谈，即1787年所制定、而于1788年9月13日起批准生效的宪法，乃是一部没有宪法保障条款的宪法。这些保障条款，是后来于1789年9月在农民与手工业者群众压力之下，并根据以杰斐逊为首的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要求而通过的。它们只是从1791年12月15日起才开始生效，这时已经是在法国革命开始之后了。1787年所拟定的宪法，也没有把具有最重大进步意义的独立宣言放进里面。独立宣言宣布人人平等，而宪法则容许在政治选举上的财产资格，容许保存黑奴的奴隶制，容许白人的雇佣奴隶制，和容许残杀印第安人；宪法就是这样把独立宣言包括在内的。

从正式的国家法观点来说，当时要把独立宣言或它关于人民主权的基本原理包括到宪法条文中去，并无任何阻难。要知道，在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的宪法就已经把宣言的基本原则包括进去了。

把独立宣言从宪法分开出来一举，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造下了先例：他们依照美国独立宣言的样子，草成了人权宣言（1789年），但随后又没有把它包括到规定有选举资格的1791年宪法条文里面去。

在这通常总名之为《人权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宪法的补充案里所叙述的美国宪法保障，是如何说法并在实际上如何保证的呢？

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禁止承认任何宗教为国教，并要求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换句话说，即宣布教会与联邦国家机关分离和容许各种宗教同时存在。然而，关于教会与地方政权机关分离、与各州政权机关分离的问题，则仍未作规定。

同条宪法补充案还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进步原则，以及人民有“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舞弊之权”。

第二条补充案规定民军之存在，及人民有备带武器之权。毫无疑问，实际上该项之主要目的，首先是保证对印第安人的残杀，以及把武器随时准备着去对付黑人。

第三条补充案禁止军队在平时强迫驻扎于民房,第四条补充案则规定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之不可侵犯性。条文中还载明:在“以宣誓或代誓宣言确保”^①之控告情况下,得颁发搜查状及拘捕状。换言之,这仍然为滥加拘捕及搜查保留着广泛的可能性。

第五条规定在平时及对非现役人员之刑事罪“或任何其他不名誉罪”之宣告,须经陪审官审理。

1789年所通过并于1791年生效的、构成所谓《人权法案》的各主要宪法修正案(补充案),就是如此。

尽管所通过关于人民权利的补充案在法律方面依然漏洞百出,便于违背,且其任何多少完满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毫无保证,亦不可能有任何保证;但是,它们曾有过、而且现在也还保持着进步的意义。在历史上,宪法保障是资产阶级在反

^① 此处所称“代誓宣言”,原文为 Affirmation,意指不愿宣誓者之郑重宣言,在资产阶级法学观点上其效果及责任与宣誓同。又本条末段的原文是:“除有可能之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确保,并详载指定搜索之地、拘捕之人或押收之物外,不得颁发搜查状、拘票或扣押状。”——译者注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反对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波拿巴主义者的野心的斗争中和反对行政专断的斗争中的武器。

如果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当作人民群众与统治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正确的），那末，宪法保障（宪法本身也是一样）便是人民群众在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中手上所掌握的武器。然而，这些写在宪法上的保障，均为资产阶级所一贯践踏及违背，而资产阶级之宣布和正式承认它们，乃是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手段。

按 1787 年宪法组成的美国政府活动的开始在新首都华盛顿市（距乔治·华盛顿维尔农山的庄园不远）建立之前，国会迄 1790 年 8 月以前是在纽约开会的，而自 1790 年 12 月至 1800 年，则在费城开会。

美国新首都华盛顿并不属于任何一州。为此划出了哥伦比亚区，直属联邦政府管辖。

乔治·华盛顿的第一届内阁，由三位部长（各部领导人）及总检察长所组成。杰斐逊被任命为国务卿——当时是主管内政和外交事务的首长，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诺克斯将军被任命

为军事部长，他在邦联时期即已执行此项职务，而爱蒙特·伦道尔夫则被任命为总检察长。

关于新政府的经费问题，必须解决。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0年1月曾提出一项报告，国会从该报告中获悉，国债总额已达七千三百万美元。汉密尔顿建议，该项债务全部由联邦政府偿付。而原日之债券持有人，此时多已将债券以低价转售给投机商。尽管在国会中曾遭到若干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还是被通过了。这个计划巩固了合众国的信用，但同时却使投机商大发其财。1791年，根据汉密尔顿的建议，设立了合众国银行，该银行享有发行全国纸币的特权。

当时在合众国总共只有三家银行——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些银行是以各州的名义活动的。汉密尔顿所设立的银行，乃是联邦政府代理机构。政府基金由该行保管。该行并贷款给政府。它正式被称为合众国银行。它的期限是二十年。在该行一千万美元的资金中，只有二百万元是政府投资的。银行股票年息八厘。英国资本家也参加该行投资。该行的独占地位，使其资本家大享得以大发其财。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

在发行新股票时，银行大亨们把这些股票以高于原值 50% 的价钱在黑市出售。

杰斐逊及其拥护者曾为反对设立那巩固北部一小撮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联邦政府权力的合众国银行而进行斗争，并为反对十足偿付债券，将债务负担转嫁到农民肩上的办法而进行过斗争。

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 美国在“新屋顶”下存在的开始，同时也就是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在美国轮流统治的制度，即在美国迄今还存在着的两党制度的开始。

华盛顿曾说过，他是反对任何政党的。但是，实际上领导联邦党的正是他。联邦党的日常政治领导，是由具有杰出毅力的人物、华盛顿首届内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执行的。汉密尔顿是英国君主制度的热烈崇拜者，是一个很接近华盛顿的人物。联邦党人的反对者——共和党人——则联合在杰斐逊的周围。自从 1893 年杰斐逊退出政府之后，整个政府就完全落在联邦党人的手中，他们在国会内也拥有多数。

联邦党人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

权。他们主张“从宽解释”宪法，这就是说，政府不但对宪法内所列举的问题，并且对国会所认为必要的任何问题，均有权颁布法律。联邦党的显贵们代表东北部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利益，他们认为必须加强与英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

脱离英国而获得了政治上独立的美国，如前面所已指出的，在经济方面于差不多一百年间仍然处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的地位。这种依赖性在合众国建立的头十年间，尤为严重。

例如，在 1790 年间，经缴付关税的美国输入额，价值为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一千三百万元是从英国运来的商品。同年，美国全部输出的四分之三是运往英国的。当时城市中心的大工业还很薄弱；联邦党人与其说是在实质上，毋宁说是在口头上代表大工业的利益，他们为了发展与英国的贸易，而实际上却使大工业的利益受到牺牲。正如前面所已指出过的，联邦党人亲英的方针，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的。法国革命的敌人力图与英国联盟。当 1793 年英国对法国宣战的时候，联邦党人之倾向英国与共和党人之倾向法国，这种阶

级意义就更为明显突出了。

主张与革命的法国接近的那班人，即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力图把政权实行地方分权化，并严格限制国会和总统的职权。他们想加强各州的权力，发展地方自治。在政治上，共和党人代表农民、农村的企业主，也代表一部分的南方种植场主，这部分种植场主是在反对高额进口税的斗争中，在反对垄断的合众国银行的斗争中，跟农民接近的。

美国的人民群众运动，曾予杰斐逊的政策以一定的影响。这些运动就是：独立战争期间人民群众的斗争，谢斯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听到了贫苦人民的呼声），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1787年宪法的斗争，以及1791—1799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民区域的人民运动。

美法关系 法国于1792年间进入了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得到盟国美国的援助，法国政府派遣了一个年青而老练的外交家吉伦特派分子爱蒙特·任纳去见华盛顿。他不在美国的首都——费城上岸，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首邑——查理斯顿登陆。任纳甚至在向美国政府呈递国书之前，即

已开始活动,因为他以为,美国与法国在1778年间所缔结的军事同盟仍然是有效的。

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任纳在查理斯顿开始装备私掠船,截捕英国船只;并编组队伍,以侵袭北美的英国属地。

人民群众到处热烈地欢迎任纳。在美国,对法国革命抱有热烈的同情,加之,美国的爱国人士认为自己曾受惠于法国人民。英国人也就被认为是侵略者。反英战争的念头非常流行。

但是,华盛顿接见法兰西共和国大使时故作冷淡,房内壁上示威似地分挂着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特的画像。1793年4月22日,华盛顿发表了外交政策宣言。

虽然在宣言中看不到“中立”的字眼,但是,这个宣言是作为美国在法国跟敌国的战争中的中立宣言而载入史册的。

在美国所兴起的许多民主俱乐部,纷纷要求对英国作战。在热烈的争论中,共和党人指责联邦党人背叛自由事业,念念不忘于君主制度;而联邦党人则指责杰斐逊的拥护者想把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

与英国的冲突。杰条约(1794年) 在海上的军事行动开始不久，即引起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冲突。从1793年6月起，英国政府即截捕装载面粉、谷类和肉类从其他国家开往法国的船只。当时英国人截获了好几百艘美国船，把船上的海员押下，并无礼地把他们编入皇家舰队服役人员。联邦党



1795年群众焚烧约翰·杰草人替身之情景

人不顾英国人的挑衅行为，决心通过谈判途径来调整跟他们英国朋友的冲突。联邦论者台柱之一的最高法官约翰·杰，奉命进行该项谈判。

虽然杰于 1794 年 11 月在伦敦达成协议，但这是通过若干对美国说来是屈辱和让步而取得的。这激起了美国爱国人士的义愤。在许多美国城市的广场上，有人把稻草人画成杰的样子，然后吊起来并把它烧掉。这不仅是由于杰与英国签订了一项不平等条约，而且还由于这个条约是与法国革命的敌人签订的。

西部的人民运动及其被镇压 在九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革命行动。北卡罗来纳、维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山区农民，起而反对联邦党人的政策。

西部的农民继续进行斗争，反对在美国建立起来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掌握政权的是大商业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的代表。

从 1791 年起，在宾夕法尼亚州及其他各州西部的农民群众，就已处于经常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宾夕法尼亚州流传着署名为“锡匠汤姆”的传单，传单中号召不要服从政府。

宾夕法尼亚州农民群众的不满，于 1794 年爆发为公开的起义。这次起义有时被称为“威士忌酒事件起义”，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抗议不许以小麦酿造威士忌酒的禁令，而当时由于道路不修、且又距离遥远的缘故，他们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收获物拿到宾夕法尼亚州城市市场去出售的。同时，华盛顿本人在其关于镇压起义的报告中指出，他们（“暴徒们”）的“敌意不仅是指向某一项特定的法律，许多罪犯实为敌视任何秩序的意气所驱使”，指出他们充满着敌对情绪和“对全国政府”提出了控诉。

拥有一万五千名官兵的军队被派往镇压起义，这些官兵是经特别召集各州民军而动员得来的。起义的某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1794 年 8 月 14 日，在柏金逊渡头召开了代表大会，当时出席代表二百二十六人，均由起义波及的各郡所选出。会上曾提出关于建立安全委员会并将西部地区全部政权转归该委员会手中的问题。这个计划被以加拉丁为首的那些主张与政府妥协的分子所破坏了，加拉丁后来在杰斐逊和麦迪逊任内做了财政部长。

代表大会只选出了一个跟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委员会。这种战略只能促成起义的失败，而事实果然如此。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1794—1795年的整个冬季这段时间内，有二千五百名军队留驻在起义的区域里。

1799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蒙哥马利、莱希格、巴克斯和波尔格各郡内，发生了以傅莱斯为首的新的群众行动。傅莱斯是一个木桶匠的帮工，后来又成为流动的竞卖商贩。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反对贵族们，反对总统约翰·阿丹姆斯，反对重税等等。它被政府军队和本州地方民军镇压下去了。虽然起义带有地方性质，但它造成极大的印象，因为出现了新的、相当大规模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运动的可能性，正如独立战争期间、谢斯起义期间或1794年及其后几年的农民运动期间一样。1799年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800—1801年联邦党人的失败与共和党人的当政。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份里，美国的第一个职工会成立了（1792年）。它是费城的皮鞋匠所组织的。此后不久，在费城及其他城市内，还出现了许多职工会。这些职工会把手工业者联合起来，

并带有狭隘的地方性质。

在法国革命期间，美国若干州内又发生了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例如，在1790年，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教友派曾要求禁止奴隶买卖，但国会拒绝了这个请求。在独立战争期间曾经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奴隶制危机，这时已经成为过去的了。西部之有广大而肥美的新土地敞开着以供殖民之用，以及大机器生产之在欧洲和美洲本部的发展，棉花之过渡到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些，都为奴隶制长期的新高涨及扩大到西南部广阔领土上去提供了条件。

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新屋顶”下，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统治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他们彼此之间有时也发生斗争，但在长期内并没有形成多少严重的冲突。

美国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战事 在欧洲爆发战争的威胁，也日益影响到美国方面。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再度降服其昔日美洲殖民地的念头。英国利用美国的虚弱和中央权力的散漫，拒不履行1783年和约的条件：它不把自己的军队从西部要塞撤出，唆使印第安人袭击西

部的移民，并且限制美国人与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贸易。

在 1793 年英国进入对法战争之后，美国商人利用美国作为中立强国的地位，以便把彼此互相厮杀着的英法两国贸易的颇大部分抢到自己手中。为报复起见，英国军事当局于是对美国船只实行搜查。法国人也不甘落于英国人之后。

法国督政府认为，杰条约（1794 年）是联邦党人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法国敌视的表现。此外，法国贸易的颇大部分之为美国人所挤掉，亦激起了法国工商界的愤怒。法美之间的外交关系遂告中断。法国人在大西洋搜捕美国的船只。

从 1798 年起，在两年半的期间内，美国实际上与法国处于海战状态。

联邦党人反动的对内政策。共和党人和他们的斗争 美国从它诞生一直到 1850—1860 年间，其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是：北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南部奴隶制的同时存在，以及南部种植场主与北部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妥协；虽然种植场主与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1776 年 7 月 14 日独立宣言初稿中所提出的关于消灭

奴隶制的问题，同日由于南部诸州代表的反对，已经取消很久了。杰斐逊当日曾极力反对奴隶制，没有得到北部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便投降于那些要求保存奴隶制的南部诸州代表之前。而后来杰斐逊于180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他就与奴隶主和平共居了。

虽然前面已经概略地谈及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区别，但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较详细地谈谈它是适宜的。

联邦党人对于跟从前的宗主国即英国尽可能保持更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至为关切，而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发展问题，则甚少注意。英国是以其本身的工业来抑制美国的工业，并且部分地依靠美国的原料和农产品来发展其本身的工业及城市的，所以那些主张跟英国密切联系的联邦党人，事实上是主张美国在经济方面保持对英国的殖民地依赖性，而同时也主张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从属于英国。

这样一来，联邦党人所执行的，是使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从属于英国的路线。

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则是另

外一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趋向。

不难辨别，杰斐逊在他的思想体系上，是属于乌托邦主义的——他一再希望美国成为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世界，希望在那里没有奴隶和雇佣劳动，希望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民主制度——人民主权。

事实上，在美国发生了农民的财产分化及其向两极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由于移民西部而以稍稍缓慢的速度进行）：一方面是农场主，他们是使用雇佣劳动的大私有主；另一方面是农民，他们破产了，陷于无法偿还债务的境地，他们变成雇农，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虽然有时在名义上还依然是私有者。

与杰斐逊的善良愿望相反，奴隶制在美国存在下去了。

如果把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奴隶制的态度来加以比较，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并无分别；而两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界线，便是关于从属于英国抑或按“美国式的”道路在美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联邦党人主张跟那摧残法国革命并领导反法

国人民斗争的英国缔结政治同盟，而在国内，联邦党人则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以消灭和压制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原则。

从1797年起，反动的联邦党人约翰·阿丹姆斯继华盛顿为总统。约翰·阿丹姆斯政府在紧张的国内外情势之下（当时反对联邦党人政策者已越来越坚决），决定大规模地对民主的规定和《人权法案》采取攻势，并用迫害的手段来压制人民群众和自己的政敌——共和党人的反抗。

在这个时期内，决定了美国往后的政治发展将沿什么道路进行的问题。这就是说，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年代里所争得的、并在《人权法案》内所固定下来的、虽然是极有限的民主权利将予保存呢，抑或政治上的反动势力毕竟得到胜利，而民主的成果将化为乌有。

在约翰·阿丹姆斯总统任内，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民主的法律：即归化法、客籍法及叛乱法，这些法律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共和党人的激烈抨击。

归化法将移居美国的外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的必要年限从五年延长到十四年，并将那些根据前法业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公民，仍转为外国人。在

这些突然丧失美国国籍的许多人中，有好些是国会议员。前述的另一项法律(客籍法)，主要是针对法国公民——移居到美国的雅各宾党人的。此项法律从未实行。但是，叛乱法则曾在若干场合下执行过。

根据叛乱法，凡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批评总统或国会的行动，意图“诽谤他们并传播关于他们的恶劣名声”者，应予监禁或处以罚金。这种含糊的措词，使联邦党人得以广泛地运用该法来反对自己的政敌。那些在报刊上指责约翰·阿丹姆斯反动政策的人，曾按该法遭受过迫害。叛乱法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该修正案在字面上是保障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的。

联邦党人的外交政策 1797年10月，美国派赴法国谈判建立正常关系的代表团到达巴黎。

泰利兰通过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是以X, Y, Z的假名字留在史册上的)^①提出由美国借款

^① 当时泰利兰所派去跟美国代表接触的三人名 Bellamy, Hottinguer, Hanteual, 后交涉失败，美国总统阿丹姆斯公布交涉经过时，将文件内此三人的真名字改用X, Y, Z三个字母代之，故史称“X, Y, Z事件”。参阅《剑桥现代史》，1934年英文版，第7卷，第321页。——译者注

一千万元，作为恢复法美关系的条件，此外并索取二十五万元的私人贿赂。美国的使节同意给予贿赂，但又觉得贿赂和借款的数目仿佛是有些过分。他们便返回美国，并于1798年4月将全部经过公布。

联邦党人之公布这些文件，打算借此挑起法国对美宣战。他们于力图走向战争之际，以为如果法国首先宣战，就可使广大的各界人士团结到联邦主义的旗帜之下。

此时，在美国成立了海军部，并重新开始建立海军舰队。1778年的美法条约被正式撕毁了。

在1798年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人伪称法军有侵入美国领土的危险，借以恫吓选民，取得了颇大的多数议席。

联邦党人阵营的实际领袖汉密尔顿运用一切手段，力图挑起战争，指望在战争期间可给自己的政敌以致命的打击，并可镇压民主势力。

在法美关系的紧急关头，苏沃洛夫所率领的俄国军队之进军西欧，和乌沙阔夫舰队之进入地中海，影响到法国政府决定与美国谋取和平。1800年9月30日，停止海上军事行动的美法正式协议

签字了。

在1800年的选举中，联邦党人反动分子完全失败。他们遭受责难的地方是：国债增加，蓄意与法国寻衅，想跟英国缔盟，以及企图建立君主制度。

共和党人当政。杰斐逊的措施 经过尖锐的政治斗争之后，共和党人杰斐逊继联邦党人约翰·阿丹姆斯当选为总统。

杰斐逊一向极力强调他自己的民主主义，他穿上简单朴素的冲呢子衣服，从自己寓所到国会开会所在地的国会大厦去，但他并不象他的前任那样坐着六马大轿车前往，而是乘马前往的，并且他还亲自把马系在国会大厦墙壁的铁环上。

不过，杰斐逊所宣称的民主主义，并非经常是彻底的。例如，他在1801年12月13日致门罗的信中谈及，他想在里士满的邮政办事处内任命一位“在社会上有高尚地位的绅士。我打算给予职位的，正是这样的人，因为这会增加行政机关的威信”。用不着说明，这里所指的是任命一些在南部拥有势力的奴隶主。

尽管如此，杰斐逊在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方

面，毕竟进行了一些民主的改革，这是他的巨大的功绩。在杰斐逊任内，约翰·阿丹姆斯的归化法、客籍法和叛乱法，都被废除了。在同时减轻捐税的情况下，国债迅速支付了。国家机关缩小了编制，并减少了开支，陆海军亦予裁减。1808年，根据宪法条文禁止把奴隶输入美国。

杰斐逊的政策与联邦党人的政策的重要区别，是有关“自由土地”的各项措施。杰斐逊任内曾实行了局部的土地改革：把人民可从西部国有土地购得的每块地段面积予以缩小^①，降低土地售价，并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但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却始终依然没有解决。

如我们所已谈过的，列宁曾经断言，在按“美国式的”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若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存在有着较大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如国会制度尤其是共和制度、防止资产阶级国家代理人滥用权力的宪法保障以及有着

^① 按 1785 年土地法令，政府只出售面积较大的土地（按段，即按每片土地六百四十英亩出售），但在杰斐逊政府于 1804 年所通过的新土地法内，允许人民购买较小的土地，即政府按每片一百六十英亩的面积出售。——译者注



杰斐逊像(萨尔作)

或多或少的机会在报刊上对政治经济问题和行政机关的活动发表意见等，便利了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活动的开展和资本主义的更迅速、更深刻的发展。人民群众则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因为尽管这些权利带有局限性，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联邦党人甚至连这些极温和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成果也曾企图在实际上予以消灭净尽，这些成果是独立战争、首先是人民群众争取《人权法案》的斗争所取得的。杰斐逊依靠共和党和它的报刊，依靠资产阶级的先进集团、农民、手工工场工人、打零工者，起而反对这条路线。杰斐逊领导了争取保存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斗争。杰斐逊在执政期间的政治活动，其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首先就在这里。

可是，杰斐逊的进步措施，绝不是意味着美国政治生活的任何毁坏。

奴隶制被保存着。杰斐逊的各项措施，只是便利了和加速了北部诸州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当时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了与非洲的私掠船^①斗争的问题，这些私掠船向地中海的贸易船只勒索买路钱。

在杰斐逊总统之前，美国也曾向非洲的私掠船缴纳过将近二百万美元。但当时的黎波里总督要求增加纳款并废除与美国所签订的条约时，美国政府为迎合那些对发展有利可图的贸易，和对可能更进一步把英法从国际市场排挤出去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起见，乃派遣舰队前往并开始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继续了好几年。1805年，美国与的黎波里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给予美国人比之欧洲列强为最优惠的条件（在1815年美国跟阿尔及利亚的新战争之后，美国就完全停止向非洲的海盗支付贡纳了）。

^① 指当时在地中海一带活动的土耳其及北非、近东伊斯兰教国家的私掠船或海盗，称为 Consair。它跟国际法上一般所称的私掠船(Privateer)稍有区别。——译者注

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美国扩张主义的崛起杰斐逊总统任内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

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许多活动家已要求美国人有沿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之权，当时该河河口是属于西班牙的。麦迪逊硬说，自然界本身就赋予美国人以沿密西西比河航行的权利。在杰斐逊政府就任之始，便发出了美国应立即占有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呼声。

美国利用了英法之间的敌对关系，来扩充自己的领土。1803年，美国乘着法国由于对英作战，以及由于海地岛黑人和混血儿的起义所遭受的困难局面，以总值二千万美元从法国购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领土——路易斯安那（不要把它与现在范围不大的路易斯安那州混为一谈）。由于这次购买事件，美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

这桩交易经过如下：杰斐逊派遣詹姆士·门罗前往巴黎，会同罗伯特·李文士顿^①向拿破仑

^① 李文士顿当时是美国驻法大使，而门罗当时是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第一提出购买新奥尔良的建议，该地位于一个不大的岛屿上，介于密西西比河与该河三角洲上的若干湖泊之间。如果不成功，则请代表们坚持美国在新奥尔良转载货物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当杰斐逊派门罗去巴黎谈判购买新奥尔良时，他同时还给了一份购买西部和东部佛罗里达的训令。倘美国的建议遭到拒绝，杰斐逊打算命令门罗转赴伦敦，跟英国缔结同盟条约。

门罗展缓了巴黎之行，他决心等到法国跟英国重启战端的时候。在他抵达巴黎之前，亚眠和约只落得一年的休歇而英法战争亦已再起，业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了。拿破仑既需钱进行反英战争，又鉴于出卖密西西比河流域战略要地新奥尔良一举为不智，乃突然提议把全部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人。

还在此事之前不久，拿破仑曾醉心于建立一个包括路易斯安那在内的庞大的美洲帝国的计划。拿破仑打算利用法国所属的物产丰饶而又人烟稠密的海地岛，作为夺取美洲大陆的根据地。可是，从1791年起，在海地岛上就已开始了黑奴及

混血儿反对奴隶制和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是美洲史上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一次黑奴起义。起义者在天才的军事首领和组织者黑人杜桑·卢维都的领导下，猛烈地反抗督政府及其后拿破仑恢复法国在岛上统治的企图。拿破仑所派往海地的三万六千大军，几乎全部战死或病死。迄1803年，拿破仑开始认识到，法国已不能再把海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他在美洲实行进一步掠夺的计划，亦已因之而宣告破产。这种情况也就影响到拿破仑出卖路易斯安那的决定。

这些代表们虽无该项权限，但仍决定把这片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购买下来，这样便使美国的领土范围增加了一倍，并使美国得以控制其全部内河系统。

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对这次购买事件表示抗议，因为他们诚恐南部在政治上会压倒东部，这就是说，南部的种植场主会压倒大地主和大商人。杰斐逊动摇不定了，因为宪法并没有赋予购买新领土的直接权力，而他又是主张对宪法作“狭义”解释的。不过后来他决定，路易斯安那可以购买，但在宪法内加进相应的补充案。诚然，这样的补

充案并没有加进去，但参议院和总统还是把这次购买事件批准了。

虽然路易斯安那是被美国根据条约购买的，但美国政府预见到，当地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新主人——美国人，由于这个缘故，杰斐逊在接管路易斯安那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派军队到那里，以便镇压当地居民可能发生的起义。大家都知道，杰斐逊在口头上曾屡次宣称他自己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可是，归并了路易斯安那之后，杰斐逊并没有给予这片辽阔地区的居民——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还有白种人即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以政治权利，并且还剥夺了他们在美国联邦机构中有其自己代表的机会。当时，这位“平等”的拥护者杰斐逊，自不难为剥夺大路易斯安那居民的政治权利一事找到解释：“我们的新同胞当还象小孩一样的时候，是不能自治的。”

国会议员们宣称，路易斯安那居民的自治权，是“与美国人的天赋权利”不相容的，而美国在路易斯安那的反民主的统治，是“保障合众国的权利”所必需的。

1803年1月28日的《纽约晚报》说：“管理北美洲的将来命运，乃是合众国的权利。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这样看来，1803年时，美国就已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即全部北美大陆应为美国所占领。

当美国“购买”大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法国驻美总领事就已指出，美国人所致力者“不是别的，而是吞没整个北美洲”。

还在1782年时，大陆会议所任命之委员会曾为前赴巴黎进行和平谈判的约翰·杰拟定了一项训令，该训令中说：“密西西比河将是最合乎自然的、较易辨别的和最确定的边界……”当时曾有这样一种意见，山是比河流更好的边界，因而阿列干尼山比密西西比河更适宜于作西部的边界。不过，正如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美国人从这两条边界线中选择了并不是最好的那一条，而是最远的那一条。

参议员杰克逊认为：“上帝和天地”早就注定了，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要成为这个“伟大而越来越兴盛”的國家的所有物。

参议员顾维奈·摩里斯硬说，佛罗里达和新

奥尔良应该成为“我国理所当然和必要的部分”。

杰斐逊在 1806 年是这样为美国的领土野心作辩护的，他说：墨西哥湾暖流出自密西西比河，并且是该河水流的延长。因此他认为凡墨西哥湾暖流所流经之处，都应该属于美国。1812 年时，国会内就有人要求美国人在海上的统治，特别是在“墨西哥湾暖流所及的地方”。

1804 年，路易士和克拉克的探险队从圣路易出发，去调查美国中部和到太平洋的通路，并准备作进一步的占领。在两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内，探险队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走了八千英里，随后从大瀑布经奥勒冈到达了太平洋。

美国在南部方面也扩充了自己的领土。1810 年（在麦迪逊总统任内），美国种植场主乘着西班牙因其美洲殖民地的分离运动所造成的困难局面，擅自潜入西属西佛罗里达，宣布该地独立，并请求美国政府把它归并。1811 年，西佛罗里达被宣布属于美国，并为美国军队所占领。

美国之获得大路易斯安那和西佛罗里达，引起了英国的不满。但美国方面跟英国特别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公海自由问题上面。

自从在特拉法角一役战胜法西舰队之后，海上霸权就已经转移到英国手中了。

美国与英法的海上斗争 1806年，拿破仑皇帝宣布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英国则以颁行1807年的法令为答复。该项法令实施后，英国舰队为阻止美国跟法国及其他或多或少处在法国势力下的国家的贸易起见，开始劫夺美国船只，甚至予以袭击。

1807年，美舰“赤萨皮克号”在驶离美国港口诺福克的时候，为英舰所炮轰。舰上有好几个海员被击毙或击伤。当时美舰便把国旗降下。它遭受了搜查。有海员四人（其中三个是美国人）被押赴英舰上^①。

还在1806年4月的时候，国会即已通过了由同年11月15日起禁止从英国及其殖民地输入货物的法案（禁止输入法），可是，该法案到1807年12月才执行。1807年12月22日，国会根据杰斐逊的建议，禁止美国船只驶离港口及从国内输出

^① 此即“赤萨皮克号及豹号事件”（“The Chesapeake-Leopard Affair”），“豹号”，是当日之英舰名。——译者注

货物(禁运法)。结果贸易被破坏了。这年的输出缩减至五分之一。

杰斐逊盱衡局势，认为停止输出航海用品和棉花，美国便可把其他国家首先是英法两国置于不利的地位，而迫使它们走上和平的道路。可是，杰斐逊的算盘打错了。美国各商港的大街上长满了野草，一片萧条景象。禁运法招致了工商界和种植场主们的极端不满，而英法两国在经济上却并没有受到损害。

禁运法在经过十四个月之后就被废除了，并且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美国人与英法两国贸易，但许可与其他各国贸易。在这个期间内，即在1808年至1809年间，美国为希图增强其国际地位，第一次与俄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和俄国交换了使节。

与俄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早在1804年间，杰斐逊即开始与亚历山大第一通信，此盖由于在美舰“费城号”海员获释事件中，俄国沙皇曾进行调解，该舰系于1803年10月29日在的黎波里海港入口处触礁粉碎者。在初时的通信内，杰斐逊已示意：在反对拿破仑第一所设立的海上贸易限制

的斗争中,美国希望俄国予以协助^①。

美俄间的正式外交关系,是根据美国的倡议而建立起来的,其经过如下:

1808年5月8日,亚历山大第一任命安特烈·达齐科夫为驻费城总领事兼驻美国代办,同时,还任命叶夫塔佛也夫为驻波士顿领事。

美国于1808年通知任命萧尔特为驻俄大使,但参议院未批准该项任命。

1809年5月10日,亚历山大第一任命帕伦伯爵为驻美大使。同年在麦迪逊就任总统之始,美国任命了共和党人约翰·昆西·阿丹姆斯为驻俄大使,他曾经随同丹纳代表团到过俄国。

麦迪逊及其政治见解 从1808年至1817年的美国总统,是共和党人詹姆士·麦迪逊。他是维吉尼亚州一个富有的种植场主,独立战争时期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和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麦迪逊是美国的第四届总统。他在1751年生

^① 1803年秋,美国领事莱维特·哈里斯抵彼得堡;1806年2月4日,根据亚历山大第一的命令,认可弗列特力克·基赛尔为美国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副领事;1808年7月,克里斯顿·罗德被认可为美国驻里加的副领事。

于维吉尼亚州一个种植场主的家庭,于 1836 年逝世。他拥有大量的财产。他原来准备做一个传教士。但反英斗争开始后,他却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了。麦迪逊于 1780 年当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并参加联邦宪法的草拟,而且他的方案被采纳了。他与汉密尔顿和杰写了许多论文,发表在《联邦论》的集子内。1787 年后,麦迪逊从中央集权化政权的辩护人,转而主张各州权力是不可让与的(即各州主权),并且跟杰斐逊一道,在财政问题上展开了对汉密尔顿的斗争。人们说他变成了共和党人,但却与联邦党人保持着友谊。

1812 至 1814 年美国与英国的战争 在杰斐逊任内,美国几濒于与英国和法国作战,但是,以杰斐逊本人为主的主张和平解决冲突的分子取得了胜利,美国才未被卷入战争。不久之后,在麦迪逊总统任内,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事毕竟于 1812 年爆发了。

据麦迪逊总统说,直至战争开始之前,英国人已劫夺了六千以上自称是美国人的海员。但美英战争的主要理由,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企图侵占新的领土,而另一方面是英国图谋破坏

美国的经济及贸易。

在 1812—1814 年英美战争的前夕，一批蓄意侵略的政治家在美国出现了。这些绰号“好战的鹰”的政治家们，在国会内、在报刊上、在集会上发表主张扩充美国领土的言论，要求侵占广大的地区。例如，众议员哈尔柏宣称：“创世主决定了我们在南部的边界是墨西哥湾，而在北部则是那永世冰冷的地方。”这样看来，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酝酿 1812 年的战争时，不但已梦想去侵占英属加拿大和俄属阿拉斯加，而且也想去侵占东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墨西哥。

他们所提出的侵占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互相排斥的。如果对一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资产阶级的代表）来说，侵占邻国的土地是“完全必要的”，为的是要把实现“美国式的自由”即资本家的统治扩充到它上面去；那末另一位（奴隶主）则认为其主要任务是把“特殊制度”即奴隶制扩充到新的领土上面去。

1812 年，那些为占领西班牙属西佛罗里达所鼓舞的南方种植场主们，梦想把整个佛罗里达及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也予以吞并。他们跟西部各州

的资产阶级和希图侵占加拿大的农场主们联合起来。有一位众议员格兰第宣称：“我现在所急不可耐者，不但是要把佛罗里达（指西部及东部佛罗里达）合并到我国的南部，而且还要把加拿大合并于我国的北部。”众议院议长克莱坚决主张：“把加拿大整个地夺到我们的手中来。”他断言，肯塔基一州的民军，就可以把蒙特利耳和上加拿大放在美国人的铁蹄之下。另一位国会内最有名的活动家——卡尔洪——宣称，在美国宣战四周后，就会把加拿大的大部分占领起来。在这个主张并吞加拿大运动的发展中，下述情况也起了若干作用，即当时英国人曾从加拿大方面把武器供给那些起义反对美国人的印第安人部落。

1812 年春，英国因派遣三十万军队赴西班牙而处于困难的局面。在这个时候，英国人把那招致愤恨的关于拘留中立国船只的命令，予以废除。可是，当这个消息到达华盛顿以前，国会已于 1812 年 6 月 18 日对英宣战了。在麦迪逊总统的咨文中所陈述的宣战理由如下：（一）英国人劫夺美国海员及船只；（二）封锁；（三）英国人支持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

还在开战之前，美国已宣布募集五万名的志愿人员。战争开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把常备军从官兵六千七百人增至二万五千人。

1812年至1814年间美国人反对英国人的军事行动，是极不顺利的。

美国军队仿效普鲁士式，组织又甚落后。战争开始后，即显出了它的缺乏战斗力。

美军接二连三地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们只是在海上和湖中打了几次胜仗。

美军并没有达到占领加拿大的目的。

1814年8月，英国部队三千人在沿海登陆，并于小规模战斗后占领了华盛顿。美国的高级国家官员胆怯地从华盛顿逃跑了。美国的司令官们，按照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坐在马车上四散奔逃”。

英军占领华盛顿后，把政府机关、国会大厦等烧掉，同时还野蛮地把国会图书馆予以销毁。

在1812至1814年期间，英国舰队要比美国的强大好几倍，而到和约将签字的时候，北美东岸还完全被英国人所封锁着。

这样，1812至1814年的战争，在海上和在陆

上对美国都是极不利的。

美军对英军只取得过一场大胜利，即在新奥尔良附近。杰克逊将军在该处集结了强大的民军，在美国正规军队的支援之下，于 1815 年 1 月 8 日击败了英军。但是，美军之获得这次唯一的重大胜利，已经是在和约签字之后了，当时杰克逊还未得到和约签字的消息。

战事开始后不久，俄国曾向交战国双方建议进行调解。美国总统麦迪逊同意了，但英国却拒绝了俄国的建议。1813 年夏，英国外相卡素莱提议交战国双方代表直接进行谈判。谈判系在根特举行，并于 1814 年 12 月 24 日在该处签订了和约^①。

英国并未承担停止劫夺美国海员及船只的义务，但事实上放弃了对美国贸易的压制。美国亦未获得寸土，但它的独立得到确认。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资产阶级进行扩张和侵略的野心，那末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在其

^① 根特(Ghent), 属今比利时, 此条约即得名为根特条约(The Treaty of Ghent)。——译者注

制度的发展中，每一个都是尽可能力图进行扩张和侵略的。因此之故，一个从它存在那一天起即力图扩张和侵略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势必与其他国家的扩张和侵略碰在一块。不过，直到 1818 年英美两国就基本争执问题取得协议之前，英国对它从前的殖民地美国的侵害事件仍有发生。英国从加拿大方面未表现过任何的侵略企图，自 1812—1814 年战争后，美加边界的武装撤除了，而在五大湖的交界地区，只有排水量不超过百吨和配备不多于一门小口径炮的税关船舶。至于美国南部的邻居墨西哥（从 1821 年起成立独立国家）和得克萨斯（于 1836 年脱离墨西哥），则从未对美国有过任何威胁的危险。

西班牙的属地亦与美国的南部毗连，美国对它采取了公开的侵略政策。

在 1812—1814 年战争期间，那些极关心于维持对英贸易并在政治上支持英国的联邦党人，曾起来反对战争。这次战争把亲英分子联邦党人彻底地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1816 年时，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机会使他们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

西部殖民的加强 1812—1814 年战争后，美

国军队的一部分被派去消灭印第安人。西部殖民和占地的情况加强了，占地者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向国会要求分配西部的土地。

1812年，有一批取名为“真正美国人协会”的拓荒者，向国会提出了一份申请书。他们诉说他们非常穷困，但同时却有成千上万亩的公家土地放空着。他们宣称：“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在国内领有一份土地的天赋权利，同时谁也不应该占有超过两百英亩以上的土地。”摩雷在呈递了这份申请书之后说：“真正美国人协会的会员们”住在伊利诺、俄亥俄和西部宾夕法尼亚。申请书内表现了民粹派把土地分配给“劳动的”私有者的主张，并确定以二百英亩为最高限额，这超过了一个较大家庭的劳动定额一倍。这份申请书在另一点上也是值得注意的。它表明还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的时候，移民们争取土地斗争的组织就已在西部建立起来了。

国会并没有理会这份申请书。

有一位当时人写及爱奥华州的“新垦地权益维护协会”的情形，他说：他们彼此互相援助，“各处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他们就象时钟一样准确地

到场，对于那些给价超过最低价（一点二五元一亩）的人，辄为之扼腕不置”。“如果在两个邻居之间发生了有关占用荒地的纠纷……他们就为此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理它，该委员会的决定，便是最后的决定。”

“新垦地权益维护协会”盛行于西部各州内。在爱奥华州，占地者于1833年议定，移民无权在沿河或草原地带占有宽度超过半哩的地段。在威士康辛州，不许移民占有四十英亩以上的“良好”森林。在丹郡（属威士康辛州），有一个“协会”转而执行制裁的职能：“兹议决，凡违反本会规定及侵犯荒地占用人之权利、使其正当期望落空者，吾人当立依西部移民惯例严惩之。”对于那些“土地窃贼”，除施以直接压制外，并采用公众规劝的办法。例如有一次，一群占地者走到一个“窃贼”或“暴发户”^①那里，劝他放弃买得的土地，这个“窃贼”蛮不讲理，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让他安静的话，他就要向委员会申诉了。委员会讲理无效后，便把这个“窃贼”按下冰孔里去泡他。他仍然坚持

^① 这是当时对那些抢先占购土地、窃夺地权的人们的谑称。——译者注

己见,当把他从冰孔里拖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大骂委员会了。于是便再把他送入冰孔里去挨冻。只是经过此番之后,他才签字答应自愿放弃购得的土地。

南部的殖民也加强了。

有一位美国观察家在1828年曾写及西南部的垦殖者的动态,他说:“在这个地区清除树木……并不象北部各州那么轻易。密密麻麻的灌木丛,长着蓟草和多刺的山楂树,构成一道活的栏栅,要透过它进入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儿还有毒蛇、蚊虫和在沼地里的鳄鱼;这些鳄鱼并不象埃及鳄鱼那么危险,但也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可是,南部这种跟自然斗争的困难情况,并不能阻止种植场主们去占有土地,他们是利用整队整队的奴隶去清除树木的。此外,农民们比种植场主先走了一步,这又为后者开辟了西进的道路。种植场经济开始在南部排挤农民经济。当地自由农民的劳动,被奴隶劳动排挤出去了。旅行家和调查专家欧姆斯台(马克思《资本论》内曾屡次引证他的著作)^①

^① 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3页,注17。——译者注

写道：“所有大块的土地，最初都是由那些勤劳的移民们所开辟的，他们只有很少的工具，但却有坚强的毅力。只是一当他们把土地清除了并稍为安居的时候，大种植场主带同自己的黑帮便从东部来到了，他们在区内住下，把周围通通兼并和破坏一空。”

关于南部的情况，他说：“那些自己不拥有奴隶和公开反对奴隶制的白人，被迫离开奴隶制的各州。”要证实这一点，可以举出成千成百的例子来：例如把这些人私刑拷打，涂以油污并粘上绒毛和施以其他种种暴行等。

这里我们引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属于较晚的一些时候，即十九世纪中叶的。

有一个公民从田纳西州迁到乔治亚州，买了几百亩地，这块地跟一位富有的奴隶主的住所很接近。他把自己这块不大的田地围起来，和儿子们一起耕种。这样，他就夹杂在奴隶主们中间进行自由劳动了（因为这个农民没有奴隶）。他邻居的那位富有种植场主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农民对黑人是一个很危险的榜样。奴隶主等候着适当的机会，来跟他打官司，弄光他的财产，以便借此把

他从这块土地上赶走。恰值这个农民的妻子患疟疾，他便去找邻近的医生来看病。奴隶主跑到医生那里去嘱咐医生，每看一次病便向病人的丈夫索费几百块钱。医生照着这个办法去做，开出了一张三千五百块钱的账单。农民拒绝照付，医生便把账单呈交法庭。奴隶主法官认定该账单应予全部照付，而这个农民并应丧失其土地的所有权。

我们之所以引述此事，为的是要说明奴隶主跟农民斗争的法门是如何层出不穷，而奴隶主们手中的斗争武器又是何等具有威力的。

由于植棉业重心之转移到密西西比河去，种植场主阵营内部的政治力量也发生了重新配置的情况。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执政的是旧日各州那些烟草业和植棉业的种植场主，如麦迪逊、门罗等是。迄二十年代末，政治势力便转移到南部，即从“杰斐逊与麦迪逊分子的维吉尼亚王朝”，转移到南卡罗来纳—乔治亚的种植场主方面去了。那些把大量资本投入西部新土地的种植场主，成为南部政治家的首领，而且，与其说他们代表他们所由选出的旧日各州，毋宁说他们代表密西西

比河及墨西哥湾的种植场主。

前面曾经说过,在西南部的殖民事业当中,最先到来的是农民的先头部队,而种植场经济的浪潮则接踵而至,把沿途的小农户一扫而空。应该指出,这只是一般的景象,远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给种植场主所挤掉了。那些为债务或家庭所累的最贫困的农民,常常无法再向西移,他们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归他们所有的,只是那些交通最不方便或地力最耗竭的地段,既不适于作种植场,又需要精耕细作或至少是起码的土壤改良。这些“白人贫民”一部分变为流动的手工业者,靠替种植场主干些零活糊口,或从事私贩威士忌酒卖给奴隶,或依偷窃并出售赃物等为生。在那些盛行奴隶劳动并轻视劳动的地方,在那些由于剥削奴隶劳动和由于几乎完全没有工厂企业因而劳动力很廉贱的地方,在那些政治的、司法的和行政的权力都落在种植场主手中的地方,“白人贫民”的境况并不比奴隶的境况好多少。这些“白人贫民”极力想从南部走向“自由的”西部或北部诸州。从欧洲来的殖民洪流,则绕过奴隶主的南部,而经旧日北部向西北部前进。“白人在南部没啥干头”——自由州

的居民这样说。

《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在美国各个移民地区上管理机构的组织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819年，阿拉巴马州以新的蓄奴州的资格加入了联邦。当时在北部各自由州有五百一十五万二千人口，资产阶级据此向众议院派出了一百五十名代表。南部各蓄奴州有四百四十八万五千人口，在众议院拥有八十一名代表。这样，众议院的多数票，是属于没有奴隶的各州代表的。但是，在参议院内，北部和南部的代表席位则是相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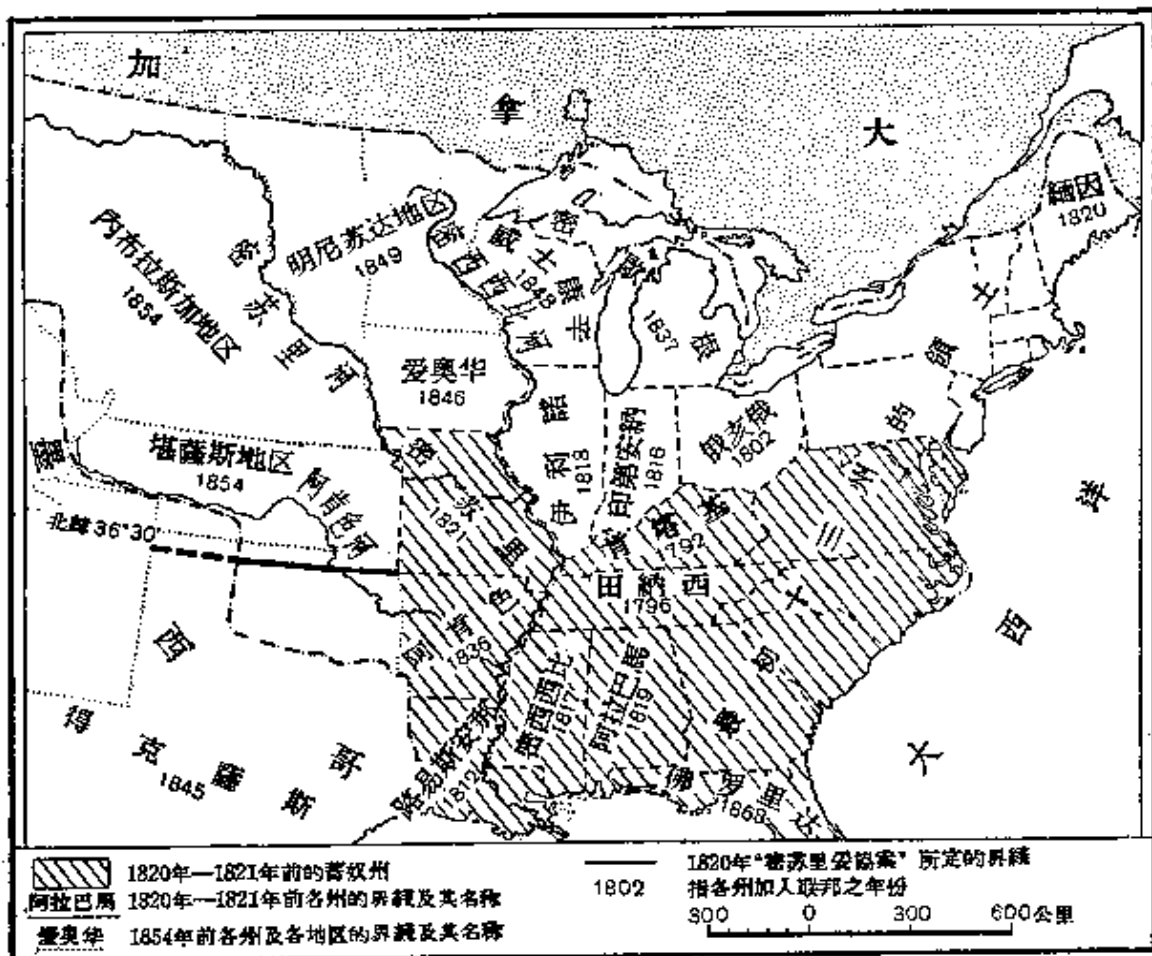
1819年2月，纽约州代表詹姆士·托尔玛治在国会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以后再把奴隶运入密苏里州，而该州内所有奴隶出生的儿童，在达到二十五岁后即应被看作是自由人。此项议案于众议院通过后，却为参议院所否决了。这是关于奴隶制问题在全国讨论的第一次。尖锐的政治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南部不愿意丧失它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因此于1820年当密苏里作为新的蓄奴州加入联邦的时候（同时缅因州亦作为禁奴州而加入联邦），他们达到了如下的目的，即西部沃土在北纬36度

30分以南者,宣布开放允许蓄奴。当时议决:在该线以北,将依移民数量成立自由州,而在该线以南,则成立蓄奴州。并议决嗣后须同时接纳两州加入联邦,即一个为蓄奴州,另一个为自由州。

1820年的协议,名为《密苏里妥协案》。

北部各州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南部各州奴隶制的加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上得到反映。北部



12. 《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按原图译制)

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南部的种植场主之间，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在长时期内，即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结果总是资产阶级向种植场主投降。

在南部沃土内实行剥削奴隶劳动的情况下，在存在着辽阔而未经利用的土地资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获得了廉价的棉花，其数量足够年轻的美国纺织业之用。在此时期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不利于与种植场主决裂的，何况，北部的资产阶级曾把很多钱贷给南部的种植场主，并从这种借贷活动中获得了颇大的额外利益。

那些可能成为、而后来成为奴隶制主要反对者的力量，即工人阶级和农民，当时还没有展开反奴隶主的坚决斗争。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而农民则由于西部土地的存在，还没有跟种植场主发生冲突。及后到了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在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工人、农民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形成过程中历史条件的变化，便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十九世纪头十年间，美国的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南部的奴隶制已扩充到新的领土上面。

西部的对内殖民问题，是与对外政策问题紧密地互相错综着的。

美国之侵占东佛罗里达 十九世纪头十年间，美国的扩张首先转向毗邻的西班牙属地。我们曾经提到过，在1810至1811年间麦迪逊总统任内，美国曾利用武装移民侵入西佛罗里达，他们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并向美国国会声称该地的“居民”愿意并归美国，这样便把西佛罗里达侵占了。在门罗总统任内，美国又从西班牙手中把东佛罗里达“购买”过来。

美国军队侵入西班牙殖民地东佛罗里达的借口，是追击印第安人的塞密诺尔族部落。塞密诺尔人的“罪名”是，他们把那些从种植场逃跑出来的奴隶藏匿起来。此外，美国的种植场主又久已垂涎侵占这块肥美的东佛罗里达。1818年1月6日，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种植场奴隶主杰克逊将军致函门罗总统，建议侵占佛罗里达，并答应在六十天内完成此事。杰克逊所奉到的任务是侵占，确凿是侵占，而不是购买。1818年间，他率领着美国军队侵入佛罗里达并把它占领。经过跟西班牙进行长期谈判之后，由美国付给西班牙一笔微不

足道的补偿金，而把这次占领“合法化”了。顺便指出，反动的历史学家曾把“购买”佛罗里达事件予以歪曲，以便进一步作同样反科学的说明。美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指证说，美国与那些侵占领土的欧洲国家不同，她只是“购得”，即把领土买来而已。然而，东西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大片领土、所谓葛士顿地区^①以及其他土地，都不是为美国所购买的，而是为美国所侵占的，只是于事后以低价“购买”的手段，来掩饰这些侵占的事实而已。其后在“购买”菲律宾、波多黎各及其他岛屿的事件中，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美国某些历史学家始而对个别的侵占史实作不正确的叙述，终而伪造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的概念，把它曲解为和平的、非侵略的政策。

这些历史学家在把美国一切侵略事实予以歪

^① 詹姆士·葛士顿(1788—1858)，任美国驻墨西哥公使时，于1853年购买墨西哥总统圣安纳订约，由美国以一千万美元从墨西哥购得基拉河与格兰得河地区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平方哩的领土。同时美国移民则在该处进行暴动并赶走当地墨西哥人的政权。美国于1854年批准该约。该约在墨西哥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后虽经批准，但圣安纳则被控以叛国罪。1855年，圣安纳便被推翻了。

曲的时候,转而歪曲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力图使读者相信:北美的资本主义是与落后的欧洲不同的,它在其内在的发展方面,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不可调和的敌对矛盾;而在其对外关系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跟他国发生过冲突,进行过掠夺和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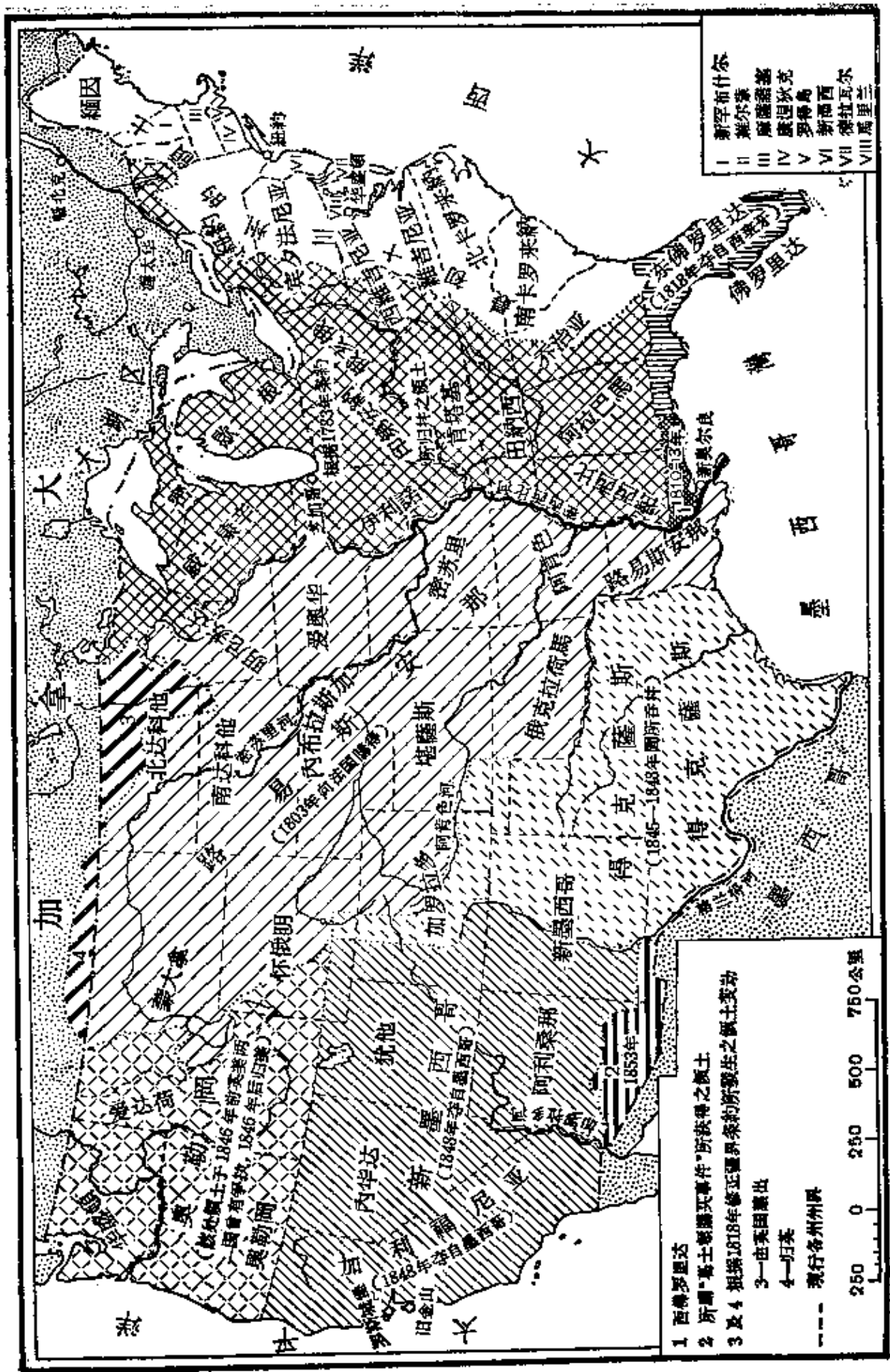
西班牙政府于1819年同意对佛罗里达事件实行让步,但西班牙国会则直到1821年才批准为美国所侵占的佛罗里达脱离西班牙。

在这些年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普遍发生起义。西班牙既无法镇压自己殖民地的起义,从而更不可能因佛罗里达事件而对美作战。

美国于1819年与西班牙缔结了将东佛罗里达转归美国的条约之后,同时还使西班牙放弃了对北纬42度以北的任何领土要求。

为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庐山真面目起见,对所谓门罗主义问题作仔细的探讨是很重要的。

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12月2日在致国会咨文中所宣布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把门罗主义描写为它始终是美国的防御手段,虽然美国的决策人物在记住门罗主



13. 十九世纪美国领土扩张图(按原图译制)

义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实行“大棒”政策，即公开的暴力政策。美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绝不为下列事实而感到尴尬：即与美国政治家们“爱好和平的”宣言同时俱来的，是侵略邻国，占夺其领土，或在前此的主权国家用强力树立美国的保护制度，或侵占新的殖民地。他们硬说，所有这些都是“出于自卫”的。

因此，美国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有时将门罗主义较其最初含义作极广泛的解释，则归根到底它仿佛总是用来防御和巩固和平的。

所谓门罗主义，简言之，就是意味着“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年代中，美国资产阶级、首先是美国人民斗争的基本内容，是争取美国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可是，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就已经特别显露出它的扩张野心。在资产阶级所实现的、并对资产阶级来说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人民主权”这一概念中，原来就包含有资产阶级的理想同时也是其实际任务，即不仅压迫本国的各族人民，并且也压迫他国的各族人

民。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制定的若干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等，可供分析历史进程的内在力量之用。这些基本范畴，乃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观最后所依据，因为不同社会的对外政策，归根结蒂是由它们的生产的阶级的结构所决定的。

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奴隶主手中的年轻的美国，在摆脱了对英国的政治从属之后，立即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即美国的殖民体系。

美国在美洲扩张的重要阶段，是与门罗主义的对外政策分不开的。

门罗主义的发生，与下述局势有关。在1822年神圣同盟所倡议的维罗那会议上，曾提出了关于镇压西班牙革命的问题。英国代表威灵吞曾奉命不要让法国去干涉西班牙。这一干涉如得到实现，就意味着英国在欧洲的首要敌人——法国——的加强，和处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西班牙的削弱。

在英国坚持无效、法国十万大军开入西班牙镇压革命之后，英国政府方面乃产生了一种揣测，

即神圣同盟的次一步骤，将会是法军在恢复当地西班牙专制政权的借口下，对西属殖民地实行武装干涉，而实际上却图占领它们。1823年3月31日，英国外相堪宁函告巴黎的英国大使，英国不能容许法国侵占或以其外交手段获得前此西班牙殖民地版图中的任何领土。

于是，英法两国间的关系乃顿趋紧张，大有兵戎相见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于1823年向美国提议结盟。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阿丹姆斯认定，英国由于它不满于神圣同盟诸国的政策，将不得不对美国采取友善的立场，因此他认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并不是跟英国一道，而是反对它。

门罗原拟同意堪宁的建议，前任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亦甚然其说。阿丹姆斯则反对英国的建议，因他认为“堪宁之首要的或唯一的目的，是阻止美国侵占西班牙美洲属地的任何部分”。

阿丹姆斯所指的首先是古巴和得克萨斯。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领袖和思想家约翰·昆西·阿丹姆斯认为，不仅应抗议欧洲列强对南美事务的暴力干涉，而且应拒绝欧洲方面对美洲事务的任

何干预,认为应“实行美洲事务是美洲人的事务的政策并坚决奉行之”,换句话说,即美国应在南北美大陆全部领土内实行完全的统治。

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份咨文,它的基本要点是由国务卿阿丹姆斯所草拟的。

在总统咨文内说:“在已获得并维持自由独立情况下的美洲大陆,今后不能被任何欧洲列强作为将来殖民的对象。”

咨文内提出了这样的原理,即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君主制)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共和制)是不同的,因而欧洲列强方面将其政治制度移植至西半球任何部分的一切企图,美国将视为“危及和平与安全”。

咨文内宣称,美国对于现有殖民地的事务不予干涉,将来亦不予干涉。关于那些已宣布独立且其独立已为美国所承认的美洲国家,咨文内宣称,任何欧洲列强凡以压制这些独立国家或控制其命运(不管用任何其他方式)为目的之一切干预,美国均将视为对合众国非友好态度的表现。

咨文内并说到,美国不干预欧洲列强之内部

事务，亦不容许同盟诸强（指神圣同盟）将其政治制度扩充至南北美任一大陆，致“危及合众国之和平与幸福”。因此之故，美国对此等干预，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均不能置之不理。

这样，门罗主义宣布了关于欧洲与美洲的两大政治范围这个概念，并提出了彼此互不干涉的要求来。但究其实际，乃是要求把南北美大陆置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美国一方面反对任何欧洲国家把美洲进一步殖民地化，但却没有同时声明她自己放弃在美洲大陆所侵占的领土。

门罗主义并不是国际条约。它甚至未经国会以决议的形式批准。

它的发生，是由于世界上国家体系状态的破坏、并产生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果。

这个体系的重大破坏的第一阶段，是由于独立战争的结果，第一个独立的美洲大国——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了。当时在中南美的各殖民地，也开始了争取独立的运动，但在十八世纪内，这些运动并没有导致解放运动的胜利。

任何国家与周围的世界都存在着某种联系，

跟它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而往往是彼此斗争。在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即在各国的国际活动——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活动——的过程中，组成了国家的体系，这个体系是经常处在发展的状态中和经常变化着的。但是，如果在某一阶段上，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国家体系中的一般力量对比在实质上有多大改变，那末我们就说这个体系是在保存着、在维持着。如果这种变化具有突变的性质，即转为新质，如果形成了新的国际局势，那末我们就说列强的体系是破坏了，而新的体系建立起来了。

战争及其后果，列强的重新组合，甚或各国的内部事件（如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产业革命及其他等等），都会引起列强体系的破坏。内部发展的规律性和某一国家在国家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总是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外部形势与内部形势彼此密切地关联着，并可以互相转化。例如，某些国家内部所发生的革命，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国家，把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改变了。革命、民族统一运动和战争互相错综着，有时还会彼此汇合起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独立战争和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共和国在世界地图上出现，引起了既成国际体系破坏的第一阶段。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法国的革命战争及其后的掠夺战争，和它的威力之毁灭在俄罗斯的田野上面。

西班牙之为资产阶级法国的军队所击溃，加速了美洲方面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发生，在那里出现了好些新的国家。这些新的国家成为美国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集团侵占欲的对象，并且也部分地成为英法资产阶级寡头和工业资产阶级集团侵占欲的对象。同时，从这些新的美洲国家当中，又分化出一些妄图统治南美洲者——这首先是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中美及南美诸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军事独裁。其后则有一些小波拿巴在该处活跃，如墨西哥的圣安纳即是。

中南美成为许多独立国家之后，世界上国家体系中的对比关系重新又有了变动。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国家体系中的这些变化，也就成为门罗主义出现的基本原因。

1821年，亚历山大第一颁布了白令海峡航海

条例,宣布为俄国领土所环绕的白令海峡为内海,禁止其他强国船只通行。亚历山大第一此项法令,或神圣同盟对美洲革命之大有可能实行干预,对于门罗主义的出现,是具有若干关系的;但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并不能单独地说明门罗主义的发生。不待说,从英国方面也会有危险,英国可能企图再把美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英国或法国的新的殖民地掠夺也可能间接威胁到美国,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门罗主义的实质,乃是美国要求在新的、美洲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建立她的统治的声明书。

下面是门罗主义的实际起草人约翰·昆西·阿丹姆斯所作的有趣的自白;尤有价值者,它虽然并不是要公诸报端,但却有官方的性质。

1819年间,阿丹姆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声称:“世界人士应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北美大陆应成为我们所属的领土。自从我们成为独立的人民那时候起,北美大陆之应成为我们的财产,就正如密西西比河之必然流入大海一样简单的自然法则。西班牙在我们的南边有属地,而大不列颠则在我们的北边有属地。几百年后,这些地方如仍不为

美国所归并，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国务卿阿丹姆斯还发表过其他扩张的言论。阿丹姆斯于 1823 年在给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的一封公函内，曾谈到西印度群岛（他首先指的是古巴），他说：“这些岛屿就其位置而言，乃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物。”同年春，他发表了他的名言：“被暴风雨从树上打掉的苹果，只能落在地上，并无别路可走”；而如果古巴不复属于西班牙，则她只能倒向“母亲的怀抱”，即倒向北美联邦。

门罗总统于宣布门罗主义的同年，即 1823 年，曾写信给杰斐逊说：“依我看来，佛罗里达角和古巴，这些都只是密西西比河的河口。”

《民主评论报》于 1838 年写到美国时，说她是“未来的伟大的国家”，并宣称，全部西半球都将属于美国。该报于 1845 年又说“墨西哥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伊利诺州纪事报》则以殖民者的狂热硬说“墨西哥人一般并不比黑人好多少”。

在门罗主义内，奠下了两项方针：一项是防御的——这不是主要的——方针，旨在反对欧洲国家对美洲的殖民地扩张；门罗主义同时还包含着进攻的方针。美国并没有宣布自己放弃对拉丁美

洲的领土和“特殊权利”的野心，如堪宁所要求的那样；相反地，美国却宣布了统治南北美大陆的野心企图，而只是暂时把南北美大陆上早已成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那部分除外。

至于说到欧洲与美洲彼此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这并不是基本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在美洲，有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有巴西王国（1829年起），美洲还出现过甚至与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距离很远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在墨西哥）。而且，在领土上呼啸着奴隶主的鞭子的美国秩序，较之欧洲国家的社会秩序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

门罗主义招致了英国的不满，因为美国希图在整个美洲建立霸权的野心，预示着英美争夺中南美的冲突。1824年间，当时约翰·昆西·阿丹姆斯已当选为总统，曾有过召开一次全部独立国家会议的意图。关于这件事，堪宁宣称，对于成立中南美诸国联盟的尝试，英国并无异议。但是，堪宁继称，如果美国希图领导此诸国联盟，则此对不列颠政府将为极不愉快之事，甚至可能危及美洲与欧洲的和平。堪宁这番言论的动机是不难揭破

的。堪宁于1824年12月17日写道：“西班牙的美洲(属地)已经获得自由了,而且,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这些地方将会属于英国。”

然而,还在1822年间,当美国承认拉丁美洲各个新共和国的时候,参议员克莱曾声言:“让我们成为现实的和真正的美国人吧,并且让我们成为美洲体系的领袖吧。”克莱明显地说出了要把美国变成新的、独立的美洲殖民体系的中心这种意向。

1826年,在巴拿马召开了美洲各国会议,其目的是拟订通商条约并联合起来抵抗西班牙的野心。这个会议的召开并非由于美国所倡议,而是由以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中南美各国所倡议的。会议的组织者们希望依靠英国来反对美国,邀请英国代表参加,于是英国代表乃出席于巴拿马会议。可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却又邀请了美国的代表参加。阿丹姆斯同意了,但美国的参议员们——奴隶主们——却反对美国的代表跟革命的混血儿将军们坐在一起开会。虽然他们没有达到拒绝巴拿马会议邀请的目的,但美国的代表姗姗来迟,只有四个美洲共和国和英国的代表们出席了

这次会议^①。这次会议并没有获致什么直接的实际结果。

美国的产业革命。它的一般特征和特殊特征 美国之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工业阶段，是接着英国开始之后立刻开始的。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已经有了“珍妮”纺车，而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第一座阿克莱式的工厂在新英格兰建立起来了。在美国，机械技术之迅速采用，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开始形成为基本的社会阶级，在十九世纪头二十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而这在法国只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在德意志诸国是从二十至四十年代开始的，在俄国则特别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产业革命，其开始早于许多欧洲国家，那末它拖延了颇长的一段时间：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主要局限于原来的东北部各州，其后则是西北部各州；只是在南北内

^① 出席 1826 年巴拿马会议 (Panama Congress) 的四个美洲共和国是：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中美共和国，后者即现在的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及萨尔瓦多诸国的前身。又当日美国所派出席会议的两位代表，一位死于途中，一位抵巴拿马时会议已结束。——译者注

战之后,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才把南部也卷进去了。

美国产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与大工厂在东部纷纷建立的同时,移民们则带着手纺车和手工车床向西部推进,即在西部移民地区内同时发生了家庭小生产。十九世纪美国的工厂工业,是在劳动力经常向西部流出、而新的大规模的移民经常从欧洲流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在1820至1830年间,国外移民来到美国的有十五万二千人,其中从欧洲移来的有十万零六千人,从亚洲移来的有一万五千人,从其他美洲国家移来的有一万二千人。

这十年间从欧洲来的移民中,为数最多的是下列这些国家:爱尔兰五万四千人,英格兰和苏格兰二万六千人,法国九千人,德国八千人。

在1831至1840年间,移入美国的有六十万

人。
在1841至1850年间,移入美国的总共在一百七十万人以上,其中来自欧洲的有一百五十九万七千人,来自亚洲的有八万二千人,来自其他美洲国家的有六万二千人。这十年间从爱尔兰迁来

的为七十八万人，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迁来的为二十五万六千人，从法国迁来七万七千人，从德意志诸国迁来四十三万四千人。

在内战前最后十年间，移民总数在绝对数方面是大大地增加了，但在迁移速度方面则较为慢些。这十年间移入美国的有二百六十万人，其中来自欧洲的为二百四十五万二千人，来自亚洲的为四万一千人，来自其他美洲国家的为七万四千人。爱尔兰在这十年间提供了移民九十一万四千人，英格兰和苏格兰为四十二万三千人，法国为七万六千人，德意志诸国为九十五万一千人。在内战发生那十年间，移民的数目减少了一些，为二百三十一万四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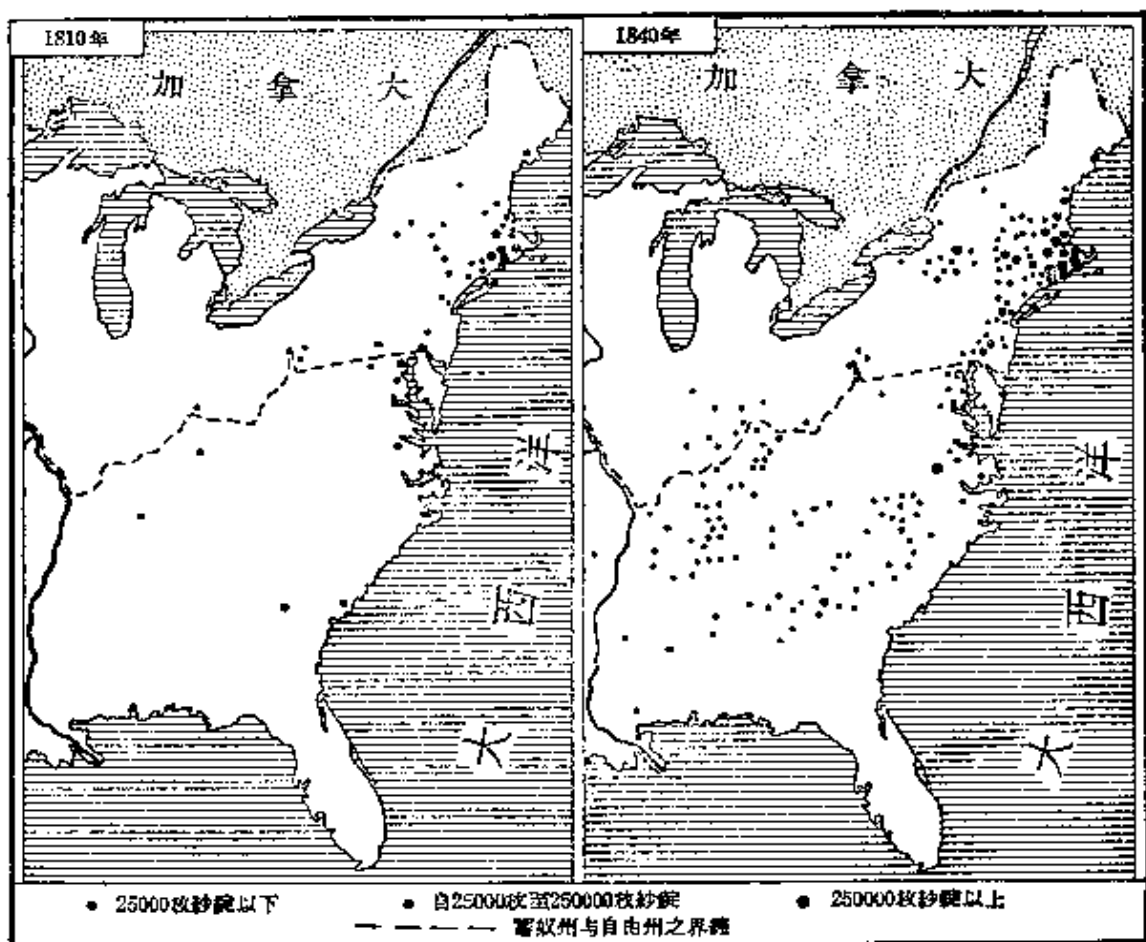
从1842年起，美国的人口由于移民的流入每年增加在十万人以上。仅仅1854年那一年间，迁来的移民就有四十二万七千人。迄内战时期之前，从欧洲迁到美国的移民总共将近五百万人。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从欧洲迁到美国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农民和熟练的手工业者，而在1848年后，则主要是产业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1848年以前，美国工人阶级显出很大的流

动性,没有固定的成分。

迅速的西部移民和欧洲人的迁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这些工业获得了劳动力的洪流。同时,工业也有了广大的和越来越扩大的商品市场。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要。这样,欧洲各国和美国本身的所谓过剩人口,就在西部的土地上找到了生活资料。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带来了从美国东部城市



14. 1810年及1840年的美国棉纺织业(按原图译制)

到西部去的移民浪潮。可是，移民西部最多的，并不是在危机和萧条的年代，而是在经济高涨的年代。在经济高涨的年代里，从欧洲迁入新大陆的移民和美国本身从东部向西部的移民运动都加强起来。

在 1819 年危机前的高涨期间，向西部的殖民运动曾急剧地加强起来（1818 年卖出的土地为三百五十万英亩，1819 年为二百九十万英亩，1820 年约三十万英亩，1821 年约八十万英亩）。在 1834 至 1837 年的高涨期间，卖出的亩数也大为增加（1834 年为四百六十英亩，1835 年为一千二百万英亩，1836 年为二千万英亩）；1837 年则缩减至五百六十万英亩，1838 年降到三百四十万英亩。

1854 年，当时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而退出了欧洲市场的小麦供应者之列，从而造成了对农业的有利行市，这种情况曾予移民西部以极大的推动。1853 年卖出的土地为一百万英亩，1854 年则为七百万英亩，而 1855 年已达一千五百七十万英亩。

新的各州相继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在 1812 年战争之后。例如，肯塔基州于 1792 年加入联邦，

田纳西州于 1796 年, 俄亥俄州于 1802 年, 路易斯安那州于 1812 年, 印第安纳州于 1816 年, 密西西比州于 1817 年, 伊利诺州于 1818 年, 阿拉巴马州于 1819 年, 密苏里州和缅因州于 1820 至 1821 年。新的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北部地区, 开始迅速地赶上各老区。在 1790 年时, 阿列干尼山脉以西各州的人口只有几十万人多一些, 而当时新英格兰的人口就超过一百万。1820 年时, 阿列干尼山脉以西各州的人口已达到差不多二百五十万, 而新英格兰的人口还不过一百五十万。当时美国人口每十年间平均增加 30%, 而从 1810 至 1820 年间, 肯塔基州的人口增加了 22%, 路易斯安那州增加了 41%, 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增加了 61%, 密西西比州增加了 81%, 印第安纳州增加了 133%, 阿拉巴马州增加了 142%, 而伊利诺州则增加了 185%。

在五十年代间, 爱奥华州的拓殖尤为迅速。

《纽约论坛报》一个记者于 1854 年从爱奥华州写道: “这个州于一年之内仿佛就增大了一倍, 农场、铁路和城市, 都几乎象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 整个西部就象蘑菇一样地成长着。”

关于该区农业的高涨及其迅速的资本主义化，可以从美国谷物输出额的增长来证明：

1822—1832 年输出值共六千七百万美元。

1833—1842 年输出值共七千三百万美元。

1843—1852 年输出值共一亿九千八百万美元。

1853—1862 年输出值共五亿一千二百万美元。

从 1833 至 1843 年的增加额为 8%，其后十年间为 170.9%，从 1853 至 1863 年则为 158%。

在五十年代期间，稠密的铁路网把西部和工业的东北部连接了起来，而输往欧洲的小麦之空前增加，又改变了小麦及其他农产品的货运方向。现在主要的货流是从西北部运往东北部，消灭了西部的商品谷物生产者对南部棉花种植场的依赖性。

居民日多的西部，是迅速扩大的工业品市场。

从十九世纪初起，棉织业发展得特别迅速。在 1805 年时，美国的机械纺织机只有四千五百枚纱锭，1820 年为五十万枚，1860 年时，美国的棉纺厂已总共拥有五百二十万枚纱锭，而就棉织工业来说，美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拥有纱锭三千万枚），而与法国相等。

冶金工业增长较慢。1810年，美国生产了五万五千吨生铁（铁块），1830年为一十八万吨，1850年为九十八万八千吨。

早在建筑铁路之前，国内就布满了运河网，这些运河网把密西西比河跟圣罗伦士河联接起来，并把各大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跟大西洋联接起来。当1825年联接大湖水系与哈得逊河的伊利大运河开放的时候，从前经过费城涌往西部的大量移民，这时便取道纽约沿哈得逊河而上。从此时起，纽约的地位就空前地提高了。

1830年时，美国只建筑了二十三英里的铁路线；1850年时，美国铁路网的长度（一万五千里），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恩格斯于1844年曾指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①

美国的农业机械，在1850年时就已优于英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4页。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美国还出现了其他若干发明：如富尔顿的汽船（1807年发明），瑞典籍技师埃利斯·霍的缝纫机（1846年发明，此机器的专利权为工厂主胜家所夺占），和以标准化零件制造枪枝的工厂。不过，美国技术的一般水平，尚远逊于英国。

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1860年时，美国共有一百三十万产业工人，但在北部诸州，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与从事农业生产者的比例是一比七，在中部各州是一比十五，在西部各州是一比十八。南部的工业发展居于末位，当地的产业工人与从事农业生产者的比例，是一比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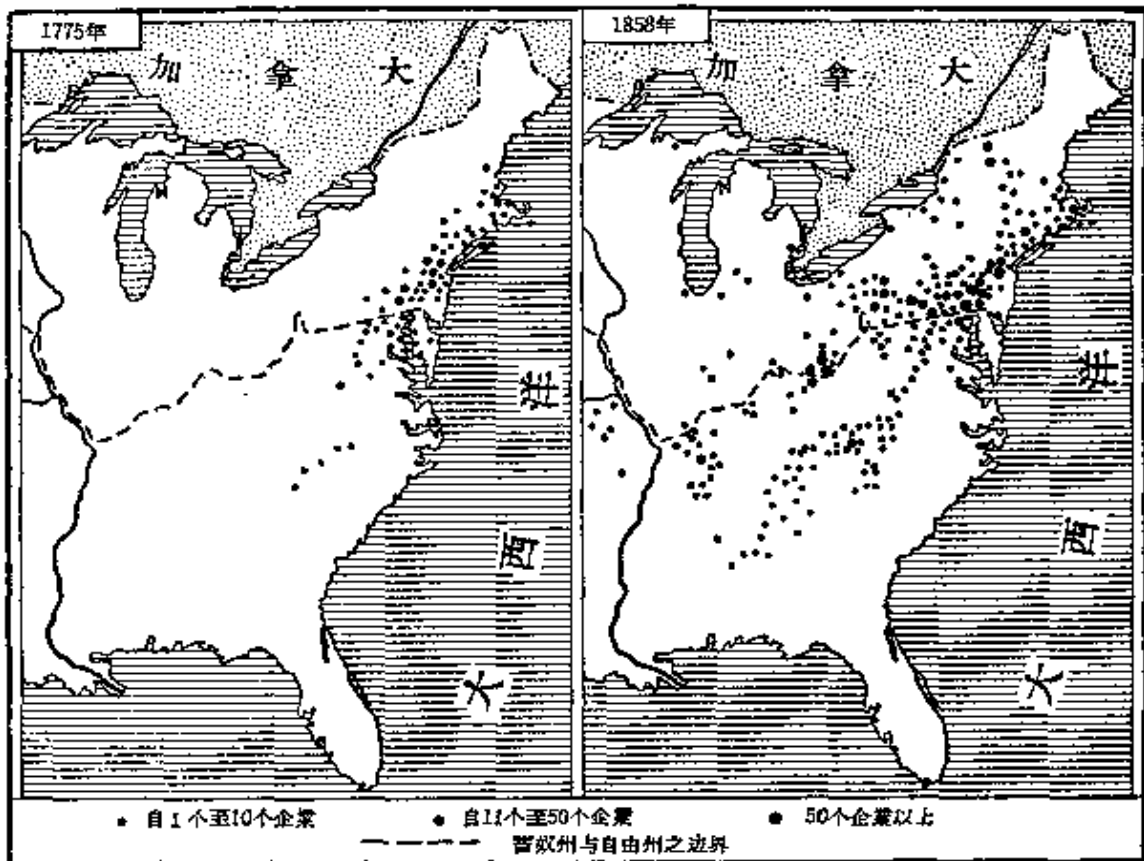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美国工业的急剧发展，仅发生于美国的北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

南部的经济发展则为奴隶制所束缚，奴隶制阻碍了机器的采用和过渡到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转而谈谈关于美国产业革命的基本阶段问题，关于这些阶段的年代起讫及其特征问题，这些特征是与“自由”土地的存在相关联着的。美国产业革命与那在“古典形态”下完成的英国产

业革命的第一个不同点是：机器生产方法的“诞生”首先发生于英国，而在美国，则机器是从英国移植过来而流行于美国的，并且它的最初发展，于一定程度上是在美国工业与较先进的英国工业的斗争中取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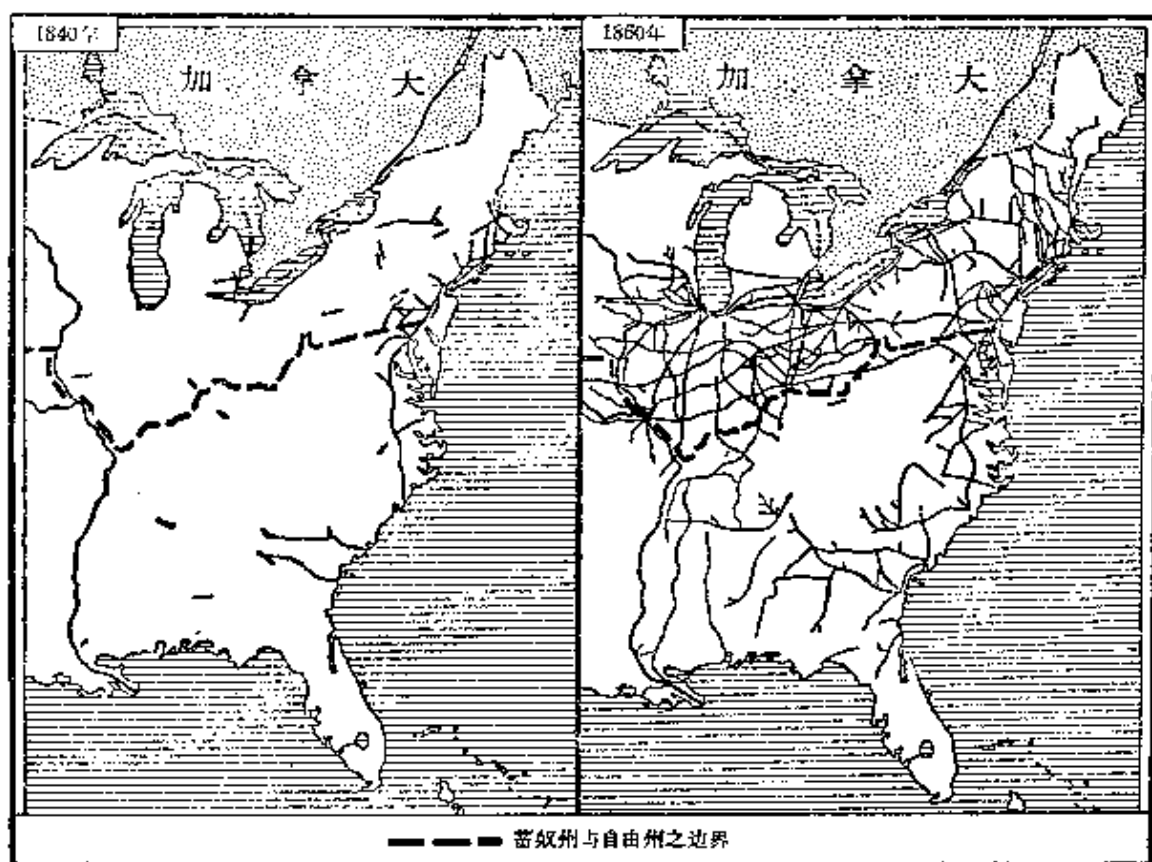
第二个不同点是：在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这种情况在南北内战以前阻碍了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在南部方面，并且造成各个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很大的不平衡性。



15. 1775年及1858年钢铁企业分布图(按原图译制)

至于说到各个阶段，则美国也经过“机器生产以排挤传统的手工业而扩大”的阶段。机器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其费用远较手工技术下的商品生产为低廉。工厂工业比工场手工业提供了更大的利润。同时，手工劳动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这个阶段的技术基础，是采用各个单独的机器或其协作，以及采用蒸汽机或象美国那样兼用水力发动机并首次试用机器系统。美国此一阶段的特征是，这里机器与家庭手工业的竞争，并不象中欧和东欧各国拖延得那么久。因此之故，手工业方式并没有很大的发展，而织布工人、纺纱工人及其他手工业者也没有凋零殆尽，象在西里西亚那样。美国的手工业者当时有着走向西部的机会，有着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来破坏土地垄断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避免那欧洲的或印第安人的手工业者所遭遇的命运。

其后，在工厂“十分盛行并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时，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就开始发生了。当时美国也和十九世纪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轻工业占优势。这个阶段在美国是与奴隶制的极盛时期相一致的。它开始于二



16. 1840年及1860年美国的铁路网图(按原图译制)

十至四十年代。工厂工业和陆路运输均采用了蒸汽机(铁路建筑始于三十年代,并首次试行机器制造业中农业机器制造部门的机械化);此时农业的机械化也开始了,而且,美国还把农业机器应用于处女地的开垦上。

二十年代期间,那些采用复杂的机器系统的工厂,和试行把这个系统的若干环节自动化的工厂,完全证明了它在技术和商业上的生命力,并

开始迅速盛行。从二十至四十年代起，机器工业的产品数量开始超过了家庭工业。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职业上和政治上的结合问题，这种情况也表明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从1825年起，北美所发生的定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1847年后，就以十年为周期了（产业危机通常约经十年重复一次）。

在危机当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显露出来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其次说到那些带着其生产过剩的瘟疫的历次危机，并说到生产力“已不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已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30页。

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卷入了周期性的危机。第一次具有世界性质的、曾经席卷所有的先进各国的1857年危机,在美国显出了为欧洲大陆上所罕见的剧烈。正如马克思所曾指出的,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首先遭到破产”。

在技术范围内产业革命的最后阶段,是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此时大工业方有它的“适当的技术基础”,使它能“有它本身的立足点”^①。这些完成美国技术革命的因素,欧洲早在六十年代前夕就已经遇到了,当时那些大型的零件,就已经借机器之助制造出来,以供轮船和巨型的固定蒸气发动机之用。但是,以机器制造机器,此时尚未在工业中发生主导作用,而在国民经济上,也只占很平常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冶金工业在美国国民经济对照表的总值中所占的地位看出来。

尽管美国产业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在内战之后才完成的,但早从十九世纪前半期起,资本主义机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9页。——译者注

器生产的发展,就已引起美国“在经济上和在国家整个精神生活上的深刻变化”。美国在1860年有二百五十万的无产者,其中包括一百三十万产业工人和七十万雇农(家属未计算在内),有二百四十万的农民和四百万的奴隶,有三十万至四十万的奴隶主。仅此一项事实,就已说明了敌对阶级的存在,而且,在美国资本主义中还有着“赘瘤”,即种植场的奴隶制度。

美国产业革命是在奴隶主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发生的,并造成了社会阶级结构与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在分析美国产业革命的诸阶段时,我们获得了实际的资料,以揭穿美国资本主义“例外论”那些鬼话的虚伪性,而这些资料却并不否认美国资本主义所存在的若干特点。

十九世纪初的工人状况与工人运动 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较欧洲的好一些。美国的情形与欧洲相反,在欧洲,乡村把大量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抛向城市,而在美国,则一方面劳动力离开城市走向农业的西部,同时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又从乡下走向城市。而且,在美国的工人阶级内

部，还存在着原来的白人工人与新到的移民彼此地位之间的差异，存在着白人工人与黑人中的工人（本身自由者或纳代役租者）彼此地位之间的差异，存在着男工与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之间的差异。就整个来说，美国工人的境况依然是极端艰苦的，特别是在那些远离西部“自由”土地的地方，和奴隶制的南部地区。

在危机期间，工人的境况尤其悲惨。一个贫民如果负了债，那真是可怕的灾难。这时他便被锁上链条并被关进监牢里去。迄 1829 年，每年因负债而被关入狱中者有七万五千人，其中半数所负的债务不足二十美元。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由于工人要求的结果，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州内已经减少或颁布有关法令完全加以废止。

1820 年，全体纺织业工人的半数，是由男孩和女孩构成的。九岁至十岁的孩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至十三小时，所得工资不过每周三角三分到六角七分。

由于部分工人移居西部土地和劳动力不足，美国之大量采用童工，较欧洲任何国家为甚。例如，1831 年时，在罗得岛的八千五百名工厂工人

中,有三千五百名是年龄不足十二岁的儿童。

1831年,在新英格兰的六个州中^①,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德拉瓦尔、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各州中,全体工人的58.1%是妇女,包括棉织厂的手工织工在内。

在柏得逊市(新泽西州),1830年有二千男工和三千女工。

1832年,“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工人协会新英格兰委员会”估计,在工厂中工作的全部工人,其中有五分之二是不足十六岁的儿童。在同一报告中说,该处还从贫民院中招收工厂学徒,象在英国那样。

工厂里的童工是从附近的农场招募来的。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麻萨诸塞侦察报》和《实业农民报》上的广告,曾招请大批有着五、六个儿童的家庭到工厂中工作。

但是,由此并不应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工厂内大部分都是童工。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汉密尔

^① 所谓新英格兰六州,是指美国东北部的缅因、新罕布什尔、维尔蒙、麻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克六州而言。——译者注

顿的报告中就已说到，女工占工厂工人的七分之四，而且，与阿克莱式大工厂并存的，还有大量未经机械化的企业（手工场）和亭子间工场。

在第十四期《前驱报》上一篇记述罗威尔工厂的文章内，曾谈到工厂中年轻女工的繁重劳动，谈到恶劣的居住条件。“在罗威尔一处，就住着七、八千少女，他们通常是新英格兰各州农民的女儿。女工们在夏季每天工作十三小时，冬季从天亮工作到天黑。”这篇通讯的作者还说：“在资本家强迫她们每天工作十三小时之后，她们再不能做什么事了。”尽管工作日很长，儿童们甚至连进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老板们认为在工作开始之前就应用完早饭”。“大多数的儿童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此可见教育事业的情形糟到什么程度。从关于麻萨诸塞州使用童工劳动情况报告书（曾在该地调查过九百二十八个儿童和少年）中可以看出，“童工除开星期六之外（星期六是休息日，以代替星期日），通常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三小时，因此很少机会受到系统的教育”。这就是一个委员会在1825年调查童工劳动后所做的结论。除了用雇佣他们当工人的办法来剥削童工之外，并盛行着在

学徒制形式的掩饰下对童工的剥削。

移民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企业家们善于利用这种情况,即很多从欧洲来的工人刚到未久,不懂英语,也没有组织起来。

我们还可引证各种年代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鲜明地证明美国工人所受的最残酷的剥削。

有一位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写道:“在严冬时节,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比我们许多贫民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些,于是迫使他们成为罪犯,以便借此落到监狱中,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

美国作家亨利·托洛对十九世纪前半期美国工人的状况,作过如下的评述:“工厂工人的处境越来越和英国工人的处境相似了;我们诚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如我所见到的,主要的目的压根儿就不是在应该如何去关心人们,而是在使公司发财。”

1829年11月21日的《手工业者自由报》报道说:七岁以上的男孩,在费城附近从日出工作到晚上八点钟。翌年该报又指出,十四小时的工作日,在费城是很平常的事。

在职工会全国大会委员会关于1836年女工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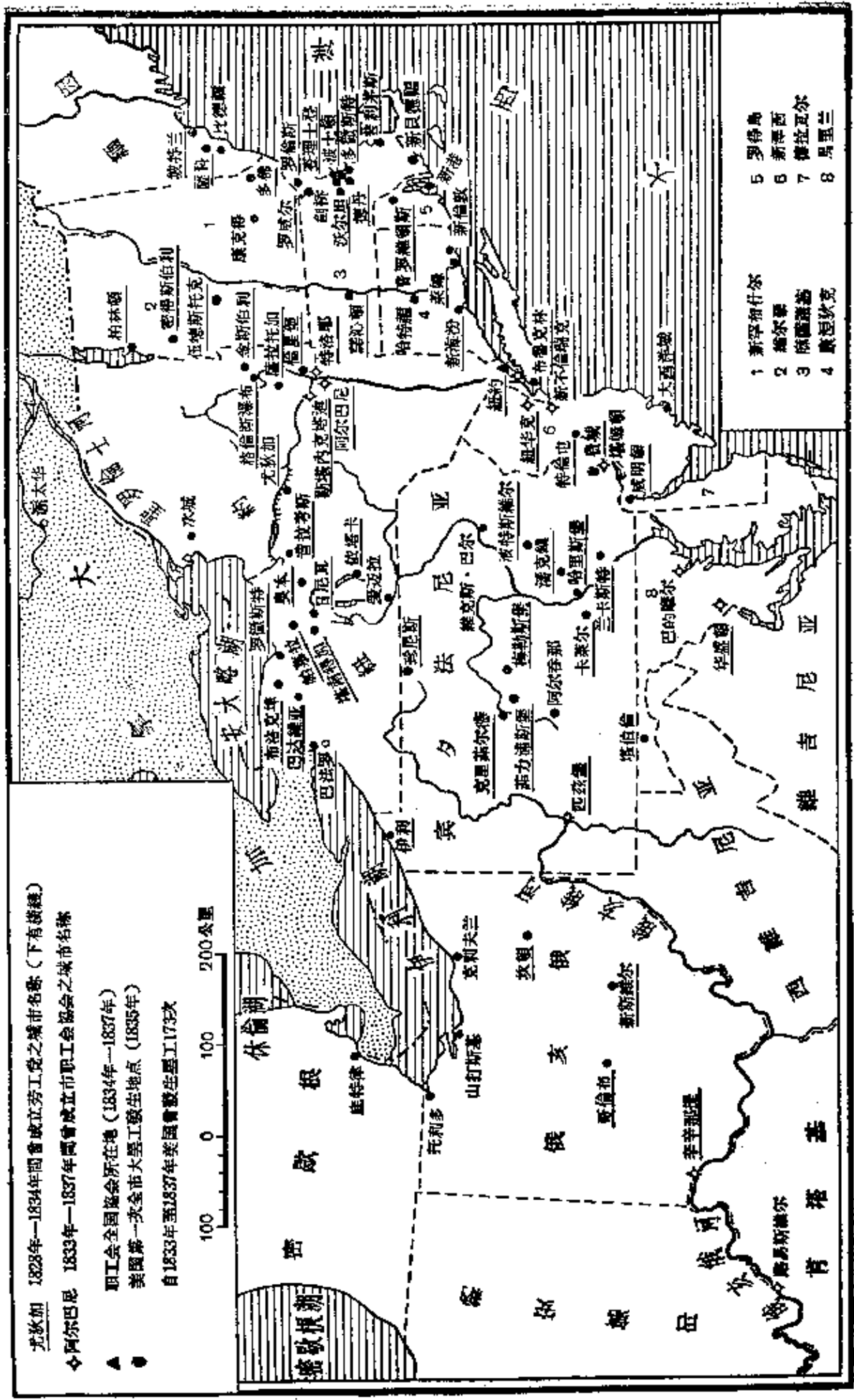
动问题的报告中说：“正如所揭示出来的，跟男工一道工作的美国女工总数超过十四万人。她们平均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五小时，没有为健康所必需的清新空气。艰苦不胜的劳动，妨碍了她们生理机能和智力的发育，并且往往损坏了她们的身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指出劳动后备军在美国形成的过程：“逐年驱向美洲的异常巨大并连续不断的人流，已经在美利坚合众国东部留下了停滞的沉淀。从欧洲来的移民波浪，很快地流入到那里的劳动市场，所以，尽管同时有向西部移动的潮流，但还是不能把它冲走。”^①

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揭露了美国东北部工业中心劳动后备军形成的特点。

美国经济之出现危机，与欧洲同时开始。例如，1815年时，在费城及其附近就业的工人有一千九百六十人。而在1819年，则只有六百七十二人，其产值也由二百六十一万七千美元降至三十三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53页。



17. 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美国的劳工党及职工会运动情况图(按原图译制)

二千美元。根据报纸的一项报道,1819年时,费城有两万人找工作做,纽约也有这么多。

有一家报纸写到1829年1月纽约的严重危机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看见了千千万万饥民冷得打颤、请求慈善机关救济的情形,至为令人痛心;今天早上,他们塞满了慈善机关的古老屋子和花园,用哀恳的语调坚持着他们的请求。目前的灾难较之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厉害。”

纽约的手工业者在1847年危机时期的一篇宣言中声称:仅在纽约一市,就有六万人讨饭,而在纽约州内,有六分之一的居民靠着别人施舍过日子。宣言的起草人强调说,工人的工资在逐步降低,千千万万的工人已处在饿死的边缘;北方诸州“自由”工人的生活条件,比南方黑奴的生活条件还要恶劣。

当代德国经济学者尤·库钦斯基,他在研究了关于十九世纪前半期美国工人状况所特有的总的趋向这个问题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从1791至1840年,劳动条件一般有恶化的趋势。整个地来说,实际工资降低了……劳动日更加延长了,妇女和儿童被迫在劳动条件越来越坏

的工厂中工作。”

工人状况的这种恶化，在其后几十年间还继续着。

在1853年10月11日所通过、主要由魏德迈耶所起草的美国工人协会纲领的开始部分中说：“我们应否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将过着那充满贫困的悲惨生活，而象我们自己这样的命运正在威胁着他们。”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参加各职工会（职业组合）和历次罢工的，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而在二十年代，则工厂的无产阶级大众，特别是棉纺织业工人，便加入了工人运动。

大家都知道，美国雇佣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是于1786年在费城发生的。在这次罢工中，印刷工人进行了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涉及全市的第一次总罢工，也是在费城于1827年发生的。如果说，1786年雇佣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是发生于手工工场内的；那末，工厂工业（纺织业）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则在1828年发生于美国。

虽然职工会未为法律所禁止，但美国法院对工人争取改善自己处境的斗争，曾予以种种迫害。

二十至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广泛地利用法庭机构来进行反对工人运动的斗争。例如，1829年，费郡法院曾审理失业纺纱工人对工厂主宣布抵制的案件。

1828年11月7日，由五个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一支纠察队，在离工厂不远的地方，把所有那些企图受雇于工厂的人们加以阻止，向他们呼吁：“从别人的嘴里把面包抢去是不好的。”经这样号召同志般的团结之后，来人便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仍然受工厂主雇佣做工的话，则他们将会被打死。在另一桩案件，即1829年关于巴的摩尔织工一案中，据说有二二七个纺织工人和织工短工，打算“压服”他们的老板并使他“破产”。这些织工的“罪名”是，他们联合起来并约定谁也不替他们的老板做工，而且还在会上这样宣誓过。

1834至1835年间，在巴的摩尔—华盛顿铁路的建筑工地上发生了风潮。据说罢工斗争非常激烈，罢工者有紧密地团结的组织，阶级迫害至为残酷，甚至对风潮参加者处以死刑。

在一方面，美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要较欧洲的好一些，而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非常凄惨的

工人情况、赤贫现象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两方面到底如何结合起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下述两个地区劳动情况的不同去找寻，即一方面是在旧城市及美国东部，那里“积聚着滞留的移民沉淀”；而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地区，那里一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工人还有成为独立的私有者的机会。西部的工资要比东部工业中心高出一倍半，因为在东部，那些被欧洲资本主义所抛向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无产阶级后备军，给劳动市场以直接压力。

直到自由土地的储备用尽之前，直到资本主义还可能“向广阔”扩充以前，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所发生的尖锐冲突还没有获得牢固的性质，可是，这却使得后来这些冲突以更尖锐的形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暴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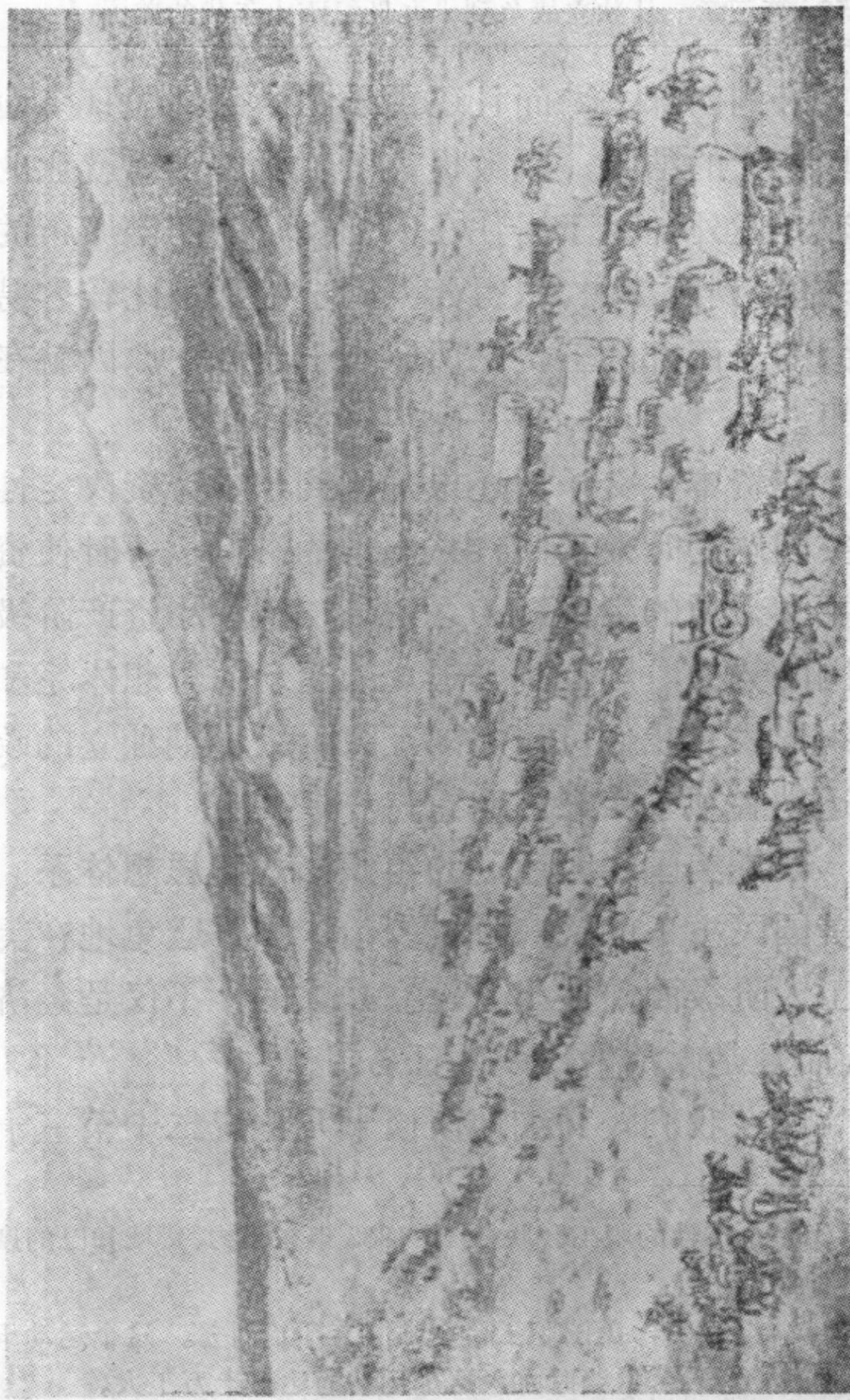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米契·舒瓦耶在四十年代曾访问过美国，他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写道：

“在欧洲，工人的联合不外表示下述两者中之一：提高我们的工资，否则我们就要和我们的妻儿一起饿死。提高我们的工资吧，但是如果你们不

这样做，我们就要举起武器，这便意味着内战。在欧洲没有任何别的问题提法。而在美国则正相反，这种联合表示：提高我们的工资，否则我们便到西部去。”

说说“我们到西部去”是容易的，但要做起来却不这样轻易，尤其是那些有家室之累者。从哪里拿钱去做路上的旅费？去向投机商购买土地？（恩格斯在1892年写信给左尔格说：“投机的狂热病及其可能性本身，乃是阻止本地工人进入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杠杆。”）除了投机之外，还有别的阻挠工人移居西部的“杠杆”。怎样弄到牲畜和农具呢？在第一次收获以前，怎样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呢？资产阶级利用那些想移居西部的工人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就有可能加紧对他们的剥削，而在那以巨大威力震撼美国的危机期间，工人的状况就更悲惨不堪了。

“自由土地”的存在，不仅表现在美国东北部城市的某部分工人之移居西部，移居到西部的土地上和蓬勃兴起的西部城市中去，并且还表现在西部越来越多地需要原东北部工业中心的工业产品。生产扩大了，失业现象消失了，这不但是由



奥勒冈大道上之情景。农民移民们在前赴西部“自由”土地途中

于工人到西部去，而且还由于因西部移民日多而市场扩大的结果，以致提高了工业中工人就业的指数。此外，对于居住在人烟稠密的西部城市的人来说，到西部去、取得西部的土地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西部的工资之所以高于东部，原因就在这里。

在资本主义矛盾还未加剧到产生劳资决定性冲突问题的时期，“自由”土地的影响，暂时使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性为之消失。这种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势力，影响到美国工人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形式。我们可从美国工人阶级早期独立的政治运动各项事实来证明它。

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体系
在美国民主下的资产阶级统治，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组织任务^①。

现在我们较详细地谈谈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

① 全市性的职工会联合，于1833年在纽约、费城和巴的摩尔各地同时出现。

1834年8月，美国职工会全国协会开始创立。这个运动于1836年达到最高潮，当时加入这个运动的达三十万工人。

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

迄 1827 年,纽约各职工会争得了十小时的工作日。同年,费城建筑工人协会举行总罢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劳工党,这个劳工党是由费城的手工业者协会及其他工会组织建立起来的。1828 年 7 月,经过费城各职工会会员公决之后,美国第一个劳工党就此创立。这个运动并波及宾夕法尼亚州其他各城市,纽约和新英格兰各州的大多数,以及德拉瓦尔、新泽西和俄亥俄诸州。

1829 年,德拉瓦尔州新堡郡“工人协会”在宣言中说到:“法律并不是为穷人们的利益而写成的。法律是由富人们所写成的,因而,它们当然为的是富人们的利益。”这样的说法,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美国所兴起的其他劳工党的文件中也可遇到,而这些政党就有十六个以上。这些政党中最大的,是在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费城,其后又在纽约及新英格兰诸州。

在费城和纽约,这些主要是手工业者的组织。只是在新英格兰,企业工人也加入了劳工党,其中还有妇女。一般地说,在纽约和费城的劳工党内,

是没有妇女参加的。

不能说，中部殖民地没有工厂工业。例如，1835年时，该处有五个纺织厂，十一个制铁厂，九个制革厂和十九个酿造厂。可是，在纽约市各职工会一万一千五百个会员中，绝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

十九世纪美国工人和手工业者运动的特征是，他们是在1776年的口号下、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下进行活动的。不过，美国工人在这些口号内注入了新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在欧洲也曾呈现过类似的现象。例如，三十年代的里昂工人曾在共和国的旗帜下举行起义，但在1834年当他们自称为共和国的兵士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兵士”（恩格斯语），而在共和国的观念中注入了自己的内容。

美国工人要求十小时的工作日，当时每昼夜曾须工作十二至十三小时，要求废除因负债而被监禁，要求工人（孩童）能受到教育——“象富人子弟所受到的教育一样”。工人们肯定说，富人剥削穷人，他们强迫工人拚命做工，但对工人的劳动却不支付十足的报酬。同时，费城（美国手工业者与

工人运动最古老的中心)的工人却宣称,产权是伟大的福利,所以他们衷心拥护它。工人们之在理论上缺乏武装,妨碍了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机械技师汤姆斯·施基得摩尔这位最热心主张把工人变为土地私有者的人,在工人中间并没有被广泛地加以接受。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施基得摩尔是小私有制的拥护者,而美国的手工业者工人已经成长到超出这个阶段而走向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恰恰相反,施基得摩尔的思想是以其激进主义把手工业者吓跑了。

施基得摩尔认为,主要居民大众的贫困,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不平衡所引起的。他提议在纽约州召开新的立宪会议,并宣布废除现存的土地所有权和债务,没收富人的机器、工厂、房屋,把教会的建筑物变为公有财产。他认为应该发生革命,认为每个人应该有同等的一份财产,首先是同样的衣、食和教育,均由公家负担费用。施基得摩尔指出,如果向财产关系实行攻击,那末企业主就会在工作时间问题上迅速让步,这只是为了防止进一步争论那些更危险的题目而已。在施基得摩

尔的影响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政治行动上独立(脱离旧政党)的决议。

施基得摩尔之要求把土地分成小块分给劳动者的计划，其进步性之一，是反对奴隶主所有权的斗争。但是，他的土地计划的实现，将会促成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而不是贫富之间对立的消灭。

新英格兰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并力图把工人特别是女工吸引到运动中来，虽然还未要求给她们以选举权。只是在德拉瓦尔一州，而且只是在不长的期间内，妇女的选举权才是工人的要求之一。

工人曾试图以独立的力量在政治上进行活动，并在若干场合下达到了把自己的候选人选进地方管理机关中去。

劳工党的杰出活动家、罗伯特·欧文的朋友伊凡斯在工人中间声誉卓著，这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曾办过报纸，并在报纸中提出过下述纲领性的要求：

“(一)对土地有天赋权利。给每人一个农场。(二)取缔任何垄断，特别是合众国银行。(三)无偿分配公有土地。(四)份地可以转让。(五)废除

债务处分的法律。(六)制定共同的(联邦的)破产法。(七)享有‘全部劳动生产品’的权利。(八)废止因债务而遭受拘捕。(九)男女在各方面一律平等。(十)消灭人身雇佣奴隶制度。(十一)限制土地占有为一百六十英亩。(十二)星期六即节日邮递工作照常进行。”

从这些纲领中可以看出，在工人运动中具有威信的活动家伊凡斯（他是美国主要的工人机关报《工人拥护者》的主编），是站在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

在这 1829 年所创立的劳工党内，佛兰西斯·赖特女士起了卓越的作用。她是与伊凡斯和罗伯特·第尔·欧文（罗伯特·欧文之子）一起活动的。赖特所提出的各州举办公费教育的计划，和她的反宗教观点，使她于中据有杰出地位的政治组织为之震惊。可以推想得到，赖特的观点是受到巴贝夫和欧文的思想的影响的，因为她曾提出通过对青年实施适当的教育和训练的方法来建立“平等国”，作为任务之一。

尽管赖特把希望寄托于成立共产公社的空想计划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赖特还建议把黑人

和白人一道吸收进公社内),但她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赖特在三十年代写道:“目前的斗争之所以异于人类所卷入的任何其他斗争,是在什么地方呢?恰恰在于目前的斗争是公开的、被公认的阶级斗争,在于这个斗争是全世界性的。”统治阶级旧政党的政客们尤其攻击赖特,并骂纽约、费城及其他地方的劳工党是“无宗教信仰者的徒众”,是“财产和家庭的破坏者”。

当时,在手工业者的本身中间,在职工会的有些工人中间,以及这些组织的很多参加者甚至领导分子,对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都还缺乏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三十年代,职工会的会议就已经正式宣称:“工厂制度是根本与我们团体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按其本身性质来说,工厂制度必须集合大批人在一块,并逐步把他们变为完全依靠于少数老板,从而将永远毁掉那作为自由的唯一保障的独立精神。”

由于大工厂企业和小企业以及手工业的存在,美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清一色的。美国工人阶级的非一致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疯狂敌对行为,

从内部削弱了运动，并导致 1836 年劳工党的瓦解。

新英格兰的工人组织是最坚强的。该处于 1833 年至 1834 年曾试行“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工人协会”独立自主的政策。可是，资产阶级积极地对工人运动进行斗争，并运用 1797 年旧镇压叛乱法以反对职工组织。1835 年时，资产阶级使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判决，根据该项判决，纽约裁缝工人协会被认定为谋叛，而且有二十个裁缝工人被法院判罪。由于日益加强的迫害，劳工党的残余部分与资产阶级政党“平权党”合并了，该党所提出的基本任务，是跟银行独占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用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对劳工党进行斗争。例如在费城，1829 年间当工人集合开会时，资产阶级派出了由一百五十名佣仆所组成的匪帮，去破坏这次政治集会。可是，工人表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并转移到别的地点继续开会。

在阿尔巴尼市^①，有两位将军曾被提出作为竞选州长的工人候选人。这两位将军是民主党的

^① 阿尔巴尼(Albany)，是纽约州政府的所在地。——译者注

党员,并曾宣称他们完全同情于工人的事业。但在选举前夕,他们却双双退出竞选,于是工人选举自己候选人的事情,就被这样的诡计所破坏了。

在各联邦机关和总统的选举中,工人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候选人。

迄 1836 年,各劳工党就不复独立存在了。

尽管工人运动存在着弱点及无组织性,尽管缺乏具有理论基础的纲领,尽管劳工党是公开性质的政党并过于信赖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家——民主党人和联邦党人(后者于二十和三十年代在纽约还极有势力),但是,第一批劳工党的产生,曾起了它的进步作用。劳工党的兴起,是与那些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万应灵药的信念在工人群众意识中开始破灭分不开的。

到 1840 年,工人做到了把工作日的平均长度减至每日十一点四小时。

罗伯特·欧文在二十年代,亚尔伯特·毕利斯本和查理·戴纳在四十年代,均在工人间卓著威信;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大师们之否认阶级斗争,特别是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使工人们离开了空想社会主义。

同时，所谓“农业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主张使每一个愿意的人都得到宅地（免费的份地）这种要求，却在工人运动中受到欢迎。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把“自由土地”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问题，仅仅归结于工人有机会移居西部的问题，把它作为某种类似“活门”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活门”打开了，部分工人迁去西部了，于是革命运动被削弱了。但事实上这种影响的“机械作用”却要复杂得多。

企业工人之经常迁往农业地区，使工业市场为之迅速扩大，使工资水平受其影响，同时降低了劳动后备军的数量。但是，破产农民从农村走向工业中心的相反移动也开始了。在三十年代间，北美的企业主们完全不再抱怨劳动人手不足了——诚然，这种抱怨在从前也并不总是可以相信的。因之，北美之移民西部，即在产业革命早期亦绝未使劳动后备军为之完全消失，而只是对其形成进程起了某些调节作用，即在减少失业大军的人数方面予这个进程以影响。

当每一个工人都具有虽然不是真实的、而是设想的机会成为私有者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之下，

社会主义的宣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宣传在美国就感到困难。

这种情况曾使各种空想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易于渗入工人中间。

一般地说，在工人组织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严重的。在1845年创立于麦克斯顿的“新英格兰工人协会”中，傅立叶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起了首要的作用。他们在具有明显的废奴派性质的“全国改革协会”（1845—1850年）内，也起了颇大的作用。

当奴隶制还存在的时候，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应该不是针对直接的敌人——工业资产阶级，而是针对自己敌人的敌人——南部的奴隶主。

由于工业资产阶级曾在长时期内极不彻底地和极不充分地对奴隶主进行斗争，这就加深了北美工人阶级处境的困难。

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工人运动还没有建立战斗的、团结的、有纪律的政党组织。然而，早在三十年代，企业主联合组织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以进行反对工人运动的斗争。

1832年，美国作家史蒂芬·辛普生在费城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当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的时候，法律就惩罚他们……，但当资本家联合起来，以便剥夺工人应得的工钱的时候，法律却认为这种行为是正义的和恰当的。”

早在南北内战之前，美国在纺织业、煤炭业、制铁业内，特别是在铁路建筑方面，出现了许多企业家的组合公司。所有铁路都是由各组合公司建筑起来的。

1832年，在不大的工厂市镇罗威尔，成立了五家“组合公司”，这些组合公司曾建立了好些棉纺织工厂。

上述企业家经济联合组织的成立，是为将来建立企业家的特殊组织以进行反对工人的斗争作了准备。

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 1837年春，在危机的环境下，纽约发生了饥民的起义。这次起义被用武力镇压下去了。在1837年危机期间，有一个工人问道：“怎样会发生下述的事情，象我国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家，却感受到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强壮而聪敏的人民，为卑屈和绝望所笼罩……摆在

他们面前的，是毁灭和饥饿。”三分之一的工人没有工资收入。企业主们只招收那些非工会会员的工人。

资本主义灾难的加剧，在工人和知识界先进代表人物的面前提出了消灭由于财产不平等和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所引起的灾难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灾难所作的激烈而尖锐的揭发，曾具有进步的意义。

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估计到在美国较易获得土地，曾打算在美国建立农业的共产主义公社。

空想社会主义有两派。一派空想主义者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属于这一派。另一派主张财产公有的是革命派，如巴贝夫及其徒众、第塞美、“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即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没有看见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但却认为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有时被他们了解为密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拥护欧文、傅立叶、加贝及其他否认革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们，曾在美国试图建立共产主

义的移民区，试图用和平方法达到社会主义。欧文甚至亲自来到美国（1825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进行过多次公开演讲。他和他的徒众在印第安纳州买了三万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造了房屋和工厂。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这个称为“新和谐”的移民区遭到了崩溃。那些跟真诚的热心分子一道涌进公社的冒险家和二流子们，拒绝工作，兴风作浪，无端争吵。而1826至1827年间在中部各州所成立的其他十八处欧文主义者的公社，其中情况也是一样。

四十年代初，傅立叶的信徒们毕里斯本、格里利等在美国创立傅立叶主义移民区的多次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四十处傅立叶主义移民区，也象欧文的信徒们所创立的公社一样地瓦解了。三十至四十年代期间，手工业者和工人曾进行过组织生产合作社、其后又消费合作社的多次尝试。合作熔铁炉和裁缝、桶匠、制帽工等的合作作坊，都建立起来了。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曾予美国以极大的印象，在1848至1849年间，许多合作社纷纷在美国出现。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这些组合或者瓦解了，或者获得了资本主义

企业的性质。在四十年代，那些主张把西部土地分成小块免费分给所有需要者的人们，积极地展开了活动。1846年，国会内提出了第一个宅地法案，即免费把份地分给愿意耕种者的法案。这些土地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伊凡斯、克里格——力图用这种说法去说服工人，即移居西部土地是消灭工人灾难和贫困的主要手段。但是，先进的工人反对这种幻想，跟它进行斗争。

土地关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 我们已经指出过，从国外来的移民，以及劳动力之从原东北部城市涌入西北部新移居或不久前移居的地区这种潮流的减退，曾予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影响。

迄十九世纪初，对于农民和工人来说，“自由土地”问题在原各州也还没有解决，那里仍然存在着封建关系的残余，如高额的货币地租、地主对农民征收出售小麦税等。纽约州所存在的大地产达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1840年时，有四万个租佃人依靠著名作家芬尼摩·古柏的父亲为生。而最大的庄园，则属于温·凌赛来家和李文士顿家。在原各州，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1839年在纽

约州发生的农民起义，是规模特别大的一次。一个土地大亨荷兰“地主”的后裔温·凌赛来死后，那些早已不交租的农民，拒绝向凌赛来的继承人缴纳地租，这些继承人不但要求交清地租，并且还想追收旧时的债务。

1842年，在纽约州沿哈得逊河及摩霍克河地带发生了租佃人暴动。在纽约州有许多大地产，这些大地产出租时，承租者须缴纳实物或货币，——土地转让时并须缴纳特种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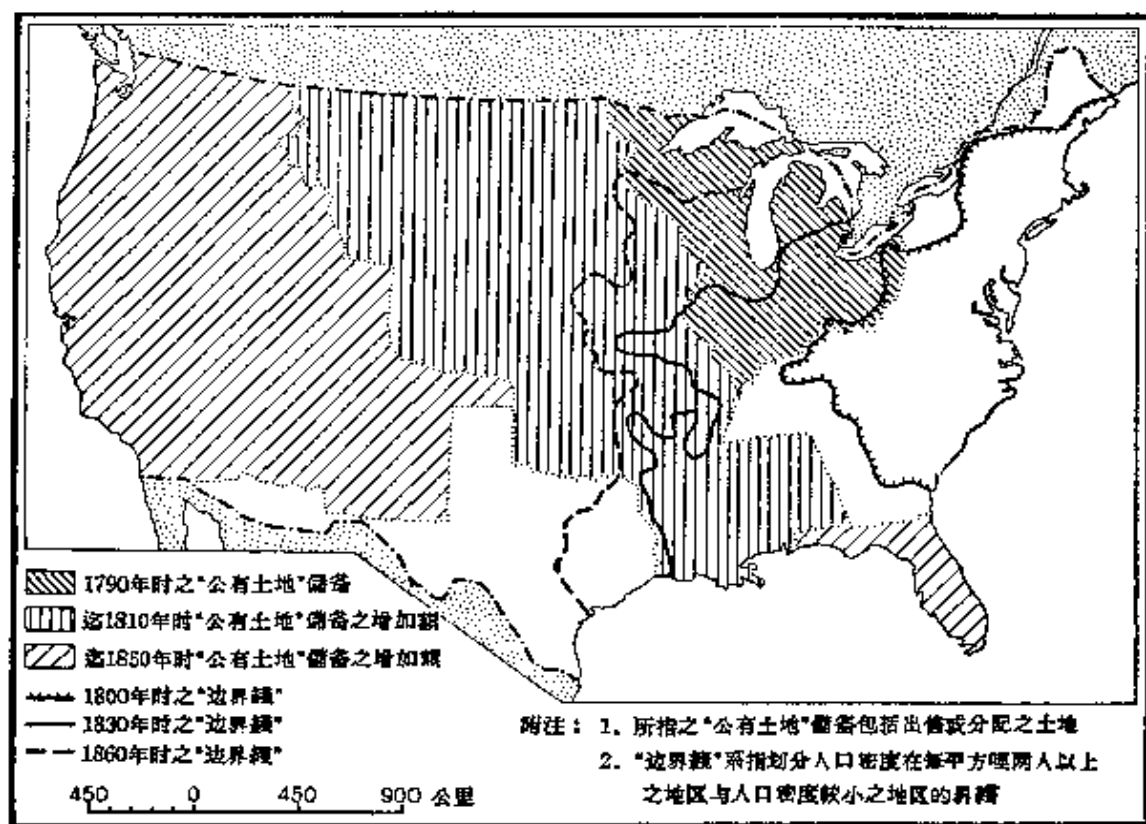
佃户们要求把各农场的整个所有权卖给他们，拒绝交租，屡次集合一千至一千五百人的武装队伍，击退用武力收租的企图，把收租人杀死，宣布对那些交租的农户实行抵制。最大规模的暴动，发生在1836至1845年间。结果于1846年时，大地主们乃开始逐步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各当地的租佃人。

可以推想得到，在凌赛来家的地产中，封建诸因素事实上只不过把资本主义关系掩盖着而已。它们乃是有机地长入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封建关系残余，即部分地以转化形式、实物形式出现的绝对地租。这种绝对地租是和级差地租结合起来的，

而后者在数量上要占地租的大部分，因为纽约州按其位置来说，能够为级差地租造成特殊有利的条件。

农民的斗争不但发生于原各州中，而且还发生在西部土地上。

美国政府非常注意保护它对国有土地的权利，初时曾把军队派到西部去。但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较之对刑罚的恐惧更为强烈”。而且，利用军队来对付几十万、后来是几百万散布于西



18.“公有土地”储备的增加与“边界”的西移(按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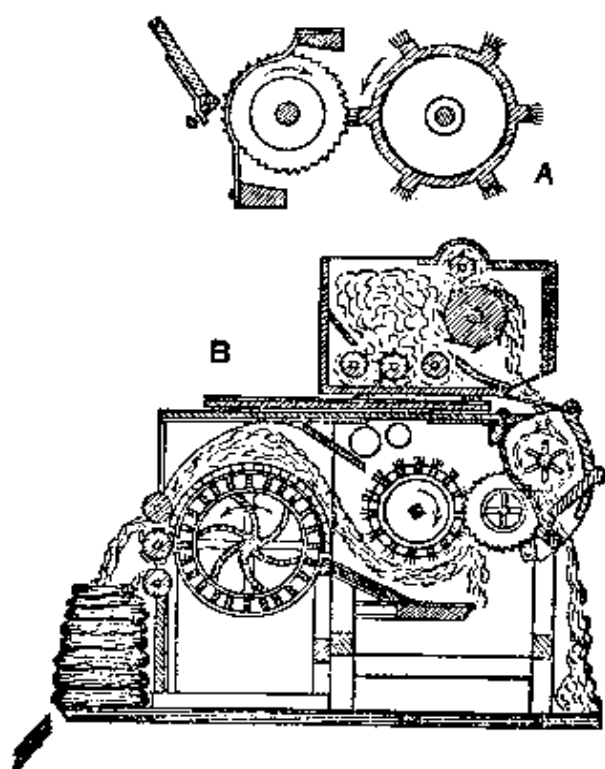
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和草原上的农民，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最后便不再派军队到西部土地上去了。

政府与农民之间因荒地占用权而引起的斗争，导致 1841 年垦地权条例的颁布。按照该项条例，凡占有一块未垦地并在该地耕作经若干年者，即享有购买该地的优先权。

在工人的支持下，农民还争得了其他改善西部土地移民条件的若干立法措施。

尽管移民西部有种种困难，资本主义剥削的压迫却促使一些工人由无产阶级变为小私有者——农民。马克思曾指出美国工人阶级情况的这种特点：“今天的一个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独自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

美国的种植场奴隶制度 如果说，北部的移民洪流是由工人和手工业者所构成的，那末在南部向西部移民的，则是奴隶主连同其仆从和“活动的财产”——奴隶。马克思把奴隶制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氏族制度下（作为它的结构）的奴隶制，古典的奴隶制，最后是美国种植场的奴隶制。美国的奴隶制度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度，后者存在



维特尼轧棉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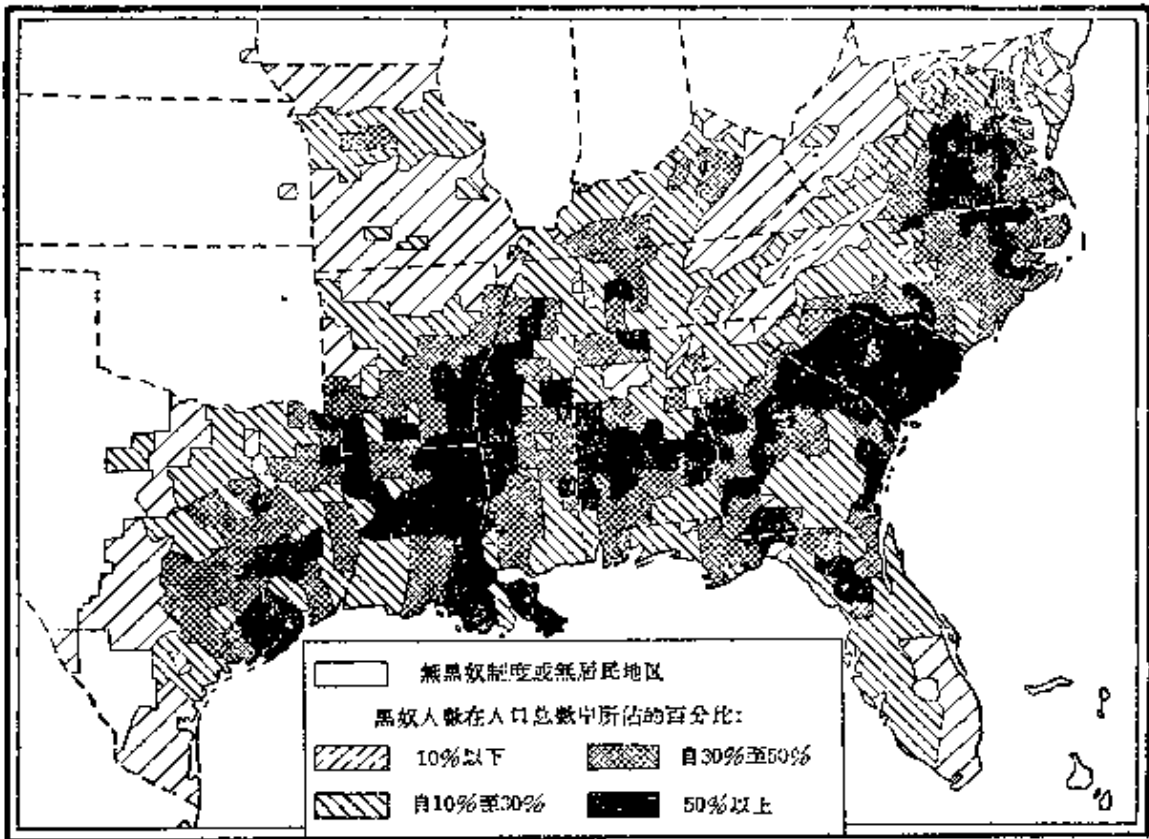
维特尼为一机械士，麻萨诸塞人，在乔治亚暂住，于 1793 年发明轧棉机，即棉花脱籽之机器。棉花经过装在转轴上之齿盘时，其纤维即与棉籽分离，随后即以刷齿刷下，该项刷子系固着于鼓形轮上者。

于非但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厂工业，而且也没有手工工场的时代（如大家所知道的，奴隶作坊，即应用奴隶劳动的作坊，并不是手工工场）。

马克思写道，在美国种植场主的身上“表现着资本家和地主的两位一体”^①。如果投进种植场的资本得不到足够的利润，种植场主可转而繁育奴隶，以便往西部各州去出售，或者卖掉

奴隶而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工商业，或者买进有价证券而成为食利者。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俄文版，第 2 卷，第 2 分册，党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51 页。



19. 1860 年以前奴隶制分布图(按原图译制)

当种植场主占得肥沃土地的时候，他就宁愿不出卖奴隶，而继续经营种植场了。

十九世纪南部的种植场制度和农业技术，基本上和十七至十八世纪同样的落后。耕作依旧停留在粗放经营的阶段。所不同者，只是作为主要作物的烟草，它的地位已为棉花所取而代之了；而且，这时生产是在广阔的种植场上进行的，这些种植场是由几十、几百、有时是几千个奴隶来耕种的。

1793年时，机械技师艾利·维特尼发明了所谓“珍”的轧棉机^①，使棉花脱籽工作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几十倍。这种用奴隶的双手来带动的简单机器，在南部的种植场上得到流行，并使棉花的生产成本降低了。

美国的种植场制度有两个环节的结构。在上层环节是使用白人监工的雇佣劳动，较大的种植场通常也雇有医生诊病。在下层环节占统治地位的是超经济的强制。奴隶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房子，通常住在特设的公共房舍内，这些公共房舍是由地窖和地面房屋两部分构成的。那些刚运来不久的奴隶，被用链条锁着关在地窖内；而住在地面房屋内的，则是那些“养驯了”的奴隶，或者是在奴役中培养出来的奴隶，他们已经不用带着链条了。在个别地区的水稻种植场内，主要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干活并不是整队整队地进行的，而是对每一个奴隶给予单独的任务；到晚上，监工便检查奴隶是否做完了他的工

^① 维特尼(Eli Whitney)所发明之轧棉机，时人称之为Cotton Gin——译者注

作, 如果他没有完成任务, 那末这个奴隶就要遭到残酷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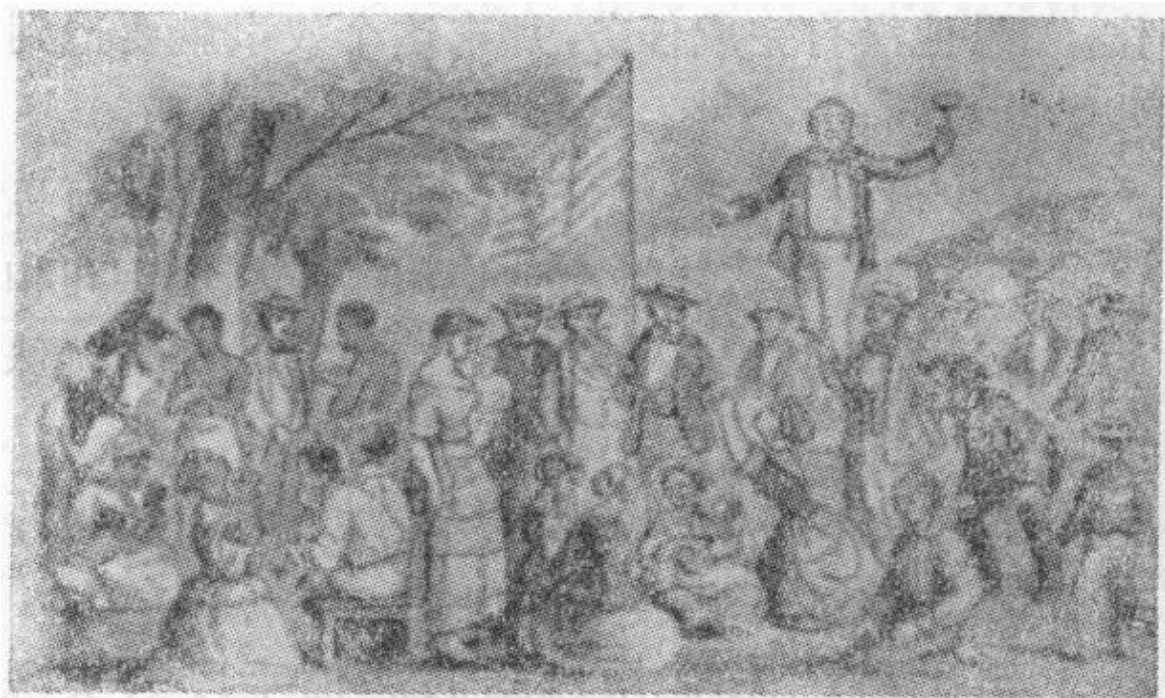
很少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即黑人被允许有自己的一块地, 在这块地上他们通常是利用夜间和节日来耕作的。黑人被允许养猪或鸡, 那是特殊的例外。

在主人或监工的监视下成群地干活的制度, 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

至于强迫工作是用残酷的恐怖手段去实现的, 那是不待深论的了。



奴隶商人在非洲海岸购买奴隶之情景



拍 卖 奴 隶 图

使用奴隶劳动并不仅限于农业。在纺织工业，在冶金工业，在铁路建筑，在码头上的装卸工作等等，也使用奴隶劳动（有时是按缴纳代役租而把他们释放的办法）。例如，在1854年的一份报纸内，要出卖的黑奴就有机工、铜匠和“适合于做铁器零件活”的妇女。在一则出售南卡罗来纳州约克郡一家冶金企业（机器铸造等）的广告内说，有九十个人连同工厂一起出卖，这些黑人中有七十个人是成年的，还有二十个人是小孩子；广告内又说，这些黑人作为矿工、铁匠、铸工及在其他专业方面，都是富有工作经验的。

不应当以为,美洲黑人的全部历史,甚至在存在着奴隶制的时期内,可以归结为:黑人的历史只是奴隶的历史。

1790年时,美国有七十六万黑奴和六万自由黑人,即7.9%。1860年时,黑奴有三百九十五万三千人,而自由黑人有四十八万八千人,或11%。黑人之合法地取得自由是这样的:通过立法程序在州内废除奴隶制(在北部),通过释放的方法(最通常是以遗嘱释放),或最后通过自己赎身的方法。然而,那些梦想赎身的黑奴,往往被利用赌彩票的方法把他们弄得精光。在黑人中间盛行着彩票以及一切诈骗他们财物的法门。

在奴隶制的时代,自由黑人没有选举权,不能进白人儿童读书的学校,也没有自己的学校,对涉及白人的案件无权出庭与白人对证,甚至不能住在白人治病的医院内。此外,自由黑人还经常有被劫去并变为奴隶的危险。黑人——不管是奴隶或自由黑人——被禁止教给读书和写字。

不管生活条件如何困难,在黑人中间也会例外地遇到一些学者和作家。在很早的时候,即还在殖民地时期,就有黑人的外科医生、科学活动家

和作家、诗人等参加了独立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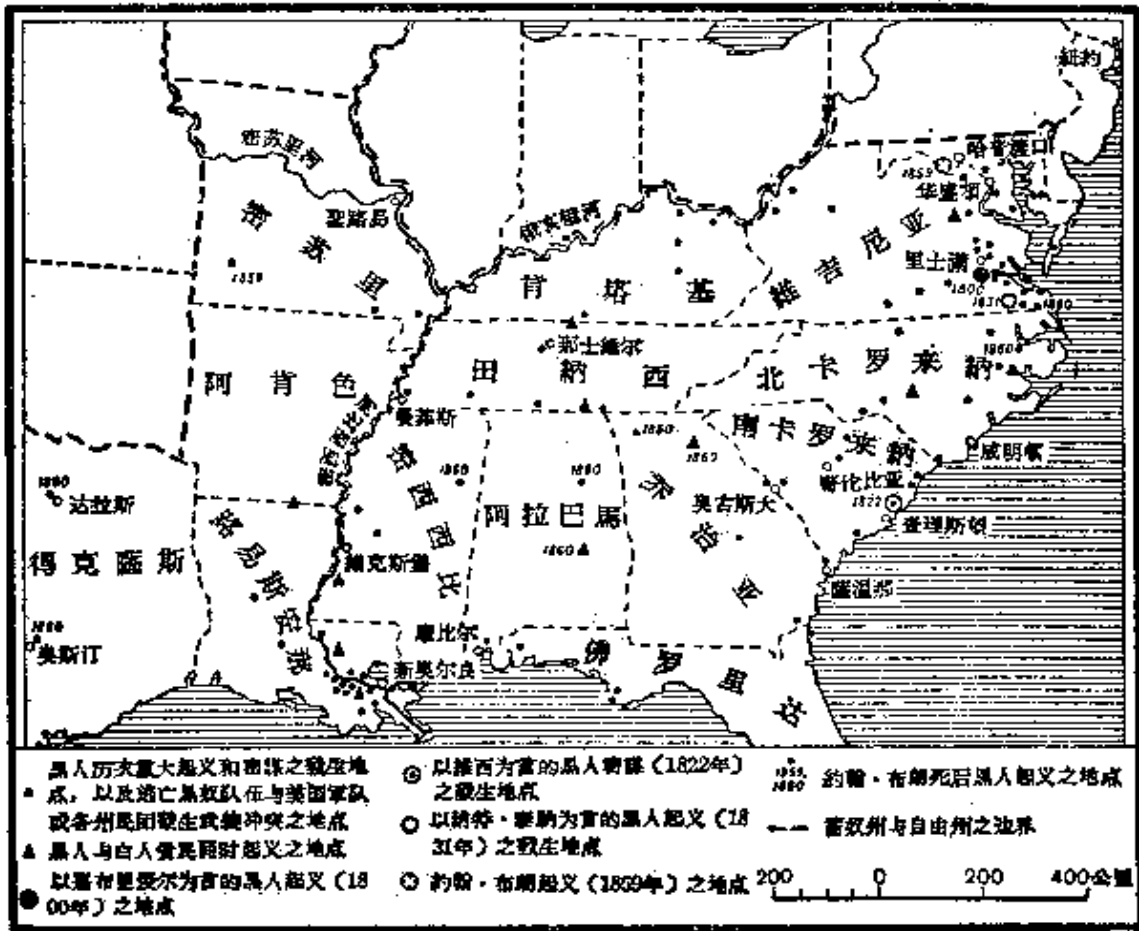
关于黑人的巨大创造力，可以从黑人中曾有许多杰出的美国文化活动家这一件事得到证明。

马里兰州的黑人本杰民·班内克，他在获得自由之后，成为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威廉·纳尔写了一本有关参加美国革命的黑人的相当大的著作^①。另外一位作家——威廉·威尔斯·勃



种植场内毒打黑人之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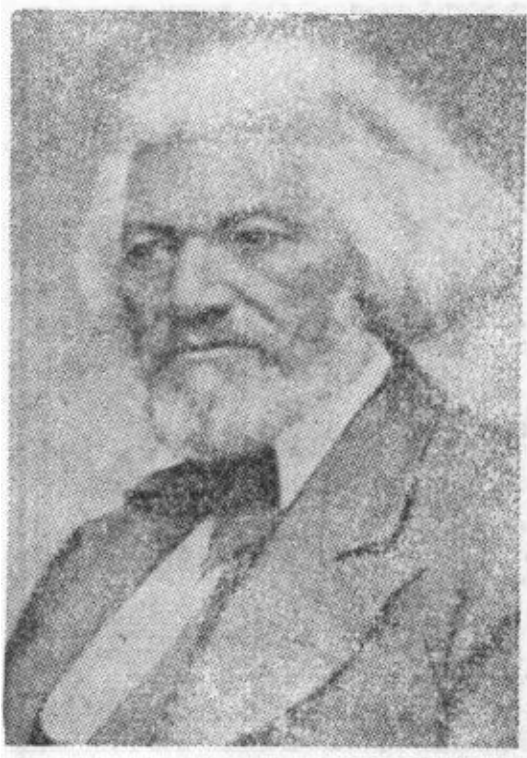
^① 纳尔(William Cooper Nell)所写的著作是:《Services of Coloured Americans in the Wars of 1776 and 1812》(1851年出版),和《The Coloured Patrio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55年出版)。——译者注



20. 1783—1860年奴隶起义图(按原图译制)

朗，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又是“地下铁道”(见下)的执行者之一。勃朗在访问欧洲的时候，认识了柯布丹、维多·雨果、亚力西斯·托克维及其他杰出的活动家们。他曾加入欧洲和美洲的进步报刊界，并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美洲黑人历史的书籍。

弗列得立克·道格拉斯(1817—1895年)是争取黑人自由的不倦战士，他是一个政论家，废奴运



弗·道格拉斯像

动的组织者。

他出生于奴隶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力求自由著称。他曾被交给一个“黑奴降服者”^①——一个残忍的种植场主。这个种植场主千方百计地折磨他，几乎把他弄死，他被绑着系在几头公牛的身上，然后就把这几头公牛向四面八方赶跑。道格拉斯曾

因为企图逃跑而被关进监狱。服刑期满释出之后，他作为纳代役租的奴隶而被雇佣在船上，并且把姓名改掉。当他读到废奴主义者葛利逊的文章和听到他的演讲的时候，他就决心把生命献给黑人的解放事业。他去到英国，在那里募集了款项来为自己赎身和发行报纸。1847年起，他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发行《弗列得立克·道格拉斯

① “Negro-breaker”，俚语，指当时南部那些专以闻所未闻的酷刑来对付不“服从”命令的黑奴的种植场主或其手下的帮凶。
——译者注

报》。他与约翰·布朗相识，并曾被控以参加布朗和他的儿子们对堪萨斯州奴隶主的袭击而遭受法院审讯。南北内战之后，他曾任美国驻海地的公使。

早在内战之前，本身自由的黑人就已经发行了自己的报刊。从1830年起，每年均在费城或其他北部城市召开黑人大会。在这些大会上，曾有许多黑人和反对奴隶制的白人以及废奴主义者发言。

可是，当黑人的基本大众还处在“会说话的工具”的地位，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拷打的时候，在黑人中间许多卓越的天才和本领都被埋没了，这些天才和本领，在美国奴隶主“民主”的条件下是无用武之地的。

奴隶主用极端残酷的刑罚和拷打来使得黑人服从他们，因为种植场主只是在杀害黑人的时候才负责任，何况这还纯粹是形式上的东西。奴隶的主人总会证明，这个奴隶是不听话的，危险的，因而杀死他是应该的。

1850年，即在内战前不久，旅行美国的英国阔佬欧姆斯台，象丰维新所描写的米特洛方努齐克

一样^①，曾对一个经常使用鞭子、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身大汗的种植场监工表示替他惋惜。“象你这样常常采用刑罚，自己心里也应该很不好过吧？”这位英国人很同情地问道。“啊，是的，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会是那样的。但这是我的职责，而我早已不觉得什么了。阁下，在我来说，杀死一个黑人，大概和杀死一条狗一样。”那位美国人泰然自若地答道。

由于 1808 年后禁止把新的奴隶运入美国，奴隶的价格提高了。十八世纪末，一个黑奴值美金三百元；到 1828 年，值八百元；而到 1853 年时，则值一千二百至一千八百元或更多一些。可是，棉织品行市的高涨，使得对奴隶作最强烈、最无人道的压榨仍然是有利的，虽然这种压榨也会令奴隶死亡。

与种族主义者历史学家对美国黑人历史的歪曲相反，美国黑人的全部历史，充满了他们反对非人道压迫和争取自己解放的英勇斗争。

^① 丰维新(Денис иванович фонвизин 1745—1792)，十八世纪俄国戏剧家。米特洛方努齐克是丰维新的讽刺喜剧《一窍不通的人》中一个愚昧无知的角色。——译者注

例如，在 1791 年圣多明各的大起义之后，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也起而效法。密谋被破获了，二十三个有参与密谋嫌疑的黑人被绞死，并把他们的尸体陈列起来，以昭炯戒。

规模较大的一次奴隶密谋，是 1800 年发生于维吉尼亚州的那一次。这次密谋是和嘉布里爱尔（普洛塞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在里士满周围各种种植场的黑人，原应同时向市区推进，占领军火库，制服白人的反抗并把奴隶解放出来。这次密谋因一个参加者的叛卖行为而暴露了。可是，在维吉尼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两州，黑人已经发动起义。经过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将嘉布里爱尔及其战友们擒获，与十九个其他黑人一同处死。

嘉布里爱尔的起义，一方面在南部奴隶主中间引起了惊惶不安，许久未能平息下去；另一方面在其他各州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黑人起义：1802 年在维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好几个郡内的起义，1804 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起义。1805 年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大厦的面前甚至架起了大炮，因为预料次日会有黑人总起义发生。

1822 年，在查理斯顿（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

一次规模较大的黑人密谋。这次密谋的领导者，是在圣多明各受过教育的黑人丹麦克·维西。他赌彩票中了奖，便替自己赎身，并去干木匠的工作。维西与那些住在查理斯顿的自由黑人（其中很多会手艺和会读会写）联合起来之后，便开始发布号召黑人起义的传单。起义定于1822年7月第二个星期一那一天开始。载在名册中者，有闻风而至的奴隶和自由黑人达九千名。他们用募集的金钱来购置武器。黑人铁匠则铸造铁锹和刺刀。但是，有一个黑人把密谋泄漏了。维西和他的三十五个同志被绞死，四十三个被逐出州境。此外，还有四个白人因此次密谋案件牵连而被判处一年以内的监禁。

一连串零零星星的黑人暴动及其大规模的起义，为纳特·泰纳的起义作了准备，这次起义对种植场主来说是最大而最严重的事件。

泰纳在1800年生于奴隶的家庭。他早年读过书，并且会造纸、制火药和制陶器。他是一个教徒，并且是浸信会的传教士，所以他认为上帝启示他来解放黑人。他把那些决心公开对奴隶制进行斗争的黑人集合在自己的周围。

1831年8月，泰纳在维吉尼亚州的修沁顿郡与起义的奴隶一起，从一个种植场走到另一个种植场，把奴隶主杀掉。起义者用的是斧头和镰刀。

在该郡行政中心耶路撒灵附近，起义的黑人为一连士兵所驱散。泰纳躲藏起来有六个星期之久，当时民军和联邦军队都在搜索他。追寻者借警犬之助找到了他的踪迹。11月11日，他从容就义了。还有十七个黑人被处死。在这次起义之后，维吉尼亚州为恐怖所笼罩着。许多种植场主害怕发生新的起义，离开他们的地产逃跑了。黑人被打得要死，被火烧，被弄成残废，及遭受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一部分奴隶被卖往他州。在起义后不到两天之内，被杀害的黑人有一百二十个。此外，奴隶主的马队和他们的走狗们带着警犬到处搜索黑人，凡是在路上碰到的一概打死，特别是那些自由黑人。有两个联邦军队的将军被派到州内，来参加对黑人的摧残迫害。

纳特·泰纳的起义，是与前此的多次起义有联系的，而这次起义又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在北卡罗来纳州流行着这样的传闻：说黑人想放火烧掉威明顿，有四个黑人被枪决，他们的头颅被砍

掉并陈列起来，以恫吓黑人居民。奴隶主们搜集了足供一千二百人之用的武器。在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新奥尔良，都曾发生暴动。有许多要求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曾经向维吉尼亚州的立法议会提出过。

美国的种植场奴隶制度，乃是美洲和欧洲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附属品。奴隶制的存在及其扩充到广大的新领土上面去，在一定阶段内即约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把工人阶级的力量从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转移开去，而把工人的政治斗争首先指向反对奴隶制度。

印第安人部落斗争的新特征、被美国人逐渐消灭的印第安人，对那些被残酷地压榨的黑人抱有同情。例如，早在1787年时，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印第安人，即曾被控以隐藏逃跑的黑人。而佛罗里达州的印第安人，则把那些从南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州种植场逃跑出来的黑人藏匿起来。1815年时，乔治亚州有一千左右的黑人占领了英国军队所遗留下来的要塞，并与印第安人的克里克族部落互相呼应。奴隶主曾派出正规军去对付他们。



德 堪 塞 像
(1811—1814 年印第安
人部落起义之首领)

当印第安人为反对消灭他们的美国人而进行各种斗争的时候，在印第安人诸部落中间形成了一种反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运动；预言者思想家出现了，这些思想家提出抵制欧洲文化，不用枪炮，宣传回到“黄金时代”等等。

在印第安人中间也有些首领是主张摹仿欧洲人的。例如，十九世纪初，在印第安纳地区的印第安人各族之间，出现了一个名叫德堪塞的领袖，他提出了一项任务，即由所有各部落的战士成立一个印第安人大同盟。依照他的想法，战士应组成部落联盟，一切印第安人的土地均应受部落联盟的管辖。1811年10月底，印第安纳州州长哈礼逊率领八百人的队伍向德堪塞进攻，但哈礼逊并未能把印第安人的运动镇压下去。1814

年，德堪塞组织了以克里克族部落为首的彻洛基族各部落的起义。这次起义被安德鲁·杰克逊镇压了下去，杰克逊把这次战争变为对印第安人惨无人道的残杀。根据1814年8月9日跟克里克部落所签订的和约，这个部落放弃了自己三分之二的土地，并被迫迁入保留地内。

杰克逊将军的征伐，予彻洛基族部落的军事联盟以决定性的打击，为西南部的拓殖扫清了道路。同时，在1812—1814年的战争后，“原”东北部的印第安人已破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把他们赶去西部一带并没有发生多大困难。

1842年，在跟南部联盟的各族印第安人最后一次战争（指1832—1842年在佛罗里达与塞密诺尔族的战争）结束之后，塞密诺尔族及南部联盟多数其他部落均被从“原”西部逐出。残存下来的彻洛基族部落曾试图建立自己的“国会”，着手建筑学校和教堂，成立法庭，发明自己的字母，并开始用自己的文字印刷书籍。可是，两年之后，乔治亚州的立法议会就宣布他们的土地为该州的公有土地了（于此，该州的行动甚至是与当时的法令相抵触的；按照当时法令，所有公有土地均由联邦政



德 堪 塞 之 死

府支配)。

在 1833 至 1838 年间，彻洛基族的最后一个部落迁往了密西西比河以西。自从 1825 年后，联邦政府就已陆续与密西西比河以东各部落签约，把他们移居到“大河”^①以西的土地上去；迄 1842 年，只有那些象小岛般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才会令人想起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在早年原来是住满着印第安人的。

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政党。
美国的对内与对外政策 资本主义之不但向纵深的发展，并且，在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妥协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之向广阔极猛烈的发展，决定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性质、政党的性质。

在禁运期间，其后又在 1812—1815 年的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工业得到了颇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工业北部的政治活动家的立场上面来。例如，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在 1828 年前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而在 1828 年后，当美国国内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发展了自己的

① “The Great River”指密西西比河。——译者注



奥西奥拉像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佛罗里
达印第安人塞密诺尔族起
义之首领)

工厂工业时，他就主张对工业制造品施行禁止输入性的税率了。

1825至1829年间，美国的总统是约翰·昆西·阿丹姆斯，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杰出活动家、联邦党人约翰·阿丹姆斯的儿子，一个“国民共和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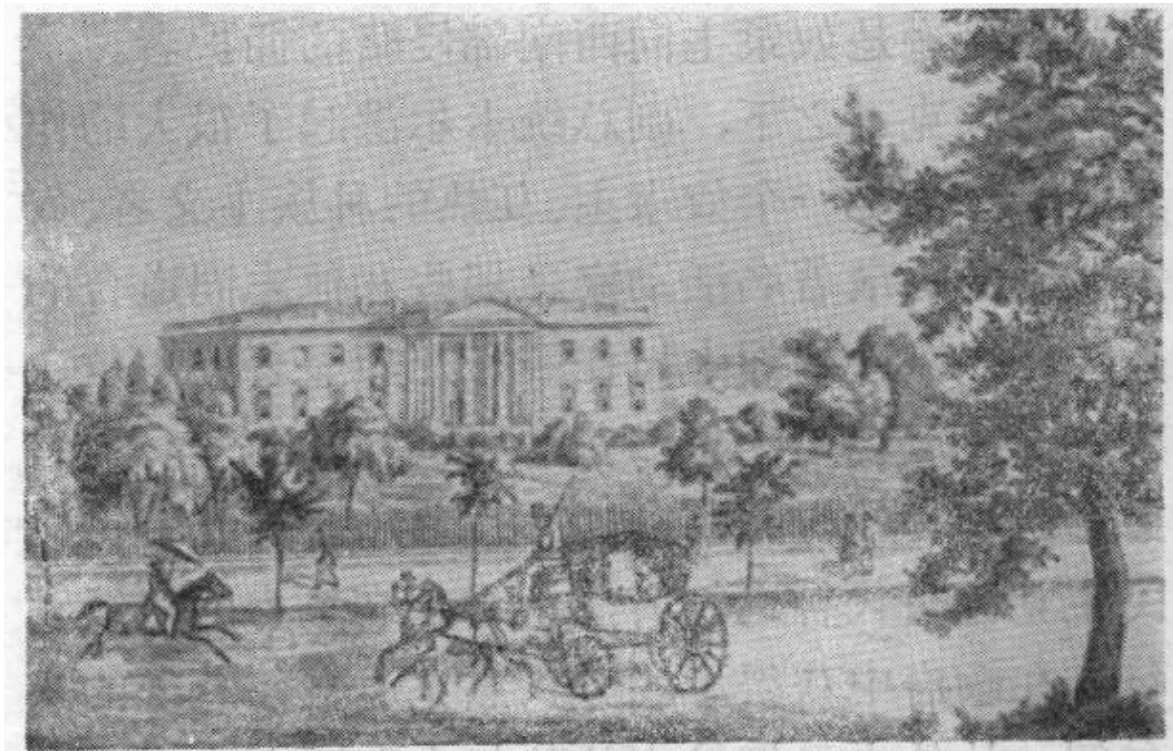
约翰·昆西·阿丹姆斯从十五岁起就开始从事外交活动。当时在

大陆会议之后，他作为弗兰西斯·丹纳的秘书被派往彼得堡。阿丹姆斯第一次在彼得堡逗留了十四个月，而在1809年时，由于美国与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又以美国驻俄大使的资格回到彼得堡来。1815年后，阿丹姆斯成为驻英大使，其后则在门罗总统手下任国务卿。

1824年选举时，有一部分共和党人提出阿丹姆斯为总统候选人。支持他的首先就是新英格兰

的共和党人，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从前的联邦党人，但此时新英格兰共和党人中的领导地位，已为年轻的美国大工业的代表们所占据了。虽然在1824年时的共和党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但该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两翼：即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共和党人与南部的共和党人。在头一部分人中间占领导地位的是工厂主；北部一翼的共和党人自称为青年共和党人，而到最后几年间他们又常称为国民共和党人。至于归附于该党的南部种植场主的拥护者，则依旧自称为共和党人。

杰克逊总统任内 1828年，杰克逊当选为总



1840年时华盛顿之“白宫”

统,民主党亦于同时成立。从此时起,便展开了美国政治史上的新阶段。民主党在内战开始前的最后三十年间,除短期中断外,一直掌握着政权。杰克逊是一个教育程度颇低的人。他于1812—1814年战争期间,以在新奥尔良一役战胜英人而著名。资产阶级和种植场奴隶主,则大为赞赏他在佛罗里达对印第安人的屠杀。

对西部的农民来说,杰克逊仿佛是一个反对银行垄断、反对压榨农民的高利贷资本的斗士。对南方人来说,杰克逊(他本人是一个种植场主和奴隶主)是一个永远不会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们认为杰克逊是奴隶主向西南部侵略的拥护者。

在杰克逊之下,副总统卡尔洪起了很大的作用。卡尔洪是一个奴隶主、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奴隶制南部的最著名活动家。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在杰克逊内阁中担任了好几项显著的职位。

杰克逊在第一年内就撤换了将近一千个官吏,约当全体联邦公务员的十一分之一,并一律以民主党党员代替之。有五十六个有势力的报纸发行人在政府中获得了职务。杰克逊在任总统的八年间,从他自己拥护者的队伍中即民主党人中任

命了五分之一的国家公务员。^①

为了迎合种植场主们，杰克逊禁止以联邦资金在蓄奴州肯塔基建筑铁路，借口说这是州的事情。

合众国银行是一个垄断机构，完全掌握在一小撮富翁的手中。它曾引起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不满。1832年7月10日，杰克逊将恢复合众国银行职权的法案予以否决。由于当时即将举行大选，这一步骤是特别重要的。如众所周知，工人在此以前曾批判过杰克逊的公开的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一种主张工人单独提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出现了。因此，杰克逊的否决，乃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整个地说，他的政策是或多或少地、巧妙地随机应变于北部的金融家工业家与南部的种植场主之间。同时，杰克逊广泛地运用一切蛊惑性的手段，他利用自己过去是一个军人，甚至利用他那笑话百出的不通文墨来作投机。

^① 当时杰克逊有一句“名言”，他说：“赃物属于胜利者”（To the victor belong the spoils）。这句话常常为那些拥护“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的美国资产阶级政客们所津津乐道。——译者注

合众国银行是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国会的委员会查明,在股东中有许多著名的英国人,这些英国股东或直接出名,或是通过其美国代理人之手。美国的银行大亨很崇拜英国的制度。杰克逊的民主党既反对银行,从而就表现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斗争的趋向。

杰克逊的民主对工人运动来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以从这件事判断出来,即工人一般被否认有工会组织之权,而工会组织是被作为密谋组织来看待的。

1832年,杰克逊与奴隶主之间曾发生冲突。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对此特别注意。是年7月,通过了一项关税税率,此一税率和1828年的高额税率很少差别,而后者则曾被反对它的人称之为“可憎的税率”^①。对工业品所征收的平均税率,

^① 按当时北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主张对外国进口(主要是英国)之工业品征收较高的关税税率;而南部的种植场主则希望南部的农产品能继续与欧洲的廉价工业品相交换,故对高额的关税税率持反对态度。1828年(约翰·昆西·阿丹姆斯任内)关税法案通过时,南部即纷起反对,称之为“可憎的税率”(The Tariff of abomination),并否认其效力。——译者注

乃上落于 21% 至 33% 之间。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坚决地反对该项税率。1832 年 11 月 24 日，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大会甚至通过否认的决议，该项决议认为，1828 年和 1832 年的税率是违反宪法的，对该州不发生效力。在决议中包含着退出联邦的威胁，如果国会企图用武力强制执行法令的话。杰克逊把军舰和军队派去南方，并表示准备亲自指挥对“否认者”的军事行动。他断言，联邦并不是主权各州的协议，而是集体地代表全联邦各州人民的政府。在表面上杰克逊这次行动得很坚决，但事实上在这样的坚决准备之后，他就让步了。虽然南卡罗来纳州也取消了自己的决议，而冲突的导火线则是由杰克逊自己来把它消除的，他批准了一项折衷的、较低的税率^①。这样一来，杰克逊在实质上是向南部奴隶主投降了。

1832 年总统选举时，投杰克逊的票者，有西部的农民、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和南部，亦即农

^① 此指 1833 年折衷税率案 (The Compromise Tariff Act)。该案要点有二：(一) 扩大免税进口货物之范围；(二) 每两年降低税率一次，直至于十年内降至原有税率的 20% 为止。——译者注

民、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在1832年竞选期间，各党第一次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此后党的领导权遂由国会党团转入代表大会之手。

工人在1832年选举中也投了杰克逊的票。

可是，工人虽在选举上拥护杰克逊，却并没有停止过在反对合众国银行和争取其他若干民主措施的斗争中发挥其先锋队的作用。1834年，为了与民主党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民主劳工委员会成立了。次年，在汤曼尼厅^①内部建立了“平权民主派”的秘密集团。汤曼尼厅的领袖们是“反对合众国银行，而主张州银行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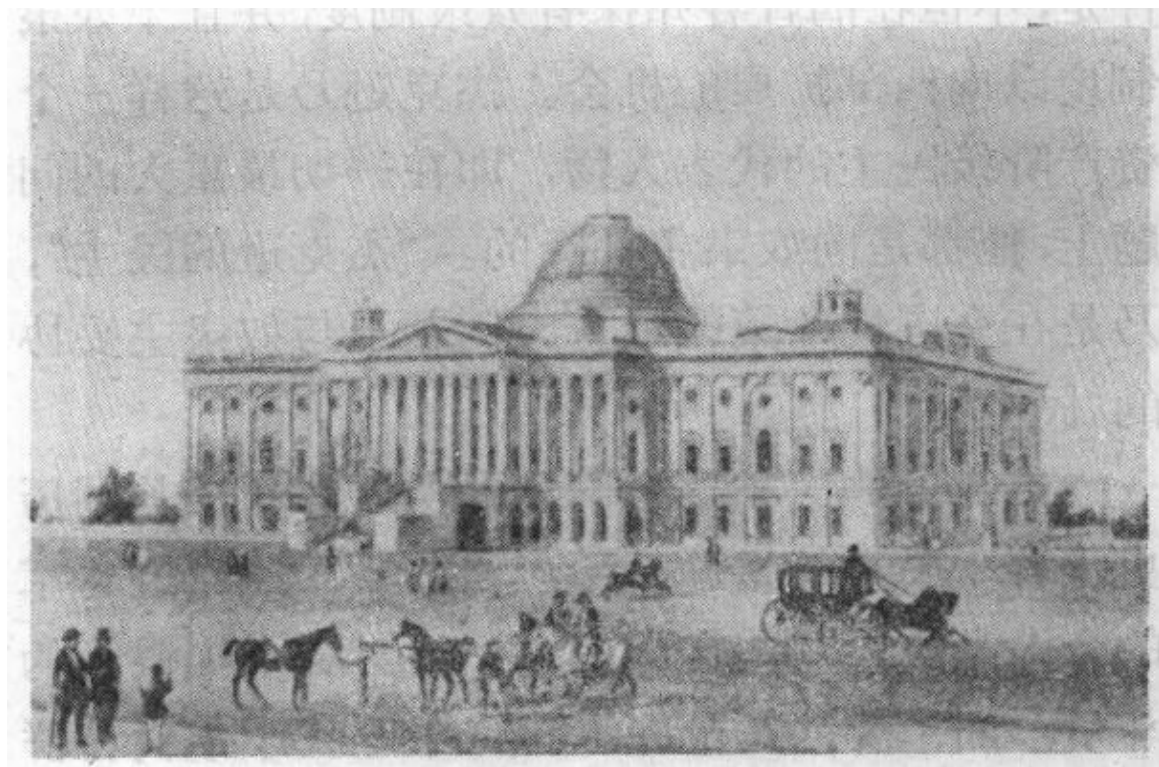
在“平权民主派”集团的大会上，工人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对于在垄断资本压迫下的人民来说，当权的是辉格党人抑或是民主党人，结果是毫无分别的。因为无论是辉格党人或民主党人，都

① 汤曼尼厅(即 Tammany Hall。——译者注)是民主党的纽约市组织。

② 当时汤曼尼派首领们在州银行中拥有大量股票，他们之所以“反对”合众国银行，而主张发展州银行，实质上只不过是“许多单位组成的一种专横不法的银行团来代替一个银行大王”而已。关于这里所述及汤曼尼派内部的斗争，可参阅方纳著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9章。——译者注

是站在银行那一边的。但是，我们却为汤曼尼派的失败而感到庆幸，因为它将促使那种存在于政府官吏与号称‘民主党人’的显贵们之间的罪恶勾结陷于破裂。”

在杰克逊任内，北部和西部的国民教育都得到发展，可是，这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基本大众来说，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在此期间，大多数州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已实行了白人男子的普选权。费城海军造船厂的工人，争得了十小时的工作日。



华盛顿城内之“国会大厦”（1848年）

在杰克逊任总统的年代里，北部方面的商人和银行家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已转移到工业资产阶级手中。此时在北部方面的工人阶级又已崭露头角。南部方面，则西南各新州的势力已越来越大。同时，南部种植场主与北部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亦随之而增加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西部的不断拓殖同时发生的。自由土地还很广大，而两股主要的殖民洪流——种植场主和农民，也还没有彼此发生冲突。

杰克逊执行灵活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条件是，不但在旧日各州保有奴隶制度，并且予奴隶制度以向西部扩展的机会。杰克逊乃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表人物，即在一切最重大的问题上，他都是向奴隶主投降的。“杰克逊的民主”，乃是在全国性政策的最重大问题上与奴隶主妥协的“民主”。

杰克逊的民主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历史上若干民主的措施，不应当归功于杰克逊将军的个人品质。这些措施例如：反对合众国银行的斗争，而主要的是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在群众压力下所实施的各州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选举

的民主化,初级教育的扩充,因债务而被监禁的废除等等)。

这些进步的措施,美国人民应首先归功于产业工人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之出现于政治舞台,以及在工人影响下农民大众政治积极性的若干提高。在1828至1834年间,美国出现了六十一个劳工党。这些劳工党的党员,主要是手工工人。三十年代出版的工人报纸,达五十种之多。1834年时,在美国出现了职工会的全国协会,它存在了三年之久。

根据福斯特的估计,从1833至1837年期间,美国曾发生一百七十三次罢工,这些罢工主要是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改善劳动条件。

美国的第一批劳工党,还没有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进行斗争悬为目标,它们要求资产阶级民主的改革,把选举权更加民主化,要求较易获得国有的土地,要求改善雇佣劳动的条件等等。

二十至三十年代所兴起的各个劳工党,没有以科学为基础的纲领,大部分是由手工业者所组成,在1837年的危机时期就瓦解了。但是,有着工厂工人参加的工人运动第一次大浪潮,对国家

的政治生活曾予以极大的影响。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美国一些民主措施的主要源泉，就在这里。

在评述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在它的内部进行着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应该把这种民主的本身视为一种运动、一种阶级斗争。

为了不致陷于把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化，或否认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有其进步性，必须正确地评价某些历史人物（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在这个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美国内战以前这一段时期内，杰克逊是担任总统这个职位的最后一个大人物。继他之后的是几位“平庸的总统”（马克思语），奴隶制度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拥护者。

1836年总统选举时，杰克逊的追随者民主党人范布伦当选。范布伦极力继续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任内被称为杰克逊的第三任总统任内。范布伦的最重要措施，是1841年的垦地权条例，即对事实上占有某地的移民，予以购买该地的优先权。

美国的辉格党 早于 1833 至 1834 年间，在反对杰克逊的过程中，就已成立了新的政党——美国的辉格党^①。这个政党的领导地位为北部的工厂主所据有。那些与北部工业有联系的南部种植场奴隶主们和一部分农民，也跟辉格党接近。该党反对加强联邦政权（辉格党称杰克逊为“安德鲁皇帝”），要求进一步的地方分权化。

该党之出现，正当劳工党成立，而日益加强活动的废奴派（见下）已建立全国性的团体对奴隶制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个新政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纲领性原则保守秘密。它最有名的活动家，是北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克莱和韦伯斯特，而其南部的一翼，则由奴隶主的著名领袖、维吉尼亚州的泰勒和卡尔洪所代表。辉格党联合了那些主张北部资产阶级与奴隶主之间实行妥协的分子，这种妥协是建立在保存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并同时建立在拥护银行、保护税率和“内部革新”（指以联邦的即全国的资金来建筑道路及运河）的政纲之上的。问题来了，南部奴隶主中哪些分子会关心

① 即自由党。——译者注

美国工业的发展呢？对于这点是不难解答的：这就是那些与把棉花供应给美国工业主要是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而非供应给英法或俄国的工业有着极密切关联的种植场主。

辉格党曾有过四个总统^①。

1840年，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俄亥俄州的哈礼逊将军为总统候选人，南部的辉格党人奴隶主约翰·泰勒为副总统候选人。哈礼逊以战胜印第安人而著名，但关于他的政纲，辉格党则只字未提。有一份民主党的报纸轻率地说，哈礼逊是一个目光短小的政治家，并说如果让他生活在一间小木屋里和有一桶浓烈的苹果酒，他就会十分满足的了。这个笑话幸而提醒了辉格党人。一位北部辉格党人的领袖宣称：“目前的会战，是在小木屋与宫殿之间进行，是在浓烈的苹果酒和香槟酒之间进行的。”

^① 辉格党的总统们是：哈礼逊将军，1840年当选，1841年上任，上任后一个月即死去；继任总统的副总统约翰·泰勒也是辉格党人；1848年，辉格党人索克利·德洛尔当选为总统，他在任一年又四个月后死去；继任总统的米勒·菲尔摩也是辉格党人。

当1840年辉格党提出哈礼逊为候选人时，有一位银行家曾劝告党的领袖们说：“不要让他（指哈礼逊）说一句关于自己的原则和‘信条’的话，不要让他说什么东西和承诺什么东西。那怕是一句关于他现在所想的是什么的或往后所想的是什么的，也不要让委员会、代表大会（即辉格党机构）和城市群众大会从他那里听到。压根儿就禁止他使用钢笔和墨水。”

于是，总统候选人就被建议不要对奴隶制问题发表意见。其所小心翼翼地不让广大选民知道的秘密就是，哈礼逊是一个拥护保存奴隶制度的人。这个问题在竞选期间居然被顺利地避开了，而那位“小木屋和浓烈苹果酒的爱好者”哈礼逊将军，得到了比他的对手、即民主党人范布伦多六倍的选票。可是，哈礼逊的秘密，他的选民依然是无从知道的。他在正式就任总统一个月之后就死去了。

根据宪法规定，继任已故总统的职位者是副总统泰勒。他是南部辉格党人。泰勒就任总统之后，表明了他是拥护奴隶制和主张为奴隶主掠夺新土地分子。他反对高额税率，反对合众国银

行,反对支用联邦资金来建筑道路和运河。可是,由于泰勒曾试图在政治上只代表奴隶主,而忽视了北部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外还忽视了辉格党内领导的一翼的利益,因而在他与推举他的政党之间,便发生了完全的破裂。

当要对奴隶制度问题表示态度而又不为自己
在北部或南部树敌越来越困难的时候,间接选举
的提名制度,“把赌注押在黑马身上”^①,是有着某
些便利的。

奴隶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只能是暂时的,而
它正是作为暂时的联盟而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中。
到1852年辉格党瓦解的时候,它在北部有选民八
十万,而在南部各州则有四十万。

废奴主义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废奴主

^① “黑马”(Dark Horse),原是赌马票的一种术语,指赛马中原不知名但居然获胜了的马。后被借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意指一个原来并未为人所重视但结果居然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活动家。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在决定总统候选人时,常常因有势力的竞争者彼此不相上下,结果彼此妥协,同意提名一个“黑马”作候选人。蒲尔克(James K. Polk)一般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个“黑马”总统。——译者注

义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流行。废奴主义是一个不但要求限制奴隶制，而且要求立刻消灭奴隶制的派别。1846年，在美国依奴隶主的要求而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期间，废奴主义者的活动活跃起来了。

为了剥夺那些发动战争的种植场主的胜利果实，国会议员维尔莫提出了一项法案，规定在一切将来归并于美国的地区内，均禁止奴隶制。这个法案被否决了，但仍屡次在国会中重新提出。

奴隶主运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废奴主义者，不断加以杀害。

1837年，在阿尔顿(伊利诺州)一家不大的废奴主义者报纸上，该报主笔罗威觉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论及一群种族主义者烧死一个黑人的兽行。自此之后，该报的印刷所曾两度被捣毁。于是罗威觉便创设一个废奴主义者的团体，并组成一支义勇队来保卫它。1837年11月7日夜，有一群暴徒袭击印刷所厂房并纵火把它烧掉。火头被扑灭了，但暴徒又转回来再放火烧屋，伺机把罗威觉射伤并撕裂而死。在现场所捕获的十二个暴徒，法官却认为他们无罪。



葛利逊所发行的废奴主义杂志《解放者》之刊头图样
刊头上绘有拍卖黑奴图，标明：“发售黑奴、马匹及其他牲口”

最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之一，是威廉·路易·葛利逊。葛利逊是一个印刷工人，后来成为报纸的发行人。他的报纸《解放者》在1831至1865年间出版。他与许多美国的民主党人不同，他们谴责奴隶制，而在实际上却未采取任何办法去消灭它。葛利逊则极坚决地要求消灭奴隶制，他写道，他将为那些被奴役人民的迅速解放而进行斗争：“我将象这一事业中的正义性一样地不可动摇，不低头妥协。我不愿用温和的言词来思考、谈论及描写关于奴隶制的东西。我已下了庄严的决心。我决不含糊其词。我一寸也不让步。我要使别人听到我的话。”

1832年时，他组织了“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

会”。到1840年，类似这样的团体达两千个，并在全国规模上把它们联合起来了。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组成的。葛利逊是一个贯彻到底的人，他起而反对那认可奴隶制的美国宪法和美国政府。葛利逊称北部与南部的联盟为“北部与死亡的联盟和与地狱的协议”。葛利逊绝不是典型的美国废奴主义者，他只是代表他们中最激进的一翼而已。

废奴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是，他们只有在工人运动的支持下，才能把黑人解放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中间的废奴主义者是敌视工人运动的。此外，甚至那些所谓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也反对剥夺奴隶主，他们认为奴隶应该赎取自由。

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社会斗争中，有一部文学作品占有显著的地位。这就是女作家史托夫人的现实主义小说《黑奴吁天录》(1852年出版)^①。史托夫人描述了美国奴隶制度惊心动魄的惨象，写出了她所熟知的黑奴的悲惨命运。她并没有对奴隶制的本质作深刻的分析。史托夫人是一个牧

^① 即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有中译本)。——译者注

师的女儿和一位神学教授的妻子，她企图按基督教的教义使奴隶与奴隶主和平共居。她认为奴隶制的惨状，乃是由于存在着坏的、恶毒的奴隶主的缘故，——她在描写那些坏的、恶毒的奴隶主时，同时还描写了一些善良的、好的奴隶主。可是，这本描述奴隶主骇人听闻的兽行的小说，在美国阶级矛盾火热的形势下一经出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印象，而当时这本小说也就闻名于全世界。例如，1858年时，以俄罗斯反对农奴制的热烈战士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当代人》杂志，就曾把史托夫人小说的俄译本分发给该杂志的订阅人。

美国的进步诗人惠特曼，曾简练而又正确地描写过农民废奴主义者的形象：

逃亡的黑奴来到我的屋子前面站着，
我听见他在摘取木桩上的小枝，
从厨房的半截弹簧门我看见他是那样无力而
 羸弱，
我走到他所坐着的木头边领他进来，对他加
 以安抚，
我满满的盛了一桶水让他洗涤他的汗垢的身
 体和负伤的两脚，

我给他一间由我的住屋进去的屋子，给他一些干净的粗布衣服，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的转动着的眼珠和他的偏促不安的样子，
记得涂了些药膏在他的颈上和踝骨的疮痕上面，
他和我住了一个星期，在他复元，和到北方去以前，
我让他在桌子旁边紧靠我坐着，我的火枪则斜放在屋子一角。^①

1838年，正式成立了一个帮助逃跑黑人的全国性的组织，名叫“地下铁道协会”。在三十至五十年代期间，它的会员曾帮助了约四万名奴隶逃往加拿大。

“地下铁道”实际上是由北卡罗来纳、肯塔基和田纳西各州的山区农民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

①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进步诗人。他的最有名的诗集是《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我国出版有楚图南的节译本(《草叶集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这里所引的一段是《草叶集》内《自己之歌》(Song of myself)的第十首末段，译文见楚译本第42—43页。
——译者注

间组织起来的。运送黑人并没有一定的路线，只要能够骗过种植场主和政府机关的警戒，任何路线都行。把黑人从肯塔基州运送到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各州或大湖地区。特别著名的黑人引导人有：哈里特·塔布曼，约翰·布朗，周西阿·亨逊。

在废奴主义者中，其在黑人及工人中间甚受敬重者是塔布曼。她是生于马里兰州的女奴隶，后来摆脱了奴役而逃至北方。塔布曼积极地帮助黑人逃往北部，并为了这个缘故屡次潜入蓄奴各州。她从加拿大前往南部凡十九次，亲自解放了将近三百名的奴隶，而经她帮助逃出去的则更多。种植场主曾悬赏四万元要她的头。南北内战期间，塔布曼作为在南部同盟后方活动的侦察员，曾替北方军队立下很大的功勋。

周西阿·亨逊是《黑奴吁天录》的主人公之一。他逃至加拿大并从该地组织了一百一十八名奴隶由肯塔基州逃跑出来。

1846年，废奴运动最杰出的组织者之一约翰·布朗因协助奴隶逃跑而被判处绞刑，其后又改判肉刑。

约翰·纳坦·沃克尔也因同样的罪名而受到用烧红了的铁条来拷打。

温德尔·菲立普斯(1811—1884年)在废奴运动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时他是美国历史学家、“早期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莫特利的学生。此后菲立普斯曾受过法学教育,但在加入废奴主义者的行列之后,他就放弃律师生涯了,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对那视奴隶制度为神圣的美国宪法宣誓效忠,而这却是为律师职务所必不可少的。

废奴主义者协会主席葛利逊死后,菲立普斯于1865至1870年间当选为该会主席。菲立普斯曾热烈地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在内战期间,菲立普斯号召对奴隶主作最坚决的斗争。

自由土壤党的出现 自由土壤党出现于1848年,该党大部分由农民及先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

这个资产阶级政党认为,国会无权废除现存各州的奴隶制,但要求在新获得的领土内完全禁止奴隶制。该党的成立,标志着全部美国政治史中奴隶主阶段的转变;因为开始出现了一个由工

人、农民和先进的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政治联盟，来对奴隶制进行斗争，并为此目的而开始建立了政治组织。

1847年时，惠特曼在《布鲁克林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映出这种情绪，他在这篇文章内写道：

“我们现在号召北部、东部和西部的每一个工人：卷着衣袖的木匠，双手拿着工具的砖瓦匠，胸部结实的石匠，脸上沾满着煤烟的铁匠，在我们所有各造船厂内都激响着他们的锤声而筋肉壮健的造船技工，皮鞋匠和马车夫，赶车的和掘土工，搬运夫和钳工，制革匠和绉绳工人，屠夫和机械匠，镀锡匠和裁缝，制帽匠，马车工匠，细木工匠——我们号召一切由自己支配自己筋肉的可敬的锯木匠和泥灰匠，号召一切劳动者，来用响彻全国每个角落的音调大声疾呼：自由的合众国工人不愿降到黑奴的地位，不愿他们的劳动在一些地区内被视为奴隶劳动；而如果这些地区将来成为合众国的一部分，那末他们也不希罕那些原是由他们以捐税形式和血汗代价交付出去的金钱。我们尤其大力地号召那些土地的劳动者——他们世世代代饱经风霜，子孙繁衍，住在自由的国度里，构成我

们共和国的真正支柱，这支柱比任何铜墙铁壁和军队还要可靠，——我们号召他们说出：他们要求不只是在口头上‘自由而独立’地生活着，而且在事实上真的实行比宪法还要有力的习惯和法规；否则同意仅在名义上的自由，而实际上则沦于奴隶地位。”

美国生活的新面貌 迄十九世纪中叶，与西部广大领土的拓殖和农业人口增加的同时，城市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1790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费城只有三万三千居民，而1850年时便有三十四万人，1860年时有五十万人；纽约在同期内则自三万三千人增至五十一万六千人，而到1860年时达一百万人。但在南部的城市则增长较慢——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在1790年时有一万六千人，1850年时有四万三千人；而当时南部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则有十一万六千人。可是，西部城市的人口却增长得特别迅速，如圣路易在1840年时总共有一万六千居民，1850年时有七万五千人，1860年时有十六万人。

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开始铺设街道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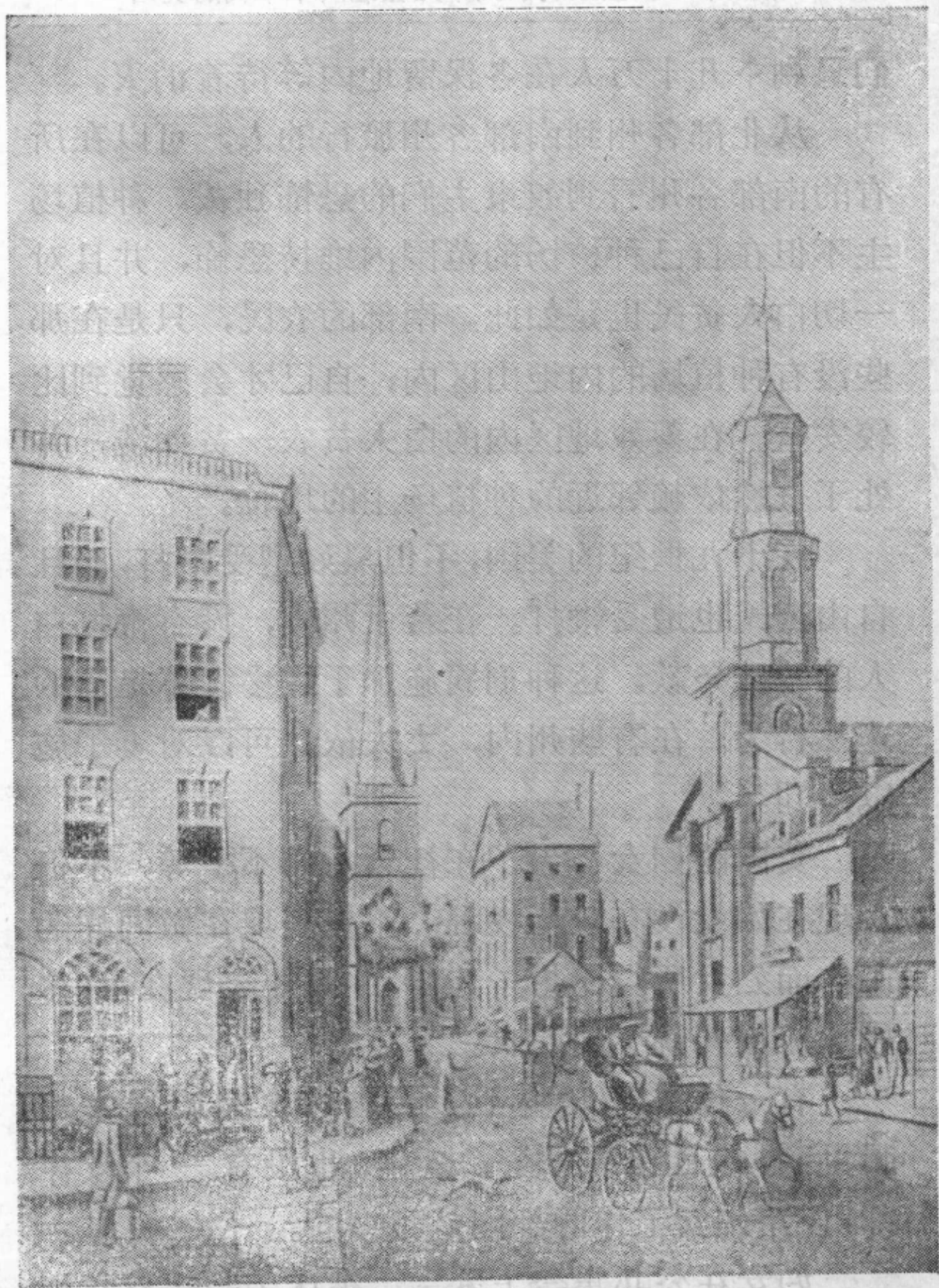
用煤气灯照明。多层的楼房也开始建筑了，其中有多至七层者。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公共马车。1860年时，在纽约一家旅馆内安装了第一架旅客升降机。

现成的服装开始发售了，专供出售之用的房屋开始建造并发卖，出售这些房屋就象出售现代的衣服或鞋子一样。

通讯工具改进了。信件开始用骑马的邮差投递。在四十年代还敷设了电报线路。

在美国的社会关系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对照。在国内，没有各种等级，也没有因出生关系而获得的各种特权；对白种居民来说（不只是男子），在政治权利方面，在法律之前，在法庭之内，形式上是平等的。可是，同时却存在着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存在着富人的穷奢极欲与工人的贫困和饥饿，特别是在危机的年代。

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里，镜框内挂着独立宣言的原文。这篇文件说，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却有几百万的黑人生而处于奴隶地位，并受到残酷的迫害；而大量的印第安人早已被摧残，他



1820年时的纽约华尔街

们只剩下几十万人在各保留地内等待着消灭。

从北部各州到南部各州旅行的人，可以在所有的南部各州看到奴隶主们的恐怖独裁。种植场主不但在自己种植场的范围内维持恐怖，并且对一切白人贫民也是如此。南部的农民，只是在那些没有种植场的内地山区内，自己才会感觉到比较安全。在蓄奴地区内的白人贫农一贫如洗，并处于全然依赖邻近的种植场主的地位。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不但黑奴遭受鞭打，而且自由公民也遭受鞭打。在若干州内，设有鞭打白人的特殊条款。这种刑罚施加于许多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在有些州内，丈夫依法可以对妻子施以体罚。

美国的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不但表现在妇女没有政治权利，不但表现在做同样的工作而妇女所得比男子为少，并且还表现在，许多职业压根儿就不用妇女。

有一位在 1840 年到过美国的欧洲旅行家亲眼见到，全国没有一个女医生，也没有一个女律师，使用妇女工作的部门是不多的。

妇女在公共集会上发言，被认为是违反常规

的骇人听闻的行为。

教会 在殖民地时期，教会在美国生活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时期，教会的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形式上来说，由于 1791 年所通过的第一条宪法修正案，教会是与国家分离的。可是，在各州的宪法中，承认某种教会的优越地位和得到国家的支持，曾存留了很久。例如，根据麻萨诸塞州的宪法，在 1822 年以前，只是清教徒才享有选举权。在新泽西州，只有新教徒才能担任公职。在宾夕法尼亚州，担任公职者必须是信仰新约和旧约圣经的人；但从 1790 年起，只要是信仰上帝的就可以了。

有些州以法律设立对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的限制，有些州则对无神论者施以限制，但是，比这种限制还更重要的，是教会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势力。那些不属于任何教会团体的人，就会处于被唾弃的地位；没有人跟他交际来往，他和他的家庭都受到轻视。牧师中的代表人物，是家庭生活中和各种事务中最主要的顾问。各个教会组织刊行了大量的书籍。说教的题材，都极小心地使其适合于听众，对工人和奴隶，则灌输以必须服从自

己主人的思想。教会组织如何利用贫民的无知和他们想改善生活的愿望，那有关摩门教会的事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这个教会的组织者是以诈骗著称的约瑟·史密斯。他的双亲是做小规模的土地投机生意的。移居到帕慕拉(在纽约州)之后，史密斯宣称他在梦中看到一个圣象，从圣象得知纽约州某一山洞内保存着一本古时的圣书，这部圣书是某某摩门所写的(实际上这是一位已故美国作家所写的一部荒唐无稽的小说，被史密斯从他后人那里窃取过来的)。后来史密斯就到山洞把这部“圣书”“发掘出来”，这部圣书仿佛是用无人知道的文字写成的，但凑巧又发现了一副魔术眼镜，据史密斯说，他就借助于这副眼镜把原稿翻译出来。1830年该书出版之后，史密斯便组织了“今日圣徒”即摩门教徒的教会^①，他自己就成为一个预言家和发施号令者，建立起复杂的机构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到了诺夫(伊利诺州)之后，史密斯宣布了容

^① 摩门教徒(Mormons)一称“今日圣徒”(Latter-day Saints)，摩门教会的全称是“今日圣徒基督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译者注

许多妻制的教义，这个在摩门教的领导人中间老早就已实行了。由于这件事情，教会内部便发生了分裂。教会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提出了抗议。史密斯对于抗议者施以镇压，并将他们着手出版的报纸予以销毁。地方当局便把史密斯关进狱里。一群暴徒闯进监狱把他杀死了。

史密斯的继承者是布莱姆·杨格，他自己从史密斯遗下的七十五个寡妇中要了五个来做妻子。杨格在教会内建立了恐怖的统治，这种恐怖的统治是借助于“报应天使”来维持的。在新英格兰和在欧洲，都开始了招募加入摩门教会的工作。千千万万被蛊惑性的平等宣传和改善生活的诺言所欺骗的贫民，从英国来到美国。他们是由杨格招募而来的，他把垫款分发给那些愿意加入教会的人。1846年，摩门教徒一万二千人开始转移到西部去，这是一个艰苦而悠长的旅程。他们越过当时美国的边界，并定居在荒无人烟的盐湖附近一带，该地在当时还是墨西哥的领土。可是，这块领土在1848年为美国所吞并，而摩门教徒便只好适应于美国的法律了。

杨格严峻地管理他属下的居民，残酷地镇压

反对他的企图或新的教派组织，并为自己积聚了大量的财产。多妻制是正式地被禁止的，但实际上仍继续存在。1850年，美国总统菲尔摩任命杨格为犹他地区的总督。

第 四 章

内战酝酿时期的美国

四十年代的美国扩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美国积极对外扩张的年代，它的扩张是向着好几个方向进行的。

种植场奴隶主对于向南部沃土的扩张，首先是向墨西哥和古巴的扩张，特别感到兴趣。东北部各工业州的资产阶级，则很想迫使英国人放弃共管的奥勒冈领土，并要求在远东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

为着迎合奴隶主的要求，美国并吞了得克萨斯。

得克萨斯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在1821年时，由于对西班牙作战十一年的结果，墨西哥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得克萨斯也同时摆脱了对西班牙的从属地位。从此时

起，从美国来的移民开始纷纷迁入得克萨斯。尽管有着某些限制，但得克萨斯仍存在着奴隶制度，而南部各州的种植场主，便对掠夺这块肥沃的地区感到兴趣了。

1830年4月，墨西哥国会禁止美国公民继续移居得克萨斯。该项法律并未被遵守。1835年，非法潜入得克萨斯的美国移民，把墨西哥的军队从得克萨斯赶跑，并于1836年初宣布成立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宪法是允许奴隶制存在的。1836年，墨西哥总统圣安纳率领军队来对付得克萨斯。1836年4月21日，山姆·霍斯顿将军率领着得克萨斯军队，于圣雅星多河附近一役击溃了圣安纳的军队。

此后，得克萨斯既允许奴隶制，美国的种植场主便开始加紧准备去占领它。这种准备工作是十分公然地进行的，因此在1842年5月31日，墨西哥外交部长波堪内格拉就美国当局默许美国人进行准备侵占得克萨斯的工作一事，向驻墨西哥的外交使团提出申诉。在这个文件内说，美国国内曾举行公开集会，在该项集会上招募派赴得克萨斯的志愿队，和募集武器及军事装备。波堪内格

拉指出,美国诸如此类的行为,是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相抵触的,并且是在不顾墨西哥政府抗议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政府答复说,这类集会在“言论自由”下是正当的,那些个别的移民并非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而且,个别的人们既愿自冒惊险,他们是有权从事走私活动的。

1843年8月8日,美国国务卿欧普雪宣称:“美国对于抗拒英国协同消灭得克萨斯奴隶制之任何企图一举,至表关切。”

吞并得克萨斯的问题,在美国国内曾引起尖锐的斗争。南部诸州的种植场主对于扩充奴隶制的疆域,极感兴趣。废奴主义者则剧烈地反对合并得克萨斯。他们把1836年的战争,描绘为“由奴隶主、土地投机者、及其他意图扩充和巩固奴隶制度与奴隶贸易的分子所组织并支持的十字军征战”。

由于废奴主义者的反对,美国起初只限于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但后来因1844年总统选举中主张吞并的分子取得了胜利,美国便于1845年12月把得克萨斯予以吞并。

1845年12月2日,作为狂热的主张吞并分子



辉格党人克莱对墨西哥的血腥计划（一幅讽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奴隶主及资产阶级掠夺野心的漫画）

而当选的蒲尔克总统，在他一年一度致国会的咨文中公开提出对门罗主义的新的说法。蒲尔克反对列强均势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是为着阻止美国领土的顺利扩张而建立起来的。他在赌咒发誓要忠于门罗主义并大吹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要求欧洲同样不

去干涉美洲。

蒲尔克宣称：“我们应该永远拥护此一原则，即只有这个大陆的人民，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任何一部分在组成独立国家的时候，提出要归并于我们的联邦，那末这个问题将由我们和他们来解决，而无须任何外国从中插足。”

至于要使这次吞并取得合乎民意的样子，那末，对于这一点，美国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政治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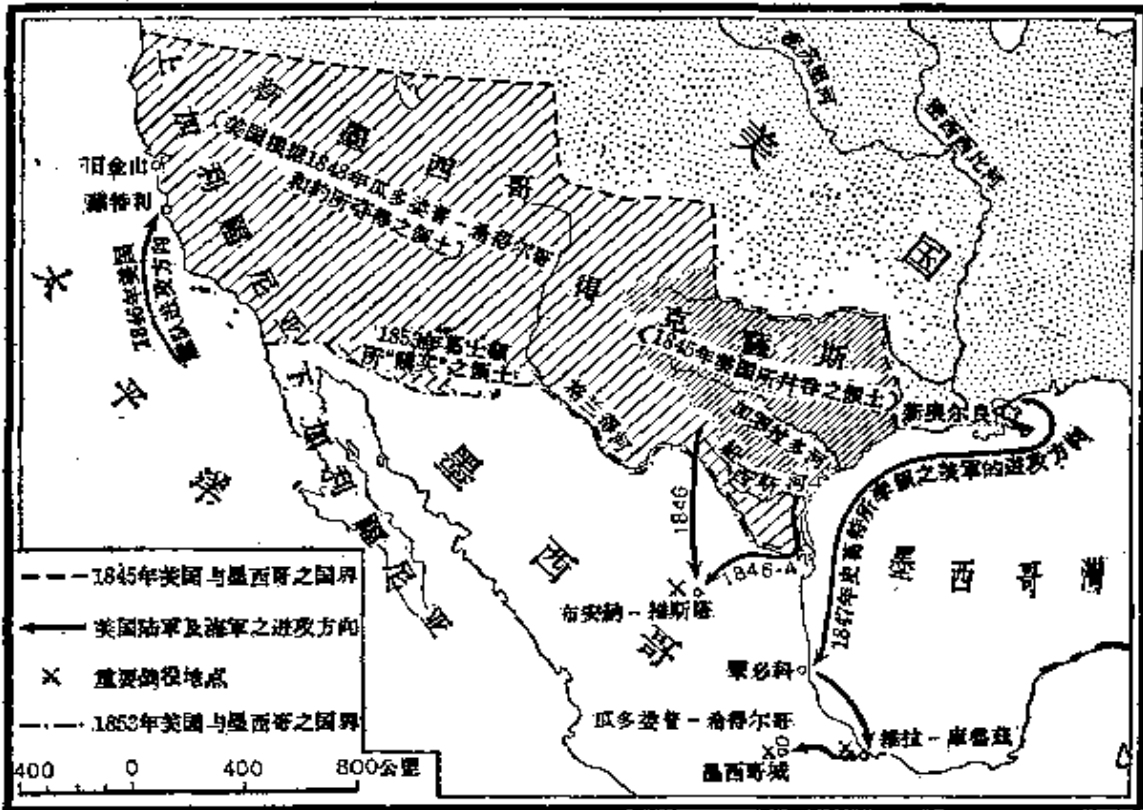
动家们是会照顾到的。

1845年得克萨斯为美国所并吞时，发生了直接违反宪法的问题。对于合并新的领土，美国宪法不但要求众议院的同意，而且还要求参议院的同意。得克萨斯的合并会加强奴隶主的势力，因此在参议院中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们的反对。合并得克萨斯的决议，显然在参议院中不能凑足所需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因此之故，于是通过了一项所谓两院“联合决议”，该决议虽由两院分别通过，但仅需普通的多数票。

联合决议于1844年12月由总统泰勒提出，当时总统选举业经举行，蒲尔克已当选为总统。1845年1月，众议院通过了该决议，而参议院则于3月1日通过之。

由拥护美国分子所组成的得克萨斯新的代表大会，于1845年7月4日以一票的反对同意了美国合并得克萨斯。

既然墨西哥政府早就宣布，把得克萨斯并入美国领土之内，将被墨西哥视为宣战的行为，于是便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势。在国会通过关于合并得克萨斯的“联合决议”（墨西哥驻华盛顿公使曾



22. 1846—1848 年美国对墨西哥战争形势图(按原图译制)

称之为“最不公正的侵略法案”)后不久,美国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即告断绝。此时蒲尔克总统业已决心对墨西哥作战,但为着策略上的理由起见,却口是心非地宣称他希望把外交关系恢复起来。1845年9月,国务卿布堪南征询墨西哥政府,是否可接纳负有审议当前争执问题全权的美国公使。墨西哥政府同意了。美国乃任命狂热的奴隶主约翰·史莱德尔为赴墨西哥的全权公使。那位被派赴墨西哥的史莱德尔,事实上并不是去那里企图

调整因得克萨斯而引起的冲突的，而是企图从墨西哥身上要求新的、并且是大规模的领土让步。史莱德负有下列任务，即向墨西哥政府要求对美国公民往昔的财产要求予以满足，该款总数约三百万元左右^①；此外，并确定沿格兰得河上游为得克萨斯的界线，如是则大大扩充其领土。但首要的任务是，他应达成购买新墨西哥及所谓旧加利福尼亚的目的。为购买这些地区，美国政府准备付出一千五百万至四千万美元。

早从三十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力图侵占加利福尼亚。1842年，美国驻墨西哥公使在写给国务卿韦伯斯特的报告中，曾称加利福尼亚为“美丽的、世界上最富庶而有生气的国家”。同年，美国舰队司令官钟斯仿佛相信了与墨西哥开战的消息，突然把墨西哥属加利福尼亚的首邑蒙特利予

^① 这里所指美国公民对墨西哥政府的财产要求，包括下述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墨西哥反抗西班牙的革命战争时，美国公民曾把金钱、武器等赊借给墨西哥政府，另一部分是当时美国人在墨西哥境内所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此款墨西哥政府曾同意分期偿付，且已偿付大部。参阅贝密斯：《美国外交史》，纽约1949年版，第236页。（S. F.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236）。——译者注

以占领，并在该处升起美国国旗。钟斯只是在确信战争的传闻原是误传的时候，才离开蒙特利的。

1845年6月，一群美国移民在加利福尼亚举行暴动。暴动的首领是美国陆军大尉佛莱蒙。

墨西哥政府拒绝接纳史莱德尔为全权公使。蒲尔克总统不等待史莱德尔使命的结果如何，就命令泰勒将军占领从纽西斯河至格兰得河一带的墨西哥领土。当时墨西哥派出军队，以便肃清该地的美国人。墨西哥曾对于英法两国的帮助，对于美国国内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反对派寄予希望。

1846年4月底，在格兰得河开始了军事行动。蒲尔克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硬说：“墨西哥侵犯了美国的边界，进攻我们的领土，并且在美国的土地上流洒美国人的鲜血。”基于这种理由，蒲尔克要求国会宣布与墨西哥处于战争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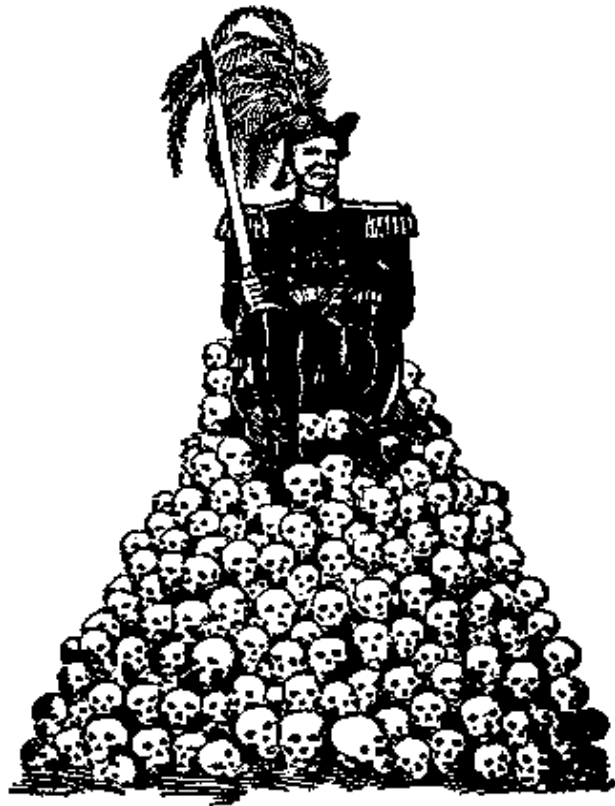
好些政治活动家曾对蒲尔克咨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伊利诺州的议员阿伯拉罕·林肯还在战争期间就已指出，蒲尔克欺骗美国人民，事实上战争不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始，而是在墨西哥的土地上开始的。林肯断言，战争完全是不必要的，而总统之发动战争，是违反宪法的。

泰勒将军从格兰得河迅速向墨西哥北部各省推进。经几次战役之后，他占领了若干重要的战略据点和行政中心。1847年1月，他在布安纳·维斯塔附近击溃了圣安娜的军队。此役胜利之后，墨西哥北部的军事行动即告结束。

1846年夏季及秋季，一支几百人组成的不大的远征队，几乎未遇抵抗

就占领了新墨西哥，并在美国舰队支援之下，占领了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和蒙特利，将墨西哥的军队及政府当局从该地逐出。

1847年3月，温飞尔·史葛特将军所率领的



总统候选人德洛尔画像

1848年竞选运动期间之街头画，此次选举系在美国侵墨战争结束后所举行者。大奴隶主德洛尔将军在该次战争中以残酷著称。这幅讽刺画下面题有一行挖苦的字：“最适当的候选人。辉格党候选人的唯一优点。”辉格党候选人德洛尔将军于1848年当选为总统。

美国远征军在离维拉-库鲁兹不远的墨西哥海岸登陆，并迅即夺下该城。美军在击溃墨西哥军队之后，即向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推进。

当通往墨西哥城要道上的战斗开始之际，交战双方曾同意进行媾和谈判。可是，美国人的领土要求是如此之大，以致谈判为之中断。

军事行动再起之后，墨西哥人重又遭到败绩。1847年9月，美军占领了墨西哥城，随后又占领了墨西哥许多其他战略据点。这时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者更喊得震天价响，要求占领整个墨西哥。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同意沉痛的和平。按照1848年2月2日在瓜多娄普-希得尔哥（离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个城市）所签订的条约^①，美国并吞了一片广大的地区——新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亚北部。新归并的地区包括现时下述各州的领土，即阿利桑那、新墨西哥、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以及加罗拉多和怀俄明的一部分。

对于这块辽阔的领土（超过法德两国领土的

^① 此条约因得名为瓜多娄普-希得尔哥条约(The Treaty of Guadalupe-Hidalgo)。——译者注

总和),美国以某些补偿金的形式付给墨西哥一千五百万美元,并承担自行满足美国公民对墨西哥政府之各项要求,其为数约三百五十万美元。

不久之后,在1853—1854年间,葛士顿签订了一项条约,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从墨西哥购得基拉河流域的地区。这个条约在国会中和在报纸上曾引起了激烈的批评。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论坛报》把该约评为“毫无廉耻的诈骗行为”。拥护扩张的分子则力图对墨西哥政府施以压力,硬说这宗交易对美国没有好处。《纽约前驱报》把所购得的这片土地说得一文不值,因为它是“一片凄凉的、被上帝忘掉的荒漠”。可是,这片“凄凉的”地带却引起美国政府的兴趣,因为可在那里计划修筑铁路,把得克萨斯和太平洋沿岸联系起来(这条铁路后来已筑成)。结果参议院批准了葛士顿条约,只是把金额减至一千万美元。

1846年时,美英之间因奥勒冈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奥勒冈地区从洛玳山延伸到太平洋岸,位置在北纬42度至54度40分之间。还在十九世纪头十年时,奥勒冈沿海部分曾隶属于俄国。其后奥勒冈则处于英美两国共同管理之下。

从三十年代起，美国扩张主义者对奥勒冈的兴趣浓厚起来了。美国移民纷纷迁往奥勒冈。美国坚决地要求英国放弃它对奥勒冈的权利。扩张主义者乃掀起了争取归并整个奥勒冈直至北纬54度40分的运动。1846年6月，美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关于划分争执地区的条约。北纬49度以南的领土，除温哥华岛包括在英属哥伦比亚外，其余均属于美国。英国乃被迫放弃了对奥勒冈的野心。

1846至1848年间欧洲的荒歉，予往后西部移民的加强以新的推动，同时，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也尖锐起来了。

欧洲1848年的革命，并未有力地反映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来。美国此时正埋头于本身事务、首先是西部土地的拓殖。

俄国在美洲的属地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俄国放弃了它在加利福尼亚的属地，这些属地原是为了更便利地供应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俄人居留地的粮食而建立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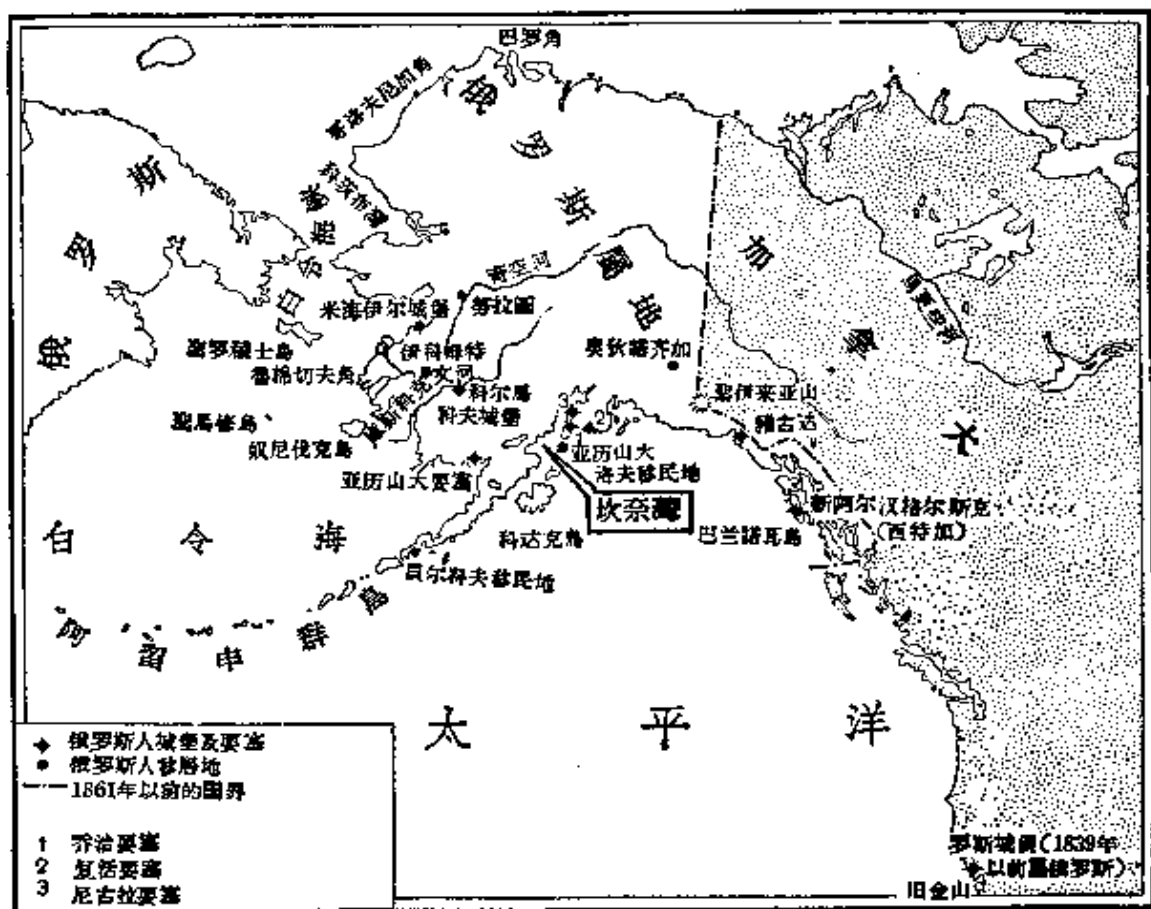
如已提到过的，俄国人之最初定居于阿拉斯加，是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时，商人兼文学家谢里霍夫的探险队和库尔斯克商人哥里科

夫的探险队，均曾在阿拉斯加建立了若干新的移民区。

1799年，在保罗一世执政期间，俄美专利公司成立了。这个公司是按照十七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专利公司的范例而建立的。但它出世太迟了，此时正当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俄国和美洲已经通过一切商务来往的范围和一切外交关系的系统建立了联系。俄美公司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置备大炮的堡垒，有自己的船只，甚至还有自己非正式的外交代理人驻在西欧。

十九世纪初年，俄国船只出现于加利福尼亚距今旧金山不远的地方。俄国船只曾驶往加利福尼亚多次，最后于1810年，在离今旧金山迤北有一天航程的波狄加湾（改名为鲁棉切夫湾）内之处建立了罗斯城堡。工业家季莫菲·塔拉干诺夫在该地着手建筑堡垒和俄罗斯村落。在西班牙属加利福尼亚境内的俄国人居留地，把粮食供应给阿拉斯加的移民。

在俄美公司服务的，除了俄国人和阿拉斯加的本地人外，还有亚洲民族中的泰国人、印度人、耶库特人和通古斯人，欧洲人中则有英国人、西班牙



23. 俄罗斯北美属地图(按原图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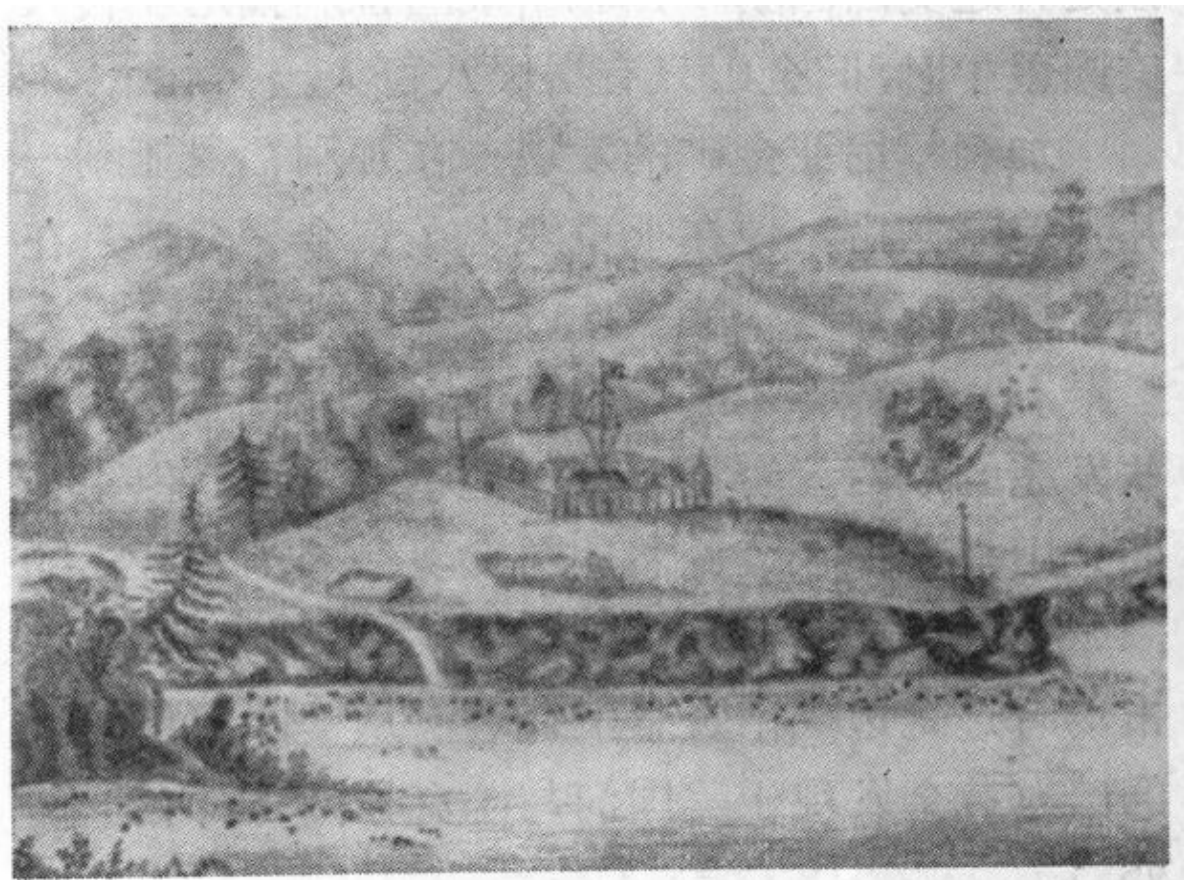
牙人和葡萄牙人。

俄美公司有过好几次环绕全球、半球和环绕非洲的航行。著名的黑海舰队海员米海依尔·拉采列夫、保罗·纳希莫夫，和海军军官、后来的十二月党人底米特里·萨瓦里欣和费多尔·维西涅夫斯基，都到过俄属美洲。十二月党人诗人孔达拉底·律来也夫，曾做过俄美公司事务的主持人。

迄 1837 年 1 月，住在俄属阿拉斯加的，有俄

国人、混血种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和库页岛人，共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三人，还有印第安人约五千人。该处建有气象台、造船用的棚屋、十二所造船工场、图书馆和教堂。

在居留地罗斯晒制了几万普特的盐。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居留在罗斯的移民共有两百人，其中俄国人和混血种人有五十人，其余的是印第安人和阿留申人，他们收获了四千五百普特小麦、四



罗斯城堡图

百五十七普特春麦。牲畜共有二千头。运往阿拉斯加的有腌牛肉、小麦、蔬菜、盐、大量的鸡蛋、家禽和加利福尼亚的砖块。

1839年，根据尼古拉一世1839年4月15日的命令，把居留地罗斯卖给美国人赛特尔，并宣布自1842年1月后将该居留地撤销。

1846年7月，美国舰长蒙哥马利从战舰“扑资茅斯号”上派出一队水兵在加利福尼亚登陆，并在该处升起美国国旗。1848年，当加利福尼亚转入美国手中时，旧金山只有居民八百人。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 在加利福尼亚刚一并入美国之后，便在那里发现了黄金。金矿是在船长约翰·赛特尔的领地内发现的。

有一个赛特尔的雇农，他在掘地时看见了一些发亮的东西。赛特尔吩咐他不要声张。但不久旧金山全城都在谈论着这个发现，因为赛特尔的一个仆人，带着一满瓶黄金从堡垒来到城里，经过市场时边跑边嚷：“黄金！黄金！从美国河里找到的！”（黄金发现于美国河与萨克拉门多河合流处。）

手工业者、农民、兵士、仆人，都抛弃自己的工

作不干了。旧金山所有的报纸编辑和撰稿人、法官、警察，一夜之间都通通不见了。当地居民震于这种不寻常的局势，组成了“公安委员会”。

找寻黄金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加利福尼亚来。任何一条船到加利福尼亚一靠岸，当天晚上全部船员都跑得精光。只有几个月的工夫，旧金山这个小村子的人口就增加到两万人。

采金是旧金山全部居民的主要职业。

第一年加利福尼亚就产了价值五百万美元的黄金，而四年之后便超过了六千万美元，嗣后采金量即开始下降。

美国对中美洲和远东的扩张 1848年6月，在蒲尔克总统任内，美国向西班牙提出，要它把那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极端重要的古巴卖给美国，但遭到了西班牙的拒绝。1852年，英法两国应西班牙的迫切请求，向美国提议缔结关于三强中任何一方均不得图占古巴的双边协定。国务卿爱德华·艾佛莱特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政府并无夺占古巴之意，但同时却拒绝签订英法所建议的协定。

1854年，美国驻欧使节集会于避暑地奥斯

登^①，他们草拟了一项宣言，该宣言并曾公布。在宣言中他们要求西班牙政府答应把古巴卖给美国，同时硬说古巴之隶属于西班牙是“威胁着”美国的“防御”。美国的种植场主开始从南部诸州对古巴进行袭击。在第三次袭击时，西班牙当局击毙了冒险分子罗伯兹所率领的远征队员五十人，这才使扩张主义者和奴隶主冷下来一些。

对于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有巨大重要性的巴拿马地峡，美国在其扩张中是不会不注意到的。1846年，美国得到了新格兰那大共和国（后来的哥伦比亚）允许修筑沟通巴拿马地峡之任何交通工具。这件事引起了英国的抗议，于是在1850年，美国国务卿克莱顿与英国全权大使布维尔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将来的运河由美英两国共同管制，并使该运河中立化。1850至1855年，美国资本的巴拿马铁道公司修筑了一条沿未来运河路线通过巴拿马地峡的铁路。从1846年起，美国的海陆军就对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巴拿马地峡区域进行不断的武装侵略。

^① 比利时地名，此宣言因得名为奥斯登宣言（Ostend Manifesto）。——译者注

在远东方面，美国也展开其扩张的积极性。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就建立了常设的东印度舰队。1840至1842年间，美国舰队司令凯尼率舰在中国领海内游弋。1842年英国与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南京条约后，凯尼即与中国进行关于缔结同样性质条约的谈判。

1842年10月，凯尼乘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战胜中国的机会，率领着美国战舰“星座号”和“波士顿号”，要求中国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给美国人。1844年，美国达到了与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目的^①。

1853至1854年间，美国舰队司令潘莱迫使日本人开放国家，与欧洲人进行对外贸易，旋又迫使日本人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在1852至1855年间，美国舰队曾举行到白令海和中国海的远征航行。

美国人曾参加对中国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血腥镇压。1854年，美国的武装力量会同英国船舰对上海进行军事行动。1856年，三条美国军舰

① 指中美望厦条约。——译者注

曾炮轰广州外部各要塞并迫使它们投降，此役美国人被击毙者七人，受伤者二人，而中国人则被杀害了四百人。美国冒险分子华尔的匪帮，以其在镇压中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的兽行而获得臭名。

美国人华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在法国军队中服务，他于1860年来到太平军占领下的上海。华尔从各种流氓恶棍中募集了一支团队^①，向中国当局建议夺回上海，但要索一大笔款子。华尔的建议被接受了。他的匪帮把上海拿下了，并在上海浸满了中国革命者的鲜血，华尔以此而获得了所许诺的款子和清廷的四品官衔。其后，当时美国国内已发生了内战，华尔为了获得更大笔的款项，继续进行对太平军的征讨，此时他已拥有四支团队。封建的大清政府授予华尔以大批赏赐。华尔于1862年在宁波巷战期间为中国人所杀死^②。

1858年，美国政府强迫清朝政府在天津订立条约。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得以限制中国的关税，并在中国内河航行方面取得了特权。

① 即“常胜军”前身的“洋枪队”。——译者注

② 按华尔系于1862年9月在离宁波三十里的慈溪县为太平军所击毙。——译者注

研究美国国内的人民运动，对于整个地了解美国的历史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了解美国统治阶级政策的变更方面，它将给我们以一把钥匙。

在独立战争与南北内战之间这一段时期内，曾迭次发生人民群众的武装发动。这就是：1791至1799年间中部各州的人民起义，1839至1842年间纽约州农民反对“荷兰地主”后裔的起义，1840至1842年间多尔在罗得岛州的起义（由于此次起义的结果，该州废除了选举中的地产资格）^①，黑

^① 当时在罗得岛州仍施行1763年的宪章，同时各个选区也和十八世纪的一样。因此之故，八千居民的新港市在州立法议会中有六个席位，而拥有三倍居民的普罗维顿斯市，却只有四个席位。选举中之地产资格仍然保存，而当时其他各州则均已废除财产资格。如果说，在殖民地时期大部分的居民是农民——小土地所有者，那末到十九世纪中叶，地产资格不但把工人、雇农、水手从政权机关推开去，并且还把部分资产阶级也从政权机关推开去。

以大工业家多尔之子为首的那些主张普选权的分子，在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游行之后，于1841年自行制定新的宪法，并根据新宪法进行了选举。多尔被选为州长。地主们既不承认新宪法，亦不承认新州长，并以谋叛罪控告多尔。1842年，多尔图占普罗维顿斯市的军火库。此后该州即为联邦军队所占领，多尔亦遭逮捕并判处终身监禁。三年后他即被赦免出狱，惟在若干年内仍被褫夺权利。由于起义的结果，罗得岛州乃于1843年实行男子的普选权。

人的历次起义和密谋，印第安人反对惨无人道地摧残他们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武装斗争，贫农迁到西部土地去的大规模移动（这些移动曾屡次引起与土地投机者及政府当局的武装冲突），最后，1854至1856年间堪萨斯的内战，约翰·布朗所领导的废奴主义者的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南部好几州的黑人起义。从二十年代起，工人运动乃是此一时期内人民运动的最重要因素。

可是，影响于某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者，不仅是该国国内所发生的人民运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他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强有力的人民运动的影响，这些其他国家内部强有力的人民运动不但引起本国内部的变化，并且还会引起国家体系中的变化。美国的对内政策，是与对外政策相关连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邻国内部的情势相关连着的。

如果拿任何一本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般著作、或有关美国通史的著作来看，那末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间，我们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人物：如企图夺取尼加拉瓜政权的冒险分子华克耳；在袭击古巴期间被西班牙

牙当局击毙的剽掠冒险分子罗伯兹；要求把古巴卖给美国的奥斯登宣言那些起草人；在其任内美国奴隶主和资产阶级曾着手进行1846—1848年侵略邻国墨西哥战争的蒲尔克总统；指挥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侵略行为的舰队司令官凯尼和潘莱；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憎恨的血腥刽子手华尔等等。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了东亚和美洲的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运动也因此而展开了新的阶段。在1846至1848年对美战争惨败之后，墨西哥内部就曾展开了以华列斯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五十年代，墨西哥人民曾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并为争取民主改革而斗争。此时，那些论及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和拿破仑在俄国被溃败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墨西哥人民中很受注意。墨西哥人手中拿着武器来捍卫自己民族独立的这种情况，使美国在墨西哥的进一步扩张为之棘手，虽则美国在1853年也从墨西哥侵夺了一大片领土（即所谓“葛士顿购买事件”），而在这片领土上，美国是预先组织好武装政变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国人侵入中国，开辟了中国的近代史时期，使这个伟大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1850至1864年，在中国发生了规模壮阔的农民战争^①。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间日本反对外国人的人民运动，以及列强在争取臣服日本上日趋激烈的竞争，使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扩张感到困难。这样一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和种植场奴隶制度的内部发展规律性的结果，正当南部种植场奴隶主和北部资产阶级的有势力集团特别坚决地要求掠夺新领土的时候，美国的扩张却因国外的事件、首先是人民群众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处于困难的境地。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种植场主与农民之间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并且整个地影响到两个社会制度之间、即那导致1861—1865年内战的雇佣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的矛盾的发展。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美国工业的发展
美国工业生产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是：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译者注

1820年为6%，二十年后为7%，再过十年后为12%，而到1860年时，则为15%。换言之，在二十年间，即从1840至1860年间，尽管其他国家内工业曾有大量增长，美国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却提高到两倍多。

在1840年以前，美国一共发给了一万一千五百份专利特许证，但仅在其后的十年间，发出的专利特许证就大大超过两万份以上。

在二十年间，即从1840至1860年间，美国铁路网的长度从四千八百公里增至四万八千公里。而且，北部各州在经济发展上大大超过了南部。迄内战爆发前，北部的铁路网较南部长一倍（北部为三万二千公里，南部为一万六千八百公里）。北部有一百三十万产业工人，南部则有二十万。北部工业企业的资本达八亿五千万美元，南部则为一亿七千万美元。

1860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的第四位。到这时候，工业产值已与农业产值大致相等了。

早在五十年代，在美国东北部的旧日工业地区内就已呈现了资本相当集中的现象。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描述过所谓“波士顿诸友”的十五个家

族,这些家族在 1850 年时不但掌握了各个银行企业,并且还掌握了许多工业企业,在政治上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波士顿诸友“掌握着全国 20% 的棉纺织锭子,麻萨诸塞州 30% 的铁路网,该州各保险公司 39% 的资本,以及波士顿各银行 40% 的资产,这些家族——罗伦斯、罗威尔、阿普列敦、卡波特、德怀特、爱里奥特、莱曼、谢耳、杰克生等——支配着麻萨诸塞州的一切报纸、教会的讲席、学校、工厂、议会,一言以蔽之,支配着该州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生活”。

1857 年的危机,以特别的力量打击了美国的工业。1857 年间,仅在费城一处,就有三万的失业工人,纽约有四万,而全国则有二十万失业工人。

1857 年 11 月 2 日,纽约有失业工人一万二千人举行集会,而三天之后,又举行了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的第二次集会。美国资产阶级厚颜无耻地控告这些失业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说他们是“极端共产主义的激进分子……及外国人等”。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者们指控为外国的代理人,这是一种何等陈旧的谎话。

工人运动的活跃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传播的开始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工人运动在美国显著地重又活跃起来。

在1844或1845年初，纽约出现了以空想共产主义为政纲的秘密协会，这个团体有点象欧洲的“正义者同盟”的分支。1845年，德籍工人的团体“社会改革协会”开始发行一种周报，这份周报是由“正义者同盟”的盟员海尔曼·克里格编辑的。

1845年，在纽约举行了“全国改革协会”的代表大会，这是美国工人的群众团体。这个团体主张废除奴隶制，要求免费分配土地的宅地法和九小时的工作日。

美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伴着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发展而来的。

1848年5月9日，在波士顿的芬纳尔大厅举行了职工会的集会，来祝贺欧洲所发生的革命。在—项决议中说：“南方奴隶主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北方金融寡头的优势，正在毁灭着我们，他们同样是敌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从1848年起，在工人阶级政治结合的形成



24.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开始传播图(按原图译制)

中，那些从欧洲流亡到美国来的革命者起了显著的作用。曾参加 1848 年革命战斗的魏德迈耶，是马克思的朋友，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他是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移居到美国的。他起而反对利用那移居到西部土地上去的计划、即反对把工

人变成小私有者的计划来引诱工人，他对克里格的方案尤其不赞成。他开始了反对把工人拉去移垦土地的斗争，并且向工人指出说，他们想要成为独立自主的农庄主人的希望，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魏德迈耶像

魏德迈耶在出席工人集会时，说明移居西部并不能使工人免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他们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之后，又将受制于资本家，这样就会“重又开始往日的土地骗局”那一套。魏德迈耶主张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

同时，在五十年代，农业空想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五十年代初，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他的共产主义者移民地的说教，在工人中间、主要是在德籍工人中间，是受到相当的、虽然是短期的欢迎的。

自1850年10月22至28日，在费城举行了德籍工人第一届大会，它的纲领中主要之点是：（一）把土地无偿分给真正耕种着这块土地的人；（二）禁止强迫出售园地；（三）限制领有土地之数量；（四）对出售未经垦之土地课以重税，以及其他等等。

在这个纲领中，没有一句话谈及缩短工作时间，谈及奴隶制以及其他有关工人阶级的最重要问题。在市的大会上，通过了致总统的呼吁书，在这份文件内说到，五万纽约工人“以最激烈的方式抗议在假仁假义地分给士兵的形式下把土地转交给投机者”，文件内还说，如果政府以把土地分给士兵的方法来维持士气，那末工人或手工业者之为祖国与和平服务，并不逊于士兵和水兵，但政府却没有拿土地来作为奖赏授给他们。

杰出的革命活动家约瑟夫·魏德迈耶，在美国工人中间曾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以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美国马克思主义运动首倡者之一的魏德迈耶，在今天的美国工人运动中更是鼎鼎有名。且举这样的一件事实为例：

1944年夏，总共有十万会员的国际^①皮革工人协会，曾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来建造一艘战舰去跟德国法西斯斗争。这艘战舰就是命名为“约瑟夫·魏德迈耶号”的。

魏德迈耶在祖国^②的军队中服役六年之后，就抛弃了军队的生涯，他说，他的普鲁士军官的地位已经不能再和他的观点相容了。

他曾与马克思所编辑的科隆《莱茵报》的集团发生过联系。

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曾予魏德迈耶以很大的影响。他把这本书称为“我们当代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845年夏季起，魏德迈耶成为《威士特发里亚汽船》杂志编辑人之一。这份杂志曾刊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文。魏德迈耶也以科学共产主义拥护者的资格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言论。

魏德迈耶熟习1845年所出版的马克思和

① 此处应注意，这个协会是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人的。（按美国有些工会因包括加拿大或拉丁美洲的工会会员，往往自称为国际工会。——译者注）

② 魏德迈耶原籍是德国人。——译者注

恩格斯的划时代著作《神圣家族》。他是曾经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手稿的少数人之一（此书手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转寄给他的），并尽了许多力量想把它出版，但没有成功。在魏德迈耶的协助下，这份手稿的个别章节曾登载于《威士特发里亚汽船》杂志上。然而，只是在苏联，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本著作才第一次全部问世。

魏德迈耶于1844年在巴黎与马克思相识，后来于1846年底及1847年初在布鲁塞尔又再度会见。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接近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至1848年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公社的组织。

1848年6月，魏德迈耶把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讲辞从法文译为德文，并为这份演讲辞写了一篇序文。

1850年，魏德迈耶在德国西部及南部，特别是黑森和纽伦堡两地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支，并在法兰克福召开过秘密会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尤其是在该盟的科隆公社分裂时，魏德迈耶拥护马克思而反对威利赫。魏德迈耶于1851年抵美国后，仍然与马克思保持联系。

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立刻把《共产党宣言》以德文和英文在美国发表。其次，马克思建议在纽约刊载《新莱茵报》的论文，特别是他自己反对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论文，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论文，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的十亿》的论文，^①维尔特的杂文，以及德文《布鲁塞尔报》所发表的有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政论家卡尔·韩森的论文。他还建议魏德迈耶为这些论文写些简短的序言。^②

魏德迈耶在1851年12月31日所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一封信中，谈到他把那刚经历过革命的欧洲跟美洲对照之下所得的印象，写道：“我之到美洲去，并非出于自愿；但是，我应当承认，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过什么东西能够引起我对美洲那怕是一点点的留恋。我并没有想到，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与新莱茵报》一文说：“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亿塔勒的赔偿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25页。——译者注

② 参阅：K. Marx and F. Engels, «Letters to Americans, 1848—1895, (A Selection)», 纽约国际出版社1953年英文版，第29页。——译者注

会有任何其他地方……是把除了搞钱之外生活中任何其他目的……都看成荒谬绝伦的。”^①

魏德迈耶到美洲之后，就把继续自己革命前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作为自己的任务。可是，在美洲，他乃处于新的条件之下。当时该地尚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于是他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建立。

魏德迈耶在美国开始发行《革命》报。他以继续《新莱茵报》和《新莱茵观察报》的传统为任务。《革命》报乃是在美洲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坚决革命的政党”的机关报，和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以此来阐明时事而发行的报纸。马克思答应他和他的朋友将为这份报纸撰稿。马克思还应允恩格斯亦将加入该报，并建议把阿道夫·克鲁斯也从华盛顿海军部吸收过来，他说到克鲁斯是一个优秀的和很有才干的人。

在1852年1月5日的纽约《体育报》上，曾披露魏德迈耶的报道，说他所编辑的《革命》周报将

^① 参阅奥博曼：《约瑟夫·魏德迈耶传》，纽约国际出版社1947年英文版，第36页。——译者注

有前《新莱茵报》的撰稿人马克思、恩格斯、费莱里格拉特等人参加。但是，这份政治杂志只出了两期，两期都是在1852年1月份出版的。

魏德迈耶把停止出版的事情通知马克思，并在该项消息内附上这样的意见：“美国的土壤，在很高的程度上，对人民发生了腐化堕落的影响，同时，这里的人都充满着骄傲自满的心理，好似他们比起旧大陆的兄弟们要高明得多一样。”

在这封信内，魏德迈耶一方面诉及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又诉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们类如噶苏士^①和金克尔之流曾顺利地把美洲工人从政治斗争吸引开去。

魏德迈耶经过重重困难，终得以出版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单行本，并附上他所写的一篇短序。有一位从弗兰克福移居到美洲的工人来帮助魏德迈耶，他把自己的全部储蓄约四十美元交给魏德迈耶支用。这就帮助了在美国出版马克思的不朽著作。

^① 噶苏士 (Ludwig Kossuth, 一译柯树特或科苏特), 1848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译者注

我们记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是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封闭后所发表的第一本巨著。这本著作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在这本著作内根据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关于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的原理。大家都知道,《1848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乃是根据马克思所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写的两本头等重要的历史著作。

在美洲,魏德迈耶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对他们的文章。

据说从 1852 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交美洲的通信每周均经由魏德迈耶转致。恩格斯的杰作《德国农民战争》,亦由魏德迈耶在美国转载于 1852 至 1853 年的《纽约体育报》上。

1852 年 1 月,魏德迈耶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在《纽约体育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可以想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由魏德迈耶于 1852 年第一次在美国把它发表并予以阐释的。毫无疑问,这是受了马克思的直接影响。

1853年3月18日,《纽约州报》——美国德籍木工、裁缝、泥水工人的周报——发表了一篇对一切专业工人的宣言,号召他们在政治纲领上组织庞大的职工会,并定于3月21日举行群众大会。在魏德迈耶的坚持之下,这个组织出现了。八百个美国德籍工人响应了这个号召,他们创立了美国工人协会。这个团体不但是工人的经济性的组织,而且也是工人的政治组织。此外他们还宣称,工人将“在现存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承认他们的权利。1853年6月所制定的劳工党政纲的要点之一,乃是工人协会离开现存的政党而独立。在这个政纲中,斥责了魏特林的空想主义观点。

1853年4月3日,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对美国工人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内说:

“下面署名的工人协会,它已着手进行把美国全部工人联合为一个伟大的工人协会的工作,现在以这篇宣言向你们呼吁。

“工人们!不同国籍的工人联合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们不应再是我们的老板和其他垄断资本家手中孤立无援的工具的时候,已经成熟了。”

1853年8月31日，在两百多协会会员出席的支援罢工工人的集会上，有四十个职工会通过了派遣代表团到纽约职工会群众大会以成立职工会总会的决议。1853年9月13日，曾举行各职工会的联合代表大会，并决议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可是，此次以及还有好幾次类似的尝试，都没有导致职工会的联合。

1852年秋，魏德迈耶在同一《体育报》内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绝不应与民主党或辉格党的政纲连在一起，或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残余连在一起。应该制定工人的政纲。1852年早春，左尔格从伦敦来至纽约。由于左尔格的到达，魏德迈耶乃从马克思的朋友中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他称之为“无产阶级联盟”。这个小组的发起人一共只有五个。它是美国第一个的马克思主义团体。1853年，魏德迈耶的观点在美国工人协会中是占优势的。

美国工人是对奴隶制进行斗争的倡导者。1857年10月世界危机期间，当时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曾发生失业者的示威游行，魏德迈耶所联系的一些发起人在纽约组织了共产主义者俱乐

部。这个俱乐部的主席是弗列得立赫·卡姆，他曾于1848至1849年间与卡尔·舒尔兹一道在波恩参加过民主运动。副主席是阿尔培特·刚普，书记是佛烈茨·雅高比。雅高比是一个律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于1852年移居美国。（他于南北内战头一年被击毙。）

从1859年起，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书记是海尔曼·梅耶，他是魏德迈耶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俱乐部在其章程内称，它否定任何宗教，并且是“直接建立在这些信念之上”的。它要求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而不管其肤色或性别如何。它并且反对“所谓资产阶级的私有制”。^①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后来归并于第一国际。

五十年代初，美国开始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1857年的危机和工人运动的活跃，再度把在美国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

① 参阅奥博曼：《约瑟夫·魏德迈耶传》（K. Obermann: «Joseph Weydemeyer»），纽约国际出版社1947年英文版，第92页。

——译者注

来。工人总同盟出现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坚持新的组织应把反奴隶制的斗争认定是工人阶级的首要事情，并反对那自称为“马克思的后代公民”而同时又不愿反对奴隶制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俱乐部。由于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坚持，这些假的“后代”被逐出了工人总同盟。虽然经过多番努力，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并没有达到使自己的纲领成为工人总同盟的纲领的目的。可是，俱乐部还是归并于总同盟，并参加了它的机关报《社会共和国》周刊。

1859年，马克思把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寄给魏德迈耶。魏德迈耶竭其所能以使这本书流行于美国，并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予马克思以协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他们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寄了几本给魏德迈耶，还寄了一些他们所写的论文和书籍。

1857年，在芝加哥成立了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旋即邀请魏德迈耶担任他们的定期刊物的编辑。魏德迈耶又立刻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答应参加这份刊物。工人协会在1860年选举时曾予林肯以极大支持。

魏德迈耶曾主编《人民呼声》报。但由于资金短绌，该报旋改为周刊。其后他就不得不拒绝参加该报，因为该报已经跟着资产阶级政策的路线跑了。

美国工人运动的特征是，在其早期上就已出现了工人运动的各种先进形式，这些先进形式是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迟迟发展结合在一起的。

如前面所叙述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兴起后不久，在美国就出现了好些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左尔格（从1852年起）、克鲁斯、安内克（从1852年起）、厄加留斯、梅耶。在这些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中，有魏德迈耶，他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不断的联系，直至1866年他逝世为止。

马克思好些最重要的著作，都在美国刊行过。魏德迈耶曾在美国把《共产党宣言》出版。美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就已出现了广泛分布的工人报刊，此则较欧洲为早。1834年，美国曾有过组织职工会全国协会的尝试。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在美国曾出现过好些劳工党。可是，美国社会主

义工人运动的一般水平,是远较欧洲各国为低的,而资产阶级的影响、工人运动本身中间民族的隔阂与分裂,又较任何欧洲国家为强烈。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曾予以极大的注意,给它以无可估量的支持,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却遭遇到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阻碍,而革命运动的中心,从来也不曾转移到美国去。如众所周知,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十九世纪中叶时从法国转移到德国,而在九十年代又转移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有力的、创造性的发展,而在美国,尽管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先导者魏德迈耶、卡姆、左尔格、厄加留斯等人的英勇而忘我的努力,但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旗帜。

北美的工人阶级,是处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的有力影响之下的。那些主张消灭私有制、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环境对工人阶级广大阶层的影响时,在反对那种主张把工人变为小私有者的宣传时,曾面临着艰苦而长期的斗争。

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主要是与美国的德

籍工人运动有关的；而与美国工人的广大队伍，则联系较少。可是，美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织的历史，尽管其人数甚少，却曾代表广大的利益。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的发展，在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工人运动在美国内战酝酿及爆发的时期内，成为反奴隶制斗争的先锋队。而内战中许多杰出的将领们和军官们，如魏德迈耶、安内克、薛格尔、罗伯特·罗萨等人，他们都是革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即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奴隶主的挑衅性立法 十九世纪中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整个北美联邦已成为那些统治南部的奴隶主的奴隶。

但是，奴隶主成份的本身，绝不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1860年时，在南部有四十万个奴隶主，那末，他们之中7%弱，就拥有奴隶总数的75%。而政权则被掌握在一千七百个最大的奴隶主家族手中，每个家族都拥有不下一百个奴隶。

种植场主利用政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机会，

把奴隶制扩充到新的领土上去。奴隶主考虑到，各个自由州人口的增长较快于各蓄奴州，而西北部各州的拓殖，又进行得较西南部各州为迅速，于是他们便估量不能长久把众议院保持在自己手中，因为众议院的代表，是依人口数目为比例来派出的。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引起了对太平洋岸西部的迅速拓殖，并且尖锐地提出了西部土地上的奴隶制问题来。

1850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总共作了如下的妥协：

一，准许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当时该地居民未待国会决议即已通过了禁止奴隶制的宪法。

二，在哥伦比亚区^①内，禁止奴隶贸易。

三，赋予新墨西哥及犹他两地居民以自行决定有关奴隶制问题的权利。这样一来，《密苏里妥协案》便被废除了。该案曾禁止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及北纬36度30分以北之地区实行奴隶制；而关于其他新州将否被允许在州内存在奴隶制的问题

① 指美国首都华盛顿辖区。——译者注

题,该案则规定应提交国会来决定,而非提交当地居民来决定的。

四,通过了严峻的追捕逃亡奴隶法。根据该项法律,对于追捕从主人那里逃跑出来的奴隶,所有各州居民均有积极参加之责。

在此以前,大家认定黑人如已进入自由地区,那末他就成为自由人了。现在则于所有南北各州内,均设立追捕奴隶的特派员。政府当局及居民必须予特派员以一切协助;把捕获的奴隶关在监牢里,并在武装防卫下解交原主。任何白人只要声明并宣誓确认某某黑人是从他那里逃跑出来的奴隶,就可使特派员认可这是一个逃亡的奴隶。在1850年颁布的追捕逃亡奴隶法后,头两天之内自由黑人就开始大批迁往加拿大。在若干地区内,曾有半数黑人迁出。

费城工人起而反对1850年的妥协案。1856年,纽华克市(新泽西州)一万工人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及奴隶主所采取的无耻企图,意在“蔑视人民的劳动者阶级,在西部的自由领土上确立奴隶制度”。

1859年,劳工团体“工人联盟”在其大会决议

中宣称：“我们诅咒任何奴隶制，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运用我们所支配的一切手段对奴隶制进行斗争。我们尤其要求立刻废止引渡逃亡奴隶的法律。”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堪萨斯内战奴隶主之次一进攻步骤，是要求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实行奴隶制，该两地均位于北纬36度30分以北。当1854年接受这两个新州加入联邦时，国会曾准许该两州居民自行决定这些地区是自由州抑或是蓄奴州。在国会通过新州移民及组织法之后，奴隶主立刻着手组织武装匪徒，把他们派往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企图在那儿以武力推行奴隶制。北部的农民和工人为答复这一行动，也开始成立武装队伍，以援助那些反对在新州内实行奴隶制的分子。

当6月初堪萨斯接到法案通过的消息时，地段还未售出，就有好几千农民占地者和奴隶主向开辟的土地上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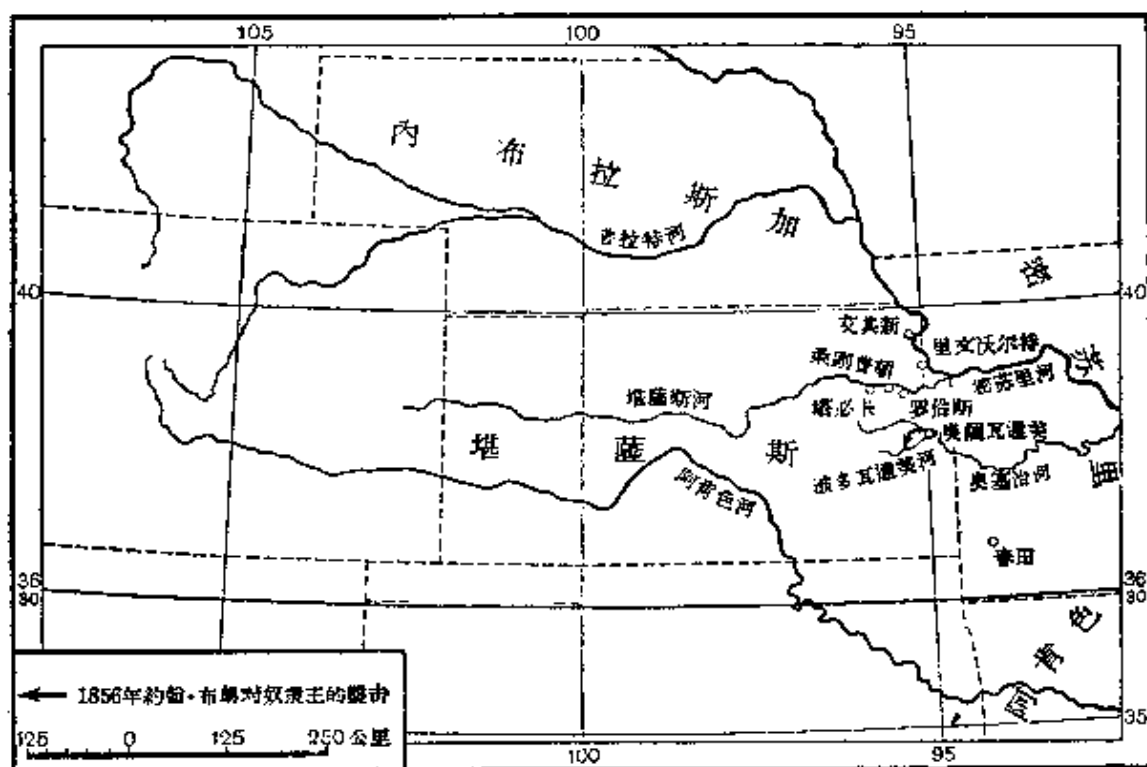
《论坛报》报道说，“堪萨斯整个地区已为成千成百的占地者家庭所占。农民、工人及手工业者于此均勇往直前，谁也不能停止他们。蔡特伍德

少校想把占地者弄走，但他手中却没有军队来干这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那些擅自行动的移民，不管是农民也好，抑或是大种植场奴隶主也好，一概称为占地者。

正当北部进行把自由居民运往堪萨斯的时候，南部同时展开了主张“把地区非洲化”的运动。8月3日，《圣路易共和党人报》上曾发表维希德（堪萨斯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6月26日写的，它展示了把地区非洲化这件事的轮廓。信内说，在新城区内，“占地者是由维吉尼亚、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各州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构成的。他们在上星期六曾举行集会，在会上成立了以警备委员会为首的占地者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其他好些地方，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

在最初的时候，奴隶主所展开的这些有力的活动，仿佛会得到胜利似的。

在堪萨斯，尤其是在它的北部毗邻密苏里之处，种植场主感觉到就象在家里一样。《圣路易共和党人报》上曾登载如下的广告：“悬赏二百元。凡捕获纽约及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首领伊莱·泰耶



25. 1854—1856年内战期间的堪萨斯(按原图译制)

尔,并将其送至堪萨斯地区占地者的手中者,我们即致送该项赏金。”其次还说到,泰耶尔是被派来堪萨斯地区,为两万废奴主义者移民选择地段云云。

第一次大冲突,发生于1854年11月的国会代表选举上。这次选举是由该地区新总督列德所下令举行的。我们现在引证《论坛》报上一篇文章描述这次选举的文章。在选举之前,根据参议员艾奇逊的倡议,在密苏里州曾建立了一个团体,来干把选票向堪萨斯“输入”的勾当。这个团体公开

吹牛说，在选举上面已经花了一笔巨大的款子。11月28日一整天，成行成队的“选民”，有的坐车，有的骑马，有的徒步，络绎不绝地从城内走过，他们许多在身上还带着刀子和手枪。三十人至四十人一队武装到牙齿的匪徒，占住往投票箱的通路，凡走去投票箱的人，都要把自己所投的选票拿给他们看。

里文沃尔特这个地方，总共只有三四间不大的房子，但从密苏里州方面却来了三百一十二个“边界强盗”，到那儿投奴隶主的票。在只有三十五个居民的道格拉斯“市”内，也由于上面同样的那些密苏里人，结果投了二百二十六张票。

1854至1856年间，堪萨斯发生了种植场主与农民的武装斗争。

这次斗争结果是主张使堪萨斯成为自由州的人们取得了胜利；可是，联邦政府却把军队派往堪萨斯，在该地建立了奴隶主的政权。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堪萨斯曾同时出现了拥护奴隶制分子的政权与反对奴隶制分子的政权。

堪萨斯两重政权的存在，引起了毗邻的蓄奴州密苏里巨大的激动。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便准备

向堪萨斯进军。自由州派的首领们有鉴于此，乃向总统提出请愿书，请求保护。此外，他们还向俄亥俄、纽约、罗得岛各州的州长恳求援助，并向美国人民发表宣言，声请支援。

下面是这份宣言的原文（1855年12月4日发出）：

“告美国公民书。

“我们，即下面署名的堪萨斯地区公民公安委员会，曾集会于罗伦斯城，兹通知你们，该城已为别州（即密苏里州）人们的大批武力所包围。包围者均全副武装，甚至还有好几门大炮。这批人对守法、和平与无辜的公民，施以种种暴行，拦阻他们，拘留他们，劫夺行人财物，还威胁说要马上毁灭这个城市和杀绝它的居民。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冒称是根据总督的命令行事。他们说，总督曾发布告示，召唤他们来侵入本州领土，来消灭我们的财产和杀绝我们。”

这份宣言的结尾说：“我们请求你们立刻予以援助。”

但是，在北方的援助到达之前，密苏里人已蹂躏罗伦斯城，其后又屡次把反奴隶制的分子所固



约翰·布朗从奥萨瓦通美出发去波多瓦通美
袭击奴隶主的匪帮(堪萨斯, 1856年)

防的村镇,予以摧残。

1856年9月5日,拥护奴隶制的分子在莱刚普顿召开代表大会,并于7日由大会制定所谓莱刚普顿宪法。12月21日在奴隶主施行恐怖的情况下所举行的公民投票,有六千一百四十三票赞成奴隶制,五百八十九票反对。很多移民都没有参加这次公民投票。同时,在塔必卡还存在着一个大部分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废奴主义者活动家所组成的立法议会,其中反对奴隶制的分子居多数。在1858年1月4日公民投票时,莱刚普顿宪法为居民以一万以上的多数票所否决。美国联邦

参议院初时原承认堪萨斯为实施莱刚普顿宪法即奴隶主宪法的一州,但自 1861 年 1 月 29 日后,在美国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堪萨斯仍被承认为自由州。

堪萨斯的战事,予美洲的工人阶级及农民以好些重要策略上的教训。它表明了自由州资产阶级政党领袖有着跟奴隶主调和妥协的倾向。它对农民和工人指出了封建政权的意义,表明了尽管地方上的自由居民在议会中和在武装斗争中曾取得胜利,但是,奴隶主凭借着中央政权,却仍然处于主人的地位。

堪萨斯战争后,在广大居民群众的面前,提出了必须把中央政权从种植场主手中夺去的问题。

在堪萨斯事件期间,那些旧政党曾发生分裂,组成了新的共和党;国内阶级和政党力量的配置,也起了变化。

马克思把堪萨斯的斗争称为美国内战的开始。

为对付五十年代期间日益加强的反奴隶制斗争,种植场主于 1857 年使得最高法院作出如下决定:奴隶乃完全是主人的财产;不管在任何一州,

即使在禁止奴隶制的州内，移居至该处的奴隶主，亦可要求奴隶服从和做工。换言之，奴隶制在实际上是扩充到一切州内去。在黑人德莱德·史各特一案上，最高法院也采取了同样的判决。史各特与主人同到一自由州内，而按照法院的确定，却仍被承认为奴隶。

那些必为历史行程所毁灭的美国奴隶主，曾疯狂地宣传仇视人类的种族主义“理论”，把这种理论跟掠夺的野心配合起来。

例如，1858年，《民主观察报》声称：“只有我们的种族，才有耕种土地和统治西半球的权利。”

五十年代末，奴隶主的政治首领、美国总统布堪南宣称：“扩张是我国将来的政策，只有懦夫才怕它和反对它。”

在堪萨斯内战期间，美国的扩张主义者要求：占领夏威夷，在太平洋遥远的琉球群岛上建立海军基地，吞并古巴和圣多明各，占领整个墨西哥；他们又极为赞赏征掠分子威廉·华克耳，他于1855年自行宣布为尼加拉瓜总统，并在那里恢复奴隶制。

从这里就可看出，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在其扩

张计划内不但力图在西半球进行掠夺，并且还力图在东半球、在亚洲进行掠夺，他们越来越扩充门罗主义的解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约翰·布朗起义 奴隶主的进攻，在北部和西部各州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愤慨。1859年，武装斗争已转移到维吉尼亚州。当地农民约翰·布朗，废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曾力图发动奴隶起义。他打算在阿列干尼山脉内立定脚跟，并从那里发动山脉两侧的黑人起义。

约翰·布朗生于1800年，于1859年12月2日为维吉尼亚法庭所处死。

他的祖父曾以陆军大尉的身分参加过独立战争。他的父亲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已反对奴隶制。布朗本人在年青的时候，曾看见一个黑人小孩被拷打的情形，当时便发誓他将来要对奴隶制进行斗争。布朗原是一个农民，曾从事看养羊群和出卖羊毛。1834年后，他组织了废奴主义者的团体，开始训练黑人少年。四十年代期间，他曾企图创立黑人的移民区。1850年，当追捕逃亡黑奴法颁布的时候，布朗曾组织援助逃亡奴隶的联盟。在此以前，他还是“地下铁道”的参加者之一。

布朗有一个大家庭。他结过两次婚，有二十个儿女，其中十二个已成年。1854年堪萨斯内战开始时，布朗带着五个儿子从俄亥俄州转到堪萨斯的奥萨瓦通美。

种植场主利用他们的匪徒把堪萨斯予以占据，这些匪徒干出各种暴行，掠夺村镇，烧毁那些主张把堪萨斯变为自由州的人们的房屋，杀害最积极反对自己的分子，而且无法无天地逮捕了一些。1855年，布朗和他的五个儿子乃一道进行袭击，对那些使区内处于恐怖状态的奴隶主进行斗争。当时有几个兽行昭彰的奴隶主被杀死。其后，当奥萨瓦通美为密苏里种植场主大批匪徒侵入时，布朗领导了农民移民们对侵犯的奴隶主强盗进行英勇的斗争。

1859年，布朗及其拥护者在维吉尼亚州的哈普渡口附近赁了一片农场，该处有政府的一所大军火库，布朗决定在此发动解放黑人的起义。布朗打算夺占军火库，以使用军火把黑人装备起来。1859年10月16日，布朗率领由十八个白人和黑人组成的队伍举行起义，擒获了好几个当地的种植场主作为人质，并占领了军火库。但是，奴隶主



约翰·布朗像

集合了武装队伍，对布朗举行进攻。布朗盘踞在圆形的机车库房里，用砖头把洞眼通通塞住。有一个布朗的俘虏说，布朗站在一个被击毙的儿子尸体旁边，用一只手探听第二个死去的儿子的脉搏，同时另一只手则拿着枪来指挥他的队伍。晚上，罗伯特·李上校^①率同一连

水兵到达。此时，布朗的队伍中已只有四个人能够回击。翌晨，他被捕了。过了几天，布朗带着伤躺在担架床上去受审讯，审讯之后，他便被从担架床上拿下绞死了。

布朗临死前，曾经由一个看守兵转交一封短笺给他的朋友，短笺内写有下述的一段话：“我，约翰·布朗，现在完全相信：只有鲜血才能洗清这个

^① 即后来南北内战时南部同盟的统帅李将军。——译者注

罪恶深重的国度的滔天罪行。我现在以为，把那不经流血就可以达到这一点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是徒劳无益的。”

布朗继续为黑人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英勇地走上法庭的行为，在整个美洲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布朗的榜样引起了其他地方奴隶一连串的起义企图。关于这些起义，马克思曾写道：

“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①

兹试举哈普渡口事件后短期内所发生的几次黑奴起义。1859年11月，在维吉尼亚州的贝里维尔附近，曾有几个种植场主的庄园和建筑物被纵火烧毁，当时有两个奴隶被判处终身苦役。

1859年12月，波利瓦尔(密苏里州)的黑人，手中拿着木棍和石头举行起义。政府派了联邦军队一连骑兵来对付起义者，去追捕逃入树林中的黑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0页。

1860年7月初，得克萨斯州北部的城市内曾发生大火。这次大火被怀疑是黑人干的。于是动手把他们逮捕起来。被拷打和处死的不仅有黑人，而且还有被控为共犯的白人。这类事件发生在安德逊、奥斯汀、达拉斯、但顿、爱里、格兰姆斯、汉斯塔德等郡。奴隶主的恐怖延续了八星期之久。

1860年8月，在阿拉巴马州的泰拉德加郡，奴隶们在白人的支持下曾准备暴动，可是密谋被破获了，运动也就被镇压下去。

当时，在乔治亚州西北部的维菲尔德、柯布和佛莱德诸郡的黑人密谋亦被破获。有三十六个奴隶首领被捕，所有附近地方都俨如军营。

9月，在密西西比州的提克斯顿郡有人准备起义，奴隶被捕者达三十五人。经证实曾有白人参加这次事件。被捕诸人中有两个（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被绞死。不久该州又发现一次密谋。这次密谋的参加者被拷打至死。

10月，在维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均有黑人开始暴动。南卡罗来纳州的密谋，有三百黑人被牵涉在内。

11月，乔治亚州再度发生黑人暴动；12月，阿

拉巴马州也有发生，该处有二十五个黑人和四个白人被处死。

据一个富商的消息，1860年12月时，在南卡罗来纳州内有广泛分布的奴隶组织。

旧政党的分裂 还在堪萨斯内战期间，旧政党——民主党和辉格党——即已发生分裂。早前自由土壤党人和一些其他废奴主义者的组织成员曾参加这些政党；而从这些政党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分子里面，便产生了新党，即共和党。至于共和党最先在什么城市出现，这就很难说。1854年，共和党的组织几乎同时出现于缅因、伊利诺、麻萨诸塞、俄亥俄、印第安纳、威士康辛和爱奥华诸州。在1855年集会的美国第三十四届国会内，众议院有一百零八个共和党人，八十三个民主党人和四十五个反动的种族主义的“美国党”党员。“美国党”或称“一无所知党”，它所接收的党员，他们必须对于有关党务的一切问题均答以“我毫无所知”。这个党名就是从这样得来的。在参议院内，民主党人则保持多数。总统也属于民主党，维护着奴隶主的利益。

共和党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开放西部

土地,以供农民无偿移住,并要求限制和随后消灭奴隶制。

1856年,共和党提出了主张对奴隶制坚决斗争的佛莱蒙为总统候选人,但共和党人未能在这次选举中使他当选为总统。不过,在1860年的下届选举中,共和党人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该党的一个著名活动家林肯,当选为总统。

1860年选举时林肯曾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在这个支持中,美国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纽约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也支持林肯。

北部的工人摒弃了民主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林肯。林肯的对手民主党人的分裂,促成了他的当选。当时北部的民主党人提出杜格拉斯为民主党的正式候选人,南方的民主党人——狂热的奴隶主——则在扩充奴隶制和占领古巴的口号下,提出布列金里治作为候选人。

马克思曾指出,南方奴隶主与北部居民的斗争,乃是1861—1865年内战前“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25页。

在同一篇论文中，马克思曾写道：“奴隶主集团同北部民主党联盟，有加无已地滥用联邦，可以说是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历史的一般公式。奴隶主通过接二连三的侵占行动把联邦愈来愈变成他们的奴隶，接二连三的妥协办法就是这些侵占行动的各个阶段的标志。”^①



林肯像

不过，马克思在指出这些妥协的本质是南部方面新的进攻，和北部方面新的让步的时候，便注意到南部没有一次胜利“不是同北部的以各种党派的名义、在各种口号下、打着各种旗帜的敌对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的”^②。马克思于此提出了辩证法的原理，即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23页。

② 同上书，第323—324页。

利，乃是在走向他们彻底失败的路上前进了一步。南方人的侵略性的加强，并不是由于他们力量的增长，而是由于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削弱。

美国新生产力的发展，在五十年代就已与旧的生产关系即南部奴隶制度的存在发生激烈的矛盾。在北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已经显现出来，这种冲突反映在历次的工业危机当中；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受到种植场奴隶制度的存在所阻碍。内战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度的存在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

从1854—1856年起，即从堪萨斯内战时起，美国就已在酝酿革命的形势。1860年奴隶主的叛乱，造成了极端尖锐的政治局面，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并过渡到革命。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与十八世纪的革命形势不同，十九世纪并不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另一个不同之点是，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另一个新的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已从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过渡到机器工业的阶段。与此相应的是

工人阶级的发展新阶段，即现时在工业中占决定性优势的是产业工人，而不是手工业者。在农民中间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的分化，其程度要比殖民地时期大得多。内战期间，在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中间占主导地位的，已经不是商业资产阶级，而是大工业资产阶级。

而且，种植场奴隶主也已经不是十八世纪那样的了。当时存在的，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奴隶制，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奴隶制则是作为机器工业、工厂工业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在十八世纪时，部分的奴隶主曾对英国的殖民地压迫进行过斗争，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的；而在十九世纪中叶时，南部的奴隶主则一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五章

内战与联邦的重建

南部诸州的反叛 行政权力转移到奴隶制反对者的手中之后，南部诸州的种植场主决定脱离美利坚合众国而成立独立国家，作为答复。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声明退出联邦。随后不久又有六个蓄奴州^①起而效法。在南部诸州内，脱离联邦是采用残酷的恐怖方法进行的。

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作为南北内战的基本原因。另一部分则把南北双方在关税税率问题上^②、在修筑横贯大

① 这六州是：乔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译者注

② 但高额税率只是在1861年才以摩里尔法案实施的，即已在内战开始之后及在叛乱诸州的代表退出参议院之后。不过还应该注意，共和党在取得政权时是主张高额税率的。

陆干线问题上的矛盾提到首要地位，把内战曲解为北部爱好自由的居民反对奴隶主的进军等等。

这次冲突的本质，乃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奴隶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马克思在评述南北斗争的本质时曾写过，这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①。斗争起于“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②。

这些制度的冲突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在某一时期，西部土地问题或税率问题曾居于首位；在另一时期，这种冲突曾导致争夺政权的斗争；而最后，这种冲突终于引发了内战。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如再保存下去，有使整个国家落后的危险。希顿·罗温·哈尔伯在他的小册子《不可避免的南部危机》（1857年出版）^③里，特别强调这种看法。哈尔伯是出身于南方贫农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65页。

② 同上。

③ 指 Hinton Rowan Helper 所著的《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译者注

政论家，奴隶制的反对者。

这本书流行得很广。反对奴隶制的分子利用它来进行鼓动。他们引证哈尔伯的话说，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成为无利可图的了。

脱离联邦的南部诸州制定了自己的宪法，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一种植场奴隶主戴维斯。南方人说，他们抗议高额税率，他们将对北部资产阶级强迫南部按高价接受北部工业品的那种愿望进行斗争。而战争的真正原因，如前面所说过的，乃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即奴隶占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

南方奴隶主在发动反联邦的叛乱时，曾求助于仇视人类的种族主义理论。历史学家爱德华·张宁写道：“几乎在任何一本南方的书籍中，不论其为战前或战后所出版的，我们都会读到这些话，即南方人是特殊的民族，他们在地面上所有一切民族中是最优秀的。”他们构成“最清一色的居民，他们全部都是同一血统，同一起来源的”，他们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主要是查理二世时代的武士们。

种族不平等的原理是南方人的纲领性的原则。例如，有一位最著名的奴隶主领袖、叛乱诸州

同盟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宣称：“新联邦政府乃以这一伟大原则为基础，即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他们的奴隶地位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我们所创立的政府，乃是世界历史上头一个以这个伟大的自然的、哲理的和伦理的真理为基础的政府。”

从这个声明就可以看出，南方人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甚至谈过建立君主国的计划，幻想得到任何一个英国王子做自己的国王。脱离联邦诸州之采用同盟这个名称，就是强调南方的政权是中央集权化最少的政权。

南方人的领袖们——典型的反动分子——忽视了在世界经济上所已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们不明白，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和各个工业国已整个地向前走了有多远，而奴隶制的南部又是如何落后。他们依旧以为“棉花统治世界”，并且指望以停止棉花供应来威胁，就可不费一枪一弹迫使世界屈膝。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韩蒙德曾写道：“棉花、大米、烟草、和航海设备统治着世界；而我们是具有足够的常识来记住这一点的。……北方没有我们，就会变成软弱无告的羔羊，而灭亡于饥

饿和疾病。”

当南方竭力备战时，北方资产阶级却十分希望和平结束冲突。共和党的一位著名领袖西华德说：“我们各州应当是不可分的，而且也将是不可分的。……为了要把那些吃了幻觉的亏的人们、即那些似将退出联邦而单独生活的人们维持在一个联邦之内，试问我们将如何做法呢？据我看来，再没有比家长所遵循的规矩更好的了。……请你们亲切地、耐心地 and 宽大地等待着，一直等到人们自己回心转意的时候为止……”

然而，南方人不仅是嘴巴说说而已，而且也行动起来。林肯就总统职之前，前任总统、奴隶主的拥护者布堪南利用林肯当选（1860年11月）与他就职（1861年3月4日）^①之间的一段时期，来帮助南方人。布堪南及其部长们把军队调往南部，运走武器及弹药，移调大宗款项，同时还叛卖地破坏北方的事情。

1861年正月，布堪南派遣武装运输船“西方之星号”前往塞姆特要塞。塞姆特要塞防卫着查

^① 根据1933年2月3日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总统就职日期嗣后已由3月4日改为正月20日。——译者注

理斯顿港——南卡罗来纳州首邑——人口处。要塞驻军仍然效忠联邦，但苦于缺乏粮食、军火和人员。当时所派遣的二百名兵士这支不大的援军，实不足以作有效的援助。布堪南总统之派遣这艘船前往查理斯顿，是在舆论压力之下，并且只是为了转移视线而已。正月9日，当这艘船驶近查理斯顿时，同盟方面的炮台即向它开火，而它乃被迫转回纽约。1861年4月12日至13日，南方叛乱者于炮轰之后占领了塞姆特要塞。几乎所有南方各处的军港及军火库，均未经战斗便转入南方人之手。

林肯总统在冲突初期的行动，是和资产阶级的不坚决的立场相适应的。甚至在完全决裂之后，他还继续劝谕南方人。共和党这种不坚决的态度，是由于什么缘故呢？

对于北部资产阶级的基本阶层来说，消除奴隶制乃是生存的必要问题。那儿存在着奴隶制，那儿工业就不发达。凡是掠夺式地耗竭地力的地方，农业也因之而非常落后。在南部，不仅工厂、铁路和农业机器都很少，而且学校、书籍和报纸也很少。无论就重工业或轻工业的制造品来说，南方都是个很坏的市场。奴隶制之长此存在下去，造

成整个美国停滞的危险。可是，曾有若干因素，使得北部资产阶级在对奴隶主战争问题上采取犹豫不决的立场。

资产阶级的不坚决性，可由下述事实来说明。在无产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不愿意损及“私有财产神圣的原则”。其次，在内战初期，有一部分位于边界上的诸州如肯塔基、密苏里等，加入了北部，而这些州里却存在着奴隶制。北部资产阶级要消灭奴隶制的话，就得和边界诸州的奴隶主们趋于决裂，这就可能使这些州转到南部方面去。最后，南部的种植场主都曾向北部的银行家和商人借有债。一旦废除奴隶制或发生战争，收回这些债务就颇成疑问。还有个别的资产阶级集团，例如纺织业工厂主们，唯恐在南方发生剧变或战争的情形下，他们就要陷于无棉供应的状态，他们的工厂也将要停工。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北美冲突的评价 美洲的事件曾引起俄国先进社会人士很大的注意。俄国农民革命的拥护者们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其志同道合的人们，热烈地盼望奴隶主的失败，和用革命的方法去消灭奴隶制度。

北美内战的开始，正与俄国 1859 至 1861 年的革命形势相同。1861 年 3 月，正当南部诸州宣布脱离联邦而燃起内战烽火的时候，俄国颁布了（俄历 3 月 5 日）解放农民宣言。宣言颁布后头一个月内，当时美国南北之间的军事行动已全力展开，俄国也掀起了农民运动的浪潮。车尔尼雪夫斯基——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利用美洲的事件，来宣传俄国的农民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来对待南北内战。虽然他还未了解工人阶级的特殊作用，也没有看出美国农民中间的阶级分化，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把北方的胜利、把美洲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跟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揭露北部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动摇不定以及与种植场主妥协的意图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平民”群众将迫使美国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而奴隶制亦将被肃清。

当南部诸州开始退出联邦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戳穿了奴隶制拥护者的谎言，并且指出，“根据精确的计算，用自由劳动来种植棉花，要比用奴隶劳动来种植便宜一半；而就棉布生产上来

说，在同样的费用之下，自由劳动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奴隶劳动下所得到的多两倍。”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指出，奴隶制曾阻碍了美国一切的发展。卓越的俄国革命家和爱国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辩证地来评价美洲的局势。他写道：“很有可能那些退出联邦的分子会驯服下去，这将是糟糕的事情；但我们敢于相信，这是不会发生的。当北方重新为和平处置的意向所笼罩的时候，那末事情当然会以某种‘妥协’而结束。……妥协比什么东西都要坏——比内讧要坏，比联邦的和平解体还要坏得多，后两种结局都会导致联邦的恢复，而消灭了奴隶制度，或者至少用立法措施来使它消灭。可是，妥协却会使事情拖延下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列举奴隶主的头目时，曾说到：“他们没有什么可怜，而他们也并不是我们的亲故。”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批评了北方人的军事计划。他指出，与其说北方人是打算“予以实际上的打击而行动，毋宁说是打算以北方所集合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效果而行动的”。

军事行动的开始 在关于内战的发动、进程及其前景的问题中，美国工人运动的组织程度和

觉悟程度曾有很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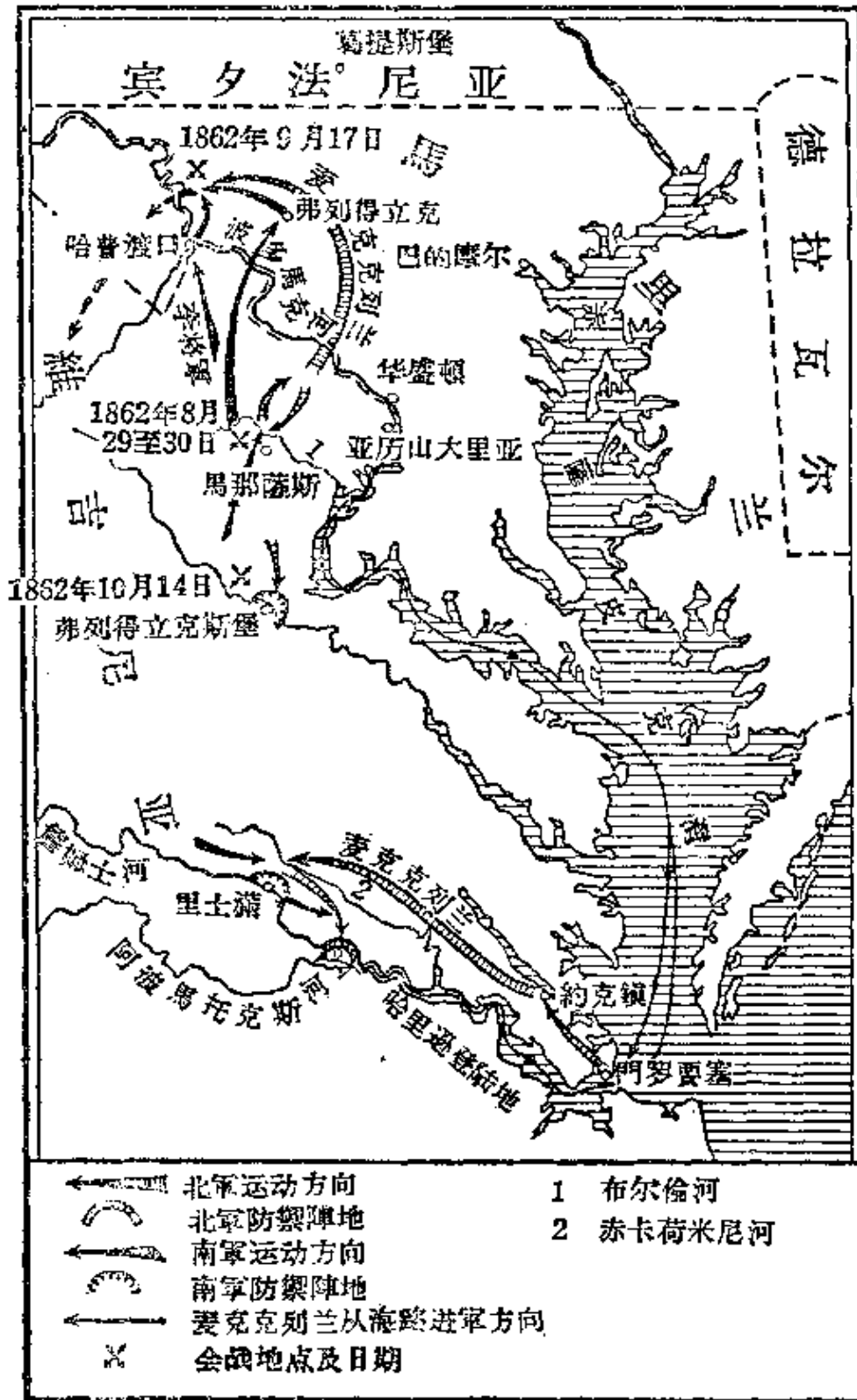
可是，迄战事开始之际，美国只有四个全国性的职工会。当时曾有个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但还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

林肯就总统职后，继续与南方人进行谈判。只是在4月15日，即当南方人开始轰击塞姆特要塞后三天，林肯政府才宣布南方诸州为叛乱，并号召七万五千名志愿兵参军。结果有三十万人响应了号召。这个号召曾得到各地方职工会有组织的支持。

内战一开始时，费城职工会即通过了下述的决议：“整个职工会将着手参加军事行动，而不到联邦得到安全，或奴隶主被粉碎时，绝不停止其活动。”

杰出的工人领袖威廉·席威思，铸工工会的组织者，曾协助从自己的工会会员中组成一个连，他并且曾以志愿兵的资格在北方军队中服务过一个时候。

当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全国都在注视所谓边界（奴隶制的）诸州，那里把奴隶蓄养起来，拿去出卖，就象牲口一样。许多事情都以这些州的立场



26. 1862年东线战争形势图(按原图译制)

为转移。在这些州内的奴隶，要比那已经脱离联邦的各州少些，同时，这些州内不剥削奴隶劳动的白种居民也较多。在塞姆特要塞陷落和林肯宣布召集民军后不久，维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各州，也脱离联邦并加入了南部同盟。

肯塔基州曾宣布中立，但其后则归附于联邦。密苏里州曾成立两个政府，联邦的拥护者与同盟的拥护者之间也开始了武装斗争。德拉瓦尔州依然留在联邦方面。奴隶主甚多之印第安人地区，则归附于南方人。

马里兰州因林肯之坚决行动，乃得为联邦方面所挽回。林肯以军队把该州各战略据点予以占领，并大量逮捕替同盟方面活动的分子。

1850年，美国有二千三百万居民；而1860年时，则有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人。1860年时，在北部居住者有二千二百三十四万人；在南部有九百一十万人，其中三百五十万是黑人。在北部的工业中有雇佣工人一百二十万人，农业中有七十万；在南部的工业中则有雇佣工人十一万人。1860年时，在一百零七座纺纱厂中，南方只有六座。北部诸州工业企业的资本达八亿五千万美元，而南

部不过一亿七千万美元。在北部的银行资本于1860年间超过四亿美元，而南部则总共只有二千二百万美元。

北方人有好些很重要的优越条件：他们拥有工业，这在南部是很少的；他们还有发达得多的铁路网和通航的运河网。北部有丰富的粮食，北部的人口也大大超过南部。此外，南部的地位又为下述事实所削弱：该处有约三百五十万的奴隶，他们可能起义来反抗奴隶主。

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北方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不仅是经济上的因素，而且道义上的因素也具有巨大的作用。南方人乃为保存并进一步扩充那卑鄙可耻的奴隶制而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然而，北方人、人民群众和先进的政治活动家们，则是为了把黑人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而进行战争。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热烈地拥护这个要求。

北部诸州的农民和工人，要求对南方人坚决作战。可是，在战争初期，由于资产阶级的不坚决、不振作和摇摆不定，北部遭到了接二连三的失败，看起来南方仿佛就要胜利了。

在南部，种植场主建立了无情的独裁，把军队和行政机关紧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农民和黑奴施以恐怖手段。

当时阶级斗争的热潮，在其当时人惠特曼充满热情的诗句中表现了出来。下面是他在北方与发动叛乱的南方之间展开阶级大会战的日子里所写的诗篇：

敲呀！敲呀！鼓呵！

敲呀！敲呀！鼓呵！——吹呀！号呵！吹呀！
透过窗子，——透过门户，——如同凶猛的暴力，

冲进庄严的教堂，把群众驱散，

冲进学者们正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学校，

也别让新郎安静，——现在不能让他和他的
新娘共享幸福，

让平静的农夫也不能再安静地去耕犁田亩或
收获谷粒，

鼓呵！你就该这样凶猛地震响着，——你号
呵，发出锐声的尖叫。

敲呀！敲呀！鼓呵！吹呀！号呵！吹呀！
越过城市的道路，压过大街上车轮的响声，
夜晚在屋子里已经铺好了预备睡觉的床铺
么？不要让睡眠者能睡在那些床上，
不让生意在白天交易，也别让掮客或投机商
人再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还要继
续么？

谈话的人还要继续谈话么？歌唱者还要歌唱
么？

律师还要在法庭上站起来在法官面前陈述他
的案情么？

那么更快更有力地敲击着吧，鼓呵，——你号
呵，更凶猛的吹着！

敲呀！敲呀！鼓呵！吹呀！号呵！吹呀！
不要谈判——不要因别人劝告而终止，
不理那怯懦者，不理那哭泣着的或祷求的人，
不理年老人对年青人的恳求，
让人们听不见孩子的呼声，听不见母亲的哀
求，
甚至使担架要摇醒那躺着等候装车的死者，

呵，可怕的鼓，你就这样猛烈地震响吧，——
你军号就这样高声的吹。①

1863 年战局转变前的军事行动 1861 年 7 月，北军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那萨斯吃了一个大败仗。北军的主力部队都丢弃了武器和大炮，掉头逃窜。只因南方人生怕黑人在后方起义，不够坚决，这才救了北军，使免于全军覆没。

马那萨斯的败绩，激起了非常的愤慨。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林肯颁布了一道命令，准备对南军举行新的总攻击。1862 年正月，这次攻势开始了。同年 4 月，北军在舰队的支援之下，攻占了新奥尔良。

还在内战爆发之前，欧洲就已经出现了铁甲舰。在内战的年份里，铁甲舰首次参加了战斗行动。

1862 年 3 月，北军的一支庞大舰队集中于詹姆士河口，企图逆流而上以突破敌军的后方。一艘巨型的“装甲”舰——南军的铁甲舰“维吉尼亚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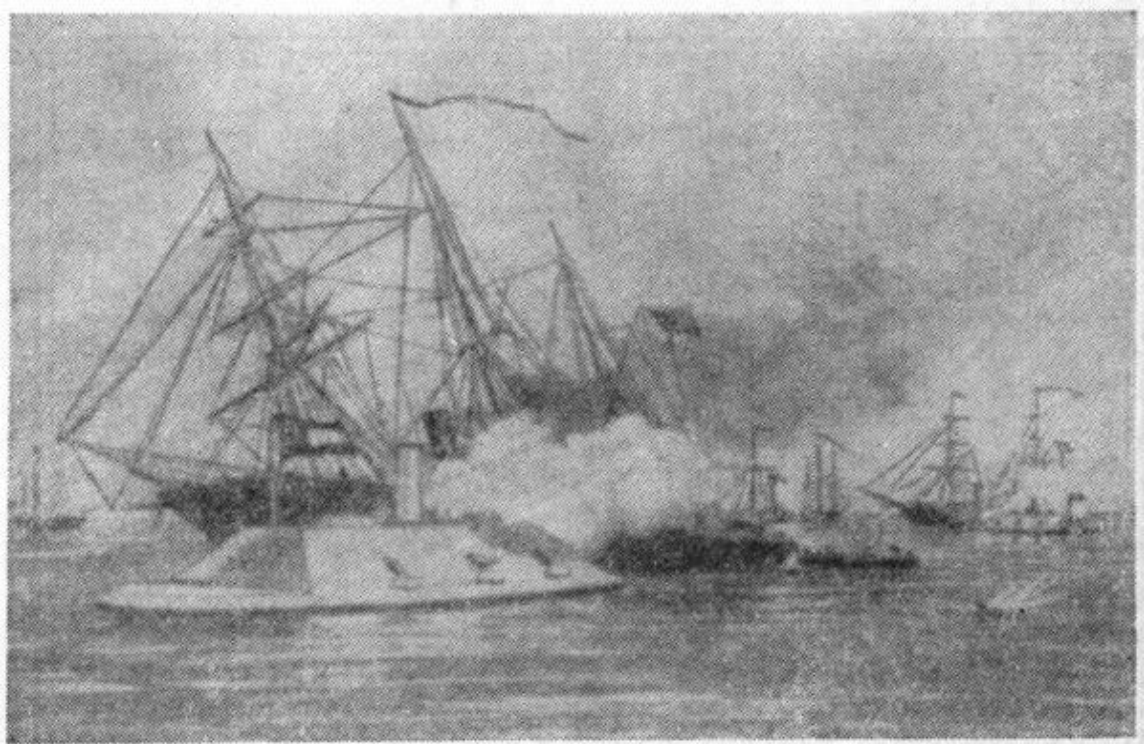
① 译文转引自楚图南译：《草叶集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49—250 页。——译者注

出动去迎击这支由木船组成的北军舰队。“维吉尼亚号”本是北方的一艘战船“麦利马克号”，被奴隶主夺去并改装成铁甲舰的。它击沉了好几艘北军的巨舰。一艘短小的、低低地浮在水面上的新型铁甲舰“蒙尼陀号”，突然出现来援救北军的舰队。这艘战舰是根据瑞典侨民艾里逊的设计刚建造出来的，它装有转动的炮塔和十一吋口径的大炮。

小小的“蒙尼陀号”勇敢地跟“维吉尼亚号”进行战斗，把它击毁，并迫使它逃窜而去。

战争开始后不久，北军统帅部曾同时着手实行两项军事计划。一项是以直接的正面打击来粉碎波多马克河地区敌军的计划，同时另一项是对南部同盟采取环形包围的计划，即所谓“大蛇计划”（Anaconda plan）。实行这一计划时，曾对南部同盟的领土宣布实行封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过，这个计划是陈旧的和有缺陷的，因为对方可以在任何一点上集结力量，把“大蛇的身体”切断；而为了胜利，必须深入敌军（南部同盟）的后方，把敌境截为两部分，切断那联结南方沿大西洋岸各州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乔治亚州铁路干线。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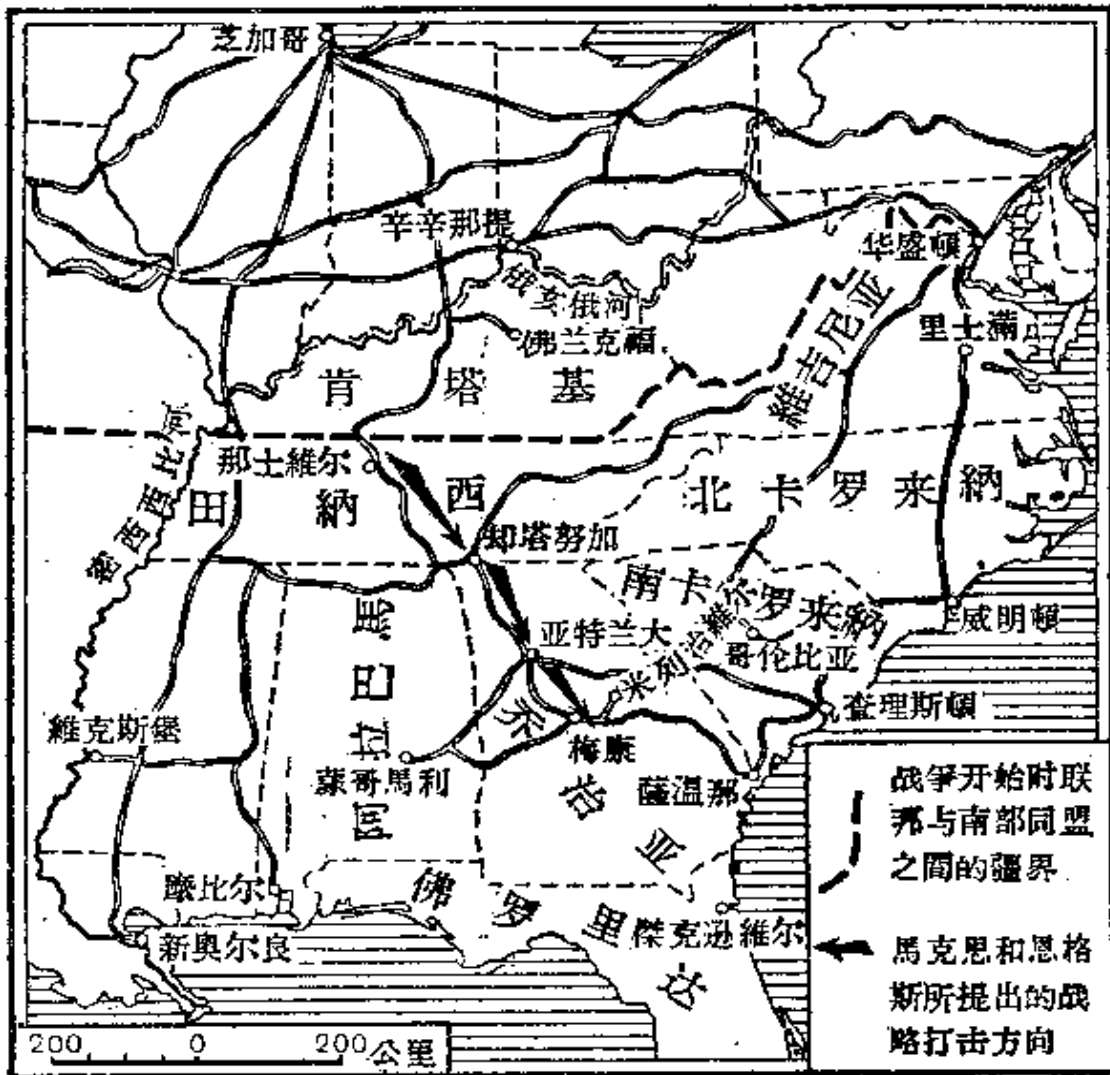
“蒙尼陀号”(低舷铁甲舰)对“维吉尼亚号”之战

意到这一项任务,即在这个住满黑人的州内^①,去发动黑人起义。

至于南方人的战略计划,则他们是打算从英法方面获得外援之后,来实现其击溃对方的目的。南方人的战略是这样拟定的,即指靠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的援助,指靠英法的武装干涉。

南方人还指望,北方资产阶级的有势力集团及其政治首领们,将阻止对南部同盟作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压制人民群众的反抗,并在遭到首轮严

^① 指乔治亚州。——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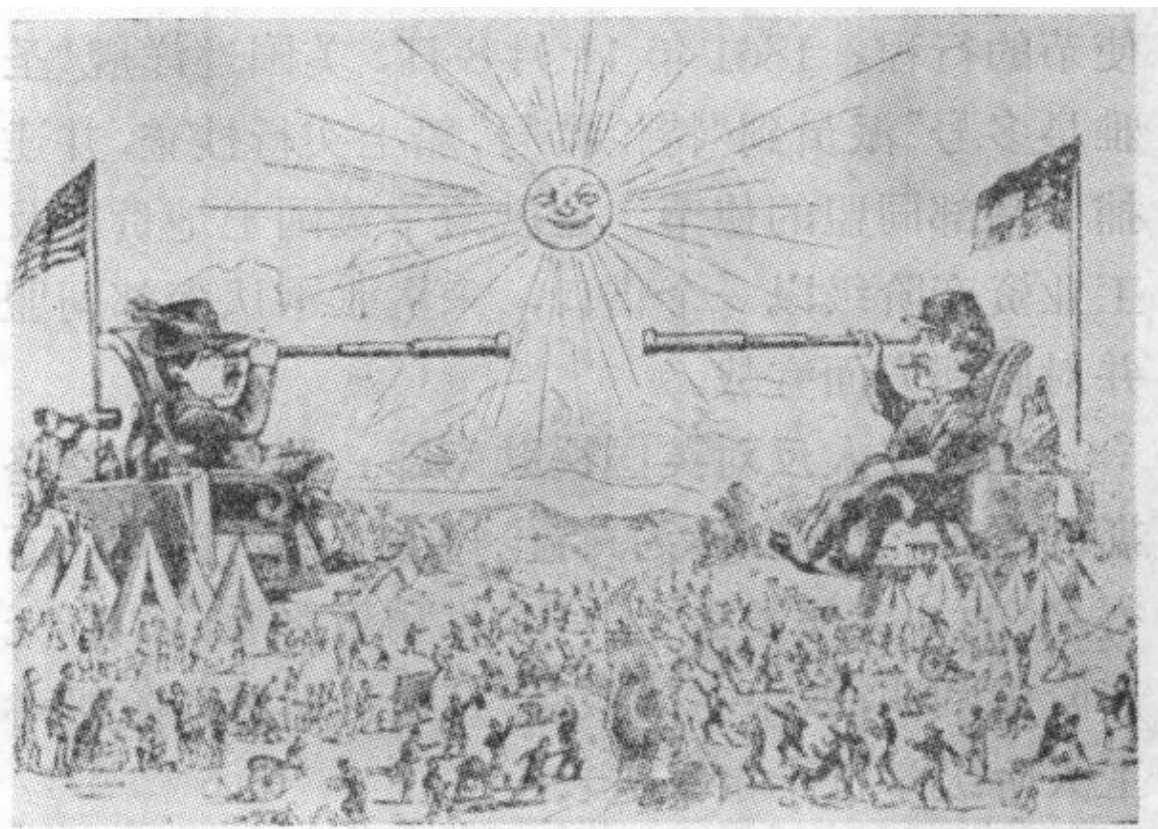
27.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粉碎南部同盟计划图(按原图译制)

重败绩之后即停止斗争。这些北方资产阶级的有势力集团及其政治领袖们，过去曾经竭尽一切可能，以防止与南方发生冲突，并用跟奴隶主们在国会内作新的讨价还价的方法来解决奴隶制问题。

南方人的打算如下：由于这支不大的联邦军队的全部干部均掌握在南方种植场奴隶主的手

里,他们预计,在正规部队投入战斗之后,并将南部诸州的民军和仓猝编成的骑兵加入正规部队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夺占联邦首都华盛顿,并凭借这些初步的成就,去争得英法的武装干涉。这种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仿佛是完全会实现的。

英国的资产阶级很想消除那危险的劲敌——美国东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如果南部战胜北部,美国就会再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变为英国工业原料及其城市农产品的供应者。



“波多马克前线无战事”

法国则力图在美洲进行新的掠夺。从 1861 年起,拿破仑第三政府受帕麦斯顿所怂恿,在英国及西班牙军队的支持下对墨西哥进行干涉,企图在墨西哥建立自己的附庸国。

南部同盟的首领们并不信赖毫无外援而能得占上风,乃于 1861 年 11 月派了两位富有的种植场主——梅逊和史莱德——衔外交使命赴欧,以竭力争取英法的武装干涉。这两位使节于是乘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前往欧洲。

北方人的一艘战舰严密监视着这两位奴隶主使节的行程。1861 年 11 月 8 日,美国巡洋舰“圣雅星多号”派员到“特伦特号”船上实行搜查,并逮捕了南部同盟的使节。这就给予英国土地贵族及工业资产阶级以一个借口,来主张承认南部同盟并对联邦方面宣战。

英国工人反对英国援助南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 于是,称为“特伦特号事件”(因邮船而得名)的冲突便发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国际无产阶级阐明,奴隶主的叛乱,乃是号召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举行十字军进攻。

劳动者的命运,他们未来的希望,以及甚至他

们过去的胜利果实，在内战中都要受到牵连。因此之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强调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英法干涉美国内战进行斗争的国际意义。

英国工人坚决地起来支援北方。在全国涌现了群众性集会的浪潮。在这些集会上，工人要求和平解决特伦特号冲突事件。马克思曾把英国工人的政治热情作如下的描述：“英国工人对他们的资产阶级说，你们想要战争，就让你们得到它，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英国政府乃不敢冒开战的危险。

马克思写道：“‘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的消息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情况确凿地证明了前此所担心的战争不得人心，证明了对战争后果的恐惧。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①

1862年，由于北方舰队对叛乱诸州所实行的海上封锁，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开始感到原料即棉花的严重缺乏。英国许多纺织企业关门了，其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63页。



北 军 士 兵

的则把生产大大地予以缩减。几十万工人被抛到街头。1862年初，英国的失业工人就已将及一百万人。有一位当时人曾经这样描述1862年初英国一个工业区工人的贫困情形：

“严寒的时节到来了……我们看见父亲们晌午还坐在家

里，一言不发，面有忧色，同时孩童们则没精打彩地东张西望，有时又哭着要讨一片他们所没有的面包……更凄惨的是，看着我们的妇女们不得不离开家庭，来卑躬屈节地沿门央求一片面包。”

英国工人勇敢地忍受贫困，而并未跟那些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们走，这些活动家们硬说，对北方实行武装干涉，将使英国的繁荣得以恢复。

马克思指出：“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

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①

内战期间英国工人对北方的支援,在巩固各国工人之间的国际联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促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所举行的各国工人代表大会,是第一国际成立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战争进程与对内政策诸问题 战争初期,北方人仅在西部获得若干进展,该处山区农民对联邦军队的支持具有重大的作用。指挥西线军队的,是攸力西斯·格兰特将军。

格兰特受过军事教育,曾经参加过对墨西哥的战争。当内战爆发时,三十九岁的格兰特写了一封信到首都华盛顿,要求在联邦军队服役,可是没有立刻得到答复。1861年6月,他才谋得伊利诺州一个团队上校团长的任命。过了一个月,他成为陆军少将,而到了战争末期,他做了联邦军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14页。

的总司令。

格兰特的迅速擢升，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指挥着工人和农民所组成的团队，当时西部诸州的志愿人员曾纷纷加入这些团队。格兰特的首次大捷，是于1862年2月攻占了田纳西州的多内逊要塞，并俘获了敌军一万五千人。在种植场主的后方，农民曾举行起义，并加入格兰特的军队。

1862年2月，联邦军队总司令麦克克列兰将军依林肯的要求，从约克镇对里士满开始总攻击，麦克克列兰宣称：“十天之后，我们将在里士满。”他曾经多次说到将来的胜利，并且想成为林肯总统的继承人。

麦克克列兰是一个曾毕业于西点陆军学院的军官，一个大铁路商人，以其反民主的观点著称；但在资产阶级集团中，却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军事专家。麦克克列兰集结了优于南方人的兵力之后，迟迟始发动对里士满的攻击，一面挖土构筑工事，象这样的工事以后直至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时才为世所知。麦克克列兰打了几次大仗后，便令人诧异地实行撤退。大吹大擂的进攻，于是以可耻的失败而结束。马克思曾谴责麦克克列兰

暗地同情南方人。麦克克列兰的私人秘书被作为间谍而逮捕起来。林肯免掉麦克克列兰的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废奴主义者哈立克将军来代替他。

在麦克克列兰对里士满的进攻失败之后，南军转而发动对华盛顿的攻击（即1862年8月30日在布尔伦河^①畔马那萨斯车站的第二次会战），北军再度丢掉大炮和辎重，退到华盛顿。格兰特的成就乃化为乌有。

当获悉这些失败的消息时，全国卷起了愤怒的风暴。从北端的缅因州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许多城市内都发生了群众的示威游行。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那些过去曾经推举林肯为总统的共和党基本党员群众，是由西部农民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所组成的。可是，共和党的政治领导权却属于东北部的资产阶级，而在他们中间，许多人所追求的并不是废除奴隶制，而只是要在往日的基础上，即在跟奴隶主实行妥协的基础上来恢复联邦。

还在1861年12月20日，国会就已任命了一

^① 即Bull Run River，一译牛奔河，在维吉尼亚东北部。
——译者注

个由两院组成的作战指导联席委员会。激进派共和党人在该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势力。

激进派共和党人反映着下述这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主张最迅速地、广泛地、毫无阻碍地在美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当时在有关对叛乱者进行斗争的问题上，曾与农民和工人取得一致，并代表着革命民主的斗争路线。

这种革命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废除奴隶制，推翻种植场主的政权，把国有土地分成小块地段（宅地）免费分配。

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首领当中，有许多是废奴运动的领袖，他们对黑人的命运抱有真挚的同情。可是，共和党这一翼的绝大部分，也和共和党人保守的一翼一样，是由生意人、企业主、律师等组成的。按照他们的财产地位来说，不管是激进派的共和党人也好，或者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好，他们的大部分或则属于资产阶级，或则与北部诸州的工业资产阶级有势力集团具有极密切的联系。

美国国会中大部分激进派的议员，都把解放黑奴视为必要的战争手段，如果没有它，就不能击

毁南方的实力，就不能使种植场主在政治上完全崩溃和工业资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正如往后的事件所表明的，在内战后人民运动的最高潮期间，颇大一部分激进派的共和党人，终于走上了与奴隶主妥协的道路。

当林肯对佛莱蒙将军释放那些被迫加入南军并被俘获的奴隶一举予以申斥的时候，激进派共和党人的一位领袖塔道斯·史蒂文斯就曾激烈地指责过林肯。他要求把黑奴通通释放，并说：“这些现时被(奴隶主)利用于战争目的的人，却是奴隶主的天然敌人，应该使他们成为我们的盟友。”1862年7月，他建议发动南方的奴隶并武装他们。事情闹到了西部诸州有脱离联邦的危险这种程度。前线的屡吃败仗，加强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压力。

对那些“民主”党员(即北方人中那些主张与奴隶主妥协的分子，往往是奴隶主的直接代理人)，人民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铜头蛇”^①。

^① 铜头蛇在咬人之前是隐藏起来的。因此称暗中赞助南方人的分子为铜头蛇。(按 Copperhead 原是美国东部所产的一种毒蛇，似眼镜蛇而略小。——译者注)

“铜头蛇”代表北部银行界和商业界的利益。

美国人民群众不得不同时对奴隶主及其有力的同盟者即北部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进行斗争。

摆在林肯面前的任务，是跟“铜头蛇”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彻底实行各项资产阶级民主的措施，如废除奴隶制、解决土地问题等等。可是，林肯却采取了犹豫不决的立场。

政府曾宣布它只是为恢复联邦而斗争，而无意损及奴隶制度。由于政府这种犹豫不决、摇摆



“铜头蛇”（1863年漫画）

不定的政策所显示出来的危害作用及毫无前途，在人民群众中间酝酿着极大的不满。于是要求解放黑奴、征召他们入伍、坚决镇压北部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转变为“革命式的战争”等呼声，便越来越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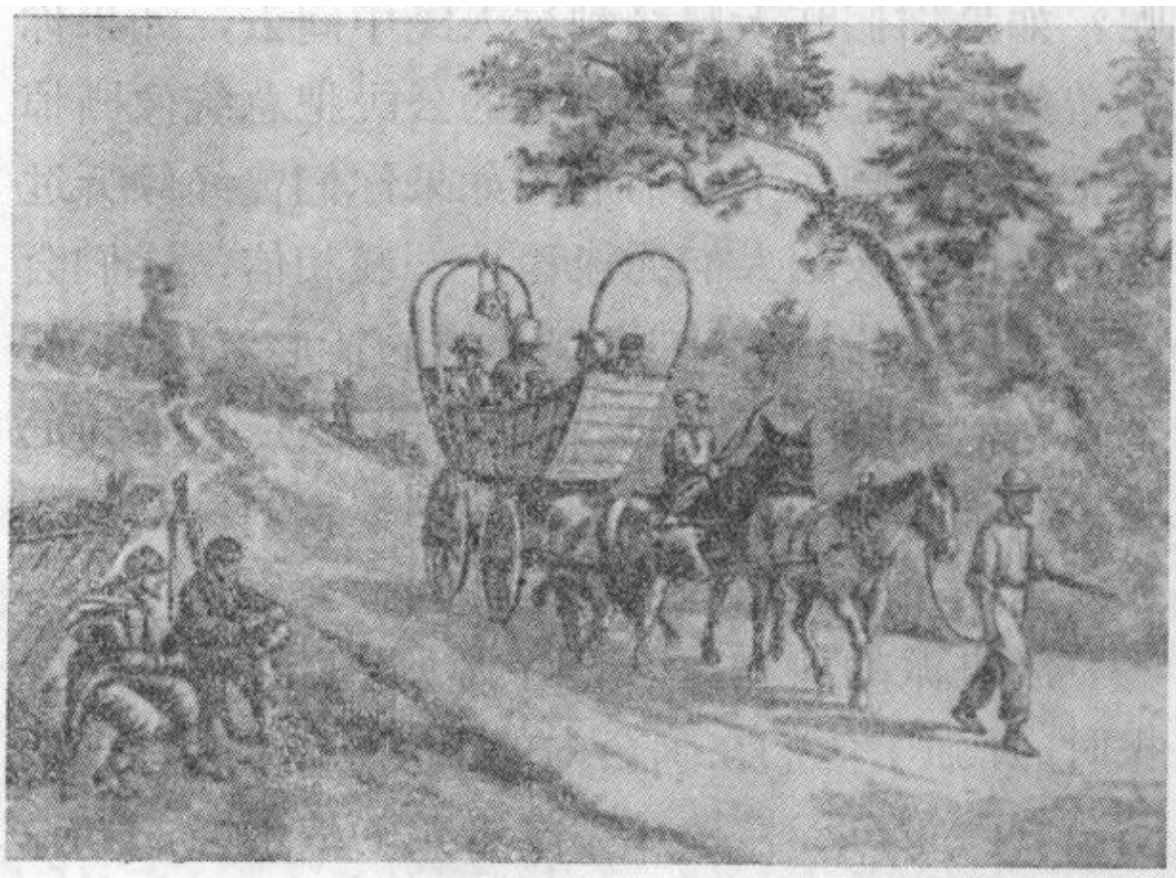
还在 1861 年底，一位熟悉西部诸州农民情绪的记者，曾经给首都华盛顿的内阁阁员写过下面的一段话：

“行政当局是否知道，西部有发生革命的危险呢？如果你们昨天曾经到过人民中间去，如果你们曾经看见过那些头脑清醒的公民把总统像撕掉并把它踩在脚底下的情形，如果你们曾经倾听过各个不同阶级的人们的谈论，……我相信，你们会感觉到耽心的……这种义愤填膺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面临着在北部发生革命的危险。”这篇东西是在俄亥俄州接到林肯因佛莱蒙释放奴隶而将他革职的消息时写的。

激进派的共和党人当听到人民日益愤慨的警报时，加强了他们在国会内的活动，反对政府犹豫不决的政策，反对“按照宪法方式的战争”。乔治·朱理安在众议院说：“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武器，

都应该加以利用。我们箭袋里的每一支箭，都应该射进叛乱者的心脏……我知道，我们行政当局（政府）的目的，初时并不是废除奴隶制，而只是拯救联邦并恢复旧秩序而已。然而，战争进程所带来的危机已具有新的特点。解放黑奴的政策，乃是由叛乱情况的本身所引起的……我相信，目前人民的要求是，或者即将是，把奴隶制彻底肃清，作为战争的正义目的及持久和平的唯一手段……”

农民、黑人和工人，尤其是国外来的移民；曾



《战时走私》。图示内战期间私逃奴隶越过前线转移的情形

予政府以特别顽强的压力。

马克思认为,如果林肯政府不予让步,则北部势将发生革命。马克思写道:“……这种战争必须按革命的方式进行,而美国北方人却一直力图按照宪法进行。”^①林肯乃向群众压力让步,转而采取各项革命民主的措施。

向“革命式”战争的转变,首先表现于实行两项最重要的社会措施,即颁布宅地法与废除黑奴;此外,还表现在转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反革命分子并改造军队。早在1862年7月17日,即已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于此法颁行后背叛合众国者,均将处以死刑”。

此外,1862年还颁布了土地分配法(即宅地法),根据该项法令,每一个人付出十元后,即可领有达一百六十英亩的份地,而在所获得的土地上住满五年之后,便成为该地的所有者。

关于宅地法,列宁曾写过下面的一段话:

“认为土地国有化只是在农业资本主义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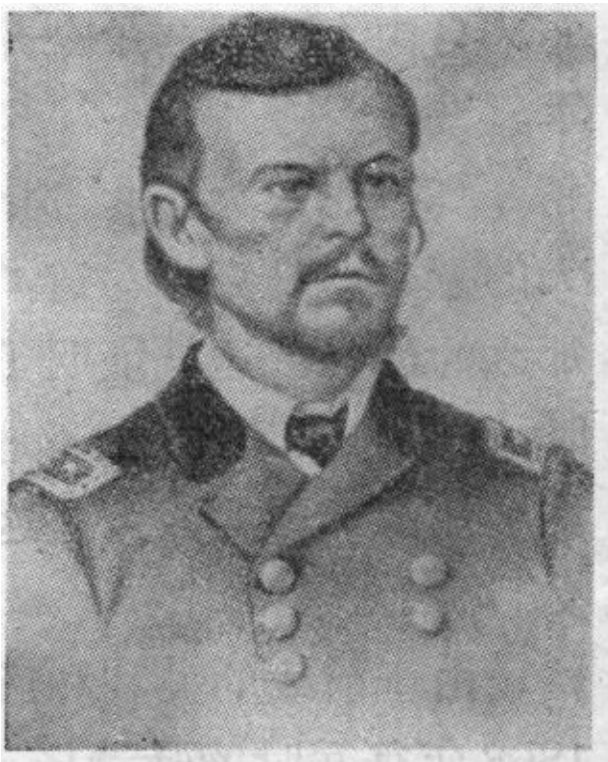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9页。

发展时才能实现，那就等于否认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的措施，因为无论在哪里，到了农业资本主义有高度发展的时候，那时提上日程的就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了（到一定时候各新兴国家必然会提出这一任务）。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既然是资产阶级措施，那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大为尖锐的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措施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还比较合乎情理，因为‘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彻底展开自己的矛盾，还没有造成十分强大的、直接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过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在美国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国家颁布份地法，把土地发给小业主，小业主缴纳名义地租。”^① 宅地法为资本主义扩充了地盘，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宅地法是走向消灭奴隶制的第一步，因为对种植场奴隶主来说，“自由的”西部土地现在已经没有了，而除非不断地扩张到新的、肥沃的、未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96—297页。

发的领土上面去，美国的奴隶制是不能生存的。上面曾经说到过，当前线有些将军如佛莱蒙和巴特莱自行解放他们所占领的南部区域内的奴隶时，中央政府曾经撤销他们的命令，并免除他们的指挥职务；可是，1863年1月1日，林肯政府在前线一系列失利的影响之下，在工人和农民的压力之下，乃以战时措施将黑奴予以解放。黑奴不需赎金便获得解放，但也没有分给土地。^①



薛格尔将军像

1863年1月1日，只是废除了叛乱诸州领土上的奴隶制；所有联邦内其余诸州及各地区，奴隶制仍被保存着。

凡曾参加叛乱之种植场主，其奴隶均被宣

^① 此即林肯总统所公布的所谓《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译者注

布为自由人。同一命令并征召黑人入伍参加海陆军。

马克思认为，北部诸州政府这些法令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写道：“林肯的法令遭到南方人那么的激怒，这就证明了这些法令的重要性。”同时，马克思认为，它们还是不完备的，并且是常有許多保留条件的，可是这并不使它丧失其历史意义。

由于前线的失利和后方的骚动（特别是由于1863年征兵时的骚动），于是又实行整肃军队；在此期间，反革命分子和嫌疑分子均被逐出部队。

工人们组成独立的团队和连队。外籍工人则按国籍成立各特种团队。工人团队的首长均自行推定。在工人团队的指挥官中间，有不少社会主义者。

在北军的指挥官中间，有社会主义者魏德迈耶、薛格尔等人。格兰特将军、尤其是谢尔曼将军麾下的工人团队，都是优秀的团队，在前线曾取得多次决定性的胜利。在革命民主的口号下前进的、获得工农支持的、经过整编的军队，开始频频取得胜利。

在南军后方的好些州内，所有居民均卷入了斗争。在城市中，在田野上，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种植场主的庄园燃烧起来了，乡村和城市燃烧起来了。黑人也参加了斗争。从1862—1863年起，开始了新的、民主的革命阶段。

黑人之参加内战 从内战一开始，北部黑人就力图争取能在联邦军队中服役和手中拿着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自由的权利。可是，直到1862年中以前，政府还拒绝他们的要求。只是在战争失利、前线人员大量损失的影响之下，以及在人民群众方面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政府才决定征召黑人入伍参加联邦军队。

参加北方陆军作战部队的黑人，有十八万六千人；其中十三万四千人是来自蓄奴州的，其余的则是来自北部诸州的自由黑人。参加海军的黑人有三万人。此外，还有二十五万黑人参加了联邦军队的后勤部队。战场上阵亡的黑人士兵约有七万人。黑人团队有高度的战斗精神，他们担任最重要的战斗任务。他们与工人团队都是北军中的优秀部队。

在内战期间，黑人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主义与

灵活机智的范例。从前的“地下铁道车务员”塔布曼，曾为北军立下无可估量的功勋——她曾是一个侦察员，潜入南军的大后方，为统帅部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863年7月，有一份波士顿的报纸曾登载过这样的一篇报导，述及塔布曼在蒙哥马利上校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在南部地区内活动的情形。报上描述塔布曼所率领的一支队伍，如何突入敌境，摧毁了好几百万元的军火仓库和棉花储存，带走了八百名奴隶，并纵火烧掉种植场主的若干座庄园。1862年时，在查理斯顿港南军战舰“种植人号”上服役的奴隶罗伯特·史摩尔斯，乘着舰长和白人海员不在舰上的机会，率领留在舰上的黑人，自己担任指挥，在向塞姆特要塞发出规定的信号、得驶出港口之后，便把战舰开入大洋并把它转交给北军的封锁舰队。

黑人站在联邦方面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而英勇地战斗，可是，资产阶级却对他们极端歧视。

1861年夏，美国海军就已开始接纳黑人为海军人员。不过，黑人并未被接纳在战舰上服役，而只是在运输船上服役。海军部长威莱士1861年9月的命令，又在种族歧视的精神下规定了另一项

重要的限制。该命令云，凡在海军服役的黑人，“其职衔应不超过‘见习水手’，每月支薪十元，每日发给一份海员口粮”。

这样一来，一个成年的黑人海员，不管他执行过什么样的职务，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从见习水手提升出来的机会。

在陆军中服役的黑人所领得的薪饷，要比白人兵士为少。只是在极稀有的场合下，黑人才被任命为军官。

关于联邦重建途径问题的斗争 随着战事的发展以及南部诸州从叛逆政权手中解放出来，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怎么样的基础上，可以让那些曾经参加叛乱诸州的代表进入联邦国会。

1862年4月，联邦军队占领了新奥尔良一带。同年8月，林肯任命了路易斯安那的军事总督，并下令该州选举国会议员。1863年2月，这些选出来的议员，参加了国会的会议。

1863年12月，林肯颁布了大赦及重建联邦的通令。他宣布凡曾参加过叛乱的人，只要他们宣誓效忠合众国并承认废除奴隶制，概行赦宥，并除

不得领有奴隶外，恢复其一切产权。

只有那些南部同盟政府的官员及军队中的高级军官，才被剥夺选举权。只需有十分之一的曾于1860年间享有选举权的公民，按1860年的选举法选出本州的地方政权，各该州代表即可重新回到联邦机关来。

继路易斯安那州之后，林肯运用他的权力，还进行了维吉尼亚州和堪萨斯州的重建工作。那些臭名昭著的南方叛乱的组织者们，于是又纷纷回到国会来。

可是，林肯的措施，遭到国会内激进派共和党人和一部分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这种政策不但会使种植场主的寡头们在南部诸州内重掌政权，并且还会使他们在联邦政府中也重掌政权。

国会中所组成的反对派曾拒绝接纳阿肯色州的代表。国会两院均通过了魏德—戴维士法案，该法案主张认定南部诸州为叛逆，并授权总统在各该州任命临时州长。同时还规定，只是在战争结束后当大部分白人选民经宣誓效忠联邦并采行消灭奴隶制的宪法时，始得选举地方政权机关。



却塔努加战役(1863年11月23日至25日)一景。
北军此役之胜利对解放密西西比河流域之作用甚大

林肯否决了这个法案^①。然而，南部诸州的代表也未为国会所接纳。关于“重新建设问题”、即关于复兴联邦的途径问题的斗争，在内战结束之后就以全力展开了。

军事进程中的转变 1863年秋，联邦首都再度面临到巨大的危险。奴隶主军队总司令李将军，下令自己最亲信的助手杰克生所统率的独立部队，从侧翼及背后两面袭击维吉尼亚州昌西洛斯维尔附近的北军。昌西洛斯维尔之战继续了好几天。北军司令官、坚决的废奴主义者胡克尔负伤。南军方面在此一战役中乃居于优势。

李将军于是以急行军向北部挺进，以期蹂躏马里兰州及宾夕法尼亚州，同时借此希望得到中部诸州自己拥护者的援助。林肯乃下令胡克尔开始同样迅速地向北移动，使胡克尔（胡克尔后来为米德将军所替代）的军队一直处于李将军的进攻部队与华盛顿之间。

^① 按美制，凡国会通过之法案，须送经总统签署，始行生效。如总统不同意时，可于该法案送达十天之内，予以否决。法案经总统否决后，如国会两院再度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该法案时，则总统唯有签字执行。——译者注

1863年7月1日至3日，在葛提斯堡经三天的激战后，李将军为米德将军所惨败，而不得不南退至维吉尼亚州。这时南方又拍来了一通电讯，说格兰特将军已于7月4日攻下维克斯堡。这样一来，“水之父”即密西西比河的整个流域都为北军所占领了。此时南方的领土已被割裂为面积大致相等的两块，而均为联邦军队所包围。

从这个时候起，南军即开始退却。同时，在西南诸州内，奴隶和农民对种植场主的游击斗争更广泛地展开着。在内战的第三个年头，北部在道义上的潜力和经济上的优势已开始显著地呈现出来了。北部有发达的工厂工业，有相当大的铁路网，还有西北部诸州丰富的粮食资源。内战期间，欧美及俄国在技术上的某些成就，第一次在历史上应用于军事方面。其中包括电信、铁路的广泛应用，以及新型装甲船舰的出现。

南军和北军均曾采用野战土筑工事，但这并不是美国人的、而是俄国人的军事艺术的成就。

俄国的军事艺术史、特别是俄国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战，提供了在利用土筑野战工事方面的有益经验。一度统率北军的麦克克列兰，曾经参

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在那包围塞瓦斯托波尔的英法军队中服役过。

南部既与全世界隔绝，便开始回到原始的、自然的生产方式。一位在内战期间曾住在南部目击内战的人写道：“每个家庭现在都变成了一座极小的工厂，有梳棉用的器械、纺车、经纱架、织机等等。无论你走到那里去，纺车的声音和机梭轧轧的响声都会在耳鼓里嗡嗡作响。”这位当时人还说到，奴隶们种植谷物和蔬菜，而不种棉花；并且还制造织物。

北部的情况则完全两样。生铁产量从 1861 年的三十万吨，增至 1866 年的二百万吨。收割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的应用，补充了在播种和收割的农忙期间人手的不足。

1850 年，美国只生产了三千部收割机；1860 年，生产了两万部；而在 1864 年时，则生产了七万部。

在 1852 至 1860 年间，美国生产了十三万架缝纫机。1861 年，用机器缝制了一百五十万双鞋子，这比上一年要多一倍。

北部的农业生产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

内战高潮的 1862 年间，北部还曾把大量的小麦输往欧洲及其他国家。

内战时期军事行动的规模是很巨大的。在十八世纪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军队在任何时刻从来没有超过九万人；而在内战期间，南方曾征召入伍者有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人；而北方则达二百七十六万五千人，其中有四十多万黑人。军事需要的支出，在六十亿美元以上。

美国内战与俄国 1863 年秋，南北战争正酣之际，俄国派遣了两支舰队到北美海岸，一队驶往纽约，另一队驶往旧金山。报纸上写道，俄国之派遣海军，目的在支援联邦对南部同盟的斗争。实际上俄国之派遣海军赴美，主要是与 1863 年的波兰起义有关。当时英国曾假装要跟拿破仑第三一道去支援波兰起义。由于这次波兰起义，英法政府人士中间产生了这样的一项计划，即打算召开类似 1815 年会议^① 的欧洲会议，来处理波兰问题。

亚历山大第二及其外长哥尔恰科夫决定：如英法干涉波兰问题，势必引起战争。俄国军部吸

① 指维也纳会议。——译者注

取了南部奴隶主的巡洋舰“阿拉巴马号”截击敌船战斗的经验。这艘南部同盟购自英国的巡洋舰，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商船施以袭击，在其航行期间曾击沉敌方船只约七十艘之多。

因此之故，俄国政府当其准备与英法开战时，乃把两支舰队驶赴外洋。这两支舰队的司令官均奉有密令：于接获英法宣战的消息时，即将舰队在海洋上散开来，在海上贸易要道实行截击，消灭敌方商船。美国沿海地点被指定为每隔一定期间后船舰会合的第一站。

对英法的战争并未发生。因为无论帕麦斯顿也好，拿破仑第三也好，都没有打算真心真意地去保卫波兰人。俄国舰队安然驶抵了美洲，而它们之停泊于该处，就具有俄国对美国表示同情的示威意义，并予美国以实际的支持。

美国内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在俄国社会的革命和进步人士中间曾引起热烈的同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揭露北方人的不坚决性，但同时他深信北方将取得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奴隶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些起义曾带来暴力行动和种植场主庄园的毁灭，亦未尝使他

感到困惑。例如，当说到 1861 年布福特城的一次黑人起义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指出这次起义的巨大力量，和黑人起义对北方人取得内战胜利的一般意义。他指明，废除奴隶制度，将使劳动生产率大为高涨，并且将使南部土地的价值大为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前的奴隶主依然有利可图，即令不需赎金便把黑奴解放出来，也是如此。

在六十年代，《当代人》和《俄罗斯语文》这两份杂志都发表过许多抗议奴隶制的文章，尤其是刊载在这些杂志上的雅克·莱佛伦的论文。用莱佛伦这个笔名发表言论的，是著名地理学家艾里斯·莱克留的兄弟艾里·莱克留。艾里·莱克留反对黑人的奴隶地位，反对农奴制度，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来欢迎美国的内战，因为他认定这次内战将使黑奴得到解放。

林肯的再度当选 1864 年 2 月 10 日，众议院讨论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草案。这条修正案规定在美国全境禁止奴隶制。修正案于 1865 年 12 月开始生效。然而，在此以前，大多数的州均已施行废除奴隶制的法律。该修正案只是对肯塔基和德拉瓦尔两州，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此外，东维

吉尼亚所已着手实行的逐步解放黑奴，则改为立刻解放。

1865年，林肯的四年总统任期届满。在1864年选举时，“国民联合党”起而反对共和党人。国民联合党是由一部分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他们认为战争已经失败，应该在保存奴隶制的基础上恢复联邦。在总统选举中，麦克克列兰出来与林肯竞选。为麦克克列兰撑腰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和赞成跟奴隶主妥协的那班人^①。

此时林肯既已走上了跟奴隶制度斗争的道路，在选举中便获得了胜利。

在选民投票中，林肯获得了二百三十三万零五百五十二票，麦克克列兰获得一百八十三万五

^① 按此处所述共和党与国民联合党(National Union Party)的关系，和林肯与它们的关系，与史实稍有出入。可参看：(一) P. H. Odegard & E. A. Helms; «American Politics», 纽约1947年版，第78页；(二) H. C. Hockett; «Political and Social Growth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492—1865», 纽约1947年版，第769—772页；(三) J. D. Hicks;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纽约1943年版，第405—407页。又麦克克列兰系当时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千九百八十五票。但在选举团中，林肯获得了二百一十二票，而麦克克列兰只获得二十一票^①。

在1864年的选举中，安德鲁·约翰生当选为副总统，他是作为国民联合党的候选人而当选的。

还在1862年11月，马克思曾引证过一份报纸对林肯的批评说：“林肯……是一个作事滞缓但意志坚强的人物，他行动非常小心谨慎，可是从来不退。”当1864年林肯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麦克克列兰时，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曾向林肯祝贺，在贺词中说：“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

① 美国总统的选举是采用间接选举制度。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各该州的总统选举人，再由各州总统选举人去投票选举总统。选民并不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各州总统选举人的总称，叫做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每州应选出的总统选举人的数目，与该州应选出的国会议员人数相等。而某一政党所提出的总统选举人名单，只要在州内的选民投票中得到多数票，那末该州的全部总统选举人都归这个政党所有。因此之故，一个总统候选人所得的选民票数（指在选举总统选举人时所投的票），不一定与他在选举团中所得的票数恰成比例的。自1804年美国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实施后直至今天，总统选举的程序就是如此。这种不民主、不合理的总统选举制度，曾经引起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斗争。——译者注

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①

工人与内战 工人们在前线英勇地战斗，工人团队在北军的胜利中起了最重大的作用。北军几乎有半数是工人。我们要知道，在每一千个北军的士兵中，就有四百二十三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②；不过，这个美国人的统计数字，不只是包括工厂工人，而且也把作坊工人、手工业者包括在内。

在内战进程中，工人已经理解到，如果不坚决地消灭奴隶制，则工人对资本家的进一步斗争将是不可能的。纽约的工人报纸《钢铁论坛》在1862年11月写道：“每一个美国工人都应该很好地掌握的真理，就是，黑人的奴隶制将会导致白人的奴隶制。”

内战时期的职工会运动活动家麦克尼尔写道，许多最有远见的工人都抱定这样的主意，如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页。

^② 据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纲》（英文版第282页）所转引的数字，为北军每千名士兵中有四百二十一个属于工人阶级。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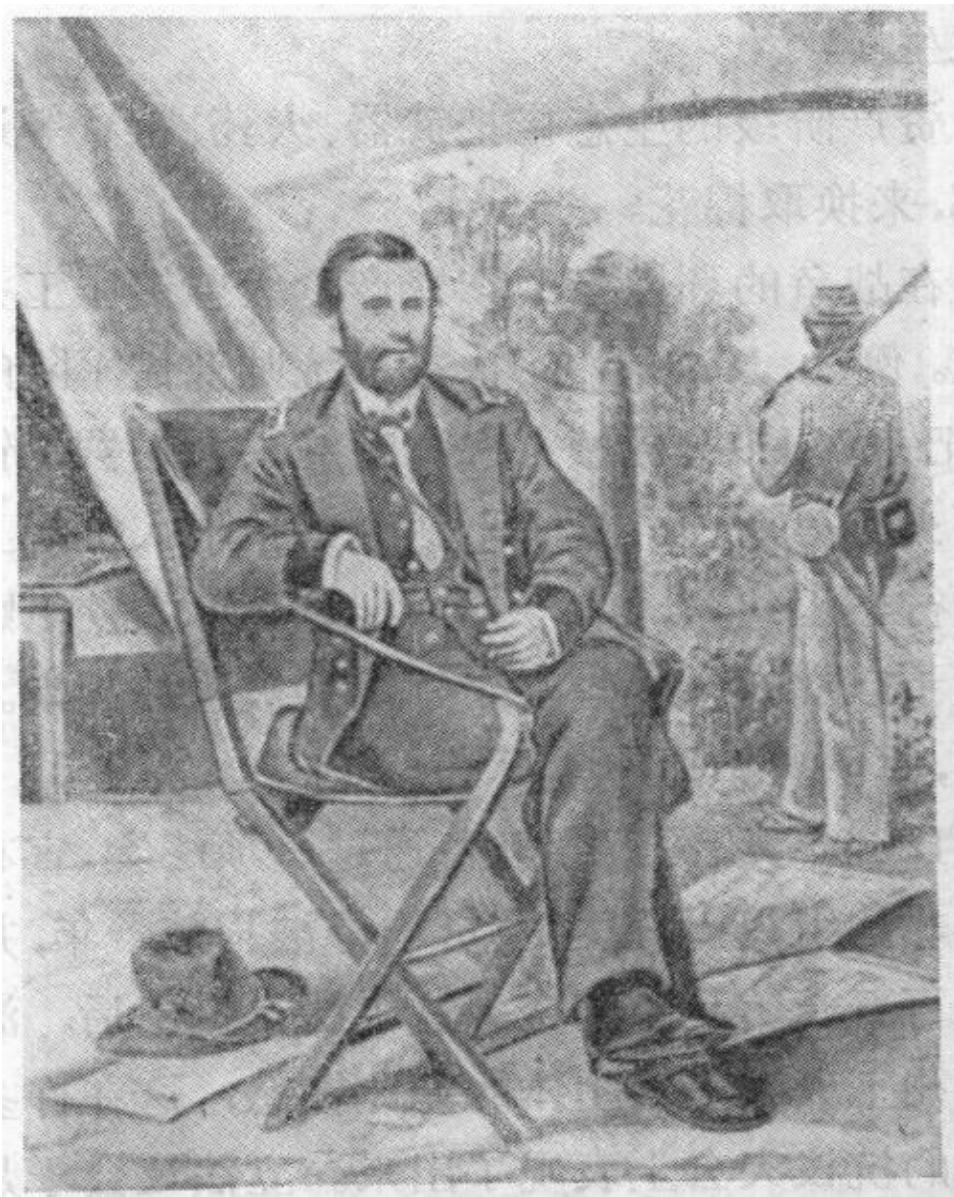
不毁灭种植场奴隶制度，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实质上的成就。

1863年12月时，美国有七十九个的地方职工会，团结着二十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1864年12月，职工会的数目增至二百七十个，它们包括了五十三个工业部门的工人。而到了1865年11月，美国已有三百个地方职工会，包括了六十一个工业部门。

正是同在这个时期内，工人的状况也显出大为恶化。生活费用提高了70%，而工资才提高了30%。从1861至1864年，牛油每磅的价格从一角二分涨至六角四分，马铃薯每普式耳从一元涨至六元半，食糖每磅从五分涨至二角二分。1865年工资的实际价值，只等于1860年的三分之二。

在战争期间，企业家们靠政府定货而发了大财。新英格兰各工厂付给股份的红利达10—40%。冶金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出现了老板们的联合；在若干部门中，这些联合曾经存在过好几十年，现在又活跃起来了。

战争使投机活动特别猖獗。据一般推测，单靠军需供应局的一批合同，获利就在七亿美元以



格兰特将军像

上。约翰·摩根发了一笔大财，他把那些用生木料做成的船舰连同蒸汽机一起卖给政府，而“这些船舰只是合于拆掉毁掉之用”的。发给士兵的被服，都是用烂布做成的。

跟叛乱的南部进行广泛的走私贸易的事情，

也发生了。

资产阶级的生意佬把武器、火药、粮食等运往南部，来换取棉花。

在战争的环境当中，资产阶级曾镇压工人的反抗。例如，1864年4月，军事统帅部借军队的力量，把铸铁工人、机械工人和裁缝工人的罢工镇压了下去。第六十五号军事法令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实行罢工纠察，另一方面则对工厂主及工贼们保证予以支持。好些工会领袖们被逮捕起来。在纽约，军队曾镇压军需厂的罢工。

1864年，纽约议会准备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工会为非法组织，凡工会会员均得被拘禁一年，并科以二百五十美元的罚金。这个法案提出后，激起纽约州工人和工人团体的无比愤怒，这在许多群众性的抗议大会上表现了出来。立法议会于是不敢通过反劳工的法律。

类似的事情在麻萨诸塞州也有发生，该处工人强大的示威游行，遏止了通过同样的法案。正当工人们在前线忘我地对奴隶主进行战斗的时候，资产阶级却对工人的组织加以摧残。例如，政府当局的干涉，把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矿工工会和

若干其他工人团体取缔了。

新战略计划与谢尔曼的“向海洋挺进” 从1864年起，北军采取了新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早在内战开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在报刊上提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占据密西西比河，还不会给南部同盟以决定性的打击，而只有夺得乔治亚州内最主要的铁路线、把东南区和供应它粮食的西南区切断时，才会使南部陷于瘫痪。联邦军队总司令格兰特任命西线战斗中出色的谢尔曼将军冒险突入敌区的中心，而格兰特本人则直接指挥波多马克河地带的东线军队。

1864年11月14日，谢尔曼率领着六万义勇军，开始了从乔治亚州首邑亚特兰大向海洋的进军。谢尔曼的士兵们在行军时，沿途高唱着“约翰·布朗的精神引导着我们前进”的歌曲。大军以四路平行纵队向前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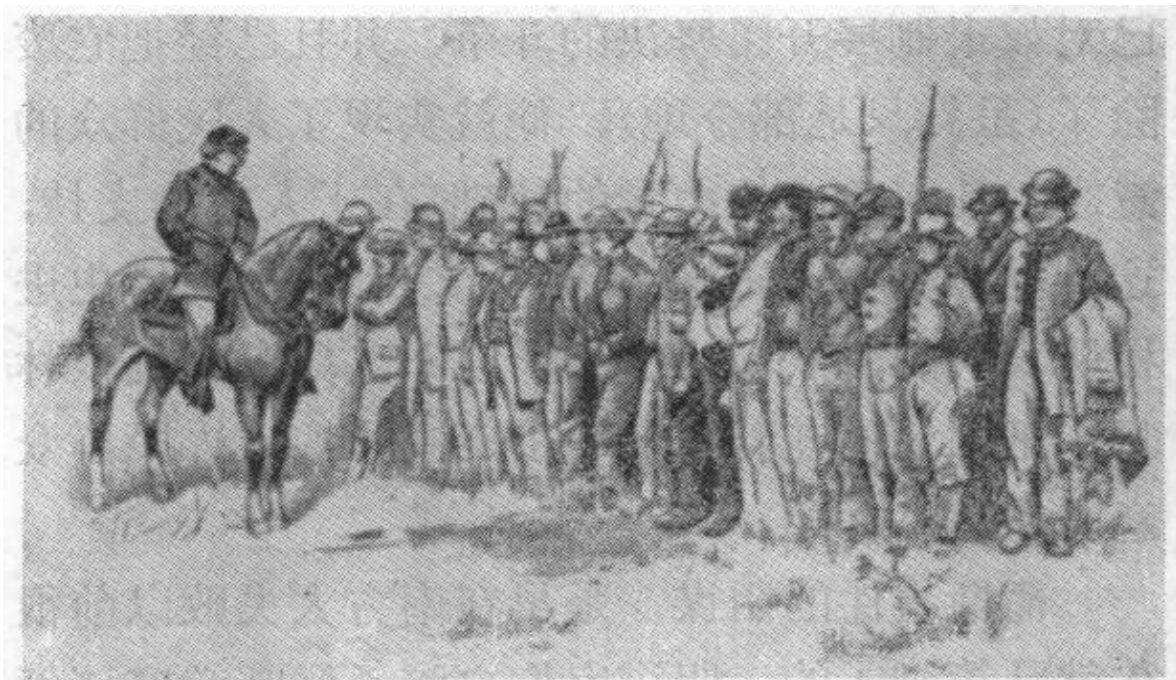
11月14日开始挺进，12月21日，谢尔曼自萨温那向林肯电告，说已抵达海边。迄1865年3月，他的军队占领了差不多整个南卡罗来纳州，并到达北卡罗来纳州的中心。

北部的胜利 正当谢尔曼深入南部同盟的后

方之际，格兰特于 1864 年 5 月对南军的主力展开了攻击行动。这些南军是在李将军的统率之下，集中于维吉尼吉州东部，保卫着到南部同盟首都里士满的通路。在 1864 年夏的几场血战内，格兰特虽然没有击溃南方的军队，却已把他们赶回里士满，并予他们以巨大而不可补偿的人力损失。此时摆在格兰特面前的任务，是把首都拿下，而主要是粉碎敌军的有生力量。李将军为了要吸引对方的力量，乃采取向华盛顿进攻的策略，并曾攻抵距华盛顿十公里之处，但被击退了，而谢尔曼和格兰特便猛攻南部同盟的残余部队。1865 年 4 月 3 日，里士满被攻陷。六天之后，李将军就率军二万八千人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了。

格兰特对待李将军非常宽大：他让他留下武器，允许李将军的士兵带走马匹，并且还发给他们五天路程的口粮。南军反革命军队的指挥人员仍然逍遥自在。共和军把危险置诸脑后，来举行庆功大会。

事实证明，诸如此类的宽大是为时过早的。李将军投降后五天，在 4 月 13 日晚，正当剧院上演戏剧时，为种植场主所派遣的伶人蒲斯把林肯刺



南 军 俘 虏

死了。

早在 1863 年 11 月 19 日，林肯曾在葛提斯堡会战战场的墓地上发表过一篇演说。葛提斯堡即 1863 年 7 月初北军战胜南方军队的地方。这篇演说辞的全文，当时曾刊载于北部各报上（但各报所载稍有出入，故该演说辞的真正原文尚未能认为已确定）。林肯在演词的结尾处说：“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不会从地球上消失。”这些话证明了，林肯对于他所捍卫的事业的正义性，是具有深刻的信念的。林肯曾正确地指出，共和党政府得以掌握政权，应归功于人民的支持。林肯既

已对奴隶制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已经把它废除了（虽然只是部分地），他就实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任何政府的力量基础，在于人民的支持，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如美国的历史进程所表明的，反动分子之所以不共戴天地仇恨林肯，正因为他在若干问题上走上了实现人民群众意志的道路之故。

蒲斯事件的阴谋，是早在南方人失败以前很久就已策划了的。阴谋家们之暗杀联邦政府诸领袖，乃企图借此在北方阵营中造成混乱状态，并使联邦军队统帅部的作战计划陷于解体。南部同盟崩溃之后，刺杀林肯及谋害林肯政府的其他人员，乃是种植场奴隶主因林肯的革命民主措施而对他所采取的公开报复行为。

如果说，在内战期间（1861—1865年），美国实际上曾分裂为两个国家，那末，在北部取得了胜利并把南部种植场主的反抗镇压下去之后，所有各州又逐步复归于联邦了。

早前在解决各项问题如关税税率、修筑铁路等问题的时候，在国会中拥有优势的奴隶主们，通常都能予以决定性的影响。至于有关奴隶制的问题

题，那就更不消说。现时则资产阶级已能贯彻他们为保障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所必需的那些措施了。

南部的土地问题。黑人争取土地和政治平等的斗争 军事行动的结束，还不能说种植场主的抵抗已经被粉碎了。种植场主暗杀了林肯，并进行了反对北部共和党资产阶级的残酷斗争。

内战结束后，摆在美国面前的基本问题，是把南部从种植场的奴隶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可是，还有许多政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南部的地方，即从前的种植场主，对共和党政府的行动予以时而隐蔽、时而露骨的反抗；而且，他们既在许多地方机构中还保存有影响力、甚至还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曾试图在实际上把奴隶制恢复起来。

下述的问题是当时注意的中心所在，即黑奴将获得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呢，抑或这些土地将仍然是奴隶主的财产。问题在于，北部的资产阶级跟从前的奴隶主彻底决裂呢，抑或跟他们成立新的妥协。

北部资产阶级拒绝给黑奴以土地，这些土地在许多年来，都是由奴隶劳动来耕种的。黑奴是

不能获得土地的。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间，各铁路公司从联邦政府手中就得到了一亿五千八百万英亩的土地。此外，各州又赠给各铁路公司一亿六千七百万英亩。统计经赠与各铁路公司的公有土地的价值，达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加之，联邦政府及各州还向各铁路公司拨付补助金计七亿零七百一十万美元。

黑人争取土地的斗争，结果并非于他们有利。而这个斗争，曾是一个顽强的、持久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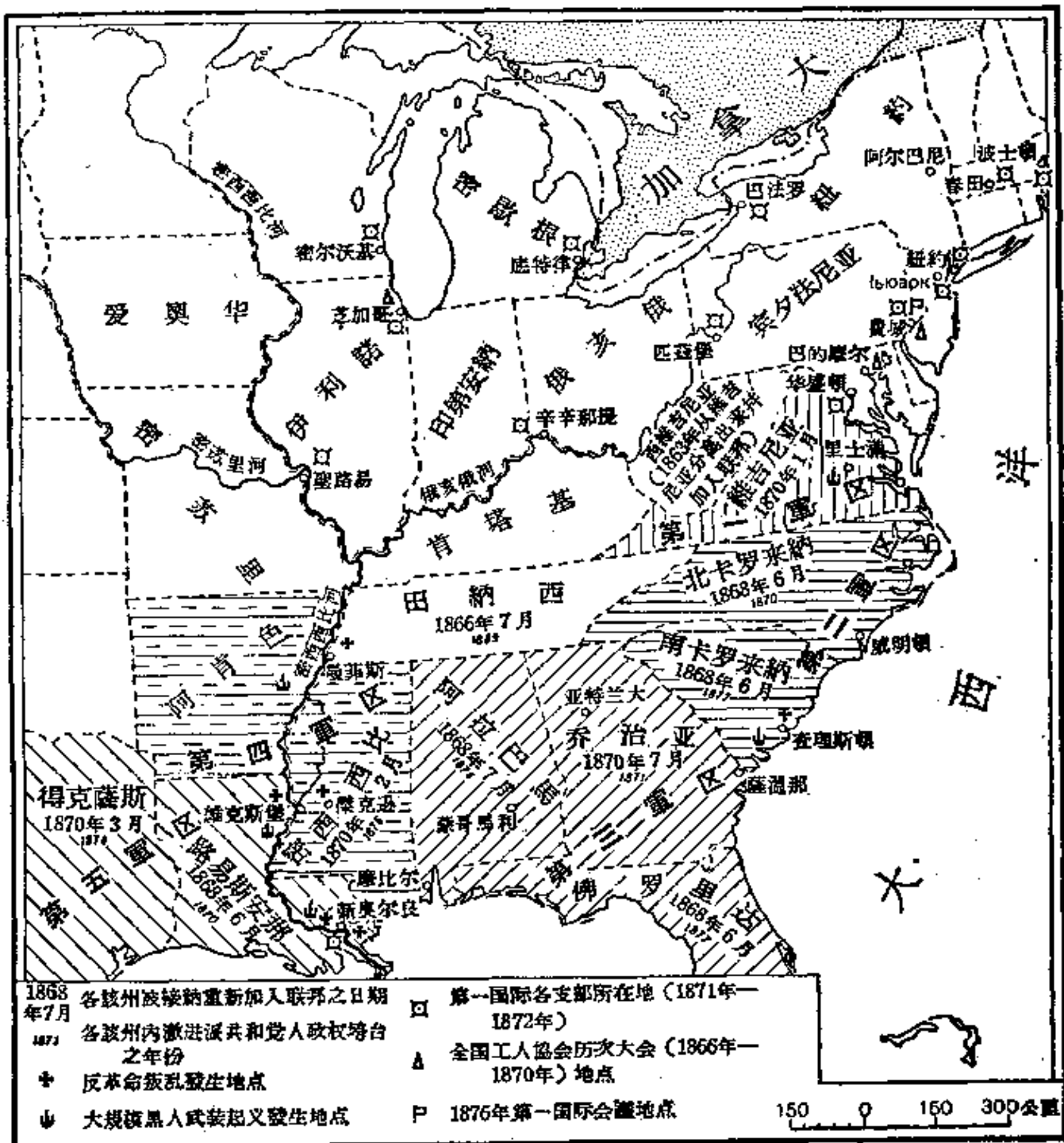
当联邦军队占领密西西比河的杰克逊一带的时候，黑人便开始分配种植场主的土地。他们用犁筑成界线，彼此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同时，他们还把种植场主的农具和积存的棉花也一起分配了。有一份报告说到，在好几百处地方，“那些最大胆的黑人，走到他们从前主人的土地上，用旧绳子测量土地，并且把木桩插入土中，以标明自己所选定的地段，他们把这些地段打上记号，以便机会到来时就占有之。”

在其他地方，譬如在维吉尼亚州东南部从前蓄养奴隶出卖的中心，黑人占据了那些荒弃了的种植场，在该地筑起了自己小茅屋。而随着北军

一同到来的政府当局，又把他们从这些小茅屋里赶出去。

1865年1月16日，谢尔曼将军经军政部同意后颁布了第十五号战地命令。当时谢尔曼于完成“向海洋挺进”并攻占萨温那后正向北推进，有许多从自己主人那里逃跑出来的奴隶参加到谢尔曼的部队来。谢尔曼将军决定把查理斯顿（南卡罗来纳州）与杰克逊维尔（佛罗里达州）之间沿海的各岛屿以及沿岸三十英里以内的各荒弃了的水稻种植场，均划归那些被解放了的奴隶所有。每一个解放了的奴隶，在战时都有权占有四十英亩的土地，这是预计往后国会将会把这些土地转归黑奴所有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四万解放了的黑奴移居到这个区域的土地上来，并开始耕垦土地，他们建立起自治机构，和颁布有关学校、教会、筑路等自己的命令。在黑奴占有了种植场主所荒弃的土地那些地方，他们自己选出郡长与法官，对六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一律实施义务教育。后来，国会拒绝把土地转交给黑人所有；可是，黑人农民曾予以极坚决的反抗，土地遂依然留在他们的手里。

当联邦军队进入各海岛地区的时候，黑人们



29.南部的重建(按原图译制)

便武装起来，于是士兵们不得不离开这些黑人农场的区域。在该区的波福郡和查理斯顿郡内，此时大半黑人已经不是佃农，而是土地私有者了。不过，黑人土地私有者之在南部，这还是极希罕的例外的。

1865年3月3日，国会设立了“被解放黑奴、难民、及荒弃土地事务管理局”^①，该局并在南部设有各分局。

当时在解放的黑奴中间，流行着这样的一种口号：“四十英亩和一头驴子。”黑人们希望，管理局会帮助他们得到土地和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劳动工具的。可是，管理局并没有使他们这些愿望得到实现，它并且成为种种舞弊行为的发源地。

“被解放黑奴、难民及荒弃土地事务管理局”归陆军部管辖。这种管理局分布于所有南部各州，受总局各特派员的领导。此一法案的颁布，即成立一个对黑奴土地并无保证职责的管理局，就意

^① 此机构的全称是：“Bureau of Freedmen, Refugees and Abandoned Lands”，简称“Freedmen's Bureau”，即“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译者注

味着那些解放了的黑奴将不会得到土地。管理局只有权监督解放了的黑奴与他们的雇主之间的互相关系。荒弃的土地则按每片四十英亩出租三年，租金约为1860年（当时土地价格甚高）土地价格的6%。

管理局所支配的土地，将及八十万英亩；而被解放了的黑奴，则约达四百万人。这就是说，平均每人只能得到五分之一英亩。不宁唯是，管理局还把大部分的优良土地卖给了大企业主和投机商。1865年底，黑人中间曾广泛地流行着这样一种传闻，说元旦将会公布一项法律，把从前地主的土地分配给黑奴。报纸消息说，从得克萨斯州到维吉尼亚州，从前的黑奴到处准备着起义，如果他们到1866年1月1日还不能得到土地的话。黑人的团队和民军，则支持黑人对土地的要求。

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拉马尔于1865年12月报道说，种植场主从附近各地纷纷跑到维克斯堡来，他们震于“大难将临”，并扬言黑人已经武装起来要求土地；如果不把土地给他们，那么黑人就会用武力来夺取。

应总统约翰生之请到南部访问的格兰特将

军，他于1865年12月报道说，由从前的黑奴所组成的黑人部队“军心涣散”，他们并且认为“他们从前主人的财产理应是属于他们的……”。

密西西比州州长汉弗莱报告约翰生总统说，黑人部队劝告那些解放了的奴隶，不要为他们从前的主人做工，和要求把土地分配给他们。州长请求总统把武器发给那些由白人组成的自卫队。

许多北方人获得了南方种植场主的土地。例如，麻萨诸塞州州长安得鲁就以三万元在密西西比州买了一片种植场。巴特莱上校把新奥尔良附近的各个甘蔗种植场通通租了下来。有一个种植场主在北卡罗来纳州租了一片种植场，并雇佣了六千个从前的奴隶。

如果北部资产阶级把奴隶主的地产予以没收，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让黑人去没收它们，那末，在南部恢复奴隶制的基础便会被彻底消灭，并且将出现大批自由的黑人农户——反对奴隶主的可靠支柱。然而，资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愿意失掉从前的奴隶主，失掉这个对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盟友。资产阶级只限于在政治上击溃南部的奴隶主，剥夺他们在南部的政权；而为了这



“国王安地一世”

(纳斯特所绘漫画, 讽刺安德鲁·约翰生总统不顾国会中激进派多数的反对而独断独行的野心。)

个, 曾于 1867 年起再度把南部予以军事占领。可是, 资产阶级并没有做到在经济上粉碎奴隶主, 没有做到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重建问题上的斗争 在联邦重建的途径问题上,在共和党中间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对于下列各方面,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如对于南部诸州应设立政制方面,对于允许南部诸州的代表进入联邦应经过若干年限方面,以及此事应由行政首领即总统行之抑或由国会行之方面,等等。

共和党保守的一翼诚恐人民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极力想用跟种植场主迅行妥协的方法来恢复联邦。激进派共和党人则认为,联邦的重建与允许南部诸州的代表进入国会,只是在下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即如果共和党人能确保自己对南部诸州选民的影响力,把联邦政权机关保持在自己手中,并从而能够防止种植场主强加其意志于联邦的企图。掌握在共和党人手中的联邦政府,则用尽一切可能的机会来为大资本家们谋利益:高额的保护税率实施了,各企业公司得到了大量的补助金,几百万英亩的土地被拨给各铁路公司,大资本家们从国家公债上得到高额的利息,这些公债是过去为筹募战争经费而发行的。往日的种植场主如果回到国会,就会妨碍资产阶级通行无

阻地来取得绝对政治统治权的成果。

1865年，原先的副总统约翰生就任总统职后，在重建联邦问题上的斗争就马上展开了。

人民群众原对约翰生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他做了总统之后，就力图跟种植场主妥协，并反对激进派共和党人的政策。激进派共和党人坚决主张在南部实行军事独裁，剥夺从前参加叛乱的奴隶主的公民权，并赋予黑人以政治权利。

美国第十七届总统约翰生曾是南部民主党人，并拥有奴隶。不过他吹牛说他是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获得这些奴隶的。在内战前，约翰生曾拥护奴隶制度，只是不很活跃罢了。然而，当南北双方将临分裂而力量分野判然之际，约翰生加入了北方。在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的时候，约翰生拒绝跟从那些主张退出联邦的分子，而他当时适在田纳西州，于是就去帮助联邦军队。翌年，即1862年，他做了田纳西州为北军所占领那部分的军事总督。1865年，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约翰生意外地做了总统之后，他就宁肯跟昨天的种植场奴隶主联合起来，而不愿跟人民群众联合起来。

约翰生在就任总统后过了若干星期，于1865

年5月颁布了大赦令。

约翰生的各项措施，为从前的奴隶主重返南部诸州及联邦的政权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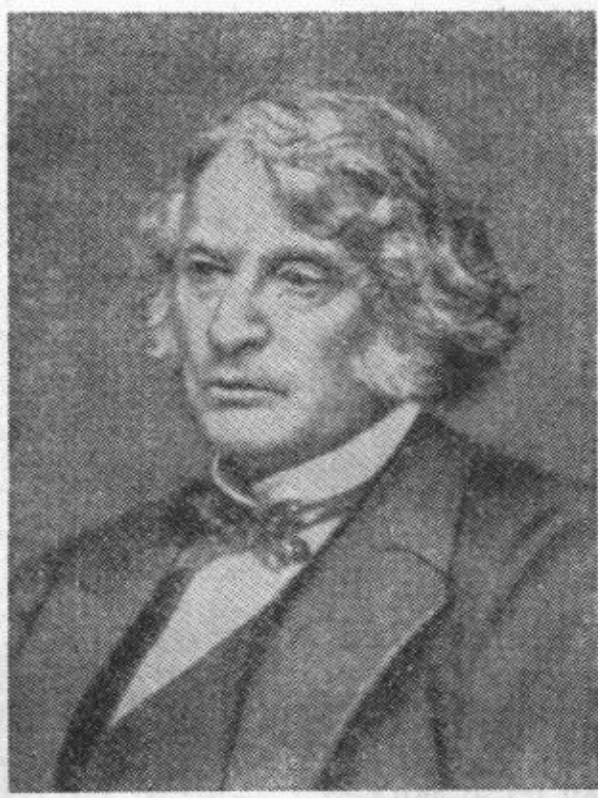
激进派共和党人、坚决的废奴主义者菲立普斯曾警告说：“危急的关头现在已经到来了，叛乱并没有终止，它只是以另一种武器来活动而已

……早前领导叛乱的，是

在里士满的戴维斯，而现在则是在白宫的约翰生。”以查理·塞姆纳和塔道斯·史蒂文斯为首的国会内的激进派共和党人，起而反对约翰生的路线。他们提出了黑人亦应有选举权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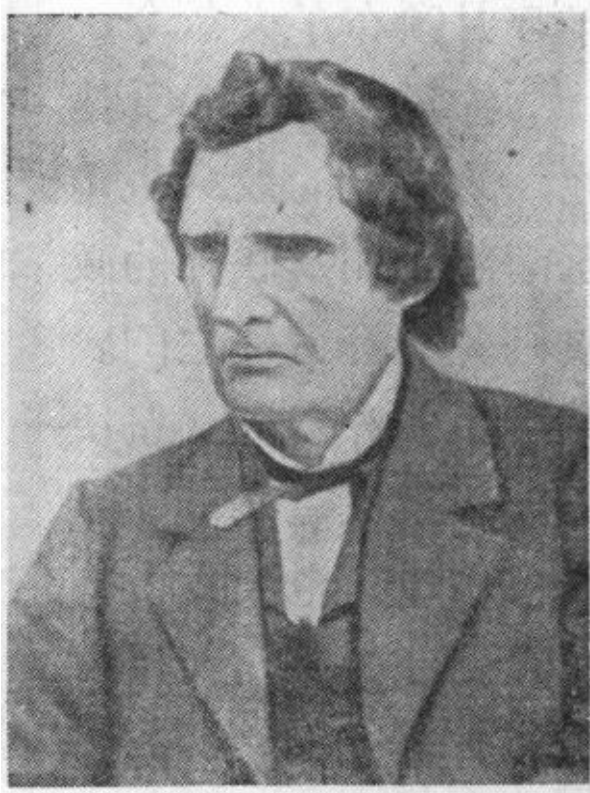
共和党人认为，利用赋予黑人以选举权的方法，可以在南部获得大量的黑人拥护者，他们以其选票可以在选举期间保证共和党人在地方及中央政权机关中的优势地位。

同时，约翰生的各项措施，却鼓舞了从前的奴



塞姆纳像

隶主。1865 至 1866 年，南部诸州大都制订了旨在恢复奴隶制的“黑人法典”。黑人聚集在一起开会是被严禁的。在某些州内，如密西西比州，黑人不许有土地。该州内黑人与白人通婚，对黑人要处以终身监禁，对白人则科以二百元以下的罚款。主人有权以



史蒂文斯像

“适当的”体罚来惩治自己的黑奴。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除从事耕种或为白人服役外，禁止从事任何其他职业。

由恐怖组织所支持的“黑人法典”，使黑人的自由归于乌有；它们对那些在内战期间曾赞助过北方的白人，也实施恐怖手段。

许多从前南部同盟的活动家们，即从前的种植场奴隶主们，在南部诸州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势力。甚至从前南部同盟的副总统亚力山大·斯蒂芬斯，也居然由乔治亚州选入美国国会的参议院。

1865至1867年间总统在重建方面的措施，乃是引向奴隶主政权复辟的直接道路。当时对资产阶级政权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局势，于是国会乃起而与约翰生斗争，并否决他所实行的重建的办法，把南部置于军事当局的控制之下。

激进派共和党人与重建 工人、小农和三百余万“解放了的”黑人，都对种植场主这种政策表示愤慨。南方人的反抗和群众之不满于总统对种植场主的政策，曾迫使代表北部工业界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政治家，即激进派共和党人，对南方人及其支持者约翰生总统进行坚决的斗争。

1866年国会选举后，激进派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中均占绝大多数。

激进派首先通过了一项延长“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存在期限及扩充其职权的法案^①，打算使该管理局能够保证黑人得有土地。“四十英亩和一头骡子”，——这曾是老废奴主义者，共和党创始人之一的史蒂文斯的口号。然而，约翰生对这个法案行使了否决权。不过，国会不顾总统的否

^① 该局原定之设立期限是一年。——译者注

决,而通过了下述的措施。

根据美国的宪法,每州应选出的国会众议员的数目,其决定不仅按该州自由的白人人数,而且还按该州的黑人人数:即应按该州的白人人口数加上黑人人口数的五分之三。^①在内战以前,各蓄奴州代表由于此项制度而在众议院中曾拥有七十个席位。内战以后,由于南部诸州黑人人口的增长,他们应得到八十三席。这样的一个席数,如果还估计到在北部诸州的代表中也可能不乏与往日奴隶主同一鼻孔出气的人,那末便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危险,即众议院内的优势地位,将会转到叛乱分子及其拥护者的手中。

1866年3月13日,国会通过了关于公民权利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根据该项修正案,除未纳税的印第安人外,所有美国公民,不论何种肤色,均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同时,修正案还容许在某些州内有剥夺某些成年男性居民的政治权利的可能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则该州在联邦国会众议院的代表人数将相应地予

^① 参阅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译者注

以减少。

北部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们，既决定要废除那按照南部诸州的自由人口数加上五分之三的黑人人口数来计算国会众议员名额的旧制度，当时乃向南部诸州的统治集团提出一项妥协办法，彼此同意黑人不得有选举权。此举的用意是这样的：北部资产阶级让南部的地主们即从前的奴隶主去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并重新占有南部主人的地位，而只是以削弱他们在联邦国会中的地位为代价。

共和党激进派的著名活动家参议员朱理安对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这部分的政治意义，曾作如下的评价：“这乃是对叛乱者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他们同意在确定代表名额时不计算黑人，那末我们便无条件地把黑人转交给他们从前的主人去操心。”

南部诸州的立法议会拒绝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并转取攻势。这些立法议会是在约翰生总统的重新建设时期内就已选出来的，并且它们大部分是由从前南部同盟的活动家、种植场主以及他们的拥护者组成的。由于南部诸州立法议会这一行动，它们便把国会内的共和党推向往后更坚决的步

骤，以镇压那些加强恐怖活动的从前奴隶主的反抗。

1866年时，在历次暴行中被杀害的黑人有好几百。在曼菲斯、查理斯顿都曾发生摧残黑人的暴行，而最大的一次则发生于新奥尔良（7月30日）。当地警察和反动分子枪杀了好几百集合在大会上的黑人和左翼共和党人。

1867年2月，国会根据史蒂文斯的建议，通过了任命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以调查南部情况的决议。该委员会共有委员十五人，史蒂文斯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那些在约翰生支持下早已被接纳入国会的南部各蓄奴州的代表们，均被排斥于该委员会之外，并规定在委员会未提出它的关于南部情况的报告之前，不得接纳各蓄奴州代表进入国会。这样一来，总统的政策便遭到了破产。约翰生所执行的跟奴隶主妥协的政策，遂未为北部资产阶级主要集团所接受，而继之以奴隶主在政治上的崩溃。

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认定，在十个叛乱州内，都没有合法的政府，公民生活毫无应有的安全。委员会报告以后，南部遂被分为五个军区，分别以陆

军将领主持之。举行选举时均有黑人参加，惟对南部同盟的著名活动家则剥夺其权利。各立宪会议应制订规定男子普选权的各州新宪法。该项宪法经大部分选民赞同、并由南部诸州新选之立法议会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后，昔日叛乱诸州方许进入联邦。

南部诸州乃重又为北部军队所占领；可是，那些来到南部以镇压种植场主的反抗为目的的北军，事实上更多从事于镇压黑人农民起义的工作。例如有一次，在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附近，有五百个黑人武装起来，拒绝向从前的种植场主交租，声称他们有权占有土地（1867年）。北军对这些黑人曾施以屠杀。

距萨温那不远处，有一千多手中拿着武器的黑人，把种植场通通占领了。地方官吏被逮捕起来并驱逐出去。武装的黑人在各条道路上巡逻着。大队联邦军队奉政府命令把该地予以占领，并把起义镇压下去。这是1869年初的事。

诸如此类的事件，举不胜举。

1867年时，史蒂文斯在众议院宣称，从叛乱分子那里没收得来的为数两百万美元的财产，已发



“少了一票”——重新建设时期南部对黑人之恐怖行为

还给他们。^①

对约翰生的不满情绪在全国沸腾起来。从前曾参加内战的士兵与海员代表大会，1866年在激进派共和党人巴特莱等的政治领导下所举行的农民和工人的集会，最后还有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

^① 据史蒂文斯 1867 年的统计，南部有七万个大私有主拥有三亿九千四百万英亩土地，而其余的七千一百万英亩则属于中等的或小私有者，他们每人不到四十英亩。

都要求把约翰生交付法庭审判,但没有成功。

1867年8月,约翰生总统要求陆军部长爱德文·史丹顿辞职。史丹顿予以拒绝。总统未依宪法所要求的征求参议院同意即把他免了职。^①参议院过去对于总统这类命令,曾经不是以普通的多数票、而是以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予以批准的。现在因为约翰生未经参议院同意便把部长免掉,参议院乃拒绝批准其退职。史丹顿于是又身莅陆军部大厦并开始发号施令。1868年2月21日,总统再度要求史丹顿离职。随后史丹顿便把自己的办公室堵起来并搬到里面去,晚上留在那里,吃饭也在那里。

众议院认为总统的行为是违宪的,并于1868年2月24日举行表决,表决结果以一百二十六票赞成和四十七票反对而通过了把总统依宪法程序交付法庭审讯(所谓“弹劾”)的决议。总共控告总

^① 按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总统在黜免部长时须征求参议院同意,此处应指1867年初国会通过的任期法(The Tenure of Office Act)。该法于1869年曾修改,而于1887年废止。关于美国历史上有关总统撤免权的争执,可参阅:J. M. Mathews,《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纽约1940年版第165—171页。

统十一项罪名,其中除有关史丹顿问题外,还控告总统在言辞中侮辱国会、拒不执行国会的若干决议以及其他等等。

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时,系在最高法官主持下进行。以史蒂文斯和巴特莱为首的七个激进派共和党议员支持此一控诉。这次审讯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波动。

1868年5月16日,有三十五个参议员投票赞成认为总统有罪,而有十九个主张宣告无罪。要宣告约翰生为有罪,必需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决议,这就是说,如果这次所投的赞成票不是三十五票,而是三十六票的话,则约翰生已被宣布为有罪了。根据美国宪法的有关条款,约翰生乃得宣告无罪而仍旧留任总统。

在形式上,关于叛乱诸州回到联邦来的问题,被认为是重新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的。拥护约翰生的分子希望跟奴隶主成立协议,并实质上在南部恢复从前的状态。以史蒂文斯为首的左翼共和党人,则希望在政治上击溃奴隶主,并清除他们在南部原有的势力,在南部建立象北部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可

是，左翼共和党人并没有做到用革命的方法去解决重新建设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并没有做到发动黑人大众和南部的白人农民去没收从前奴隶主的一切土地。

不过，从前奴隶主之在政治上的崩溃，在左翼共和党人的领导下毕竟得到实现。

在有些州内如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乔治亚和密西西比各州，军事长官把各州州长予以撤免，并以军事法庭来代替普通法庭。在新举行的选举中，在那些拥有大量黑人人口的各州内，如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各州，黑人选民均居大多数。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大会上，共有七十六位黑人代表和四十八位白人代表；密西西比州则在一百位代表中有十七位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和白人的代表各为四十九人。然而，在南部没有一个州内，黑人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乔治亚州的白人和黑人的选民数目几几乎相等。在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各州，则白人居多数。只是在那发动叛乱的南卡罗来纳一个州内，黑人在代表机关中是拥有多数的。1868年春间，南北卡罗来纳、

乔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各州的居民，均依规定程序批准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年6月，这六个州的代表们遂被允许进入国会。

可是，乔治亚州却继续对共和党的秩序予以反抗。根据激进派共和党人巴特莱的建议，在乔治亚州再度恢复了军事统治。

重建的结束 在1868年的总统选举中，内战时的将军格兰特当选。格兰特的声望甚著，可是，大家并不是都知道这件事，即他在战争末期曾竭力从事于令人怀疑的交易所投机生意。

在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机关内，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均实行卖官鬻爵。滥用职权与盗窃公款，在市政机关内亦甚风行。纽约市在这方面尤为声名狼藉，该市“老板”^①即民主党地方支部政治领导人特维德横行一时。特维德的一伙人，在短期

^①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控制该市政治生活的政党首领，这些首领或直接出面担任政治要职，更多的是居于幕后操纵地位，这种人俗称为“老板”(Boss)。那些特别大的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地的“老板”，不但操纵本市的一切，而且对于州的、乃至全国的政治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目前还是如此。——译者注

内即侵吞公款达数十万美元。

资产阶级利用奴隶主的失败来谋取其狭隘的阶级利益。在格兰特任内，许多共和党官员们参加了掠夺南部。

1871年，北方人在南部的独裁统治削弱了。翌年宣布大赦，于是十五万叛乱领导分子及其最积极的参加者又获得了政治权利。

为着要阻碍黑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从前的奴隶主便南部创立了一连串的恐怖组织。

恐怖组织“黑色骑兵团”——三K党的前身——出现于1865年；而1866年则出现了迄今犹存的三K党^①。这个恐怖组织的成员戴着白色的



三 K 党 员

^① 关于三K党(Ku klux Klan)这个字的来源，在历史学家中间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有些认为，这个字是摹仿板机枪的声音；另一些则认为它出自希腊字的“Kyklos”，意指一群人，这个希腊字因被曲解而于其第一次集会上被选定为该秘密组织的名称。

面具，往往在夜间袭击黑人和站在黑人方面的白人。事情通常以毒打、绞死或枪杀而结束。迄1867年5月，出现了三K党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大圣人”所统领的，每州的首领是“大龙头”，每郡的是“巨人”，而更小的部分则由“独眼龙”所统率。^①

除三K党之外，还出现了另外的一些恐怖组织，如路易斯安那州的“白茶花骑士团”、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兄弟会”、或得克萨斯的“朝阳骑士团”即是。三K党宣布白人统治的口号。南部的小资产阶级里有颇大一部分人跟随着三K党走。黑人失掉了支持他们的同盟者。联邦政府并没有对三K党采取任何的严厉措施。

1872年，三K党在得克萨斯州根本不让黑人参加选举。这样一来，民主党人便取得胜利了。对黑人的摧残也变本加厉了。

1873年，在路易斯安那的哥尔法克斯，反动分子“波旁分子”带着大炮去袭击集在一座房子内的

^① 三K党各级组织的头子，都是用一些古里古怪的名称（多源自希腊神话）。除了这里所述的之外，三K党在每一国会议员选举区内还有一个头目，叫做“大泰坦”（Grand Titan）亦源自希腊神话。——译者注

黑人。在这次事件中，有六十一个黑人被杀害，还有三十七个被掳去的黑人随后也被枪杀。

在克林顿，1875年选举期间，有五十多个黑人被成群种植场主杀死。格兰特拒不派遣军队。黑人乃被解除武装。

诸如此类的冲突事件，在新奥尔良及其他地方均有发生。

1874至1875年间，在阿拉巴马、阿肯色、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这四个州内，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统治垮台了。在这些州内，地主即从前的奴隶主（他们自称为“波旁分子”，比诸法国复辟时期的反动分子）与反动的南部资产阶级所结成的集团掌握了政权。最后，在1877年，军队便撤离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各州。

美国的重建完成了，它所带来的是大资产阶级独裁的确立和他們与前种植场奴隶主的新妥协；资产阶级于剥夺了南部地主在美国政权上的垄断地位之后，仍为前种植场主保留他们的土地。

美国内战的意义 内战的结果，自成一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美国胜利了。政权之从一个

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乃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在美国，1855年时，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在众议院中取得了优势。1860年，执行机关转归于资产阶级之手。总统是由共和党的候选人所选出的。然而，这次选举却为那些发动叛乱的南部各蓄奴州所否认。只是借着内战，总统职位（参议院亦然）才得转归于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样一来，在作为阶级斗争的最尖锐形式的内战的进程中，美国政权从奴隶主手中转到了北部的大工业资产阶级手中。此次政权之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是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北部人民群众对南部奴隶主的军队及其在北部为数甚多的秘密的和公开的拥护者的武装斗争来完成的。

关于北美内战属于那一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取决于下述事实，即人民群众是否积极地参加到里面去，他们是否在事件的进程中、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内容中烙上了痕迹。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了内战。在1863年以前靠志愿兵、而其后则主要靠征兵所组成的北方军队中，参加者在二百七十万人以上。下列事实的本身，即按职业区分的工人团队之组

成,随着西线军队向南部推进而大批农民参军,战斗力极强的黑人团队之组成,以及黑人除了有十八万六千人参军外,还有二十五万人参加到后方部队中去,——所有这些纯数字指标,说明了北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内战。在南部曾发生黑人和农民反对奴隶主的起义,而在北部则发生了人民群众起而反对“铜头蛇”的行动。可是,决定问题的,并不是卷入内战的人口数量,而是人民群众能够对事件的进程打上烙印并对其客观内容及内战结果发生影响这一事实。奴隶制的废除,无偿分配西部土地法律(即宅地法)的公布,战争之转向坚决的进行,关于人身不可侵犯的宪法修正案的采行^①,军队的整肃,在重建时期内由约翰生总统的重建转到激进派共和党人通过国会实现重建时奴隶主之在政治上的崩溃,——在所有这些发生于内战及联邦重建期间的事件中,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压力、他们的要求和他们对共和党人政府的压力。

最后,在重建时期内,南部诸州大量黑人在美

^① 此处“采行”一语原文作“废止”,因与史实及文意不符,故为改正。——译者注

国历史上首次卷入国会斗争中，并普遍地卷入政治生活中去，以及黑人的武装力量在 1870—1872 年以前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参加这一斗争，均具有不小的意义。考虑到重新建设不过是内战的延长和尾声，我们可以断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内战，是与十八世纪的独立战争不同的：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前者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形态，它首先是旨在反对种植场的奴隶制。内战象独立战争一样，成为美国人民的革命传统。

福斯特在论及美国内战时写道：“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主要的打击是指向废除奴隶制度，同时也因为黑人、小农和工人阶级是使得内战达到胜利的决定性因素。”^①

历史的辩证规律是这样的：机器生产的发展，在初始时是与种植场奴隶制度之扩充到西南部广大的新领土上去相配合的。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奴隶制度在其发展的后来阶段上却成为绝不相容的东西，于是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冲突便发生了。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种

^①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参阅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70—371 页。

植场的奴隶制被废除了。

美国奴隶制度的崩溃，同时也就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的胜利。

在内战以前，北美农业就已有了这种发展的趋势，但它只是在个别地区内发生——在西部和东北部诸州的一部分。奴隶制废除以前，在全国规模上按照“美国式”的道路发展农业，是无从谈起的。不过，在内战之后，南部还保存着奴隶制的残余，这和封建残余并没有什么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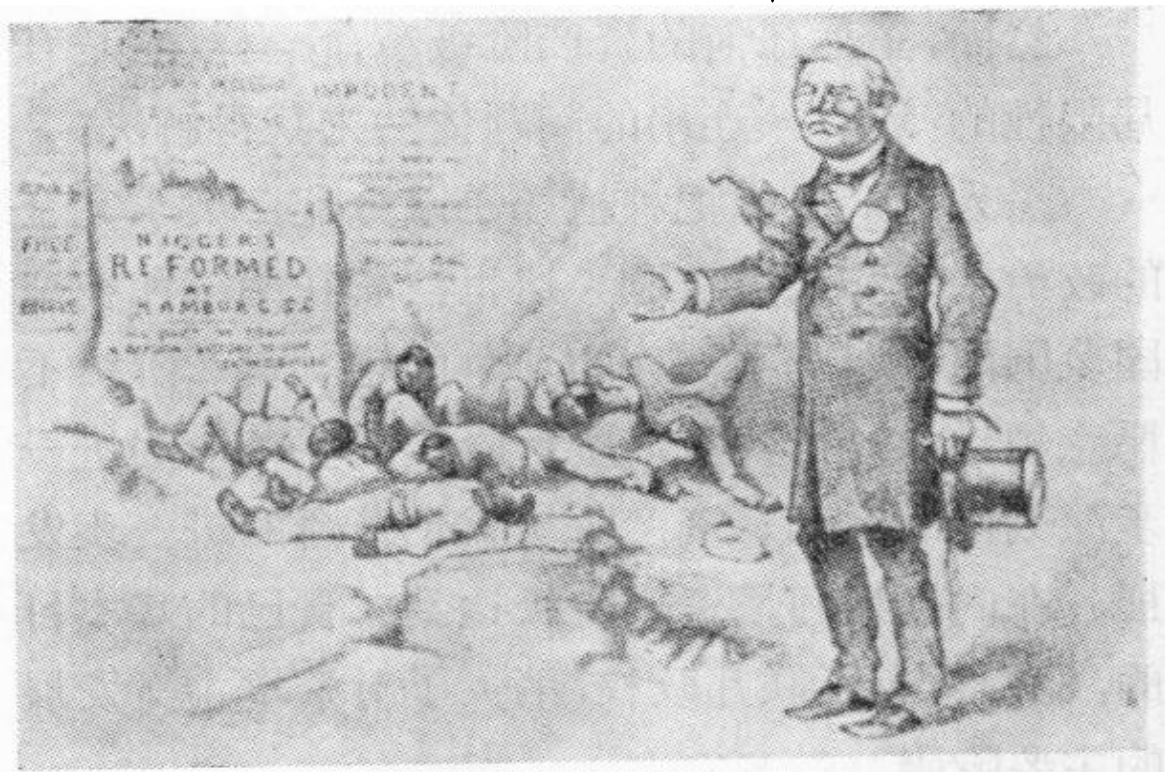
在战争进程中，奴隶制是通过革命的途径加以废除的，一部分奴隶主的大地产被没收了，而在另一些的大地产上，则由种植场经营变成小佃农经营，主要是谷物分成制。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或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的胜利，奴隶制之通过革命途径来废除，以及北部和西部的土地问题之获得民主的解决，为美国的工业大大地扩展了市场。西部的拓殖加强了。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也在那里发生了。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小私有者很快就破产了。宅地所有者在自己的份地上住过五年，并获得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之后，又往往把得来

的土地卖出去。在南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在发展着，虽然比较来得缓慢些；而从八十年代起，南部的大工业也得到了猛烈的发展。北美内战替资本主义空前迅速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且是美国迄十九世纪末年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国家、成为巨大的帝国主义强国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十九世纪的美国革命开始于1861年，但只是从1863年起才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可是，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两次革命——开始时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其后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例如法国革命中1793—1794年的雅各宾专政），就使整个革命获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在另一种场合内，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如俄国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即是。

内战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的改造并没有贯彻到底。内战只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部分任务：废除了种植场的黑奴制度，消灭了南部诸州种植场主对政权的垄断，种植场主在全国范围内失掉了政权——联邦政权机关已转入资产阶级的



总统候选人狄尔丹画像
(纳斯特 1876 年所作的讽刺画)

狄尔丹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为南部反动势力的暴行辩护。狄尔丹一面用手指着大批被杀害的黑人，嘴里一面说：“这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所提出的改造主意有关的事情”（漫画下即以此为题）。所谓改造者，乃指在南部恢复资产阶级一种植场主寡头的政权及对黑人争取土地和政治权利的斗争施以残酷镇压而言。图中招贴上的题字云：“南卡罗来纳州汉堡一地的黑人业经改造。城内平静无事。改造的胜利已有保障”，“要实行改造，就必须杀掉黑人”等等。

手中。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正如任何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它是有局限性的：还有一连串的问题依然未获得解决。

黑人大众要求把种植场予以分配，要求完全的政治平等和公民权利。这里摆着在南部和在全国范围内争取民主秩序的斗争问题。资产阶级不愿意领导人民群众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深刻化的运动。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在内战期间，资产阶级达到了自己的基本目的：他们据有了联邦政权，消灭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革命要更往前进，只有在下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即如果无产阶级能把革命领导起来，引导黑人和农民大众跟着自己前进。可是，内战后美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未成熟，他们中间还受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支配；而在政策方面，工人是沿着资产阶级共和党的轨道走的。

内战与黑人状况 内战并没有给黑人以真正的解放。

虽然由于内战的结果，根据 1870 年的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黑人获得了在国会选举（参众两院）以及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权；但是，解放而没有

土地、并陷于在经济上依赖旧日主人的地位的黑人，实际上依然是不平等的和被压迫的。

在美国国内存在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除了成文法之外，美国还存在着许多不成文法，如“私刑法”即是。一群人把一个嫌疑犯捉住，三个白人便自称为“法官”，作出“判决”，并就地执行这个判决。这种“私刑法庭”，在美国迄今还被用来对付黑人与革命工人。

直至现在，美国南部各城市的电车还用玻璃做成的间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供白人乘坐，另一部分则供黑人乘坐。在戏院里，黑人只准坐在一定的地方——在两廊上。北部诸州也存在着种族歧视。

内战以后，美国的黑人运动具有民族运动的性质。

内战后的工人运动 1865年，内战结束后不久，有十二个职工会的代表曾决议于次年召开全国劳工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者中，有领导铸工工会的威廉·席威思。

1866年8月，在广泛地展开着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情况下，全国劳工协会成立代表大会在巴

的摩尔召开了。

从 1860 年至 1870 年这十年间，美国工人的数目从一百三十一万一千人增至二百零五万三千人，即增加了 56.6%，这是美国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

在全国劳工协会成立大会上，出席者有从十三个州来的七十位代表。他们决定成立独立的劳工党，而拒绝“支持资本家的政党”。在 1867 年所举行的协会下届大会上，曾宣布大会团结着六十万工人。席威思当选为大会主席。

席威思宣称，美国存在着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显贵，他们不但控制着国家的生产力，并且还控制着政府。工人则处于奴隶地位的情况之下，这比在奴隶所有制时代下的情况还要坏。奴隶的中心现已转移到华尔街，而它的生命神经就是银行。席威思说，在奴隶制还没有在全国各个角落消灭以前（他指的是工人的雇佣奴隶制），必须继续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

在席威思于 1868 年向大会所发表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他的主张中软弱的一面。他认为新的货币制度是罪恶之首，而要求发行低值和大量的通

货。他说,如果实现了它,这就会给人民以自由,而这将会是世界所从未见过的一种社会革命。

这样一来,席威思便忽视了工人直接敌人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去反对金融寡头。

1867年,席威思曾建议全国劳工协会合并于第一国际。1869年7月,当时存在着跟英国开战的危险,第一国际曾致函席威思,函内说到,工人已作为独立的力量而走上了政治舞台,当资产阶级要求战争的时候,和平是能够保障的。席威思在他的复函中写道:“地球上最可耻的金融贵族……正在弄得民不聊生。”其次还说到要向这些贵族宣战,并以选举斗争的手段来战胜他们,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如果不可能,那末便采用更严厉的手段:“万不得已时必须流点血。”

六十年代末,美国开始出现第一国际的支部。加入全国劳工协会的纽约市第一支部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在巴黎公社期间,国际支部表现得尤其活跃。

内战的结束,予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此时工人已经可以不首先对“自己敌人的敌人”即奴隶主进行斗争,而是对自己的直接敌人即对工业资

产阶级进行斗争。

内战以后，黑人职工会的组织工作也开始了。

例如，1871年9月13日，有两万工人参加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布鲁克林的堂馆及泥水工人协会的黑人会员，跟国际工人联合会支部一道游行，手中拿着红旗和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的标语牌。人群中发出高呼“公社万岁”的声音。1871年12月18日，有一个连队的黑人民军，曾参加了第一国际为抗议对巴黎公社的摧残而在纽约召集的示威游行。在其他城市内，黑人也参加了第一国际支部的活动。

内战后印第安人部落的命运 印第安人部落的命运，在内战以后也仍然是很悲惨的。

内战期间，印第安人部落的一部分参加到北部方面的斗争来，一部分则参加到南部方面。这就进一步促成印第安人部落的削弱。在1865、1866和1867年印第安人的起义为美国军队所残酷镇压以后，从1871到1882年间，发生了与阿巴施部落相持十一年之久的战争，这个部落是过去被赶到洛玳山的峡谷地带的。

内战以后，美国名将格兰特、谢尔曼、谢利丹

都因其反对印第安人的“功绩”而致声名狼藉。

1890年，在即将进入二十世纪前夕，在达科他曾爆发了与苏族人部落的最后一次战争。

美洲的印第安人在继续被消灭着，并从本土上被赶出去。印第安人之被迫迁移，是借着美国当局跟印第安人部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进行的。迄1925年，印第安人在美国所占有的土地，不到十八世纪时他们所占有的2%。

内战及联邦重建期间美国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 即使在内战期间，美国若干政治活动家并没有停止其攫取领土的野心。可是，当时的环境却不利于实现扩张的政策。内战后最初若干年份的事件表明：虽然在最初十年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不利于广泛地执行掠夺的政策，但内战后美国资产阶级若干集团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却何地加强了。

1862年6月9日，海军部长吉第昂·威尔斯向国务卿提出了准备对欧洲国家作战的问题，而且他的打算还远不是只为着防御的目的而进行这种战争的。威尔斯认为，美国在海军实力方面应居于世界上的第一位，并必须先行准备战争。

内战以后，各项扩张计划在美国统治阶级中间甚为流行。这些计划的特点是，它们在透露出那当权的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时，而计划的本身却缺乏真实的基础：它们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国际舞台上真正的实力对比而提出来的，有时候分明是空中楼阁。

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激进派共和党人的首领苏纳尔于六十年代认为，美国应占领加拿大。

众议员罗宾森还要走得远些，他认为根据“万能上帝的意旨”，不仅是加拿大，而且爱尔兰也应该成为合众国的一部分。

六十年代末，众议员万纳德曾说：“扩张的精神，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侵略的精神，它……在未来将使这个共和国^①成为世界的主人。”

约翰生总统也提出过各项掠夺计划。诚然，他的计划在国会中曾遭到反对，不过国会的反对并不是带有原则性的。虽然国会议员对掠夺这个念头的本身是赞同的，可是却认为实现的时机还

^① 指美国。——译者注

未成熟。第一，美国已为内战所削弱；而第二，企图破坏约翰生的建议，以使其信誉扫地。约翰生的反对者这种态度的实质，于众议员加隆谟在国会的一次发言中用下列字句道了出来：“我以为，命运已注定我们要去占有和支配从巴芬湾到加勒比海的整个西部大陆。但是，先生们，请不要着忙。当果实成熟了的时候，它自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的。”

1874年，《纽约前驱报》肯定说，墨西哥正在越来越“靠拢”美国。其后若干年间，对加拿大也有这种说法，而美国国务卿于1881年则公然说出，夏威夷也正在“不可遏止地靠拢”美国。

六十年代时，参议员奈曾要求占领整个墨西哥，“以期匀称”。

格兰特总统和布莱恩国务卿均认为，应将在美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从美洲（南北美）赶出去，并把这些殖民地并归美国。

1867年时，美国利用下述情况，即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的削弱、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沙皇政府与俄美公司为着地主的利益而阻止农民拓殖，乘机以微不足道的金额从俄国手中购

买了阿拉斯加。当时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还向驻华盛顿的俄国全权公使斯迪克实行讹诈，说美国移民可能冲入阿拉斯加。

尽管在内战后的二十年间，南部和西部的开拓、土地投机以及工业和铁路修建的迅速发展，曾把美国资产阶级颇大部分的注意力从对南美洲和远东的殖民政策吸引开去，可是，美国在亚洲和南美洲仍大大扩充了它的扩张范围。

朝鲜曾成为美国资本家贪婪掠夺的对象之一。

美国对朝鲜的武装侵略，开始于 1866 年的远征队。1866 年秋，美国的武装商船沿大同江上溯直驶平壤，企图劫掠该城附近王陵内的丰富财物。为这种无耻行为所激怒的朝鲜人民，把这些船只烧掉，并消灭了船上的人员。当时美国派了一个远征队到朝鲜，装作是来调查美国船只被毁坏的情况的。这个远征队的首脑琼金斯来到王陵，并把里面的东西劫掠一空之后，还向朝鲜人索取巨款以赎还从墓中掘出的朝鲜王公的尸体。可是，这个要求在朝鲜和中国激起了如此的义愤，以致琼金斯不得不被召还。

1869年，美国曾要求朝鲜政府跟美国签订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1871年，美国整个亚洲舰队在海军少将罗爵斯率领下驶入汉江，向汉城进发。朝鲜人民击退了美国舰队沿河深入国境的企图。美国人乃封锁汉江，并把他们海军所掳获的朝鲜防军杀死；但在遭到了坚强的回击之后，却依然不得不离开朝鲜半岛。此时适在远征队中的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则要求继续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直至它完全受美国奴役为止。可是，美国的资本家们对此却感到力不从心。

美国统治集团在力图建立坚强据点以展开其在远东方面的扩张时，认为占领夏威夷群岛具有重大的意义。1875年，美国强迫夏威夷政府赋予他们以免税通商的权利。1884年，根据与夏威夷所订立之新约，美国获得了在珍珠港修建煤站与船坞的权利。美国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一个海军基地，就于该处建立起来了。

只是在十九世纪末，美国才得实现它对夏威夷的彻底吞并。

美国既拥有巨大的资源，它于内战结束后经过三十年，便在工业方面与农业方面均跃居世界

的首位。在这个时期之末，垄断资本已在国内发展起来并已在国内占有支配地位的美国，曾予落后而孱弱的西班牙以一系列的打击，更广泛地展开它在远东方面和南美洲方面的扩张，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帝国。

附 录

一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二 画

丁维迪 Динвиди Роберт,
Dinwiddie, Robert 维吉尼亚
总督

三 画

万纳德 Майнард, Maunard,
Horace 众议员

山姆 Сэм, Sam 黑奴, 奴
隶密谋首领

马忒 Мезер (Мэзер) Коттон,
Mather, Cotton 喀尔文教徒

马沙索特 Массасойт, Massa-
soit 印第安人首领

马维列克 Маверик Стен,
Maverick, Samuel 细工木匠

四 画

方纳 Фонер Филипп, Foner,
Philip S. 美国历史学家

方涅尔 Фанейл Петер,
Faniel, Peter 商人

厄加留斯 Эккарнус Георг,
Eccarius, Georg “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 第一国际总书
记

丹纳 Дэйна Фрэнсис, Dana,
Francis 美国外交家

巴贝夫 Бабер Франсуа Ноэль,
Babeuf, François Noël (Grac-
chus)

巴拉钦斯基 Барятинский И.
С., 1773—1785 年俄国驻法
大使

巴特莱 Батлер Бенджамин
Франклин, 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北军将领, 激进派
共和党人

巴特勒 Батлер, Butler 众议
员

巴宾 Бабин А. В., 历史学家

巴的摩尔 Балтимор, Baltimore, lord 爵士

巴尔波亚 Бальбоа Васко Нуньес, Balboa, Vasco Núñez de

车尔尼雪夫斯基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韦伯斯特 Вебстер Даниэль, Webster, Daniel 参议员, 辉格党领袖之一

瓦德西穆勒 Вальдземюллер Мартин, Waldseemuller, Martin 地理学者

瓦卡 Кавеса де Вака, Cabeza de Vaca 西班牙探险家

五 画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白令 Беринг Витус, Bering, Vitus

左尔格 Зорге Фридрих Альберт, Sorge, Fredrick Albert 美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活动家

叶夫塔佛也夫 Евстафьев А. Г., 俄国驻波士顿领事

叶卡德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加拉丁 Галлатин Альберт,

Gallatin, Albert 美国财政部长

加罗纳多 Коронадо Франциско, Coronado, Francisco 西班牙探险家

加贝 Кабе Этьен, Cabet, Etienne 空想共产主义者

卡尔姆 Кальм Петер, Kalm, Peter 瑞典教授, 旅行家

卡姆 Камм Фридрих, Kamm, Freidrich 美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卡齐尔 Картье Жак, Cartier, Jacques 法国航海家

卡尔沙文 Каржавин Ф. В., 俄国政论家, 旅行家

卡素莱 Кэстльри Г. Р.,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Lord 英国大臣

卡尔 Ар Патрик, Carr, Patrick 手工业者

卡尔洪 Калгун Джон, Calhoun, John Caldwell 民主党首领之一

卡波特(塞巴斯生) Кабот Себастьян, Cabot, Sebastian 航海家

卡波特(约翰) Кабот Джон,

- Cabot, John 航海家
 圣西门 Сен-Симон Анри.
 Saint-Simon, Comte de
 圣安娜 Санта-Анна, Santa
 Anna 墨西哥独裁者
 卢梭 Руссо Жан Жак Rous-
 seau Jean Jacques
 布莱恩 Блейн Джеймс,
 Blaine, James 众议员, 共
 和党党员
 布加乔夫 Пугачёв Е. И.
 布朗 Браун Джон, Brown,
 John
 布拉多克 Бреддок Эдуард,
 Braddock Edward 英国将军
 布维尔 Бульвер Вильям Ген-
 ри, Bulwer, Henry Lytton
 英国外交家
 布堪南 Бьюкенен Джеймс,
 Buchanan, James 1845—
 1849年美国国务卿, 1857—
 1861年美国总统一
 史柏克斯 Спаркс Джейред,
 Sparks, Jared 美国历史学
 家
 史托夫人 Бичер-Стоу Гар-
 риет, Stowe, Harriet
 Beecher
 史丹顿 Стантон Эдвин, Stan-
 ton, Edwin M. 美国陆军部
 长
 史蒂文斯 Стивенс Тадеуш,
 Stevens, Thaddeus 众议员,
 激进派共和党人领袖
 史莱德 斯лайдель Джон,
 Slidell, John 美国外交家
 史葛特 Скотт Уинфильд,
 Scott, Winfield 美国将军
 史各特 Скотт Дред, Scott,
 Dred 黑奴
 史密斯 Смит Джозеф, Smith,
 Joseph 摩门教派首领
 史摩尔斯 Смолз Роберт,
 Smalls, Robert 黑奴, 内战
 时期的英雄
 艾佛莱特 Эверет Эдвард,
 Everett, Edward 美国国务
 卿
 艾奇逊 Атчинсон Д. Р.,
 Atchison, David Rice 参议
 员
 艾伦 Аллен Натан, Allen,
 Ethan 维尔蒙民军首领
 甘涅特 Геннет Дебора,
 Gannett, Deborah 独立战争
 时的女战士

汉密尔顿 Гамильтон Алек-
сандр, Hamilton, Alexander

汉弗莱 Гемфри, Humphreys,
Benjamin G. 密西西比州长

汉特 Хантер Роберт, Hun-
ter, Robert 纽约总督

汉亭顿 Хантингтон Сэмюэль,
Huntington, Samuel 大陆
会议主席

六 画

亚士托 Астор Джон Дже-
коб, Astor, John Jacob 百
万富商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托克维ль Токвилль Алексис
де, Tocqueville, Alexis de
法国历史学家及社会学者

托尔玛治 Толмедж Джеймс,
Tallmadge, James 众议员

托洛 Торо Генри, Thoreau,
Henry David 美国作家

托斯堪纳里 Тосканелли,
Toscanelli, Paolo 佛罗伦斯
地理学者

乔治三世 Георг III George
III 英王

安德洛斯 Андрос Эдмунд,
Andros, Edmund 新英格兰
总督

安内克 Анекке Фрид, An-
neke, Friedrich 科隆“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后移居美
国,曾参加美国内战

安德鲁斯 Эндрюс Ч. М.,
Andrews, Charles Mclean
美国历史学家

多尔 Дорр Томас Вильсон,
Dorr, Thomas Wilson 罗得
岛起义首领

华尔 Уорд Фредерик, Ward,
Frederick T. 镇压太平军起
义时的雇佣军队司令

华克耳 Уокер Вильям,
Walker, William 冒险分子

华列斯 Хуарес Бенито, Ju-
árez, Benito 1858—1872年
的墨西哥总统

华盛顿 Вашингтон Джордж,
Washington, George

达齐科夫 Дашков Андрей,
俄国驻美领事

达齐科娃 Дашкова Е. Р.,
俄罗斯科学院院长

列依夫 Лейф Счастливый,

- Leif, Ericson (The Lucky)
挪威航海家
- 列德 Рид, Reeder, Andrew
H. 堪萨斯总督
- 任纳 Женэ Эдмонд, Genêt,
Edmond 法国驻美大使
- 齐里科夫 Чириков А. И.
- 朱理安 Джулиан Джордж,
Julian, W. George 激进派
共和党人
- 西瓦尔 Сеуолл Сэмюэль,
Sewall, Samuel 商人
- 西华德 Сьюард Вильям, Se-
ward, William H. 美国国
务卿, 保守派共和党人领袖
- 米德 Мид Джордж, Meade,
George G. 北军将领
- 米舒叶夫 Мижуев П. Г.,
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 约翰二世 Хуан II, John II
葡萄牙国王
- 约翰生 Джонсон Эндру,
Johnson, Andrew 1865—
1869年美国总统
- 刚普 Комп Альберт, Comp,
Albert 美国马克思主义运
动的参加者
- 伦道尔夫 Рандольф Эдмунд,
Randolph, Edmund 美国国
务活动家
- 伦道尔夫 Рэндольф Пейтон,
Randolph, Peyton 第一届大
陆会议主席
- 许莱星格(老) Шлезингер А.
М., Schlesinger, Arthur
Meier 美国历史学家
- 许鲁特尔 Шлютер П., Schlü-
ter, Hermann 德国马克思主
义者, 历史学家
- 伊丽莎白 Елизавета I Eliza-
beth I 英国女王
- 伊凡斯 Иванс Джордж Ген-
ри, Evans, George Henry
美国劳工运动活动家
- 毕利斯本 Брисбейн Альберт,
Brisbane, Albert 傅立叶主
义者

七 画

- 克拉克 Кларк Вильям, Clark,
William 美国探险家
- 克里格 Криге Герман,
Kriege, Hermann 美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
- 克伦威尔 Кромвель Оливер,
Cromwell, Oliver

- 克莱文 Крайвен Эвери,
Craven, Avery 美国历史学
家
- 克莱 Клей Генри, Clay,
Henry 辉格党领袖
- 克莱顿 Клейтон Джон,
Clayton, John M. 1849—
1850年美国国务卿
- 克鲁斯 Клусс Адольф,
Cluss, Adolph “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 美国马克思
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 李将军, 查理 Ли Чарльз,
Lee, Charles 将军, 华盛顿
副手
- 李将军, 罗伯特 Ли Роберт,
Lee, Robert 南军将领
- 李文士顿 Ливингстон Роберт,
Livingston, Robert 独立战
争时的活动家
- 李文士顿家 Ливингстоны,
Livingstons 大地主
- 麦汉 Мехен А. Т., Mahan,
Alfred Thayer 美国海军将
领, 军事作家, 地缘政治学
者
- 麦哲伦 Магеллан Фернандо,
Magellan, Ferdinand
- 麦迪逊 Медисон Джеймс,
Madison, James 1809—1817
年的美国总统
- 麦克克列兰 Мак Клееллан
Джордж Б., McClellan,
George B. 北军将领
- 麦克尼尔 Мак Нилл,
McNeill, George 职工会活
动家
- 麦卡托 Меркатор, Mercator
- 麦逊 Месон Джордж, Ma-
son, George 独立战争时的
政治活动家
- 佛莱蒙 Фремонт Джон.
Fremont, John 美军军官,
共和党活动家, 北军将领
- 佛伦诺 Френо Филипп, Fre-
neau, Philip 美国诗人
- 亨利 Генри Патрик, Henry,
Patrik 独立战争时的活动
家
- 亨利七世 Генрих VII, Henry
VII 英王
- 亨逊 Хенсон Джозия, Hen-
son, Josiah 废奴主义者
- 沃尔弗 Вольф Вильгельм,
Wolff, Wilhelm 德国共产
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

- 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 沃克尔 Уокер Джон Натан, Walker, John N. 废奴主义者
- 辛普生 СИМПСОН Стефен, Simpson, Stephen 作家
- 伯哲士 Барджесс Джон Вильям, Burgess, John William 美国历史学家
- 伯克尔 Беккер Карл, Becker, Carl Lotus 美国历史学家
- 杜格拉斯 Дуглас Стефен А., Douglas, Stephen A. 参议员
- 杜桑·卢维都 Туссен-Лувертюр Пьер Доминик, Toussaint Louverture, Dominique François 海地黑人起义领袖
- 杜勃罗留波夫 Добролюбов Н. А.,
- 希尔德烈特 Хилдрет Ричард, Hildreth, Richard 美国历史学家, 废奴主义者
- 希尔斯波洛 Хиллсборо, Hillsborough, Lord 英国大臣
- 苏沃洛夫 Суворов А. В.
- 苏民 Солин Н. А., 苏维埃历史学家
- 伽马 Васко Да Гама, Vasco de Gama
- 庇特(老) Питт Вильям Старший, Pitt William Senior 英国国务活动家
- 阿塔克斯 Атакс Крисп, Attucks, Crispus 水手
- 阿芬那塞夫 Афанасьев Г. Е., 俄国历史学家
- 阿玛鲁 Тупак Амару (Кондорканки) Амагу, Тупас 秘鲁印第安人起义首领
- 阿普推克 Эптекер Герберт, Arptheke, Herbert 美国历史学家
- 阿丹姆斯, 约翰 Адамс Джон, Adams, John 独立战争时的活动家, 1797—1801年美国总统
- 阿丹姆斯, 约翰·昆西 Адамс Джон Квинси, Adams, John Quincy 1825—1829年美国总统
- 阿丹姆斯, 塞末尔 Адамс Сэмюэль, Adams, Samuel

独立战争时的活动家，记者
 纳斯特 Наст Томас, Nast,
 Thomas 美国漫画家

纳希莫夫 Нахимов П. С.,
 俄国海军统帅

纳文斯 Невинс А., Nevins,
 Allan 美国历史学家

纳尔 Нелл Вильям П., Nell,
 William Cooper 黑人活动
 家

库钦斯基 Кучинский Юрген,
 Kuczynski, Jurgen 德国经
 济学者和历史学家

杨格 Юнг Брайям, Young,
 Brigham 摩门教首领

玛尔金 Малкин М. М., 苏
 维埃历史学家

玛丽·安东尼特 Мария Ан-
 туанетта, Marie Antoinette

狄尔丹 Тилден Сэмюэль,
 Tilden, Samuel J. 1876 年
 总统选举时民主党的候选人

八 画

欧姆斯台 Олмстед Ф. Л.,
 Olmsted, Frederick Law 英
 国政论家，写有关于南部各
 蓄奴州情况的记述

欧文 Оуэн Роберт, Owen,
 Robert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

欧文，第尔 Оуэн Роберт
 Дейл, Owen, Robert Dale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之子
 欧普雪 Апшер Эйбл Паркер,
 Urshur, Abel Parker 1843—
 1844 年美国国务卿

拉法夷特 Лафайет, Lafayette
 侯爵

拉迪舍夫 Радищев А.Н.

拉狄金 Ладыгин Дмитрий,
 俄国政论家

拉采列夫 Лазарев М. П.,
 海军上将

拉马尔 Ламар Л.К., Lamar,
 Lucius Quintus 参议员

拉普切夫 Лалтев Дмитрий,
 Лалтев Харитон, 两人均
 为伟大西伯利亚及太平洋探
 险队的参加者

拉沙尔 Ла Салль, La Salle
 法国探险家

林肯 Линколн Авраам,
 Lincoln, Abraham

雨果 Гюго Виктор, Hugo,
 Victor

- 范布伦 Ван-Бюрен Мартин,
Van Buren, Martin 1837—
1841年美国总统
- 杰 Джей Джон, Jay, John
美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
- 杰克逊 Джексон Эндру,
Jackson, Andrew 将军,
1829—1837年美国总统
- 杰克生 Джексон Т. Д.,
Jackson, Thomas J. 南军将
领
- 杰尔曼 Джермен, Germaine,
Lord George 爵士, 英国大
臣
- 杰斐逊 Джефферсон Томас,
Jefferson, Thomas
- 彼得大帝 Пётр I
- 罗威觉 Ловджой Э., Love-
joy, Elijah 废奴主义者
- 罗根 Логан Джеймс, Logan,
James 威廉·宾的管家
- 罗蒙诺索夫 Ломоносов М.В.
- 罗伯兹 Лопец, Lopez, Nar-
cisso 冒险分子
- 罗宾逊 Робинсон Джеймс
Харвей, Robinson, James
Harvey 美国历史学家
- 罗宾森 Робинсон, Robinson,
众议员
- 罗德 Родде Христиан, 美
国驻俄国领事
- 罗萨 Роза Роберт, Rosa,
Robert 美国马克思主义运
动的参加者
- 罗金汉 Рокингем, Rocking-
ham, Lord 英国政治活动
家
- 罗彻斯特 Рочестер Анна,
Rochester, Anna 美国历史
学家
- 罗森波 Рошамбо, Rocham-
beau, Marquis 伯爵, 独立
战争时法国赴美远征军团司
令
- 帕伦 Пален Ф. П., 伯爵
- 帕麦斯顿 Пальмерстон Г.
Дж. Palmerston, Henry John
- 波加特 Богарт Э., Bogart,
Ernest L. 美国历史学家
- 波多恩 Бодуэн Джеймс,
Bowdoin, James 麻萨诸塞
州长
- 波堪内格拉 Боканегра,
Bocanegra 墨西哥部长
- 波马塞 Бомарше Пьер,
Beaumarchais, Pierre

波那特 Бернард Френсис
Bernard, Francis 麻萨诸塞
总督

金克尔 Кинкель Готфрид
Иоганн, Kinkel, Johann
Gottfried 德国小资产阶级
政治家, 政论家

迪亚士 Диас Бартоломей,
Dias, Bartholomeu 葡萄牙
航海家

凯尼 Кирни Лоренс, Kear-
ny, Lawrence 美国舰队司
令

张宁 Чаннинг Эдуард, Chan-
ning, Edward 美国历史学
家

张普伦 Шамплен Сэмюэль
де, Champlain, Samuel de
法国探险家

九 画

施图本 Штейбен Фридрих
Фон, Steuben, Frederick von
男爵, 华盛顿麾下将军

施基得摩尔 Скидмор Томас,
Skidmore, Thomas 美国劳
工运动活动家

柏克莱 Беркли Вильям,

Berkeley, William 维吉尼亚
总督

柏克曼 Бекманы, Beekmans
大地主

柏高英 Бергойн Джон,
Burgoyne, John 英军将领

柯舒斯科 Костюшко Тадеуш,
Kosciusko, Thaddeus

柯拉克 Кларк Джордж Ро-
джерс, Clark, George Rogers
美国军官, 曾参加对印第安
人的战争

柯布丹 Кобден Ричард,
Cobden, Richard 英国主张
自由贸易派领袖

胡克尔 Гукер Джозеф,
Hooker, Joseph 北军将领

勃朗 Браун Вильям Уэлс,
Brown, William Wells 黑人
废奴主义者

威尔逊 Вильсон Вудро,
Wilson, Woodrow 历史学
家, 1913—1921年的美国总
统

威利赫 Виллих Август,
Willich, August “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 曾领导反对
马克思的派别斗争, 美国内

- 战的参加者
- 威莱士 Уэлс Г., Welles,
Gideon 美国海军部长
- 哈立克 Галлек Г., Halleck,
H. W. 北军将领
- 哈尔伯 Хельпер Хинтон
Рауэн, Helper, Hinton
Rowan 政论家, 奴隶制的
反对者
- 哈特 Харт Альберт Баснел,
Hart, Albert Bushnell 美国
历史学家
- 哈里斯 Гаррис Левит, Har-
ris L. 美国驻俄领事
- 哈礼逊 Гаррисон Вильям
Генри, Harrison, William
Henry 将军, 1841年美国
总统
- 哈得逊 Гудзон Генри,
Hudson, Henry 航海家
- 科德威尔 Годуел, Caldwell,
James 见习水手
- 科蒂斯 Кортес Эрнандо,
Cortez, Hernando 西班牙的
南美开拓者
-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
- 律来也夫 Рылеев К. Ф.
- 胜家 Зингер, Singer, Issac
- Merritt 工厂主
- 郝 Гау Вильям, Howe,
William 英国将军
- 费莱里格拉特 Фрейлиграт
Фердинанд, Freiligrath,
Ferdinand 德国诗人, “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
- 费斯克 Фиске Дж., Fiske,
John 美国历史学家
- 费多洛夫 Фёдоров Иван,
俄国探险家
- 费尔法克斯家 Ферфаксы,
Fairfax 大地主
- 钟斯 Джонс Джескоб, Jones,
Jacob 美国海军军官
- 洛克 Локк Джон, Locke,
John
- 十 画
- 宾 Пенн Вильям, Penn, Wil-
liam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业
主
- 宾巴 Бимба Антони, Bimba,
Anthony 美国历史学家
- 宾顿 Бентон Томас Харт,
Benton, Thomas Hart 参议
员, 辉格党领袖之一
- 席威思 Сильвис Вильям,

- Sylvis, William H. 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 唐森德 Тауншенд Чарльз, Townshend, Charles 英国政治活动家, 财政大臣
- 朗德尔 Рэнделл Джеймс Р., Randall James R. 美国历史学家
- 格兰第 Гранди, Grundy, Felix 众议员
- 格兰特 Грант Улисс, Grant, Ulysses S.
- 格莱 Грей Сэмюэль, Gray, Samuel 工人
- 格里利 Грили Гораций, Greeley, Horace
- 格林 Грин Натаниэль, Greene, Nathaniel 将军, 华盛顿副手
- 哥里科夫 Голиков И. И., 俄国历史学家, 商人
- 哥尔恰科夫 Горчаков А.М., 俄国外交家, 外交部长, 首相
- 哥伦布, 巴索洛谟 Колумб Бартоломей, Columbus, Bartholomew 哥伦布的兄弟
- 哥伦布 Колумб Христофор, Columbus, Christopher 泰耶尔 Тайлер Илай, Thayer, Eli 废奴运动参加者
- 泰勒 Тайлер Джон, Tyler, John 1841—1845 年美国总统
- 泰利兰 Талейран шарль Морис, Talleyrand, Charles Maurice de
- 泰纳尔 Тарнер Фредерик,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美国历史学家
- 泰纳 Тарнер Нат, Turner, Nat 黑人起义领袖
- 班克罗夫特 Банкрофт Джордж, Bancroft, George 美国历史学家
- 班内克 Баннекр Бенджамин, Banneker, Benjamin 黑人学者, 天文学家
- 索克莱 Теккерей В. М., Thackeray W. M. 英国作家
- 索托 Сото Эрнандо де, Soto, Hernand de 西班牙探险家
- 莫特利 Мотли Джон Лоутроп, Motley, John Lothrop 美国历史学家

俾尔德 Бирд Чарльз Остин,
Beard, Charles Austin 美国
历史学家

特维德 Твид В.М., Tweed,
William M. 纽约民主党首
领

爱伦 Аллен Джеймс, Allen,
James 美国历史学家

拿破仑第一 Наполеон I
Napoleon I

拿破仑第三 Наполеон III
Napoleon III

贾洛威 Галлоуэй Джозеф,
Galloway, Joseph 大陆会议
议员

诺维科夫 Новиков Н. И.

诺克斯 Нокс Генри, Knox,
Henry 美国将军

诺尔士 Норс Фридрих,
North, Lord(Frederick) 1770
—1782年英国首相

郭次捷夫 Гвоздев Михаил,
俄国旅行家, 测量学家

莱克留, 艾里 Реклю Эли,
Reclus, Éli 参阅雅克·莱
佛伦

莱克留, 艾里斯 Реклю Эли-
зе, Reclus, Élisée 法国地

理学者, 无政府主义者

莱佛伦 Лефрень Жак, 艾
里·莱克留的笔名, 政论家

十一画

康华利斯 Корнваллис,
Cornwallis 独立战争期间
的英军将领

康满士 Коммонс Джон,
Commons, John R. 美国历
史学家

康威 Конвей Томас, Con-
way, Thomas 美国独立战
争期间的陆军将领

培根 Бэкон, Вэсон, Francis
(Baron Verulam) 维鲁廉男
爵

培根, 纳坦尼尔 Бэкон На-
таниэль, Вэсон, Nathaniel
·维吉尼亚农民起义首领

梅耶 Мейер Герман, Meyer,
·Hermann 美国马克思主义
运动参加者

梅逊 Мэсон, Mason, John
Y. 美国外交家

“菲力普王” “Филипп Ко-
роль”, “King Philip” 印
第安人首领

- 菲立普斯 Филиппс Вендел,
Phillips, Wendell 美国历史
学家, 废奴主义者
- 菲力普斯 Phillips, Ulrich Bon-
nell 美国历史学家
- 菲尔摩 Филлмор Миллард,
Fillmore, Millard 1850—
1853年的美国总统
- 菲普斯 Фипс Вильям,
Phips, William 波士顿总督
- 盖治 Гейдж Томас, Gage,
Thomas 英军将领
- 勒威尔 Ревир Поль, Revere,
Paul 银器匠, 独立战争的
参加者
- 第塞美 Дезами Теодор,
Dezamy, Theodore 法国空
想共产主义者
- 维尔莫 Вильмот Дэвид,
Wilmot, David 众议员
- 维西涅夫斯基 Вищневский
Фёдор, 俄国海员, 十二月
党人
- 维特尼 Уитни Илай, Whit-
ney, Eli 轧棉机发明人
- 维尔特 Веерт Георг,
Weerth, Georg 德国共产主
义者, 诗人, 政论家, 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
- 维西 Вези Телемак, Vesey,
Denmark 黑人起义首领
- 维尔仁 Вержени Шарль
Гравье, Vergennes, Charles
Gravier 法国外交部长
- 维拉詹诺 Верраццано Джо-
ванин де, Verrazano, Gio-
vanni de 航海家
- 维斯普齐 Веспуччи Америго,
Vespucci Amerigo
- 萧尔特 Шорт В., Short,
William 美国驻俄大使人
选
- 萧基尔克 Селкирк, Selkirk,
Lord
- 萨瓦里欣 Завалишин Д. И.,
俄国海员, 十二月党人
- 萨林谟·蒲耳 Селем-Пур,
Salem Poore 黑人士兵, 一
位独立战争时的英雄
- 萨斯拉夫斯基 Заславский
Д. О., 俄国记者及历史学
家

十二画

富尔顿 Фультон Роберт,
Fulton, Robert

- 富兰克林 Франклин Вениамин (Бенджамин), Franklin, Benjamin
- 温·凌赛来 Ван-Ринсеелеры, Van Rensselaers 大地主
- 普希金 Пушкин А. С.
- 普伦德格斯特 Прендергаст, Prendergast 农民起义领袖
- 堪宁 Каннинг Джордж, Canning, George 1822—1827年英国外相
- 塔布曼 Табмен Гарриэт, Tubman, Harriet “地下铁道”车务员, 内战的参加者
- 塔拉干诺夫 Тараканов Тимофей,
- 彭提阿克 Понтиак, Pontiac 印第安人首领
- 斯迪克 Стекль,
- 斯托蒙 Стомонт, Stormont, Lord
- 斯蒂芬斯 Стефенс Александр, Stephens, Alexander H. 南部叛乱诸州同盟副总统
- 琼斯 Джонс Поль, Jones, Paul 美国海军军官
- 惠特曼 Уитмен Уолт, Whitman, Walt 美国诗人
- 葛士顿 Гадсден Джеймс, Gadsden, James 美国外交家
- 葛利逊 Гаррисон Вильям Ллойд, Garrison, William Lloyd 废奴主义者
- 雅高比 Якоби Фриц, Jacobi, Fritz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参加者
- 傅立叶 Фурье Шарль, Fourier, Charles
- 傅莱斯 Фриз Джон, Fries, John 宾夕法尼亚农民起义领袖
- 腓力二世 Филипп II, Philip II 西班牙国王
- 舒尔兹 Шури Карл, Schurz, Karl 德意志1848年革命参加者, 后移居美洲, 美国的国务活动家
- 舒瓦耶 Шевальс Мишель де, Chevalier, Michel de 法国经济学家
- 道格拉斯 Дуглас Фредерик, Douglas, Frederick 废奴主义者, 黑人运动活动家
- 奥兰治·威廉 Вильгельм Оранский, William of Orange

奥博曼 Оберманн Карл,
Obermann, Karl 历史学家
 奥斯本 Осборн Г., Osborn,
Henry Fairfield 美国历史
 学家
 奥西奥拉 Оссеола, Osceola
 印第安人首领
 奥斯特曼 Остерман, 俄国
 副首相
 奥蒂斯 Отис Джеймс, Otis,
James 麻萨诸塞商人, 曾反
 对印花税法案
 奥斯利 Оусли, Owsley,
Frank L. 美国历史学家
 鲁齐谢夫 Ртищев В. А., 舵
 手
 谢尔曼 Шерман Вильям,
Sherman, William T. 北军
 将领
 谢利丹 Шеридан Филипп,
Sheridan, Philipp 北军将领
 谢里霍夫 Шелихов (Шеле-
 хов) Г. И., 商人, 阿拉斯
 加居留地的建立人
 谢斯 Шейс Даниэль, Shays,
Daniel 农民起义领袖
 韩柯克 Хэнкок Джон,
Hancock, John 商人, 独立

战争的活动家

韩森 Гейцен Карл, Heinzen,
Karl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后
 移居美洲

韩蒙德 Хаммонд, Ham-
mond, James Henry 参议员

十三画

塞姆纳 Самнер Чарльз,
Sumner, Charles 参议员,
 激进派共和党人领袖

雷塞勒 Лейслер Джекоб,
Leisler, Jacob 十七世纪纽
 约起义首领

雷逊 Лоусон Говард, Law-
son, John Howard 美国历
 史学家

蒙哥马利 Монтомери Р.,
Montgomery, Richard 美国
 将军

蒙哥马利 Монтомери А.,
Montgomery, A. 美国海军
 舰长

蒲尔克 Полк Джеймс,
Polk, James K. 1845—1849
 年的美国总统

蒲斯 Бус, Booth, John Wilkes

刺杀林肯的凶手

路易十六 Людовик XVI

Louis XVI

路易士 Льюис Меривезер,

Lewis, Meriwether 美国探
险家

詹姆士一世 Яков I James I

英国国王

詹姆逊 Джемсон Дж. Jame-

son, John Franklin 美国历
史学家

詹姆士二世 Яков II,

James II 英国国王

赖特 Райт Френсис, Wright

Francis 美国劳工运动的女
活动家

福克奈 Фолкнер Г. У.,

Faulkner, Harold U. 美国
历史学家

福杜那托夫 Фортунатов С.

Ф., 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

福斯特 Фостер У.З., Foster,

William Z.

十四画

嘉布里爱尔 Габриэль,

Gabriel (Prosser) 黑人起义

首领

裴因 Пэйн Томас, Paine,

Thomas 政论家, 哲学家,
独立战争时的活动家

赛特尔 Саттер Джон, Sutt-

ter, John Augustus 从俄国
政府手中购得罗斯城

钱斐迪 Лоу, Low, F. F.

美国驻华公使

十五画

潘莱 Перри Метью, Perry,

Mathew C. 美国舰队司令

摩里斯 Моррис Говернор,

Morris, Gouverneur 独立战
争时的活动家

摩根 Морган Джон, Morgan,

John 亿万富翁

噶苏士 Кошут Людвиг,

Kossuth, Ludwig

德·朗吉希洛亚 Те Ранги

Хироа, Те Rangihiroa 毛
利人学者

德茨涅夫 Дежнёв Семён

德洛尔 Тэйлор Захарий,

Taylor, Zachary 将军, 1849

—1850年的美国总统

德雷克 Дрейк Френсис,

Drake, Francis 英国航海家
德莱柏 Дреппер Джон
Вильям, Draper, John
William 美国历史学家

德堪塞 Текумса, Tecumseh
印第安人首领

十六画

霍 Хау Эльяш, Howe, Elias
缝纫机发明人

霍克特 Хокет М., Hockett,
Homer C. 美国历史学家

霍斯麦 Госмер Джеймс
Кенделл, Hosmer, James
Kendall 美国历史学家

霍斯顿 Хьюстон Сэм,
Houston, Sam 将军, 使得
克萨斯脱离墨西哥的组织者
之一

薛尔曼 Шерман Роджер,
Sherman, Roger 独立战争
时的活动家

薛格尔 Зигель Франц, Sigel,
Franz 北军将领

十七画

戴纳 Дана Чарльз, Dana,
Charles 空想社会主义者

戴维士 Девис Генри В.,
Davis, Henry W. 参议员

戴维斯 Девис Джефферсон,
Davis, Jefferson 南部同盟
总统

魏德 Вейд Бенджамин Ф.,
Wade, Benjamin 参议员

魏德迈耶 Вейдемейр Иосиф,
Weydemeyer, Joseph 德国共
产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
先驱

魏特林 Вейтлинг Георг,
Weitling, Wilhelm 空想共
产主义者

附注: 此对照表中的所有简单注释的内容都是按原书译出的。

二 地名及其他名词中外文对照表

一 画

《一八五〇年妥协案》
«Компромисс 1850» «The
Compromise of 1850»

二 画

《人权法案》 «Билль о пра-
вах» «Bill of Rights»
七年战争 Семилетная Война
Seven Years War
几内亚 Гвинея Guinea

三 画

大伍斯土格城 Великий
Устюг
大陆会议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й
Конгресс Continental Con-
gress
万班诺亚格族 Вампаноаги
Wampanoag
小西班牙(海地) Эспаньола
(Гаити) Española (Haiti)
《凡尔赛条约》 «Версальский

мир» «Treaty of Versailles»
马里兰 Мэриленд Maryland
马那萨斯 Манассас Manas-
sas
马斯可根人 Мускеган
Muskogean
马德拉群岛 Мадей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Madeira Is.

四 画

不列斯托 Бристоль Bristol
天主教徒 Католики Catholic
“五月花号” “Майский Цве-
ток” “Mayflower”
匹兹堡 Питтсбург Pittsburg
内布拉斯加 Небраска Ne-
braska
内华达 Невада Nevada
反印花税法大会 “Конгресс
по поводу акта о гербовом
сборе” “The Stamp Act
Congress”
毛利人 Маорио Maorio
丰第湾 Залив Фунди Bay

of Fundy
 比利牛斯半岛 Пирен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Pyrenees Pen.
 巴芬湾 Баффинов залив
 Baffin Bay
 巴哈马群岛 Багамские ост-
 рова Bahamas Is.
 巴洛斯 Полос Palos
 巴拿马地峡 Панамский пе-
 рещеек Panama Isthmus
 《巴黎条约》 «Парижский
 мир» «Treaty of Paris»
 贝各特族 Пекот Pequot
 贝里维尔 Берривилль Ber-
 ryville
 《乌特勒支和约》 «Утрехтский
 мир» «The Treaty of
 Utrecht»

五 画

古巴 Куба Cuba
 可德角 Мыс Код Cape Cod
 东印度公司 Ост-Инд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East Indian
 Company
 布尔伦河 Балл Ран Bull
 Run
 布安纳-维斯塔 Буэна-Виста

Buena Vista
 布朗主义者分离派
 Сепаратисты-Браунисты
 Separatists-Brownists
 布鲁克林 Бруклин Brooklyn
 北卡罗来纳 Сев. Каролина
 North Carolina
 北达科他 Сев. Дакота
 North Dakota
 田纳西 Теннесси Tennessee
 归化法 Закон о натурализа-
 ции The Naturalization Act
 叶尼塞河 Енисей
 旧金山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Буэна-Верба) San Fran-
 cisco (Buena Yerba)
 白人贫民 “Белые бедняки”
 The poor white
 白令海峡 Берингово пролив
 Bering Str.
 尼加拉瓜 Никарагуа Nica-
 ragua
 尼日利亚 Нигер Nigeria
 “尼雅号” “Нинья” “Niña”
 加利福尼亚 Калифорния
 California
 加罗拉多 Колорадо Colo-
 rado

加勒比海 Караибское море Caribbean Sea	亚速尔群岛 Азо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Azores Is.
加纳利群岛 Кана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Canary Is.	亚特兰大 Атланта Atlanta
圣多明各 Сан Доминго Santo Domingo	《亚眠和约》 «Амьенский мир» «Treaty of Amiens»
圣罗伦士河 Св. Лаврентия River St. Lawrence	百慕大群岛 Бермудские острова Bermuda Is.
圣路易 Сент-луис St. Louis	吉尔福特(康涅狄克州) Гильфорд (Коннектикут) Gilford (Conn.)
圣雅星多河 Сан-Джасинто San Jacinto	《协助令状》 «Приказы о содействии» «Writs of assistance»
“圣玛丽亚号” “Санта Мария” “Santa María”	托利党 Тори Tory
圣玛丽 Св. Мария St. Maria	“地下铁道” “Подзем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Underground Railroad”
圣萨尔瓦多 Сан-Сальвадор San Salvador	宅地法 Закон о гомстедах The Homestead Act
《民约论》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договор» «Social Contract»	安大略湖 Оз. Онтарио Lake Ontario
瓜多娄普-希得尔哥 Гвадалупе-Гидальго Guadalupe-Hidalgo	安那波里斯 Аннаполис Annapolis
六 画	
西印度群岛 Вест-Индия West India	“全国改革协会”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реформ” “N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
西里西亚 Силезия Silesia	全国劳工协会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西维吉尼亚 Зап. Виргиния West Virginia	

рабочие союз	National Labor Union	汤曼尼厅	Таммани Холл Tammany Hall
休伦湖	Оз. Гурон Lake Huron	《邦联条例》	«Статьи конфедерации»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伊利湖	Оз. Эри Lake Erie		
伊利诺	Иллинойс Illinois		
华尔街	Уолл-стрит Wall Street		
华特林岛	Уотлинг Watling's Is.		
华塞斯特	Уорчестер Worcester		
华盛顿	Вашингтон Washington		
“自由之子社”	“СЫНОВЬЯ свободы” “Sons of Liberty”		
自由土壤党	Партия Фрисойлеров Free Soilers' Party, or Free Soil Party		
乔治亚	Джорджия Georgia		
多内逊要塞	Форт Донельсон Fort Donelson		
印第安纳	Индиана Indiana		
印花税法	Акт о гербовом сборе The Stamp Act		
约克镇	Йорктаун Yorktown		
伦敦公司	Лондо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London Company		
		沃吉威族	Олжибвэи Ojibways
		沙斯魁汗族	Саскуиханн Susquehann
		怀俄明	Вайоминг Wyoming
		克里克人	Крик Creek
		克林顿	Клинтон Clinton
		“赤萨皮克号”	“Чизапик” “Chesapeake”
		来克星顿	Лексингтон Lexington
		坎奈半岛	Кена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Kenai Pen.
		苏族人	Сиу Sioux
		君士坦丁堡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Constantinopol
		私刑法	“Закон Линча” “Lynch Law”
		佛即谷	Валлей Фордж Valley Forge
		佛罗里达	Флорида Florida

七 画

彻洛基人 Чироки Cherokee
 里士满 Ричмонд Richmond
 里文沃尔特(堪萨斯州)
 Ливенуэрт Leavenworth
 里比亚 Ливия Libya
 里加 Рига Riga
 里斯本 Лиссабон Lisbon
 犹他 Юта Utah
 犹加敦 Юкатан Yucatan
 阿尔巴尼 Олбани Albany
 阿尔汉格尔斯克 Архангельск
 阿尔顿(伊利诺州) Альтон
 Alton (Ill.)
 阿尔冈琴人 Алгонкин
 Algonkin
 阿列干尼山 Аллеганы Alleghenies
 阿利桑那 Аризона Arizona
 阿肯色 Арканзас Arkansas
 阿巴拉齐山 Аппалачи Appalachian
 阿拉巴马 Алабама Alabama
 阿拉曼斯 Аламанс Alamance
 阿拉斯加 Аляска Alaska
 阿波马托克斯 Аппоматокс
 Appomattox
 阿兹忒克人 Ацтеки Aztecs
 阿留申群岛 Алеутские ост-

рова Aleutian Is.
 纽华克市 Ньюарк Newark
 纽西斯河 Нуэсес, р., Nueces
 R.
 纽芬兰 Нью-Фаундленд
 New Foundland
 纽约 Нью-Йорк New York
 纽伦堡 Нюрнберг Nuren-
 berg
 纳拉干塞特族 Наррагансеты
 Narragansetts

八 画

“波士顿惨案” “Бостонская
 бойня” “Boston Massacre”
 “波士顿倾茶事件”
 “Бостонское чаепитие”
 “The Boston Tea Party”
 波扎多尔角 Мыс Бохадор
 Cape Bojador
 波多马克河 Потомак, р.,
 Potomac River
 波多黎各 Пуэрто-Рико
 Puerto-Rico
 波狄加湾 Залив Бодего
 Bodega Bay
 波利瓦尔 Боливар Bolivar
 法兰克福 Франкфурт

Frankfurt
 的黎波里 Триполи Tripoli
 底特律 Детройт Detroit
 杰克逊(密西西比州)
 Джексон Jackson (Miss.)
 杰克逊维尔 Джексонвилль
 Jacksonville (Fla.)
 “武装中立联盟” “Лига во-
 оружённого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拉布拉多 Лабрадор Lab-
 rador
 英国圣公会 Англиканская
 епископальная церковь
 Englian Episcopalian Church
 英属哥伦比亚 Британская
 Колумбия British Columbia
 罗彻斯特(纽约州) Рочестер
 Rochester
 罗威尔(麻萨诸塞州) Лоуэл
 Lowell (mass)
 罗伦斯 Лоренс Lawrence
 罗得岛 Род-Айленд Rhode
 Island
 罗雅尔港 Пор-Руаяль Port-
 Royal
 明尼苏达 Миннесота Min-
 nesota

昌西洛斯维尔 Чанслорсвилль
 Chancellorsville
 肯塔基 Кентукки Kentucky
 帕慕拉 Пальмира Palmyra
 “国民共和党人” “Нацио-
 нальный Республиканец”
 “National Verpublican”
 易洛魁人 Ирокезы Iroquois
 耶路撒冷(维吉尼亚州)
 Иерусалим Jerusalem (Va.)
 张普伦湖 Оз.Чамплейн Lake
 Champlain
 贩卖黑奴权 Асиенто Asiento
 组合教派 Конгрегациона-
 листы Congregationalists

九 画

《客籍法》 «Закон об иност-
 ранцах» «The Aliens Act»
 美因河上的弗兰克福
 Франкфурте-на-Майн
 Frankfurt on Main
 “美国党”或“一无所知党”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American Party”, or “Па-
 ртия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щих”
 “Party of Know-nothings”
 洛林 Лотарингия Lorraine

洛矶山 Скалистые горы Rocky Mountains	威士康辛 Висконсин Wis- consin
《叛乱法》 《Закон об измене》 《The Sedition Act》	威明顿 Уилмингтон Wil- mington
南达科他 Южн. Дакота South Dakota	哈瓦那 Гаванна Havana
南卡罗来纳 Южн. Каролина South Carolina	哈里法克斯 Галифакс Halifax
南特敕令 Нантский эдикт Edict of Nantes	哈得逊河 Гудзон, р., Hudson River
胡格诺教徒 Гугеноты Huguenots	哈普渡口 Гарперс-Ферри Harper's Ferry
玻里内西亚 Полинезия Polynesia	皇冠点 Краун Пойнт Crown Point
玻里内西亚人 Полинезийцы Polynesians	科隆 Кёльн Cologne
查理斯顿 Чарльстон Char- leston	俄亥俄 Огайо Ohio
珍珠港 Пирл-Харбор Pearl Harbor	俄亥俄河 Огайо, р., Ohio River
柏金逊渡口 Перкинсон- Ферри Perkinson Ferry	俄克拉荷马 Оклахома Okla- homa
柏得逊 Паттерсон Paterson	俄美公司 Росийско-амери- 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The Russian-American Company
春田市 Спрингфилд Spring- field	《独立宣言》 《Декларац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Declara- tion of Independence》
“威士忌酒起义事件” “Восстание из-за виски” “The Whisky Rebellion”	《追捕逃亡奴隶法》 《Закон о ловле бежавших рабов》 《The Fugitive Slave Act》

费城 Филадельфия Philadelphia

修沁顿郡 Саутгемптон
Southampton

十 画

浸信会教徒(洗礼教徒)

Баптисты Baptists

宾夕法尼亚 Пенсильвания
Pennsylvania

“宾它号” “Пинта” “Pinta”
根特 Гент Ghent

格兰得河 Рио-Гранде Rio-
Grande

格林兰 Гренландия
Greenland

盐湖 Солёный оз. Salt Lake
哥伦比亚 Колумбия Colum-
bia

埃塞克斯(康涅狄克州)
Эссекс (Коннектикут)
Essex (Conn.)

莫尔特利要塞 Форт Моултри
Fort Moultrie

特伦屯 Трентон Trenton

拿破仑战争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ий
война Napoleon's War

爱达荷 Айдахо Idaho

爱奥华 Айова Iowa

爱斯基摩人 Эскимосы Eski-
mos

通讯委员会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ский комитет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诺丁汉郡 Ноттингемшайре
Nottinghamshire

诺夫(伊利诺州) Науву
Nauvoo (Ill.)

诺沁顿 Нортгемптон Nor-
thampton

诺曼人 Норманны Normans

诺福克 Норфолк Norfolk

莱登 Лейден Leyden

莱刚普顿 Лекомптон Le-
compton

十一 画

清教 Пуританизм Puritanism

清教徒 Пуритане Puritan

麻萨诸塞 Массачузетс Mas-
sachusetts

麻萨诸塞湾 Массачузеттс-
Бей Massachusetts Bay

密西西比 Миссисипи Mis-
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Миссисипи, р.,

Mississippi R.
 密苏里 Миссури Missouri
 《密苏里妥协案》 «Миссурийский компромисс» «The Missouri Compromise»
 密歇根 Мичиган Michigan
 康克得 Конкорд Concord
 康涅狄克 Коннектикут Connecticut
 基拉河 Джила, р., R. Gila
 得克萨斯 Техас Texas
 教友派(桂格教徒) Квакеры Quakers
 梅雅人 Майя Mayas
 勒拿河 Лена
 曼哈顿 Манхаттан Manhattan
 曼非斯 Мемфис Memphis
 维尔农山 Маунт Вернон Mount Vernon
 维尔蒙 Вермонт Vermont
 维吉尼亚 Виргиния Virginia
 《维吉尼亚人》(小说) «Виргинцы» «The Virginian»
 维克斯堡 Вискбург Vicksburg

维拉-库鲁兹 Вера-Круз Vera Cruz
 维罗那会议 Верон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Verona Congress
 萨克拉门多河 Сакраменто, р., R. Sacramento
 萨拉托加 Саратога Saratoga
 萨拉姆 Сейлем Salem
 萨温那 Саванна Savannah

十二画

渥太华族 Оттавы Ottawas
 温哥华岛 Ванкувер, о., Vancouver Island
 普利茅斯 Плимут Plymouth
 普利茅斯公司 Плимут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Plymouth Company
 普罗温斯顿 Провинстаун Provincetown
 普罗维顿斯 Провиденс Providence
 提康德罗加 Тайкондирога Ticonderoga
 斯克鲁布 Скрубь Scrooby
 塔必卡 Топика Торека
 堪察加 Камчатка
 堪萨斯 Канзас Kansas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Билль «Канзас-Набраска»

«The Kansas-Nabraska Act»

葛提斯堡 Геттисбург Gettysburg

《黑人法典》 «Чёрные кодексы» «The Black Codes»

黑森 Гессен Hessen

黑森-卡塞尔 Гессен-Кассель
Hessen-Cassel

道格拉斯(堪萨斯洲) Дуглас
Douglas (Kansas)

奥斯登 Остенд Ostend

奥勒冈 Орегон Oregon

奥萨瓦通美 Осоватоми
Osawatomic

辉格党 Виги Whig

缅因 Мэн Maine

十 三 画

新亚姆斯特丹 Новый Амстердам
New Amsterdam

新罕布什尔 Нью-Гэмпшир
New Hampshire

新苏格兰 Новая Шотландия
New Scotland (Nova Scotia)

新泽西 Нью-Джерси New Jersey

“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

“Общество Новой Англии для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рабства” “The New England Anti-Slavery Society”

新垦地权益维护协会

“Ассоциации по притязаниям” “Claims Associations”

“新屋顶” “Новый кровля”
“The New Roof”

新海汾 Нью-хейвен New Haven

新格兰那大 Новая Гренада
New Granada

新港市 Ньюпорт Newport
新教徒 Протестант Protestant

新教徒移民先辈 Отцы-пилигримы Pilgrim father

新堡郡(德拉瓦尔州)

Ньюкасл New Castle

新奥尔良 Новый Орлеан
New Orleans

新墨西哥 Нью Мексико
New Mexico

塞内加尔 Сенегал Senegal
塞姆特要塞 Форт Самтер

Fort Sumter

塞密诺尔人 Семинол Seminole

楚科茨克半岛 Чуко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蒙大拿 Монтана Montana

蒙特利 Монтерей Monterey

蒙特利耳 Монреаль Montreal

蒙提些罗 Монтичелло Monticello

詹姆士河 Джемс, р., James River

詹姆士城 Джеймстаун Jamestown

路易斯安那 Луизиана Louisiana

魁北克 Квебек Quebec

《魁北克法案》 Акт о Квебеке

The Quebec Act

十五画

摩门教 Мормон Mormon

摩霍克河 Могавк, р., R. Mohawk

墨西哥湾 Мексиканский залив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暖流 Гольфстрим Gulfstream

德拉瓦尔 Делавэр Delaware

德拉瓦尔族 Делавары Delawares

十七画

《魏德-戴维士法案》 «Билль Вейд-Девиса» «Wade-Davis Bill»